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受託單位 淡江大學
■計畫主持人 李其霖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9
第一節 計畫背景	
第二節 計畫緣起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 清法戰爭緣由	13
第一節 清越戰場與福州之役	
第二節 基隆與澎湖之役	
第三節 滬尾之役	
第三章 清軍與居民服裝樣式	57
第一節 臺灣班兵	
第二節 湘軍與淮軍	
第三節 土勇	
第四節 淡水居民	
第四章 清軍武器之分類	75
第一節 綠營軍武器	
第二節 湘軍武器	
第三節 淮軍武器	
第四節 臺灣土勇武器	
第五章 參與人員之動員狀況	86
第一節 綠營組織	
第二節 湘軍與淮軍組織	
第三節 土勇組織	
第四節 動員人員簡介	
第六章 清代戰船樣式與武器配備	125
第一節 木質戰船	
第二節 輪船	
第三節 武器配備	
第七章 法軍戰船樣式與武器配備	152
第一節 法國軍艦之組成	
第二節 法國軍艦武器配備	
第三節 法軍服裝調查	
第八章 法軍火礮配置與滬尾礮擊之調查	188
第一節 法軍船艦上的火礮配置	
第二節 火礮的射程與威力	
第三節 小白宮礮坑調查研究	

第九章 清法戰爭滬尾地區之損傷與新式礮台之興建-----	198
第一節 建築物的損壞調查研究	
第二節 滬尾礮臺之興建	
第十章 史料收集與建檔-----	213
第一節 史料收集	
第二節 資料庫內容	
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	228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第十二章 小型展覽內容-----	230
附件-----	244

表目錄

表2-1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參與人員.....	15
表2-2 滬尾之役清法雙方人員傷亡統計.....	51
表3-1 綠營水師官弁編制表.....	61
表4-1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清朝官兵使用武器表.....	75
表4-2 清軍前裝火槍.....	78
表4-3 清軍後裝火槍.....	79
表4-4 清代前裝火砲.....	80
表5-1 綠營水師官弁編制表.....	89
表6-1 福建船政局興建水師戰船表.....	127
表6-2 宋、明、清三代製造海船長度規格表.....	129
表6-3 清代臺灣主要戰船型式表.....	135
表6-4 道光初期臺灣戰船駐防區域表.....	136
表6-5 鴉片戰爭前各營戰船種類、數量統計.....	137
表6-6 清法戰爭中國參戰主要艦艇一覽.....	138
表6-7 清朝福建水師兵丁武器配備表.....	145
表7-1 中法戰爭法國參戰主要艦艇一覽 東京支隊 Division Navale Tonkin	152
表7-2 中國、日本海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	153
表7-3 法軍船艦表.....	154
表7-4 法國軍艦估價.....	162
表7-5 貝雅德號 (Bayard) 主要人員.....	165
表7-6 拉加利桑尼亞號 (La Galissonière) 主要人員	165
表7-7 杜亨號 (Turenne) 主要人員.....	166
表7-8 凱旋號 (Triomphante) 主要人員.....	166
表7-9 阿塔朗特 (Atalante) 主要人員.....	167
表7-10 杜居土路因 (Duguay Trouin) 主要人員.....	167
表7-11 維拉 (Villars) 主要人員.....	168
表7-12 德斯丹 (D'Estaing) 主要人員.....	168
表7-13 Laperousse 主要人員.....	168
表7-14 Nielly 主要人員.....	169
表7-15 Magon 主要人員.....	169
表7-16 Primauguet 主要人員.....	169
表7-17 Roland 主要人員.....	170
表7-18 Champlain 主要人員.....	170

表7- 19 雷諾堡 (Chateau-Rauaud) 主要人員.....	170
表7- 20 Eclairer 主要人員.....	171
表7- 21 Rigault-De-Genouilly 主要人員.....	171
表7- 22 Kerguelen 主要人員.....	171
表7- 23 窩爾達 (Volta) 主要人員.....	172
表7- 24 Duchaffaut 主要人員.....	172
表7- 25 Saone 主要人員.....	172
表7- 26 魯汀 (Lutin) 主要人員.....	173
表7- 27 蝮蛇 (Vipere) 主要人員.....	173
表7-28野貓 (Lynx) 主要人員.....	173
表7-29 Comete 主要人員.....	173
表7-30 Sagittaire 主要人員.....	173
表7-31 益士弼 (Aspic) 主要人員.....	174
表7-32 Jaguar 主要人員.....	174
表7- 33 Annamite 主要人員.....	174
表7- 34 Tonkin 主要人員.....	174
表7-35 Chateau-Yquem 主要人員.....	175
表8-1 「Bayard」級規格.....	191

圖目錄

圖2-1 法軍淡水規劃圖	14
圖2-2 法軍淡水規劃圖(中文版)	14
圖2-3 1884年10月法軍與清軍在越南激戰	20
圖2-4 le Matin 記載法軍攻擊基隆	30
圖2-5 LE FIGARO 記載法軍攻佔基隆	31
圖2-6 清軍作戰布置圖	46
圖2-7 從海上看沙崙沙灘	50
圖2-8 沙崙沙灘圖	51
圖3-1 綠營武官補服	60
圖3-2 湘軍火槍隊	62
圖3-3 清法戰爭湘軍名將蘇元春	63
圖3-4 淮軍軍裝	64
圖3-5 淮軍軍裝背心	64
圖3-6 淮軍軍裝	64
圖3-7 臺灣團練駐防兵	66
圖3-8 台灣土勇軍裝	67
圖3-9 馬偕與學生圖	70
圖3-10 清朝男性裝扮示意圖	70
圖3-11 淡水清朝男姓服裝	71
圖3-12 馬偕全家福	71
圖3-13 馬偕拔牙	73
圖3-14 馬偕行醫圖	73
圖3-15 1882年臺灣住民圖像	73
圖3-16 臺灣北部住民	74
圖4-1 美製溫徹斯特步槍 (Winchester Rifle) M1866型	76
圖4-2 1853年製英國李氏槍(黎意槍)	76
圖4-3 德國毛瑟槍	76
圖4-4 清代兵器	77
圖4-5 清朝火繩槍	85
圖5-1 綠營旗圖	88
圖5-2 淮軍初建營制表	98
圖5-3 淮軍新編營制表	102

圖6-1 趕繒船	130
圖6-2 趕繒船	130
圖 6-3 雙篷船	131
圖6-4 集字號同安梭船	133
圖6-5 八槳船圖.....	134
圖6-6 萬年青兵船.....	139
圖6-7 萬年青模型圖.....	140
圖6-8 紅衣礮圖.....	142
圖6-9 得勝礮圖.....	143
圖6-10 子母礮圖	144
圖6-11 火磚、火罐	146
圖6-12 噴筒圖	147
圖6-13 烏銃圖	148
圖6-14 挑刀圖	148
圖6-15 鈎鎌圖	149
圖6-16 釘槍圖	149
圖6-17 片刀	150
圖6-18 滾被雙刀	150
圖6-19 三鬚鈎圖	151
圖6-20 雙鉞圖	151
圖7-1 貝亞德號(Bayard).....	156
圖7-2 貝亞德號(Bayard).....	156
圖7-3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157
圖7-4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1884年8月5日轟炸基隆場景 ..	157
圖7-5 凱旋號.....	158
圖 7-6 凱旋號(Triomphante)在 1870 年代晚期第一次完成船舶裝備.....	158
圖7-7 阿塔朗特號.....	159
圖7-8 維拉號(Villars)平面圖	160
圖7-9 維拉號(Villars)	160
圖7-10 雷諾堡號(Château-Renaud)	161
圖7-11 雷諾堡號(Château-Renaud)引擎系統圖	162
圖7-12 德斯丹號蒸汽機(左:橫面圖, 右:縱面圖)	163
圖7-13 貝雅德號蒸汽機(左:橫面圖, 右上:縱面圖, 右下:平面圖).....	164
圖7-14 穿著軍服留影的軍人	176
圖7-15 18-19世紀法國步兵裝備.....	177
圖7-16 1915年改良後的法國軍服	178
圖7-17 法國海軍軍官	179
圖7-18 法國軍官服裝	180

圖7-19 孤拔提督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181
圖7-20 孤拔提督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182
圖7-21 波里也	183
圖7-22 波里也肖像	183
圖7-23 李士卑斯 (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 1828-1897)	184
圖7-24 尼格里 (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 1839-1913)	185
圖7-25 1885年2月13日尼格里指揮諒山戰役的場景	185
圖7-26 清法戰爭時波里也與他的同袍合影	186
圖7-27 法國軍裝	187
圖8-1 1884年10月2日年法國遠東艦隊砲擊淡水	188
圖8-2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平面圖	190
圖8-3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平面圖	191
圖8-4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 Trouin)	193
圖8-5 杜居土路因號	193
圖8-6 窩爾達號 (Volta)	194
圖8-7 窩爾達號甲板	195
圖8-8 鱷魚級砲艦野貓號 (Lynx)	196
圖8-9 腹蛇號	196
圖8-10 1884年福州戰役時鱷魚級砲艦與窩爾達號海上配置	197
圖9-1 滬尾砲台空間圖	202
圖9-2 旗后砲台現況一覽	203
圖9-3 浙江鎮遠砲台內部一覽	203
圖9-4 法軍登陸	205
圖9-5 法軍進攻	206
圖9-6 法軍撤退	206
圖9-7 防禦工事的準備	207
圖9-8 領事館人員與他國人員之交涉過程	207
圖9-9 領事官邸人員的撤退情況	208
圖9-10 砲台清軍的準備狀況	208
圖9-11 作戰過程砲台被摧毀情況	209
圖9-12 砲台守軍撤退情況	209
圖9-13 開戰前孫開華指揮調度情況	210
圖9-14 開戰中的運籌帷幄狀況	210
圖9-15 戰爭結束後的戰場恢復與調度	211
圖9-16 戰爭前民眾至禮拜堂禱告	211
圖9-17 戰爭中傷患不斷運到偕醫館情形	212
圖9-18 戰爭後偕醫館成為詢問傷亡的地點	212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背景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所管轄之區域，正好位於清法戰爭滬尾戰役之區域內，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的許多館區與清法戰爭息息相關。然而，我們對於清法戰爭的了解相當有限，只能知悉片段訊息，無法掌握要意，亦無法窺其深意。因此如能將19世紀晚期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以下簡稱滬尾之役）的始末研究完善，並從「戰爭動員」的角度來詮釋滬尾之役，與法軍侵臺過程中所具有之意涵，進而從東亞史的觀點，衡估臺灣的戰爭動員力及其侷限。滬尾之役的中、外資料彙整，並依據相關資料的解讀及分析，有助於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往後相關計畫之推行，在推行或展演時更具深層地說服力。因此，對於清法戰爭的研究應盡快進行，方能累積更多之研究成果。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何將清法戰爭列為的重點研究計畫的主題，除了其戰場在淡水以及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擁有許多與此戰爭有關之館場之外，主要尚有幾項重要因素。第一，清代自鴉片戰爭以來，除了劉永福（1837-1917）的黑旗軍曾在清越邊界短暫戰勝法軍之外，清代再也沒有擊敗外國軍隊之紀錄。而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也就成為了唯一戰勝外國軍隊的戰事了，這對大清帝國或是臺灣來說，皆是具有歷史意義。第二，滬尾之役清軍所組成的人員相當複雜，除了原有少數的臺灣班兵之外，尚有湘軍、淮軍、臺灣各地勇營、以及臨時組成的民兵等。這種組合也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並且在大家的協力之下打敗了外來強權，這證明了團結合作的重要性。第三，清法戰爭之後，清廷了解海防之重要性，如果不鞏固臺灣的海防，臺灣即會有安全上之顧慮。因此，清廷更加強了臺灣的海防，尤其是新式礮台之興建，在滬尾地區增設之新式砲台，如「北門鎖鑰」與「保固東瀛」砲台，這兩座砲台就是專門防衛滬尾港所興建。第四，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古戰場，如太子宮、沙崙停車場、百姓公、後備學校等處，已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列入城岸遺址。然而這部分的研究相當有限，因此有必要在這方面進行相關研究，還原歷史意義。

淡水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港口，淡水，原指河名，即淡水河，十七世紀後，漢人在河之北岸形成聚落，名為淡水，又稱滬尾，為臺灣北部開發的一個起點。此地原為平埔族之凱達格蘭人（Ketagalan）所居，十六世紀下半葉，淡水已經是東洋航路的必經之地。淡水河有三大支流，由主流大漢溪（舊名大嵙崁溪），

支流新店溪、基隆河組成，於臺北窪地匯合形成一大河，稱淡水河。¹淡水河系在臺灣河流中堪稱獨樹一幟，因它是臺灣少見的終年有水的大河。²淡水地區的開發差不多恰好是在明、清交替之際的時候開始，從1644年左右，漢人開始定居農耕。淡水港的開發更早，西班牙時期（1626-1642）貿易就已相當繁盛了。³

1624年（天啟4年），荷蘭人入主臺灣，為了抗衡荷蘭，二年後西班牙從社寮島（今基隆和平島）登陸，進行對北臺灣為期16年之殖民統治。1632年（崇禎5年），西班牙人為了聯絡淡水與基隆通道，因此由淡水河口進入，沿途行經關渡、北投、天母一帶，當時所看到的居民大多為原住民部落。⁴此區域尚未有漢人村落出現，因此，這一時期的淡水地區居民，還是以原住民為主。

荷蘭人於1642年（崇禎15年）逐退西班牙，掌控了全臺灣。1644年（崇禎17年）以來，漢人獲得荷蘭人准許，開始從事臺灣北部雞籠、淡水地方的開墾，至1648年（順治5年），淡水方面的中國人，決心要開拓這一地方，引進了牛數匹來耕耘田地。⁵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在荷蘭、西班牙統治臺灣前的淡水，已有土著的原住民居住，亦形成許多原住民聚落，當時的「番社」有四，一為淡水社：約在今日水源里一帶；二為北投社：在現今淡水與北投之間；三為雞柔山社：在今之忠山里及義山里；四為大洞山社：在今之屯山里。同時在此活動的居民除了原住民、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之外，亦有黑人、日本人等。⁶可見淡水地區的貿易活動很早就已經展開。

1662年（清康熙元年），鄭成功（1624-1662）驅逐南臺灣的荷蘭人，淡水也就歸鄭氏治理。鄭氏統治臺灣期間，在北部地區的噶里岸（北投）、國姓埔（金山區）設里。⁷淡水因與大陸距離相近，淡水港又為一貿易良港，「滬尾庄」遂由漁村漸漸成為港埠。康熙年間於淡水設防汛，屬諸羅縣管轄，1723年（雍正元年）北臺灣設淡水廳後，清廷更加強在此地的開墾。1733年（雍正11年），桃園與臺北間的龜崙嶺開通之後，臺北之墾民增加快速。⁸至1790年（乾隆55年）清廷正式開放八里坌與大陸進行對口貿易，⁹之後因淡水南岸河口泥沙淤積嚴重，迨十八世紀中葉後港埠遂逐漸移至淡水河北岸，即今之淡水。

鴉片戰爭前後，淡水逐漸為列強所注意，各國船隻私下到淡水港貿易，被

¹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再版），頁3。

²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88。

³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126。

⁴ 李毓中，〈艋舺船與肥沃平原：1632年第一份進入大臺北盆地探勘的西方文獻〉，《臺灣文獻別冊》2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6月），頁3-7。

⁵ 曹永河，《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64。

⁶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頁136-139。

⁷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2。

⁸ 姜道章，〈臺灣淡水之歷史與貿易〉，《臺灣銀行季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9月），14卷3期，頁260-261。

⁹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南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四版），頁194。

視為具有潛力的市場。清廷在北臺灣地區除了增設參將之外，在海防方面亦積極布署，¹⁰嚴防外國勢力進逼。1862年（同治元年），淡水開港成為國際通商口岸。往來之帆檣更勝以往，成為了臺灣北部重要的港口。但清廷對於臺灣北部的海防經營，一直都頗為消極，因此臺灣北部地區屢屢被海盜攻擊。直到清法戰爭前，清政府還是沒有能夠鞏固臺灣北部之海防。

清法戰爭中的滬尾之役，是清代晚期第一次擊敗歐洲殖民國家的唯一之戰。清法戰役由1883年持續至1885年（光緒9年-11年）。戰場也由越南北部延伸至廣西、廣東、福建及臺灣等地。在臺灣的戰場上，最後法軍佔領澎湖之後，不再繼續戰鬥，結束了長達一年六個月的戰事。在臺灣的戰事，清法兩國可謂損失慘重，並沒有贏家，雖然法國佔領基隆和澎湖，但也付出慘痛代價，然而清軍於滬尾重擊法軍，使得法軍不得不離開滬尾戰場。

在戰爭的過程中，法軍運用的陸、海二軍對清國進行攻擊。幾乎在所有的戰場上，法軍大多贏得勝利，但卻未能使清廷投降放棄戰爭。在臺灣的戰場上，法國臨時所組成的遠東艦隊雖於海戰所向披靡，擊敗清國南洋水師以及周邊的戰船。但法軍卻在滬尾嘗到嚴重敗績。滬尾之役的成功並不是偶然，但在這場戰役進行之前，在臺灣的守軍確實經過了細心的擘劃，再加上地利、人和的加持，得以獲得最後勝利。這場戰役的勝利，稍微讓清廷可以喘口氣，也提升了不少士氣。然而，清法戰爭馬江之役的慘敗，也讓大家看到，自強運動以來所進行的船堅礮利亦是無法扭轉頹勢的。

根據劉銘傳（1836—1896）奏摺記載，法船分泊臺北、滬尾等處。8月20日，法兵猛撲上岸。提督孫開華（1840—1893）督軍分路迎擊。提督章高元（1843—1912）等，亦帶隊進剿，法兵挫而復進數次。我軍短兵相接，孫開華率隊直前，陣斬執旗法將一名，並奪其旗，斃敵約三百名。敵勢不支，紛紛潰敗。¹¹雖然奏摺內容有些誇大，實際上根據法軍資料顯示，總共17位戰死，49位受傷。¹²不過當時能擊敗法軍確實難能可貴。而滬尾戰場則是以孫開華為主的指揮系統，清朝官兵雖然武器較弱，但因氣勢高昂，再挾地利之便，最後贏得勝利。¹³

此次參與的部隊之組成較為多元且複雜，如由孫開華與劉璈（—1889）等人所統領的湘軍，以劉銘傳為主的淮軍，還有臨時募得之北部地區的土勇，由張李成（1842-1894）統領，¹⁴以及來自臺灣中部，由林朝棟（1851—1904）所募集組成的團練。雖然清法戰爭滬尾一役所組成的人員多樣且複雜，但在分層指揮，妥善分工之下，得以擊敗法軍。1885年6月9日，清法雙方簽署《中法新

¹⁰ 李其霖，〈鴉片戰爭前後臺灣水師布署之轉變〉，《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9月），頁84-88。

¹¹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十四，光緒十年九月，頁746-1、746-2。

¹²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頁53。

¹³ 周星林、孫培厚《孫開華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125-130。

¹⁴ 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戰事類，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頁912。

約》，結束這場戰爭。¹⁵戰後，臺灣因為受到清法戰爭的影響，清廷積極推動了臺灣建省之籌劃，另一方面，亦進行臺灣海防的整建，以及各種現代化的推動，使得臺灣的相關建設得以陸續展開。

第二節 計畫緣起

文化部提出「再造歷史現場」文化資產新策略，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理念，「再造歷史」計畫強調「連結」、「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並強調公民參與、連接當代等機能。

新北市政府提案「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歷史場域重現計畫」，獲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核定補助，「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為該計畫之子計畫，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執行。

淡江大學團隊平常對於淡水歷史及古蹟皆有進行相關之研究，對於清法戰爭之論題亦在上課期間討論，故有相關之經驗可以承擔此一計劃之工作。感謝委託單位給予團隊機會，得以進行本計畫，讓團隊成員得以藉此機會收集相關資料，完成計劃研究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歷史文獻資料之收集和解讀為主。因此研究之方法，除了傳統的歷史研究法（資料收集、解讀、分析、研究）之外，在第二階段也將進行田野考察與口述訪談之工作。亦即是前期研究將以檔案資料、官書、文集、筆記、地方志、報紙等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後期研究將補充田野考察資料。

本研究將根據「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之內容進行編撰與說明。

二、研究步驟

(1) 資料閱讀與收集

收集與此計畫相關的文獻，包含檔案、報告書、信件等史料，載述史料出處、解析內容及研究狀況。

(2) 資料分類與整理

¹⁵ Patrice Morlat, Indochine années vingt: le balcon de la France sur le Pacifique, Indes savantes, 2001, p. 124.

資料收集後將依四個部分來分類，分別為中文資料、法文資料、英文資料及日文資料，建立各自專屬的檔案。其中以中文及法文資料最多，需花較多時間收集和閱讀。撰寫內容將依各個子題狀況收集相關圖片並進行圖說，俾使圖文並貌，內容之敘事更為完善。

第二章 清法戰爭緣由

清法戰爭為清、法雙方為越南爭奪戰所衍生出一場跨界戰役，原本雙方各有盤算，想在此戰役中獲得更多利益，但最後因為戰爭時間過長，影響的區域甚廣，造成清法雙方在此戰役上付出慘痛代價。在戰爭初期，法方認為，除了得以將越南（安南）納為版圖之外，亦可讓戰敗的清方賠償巨款。清方則認為法方國勢已弱，無法與清廷進行持久作戰，清國可以利用這一次機會證明其國力已經可以與法國匹敵。然而，戰爭最後，兩方皆是輸家，導致了法國內閣總辭，士兵死傷超乎預期，軍費的支出拖垮財政。清方亦使得恭親王奕訢（1833-1898）下台，福建水師全軍覆滅，基隆及澎湖被法軍佔領，士兵死傷更難以估計。戰爭的影響，越南脫離清朝成為法國的藩屬國，清軍不再駐防越南境內。清廷加強北洋水師的建立，臺灣脫離福建而設省。

這場戰役由清、越邊界一路延伸至廣西、廣東、福建（馬尾）、臺灣（雞籠、滬尾、澎湖），最後法軍雖然佔領澎湖，但因士兵感染各種疾病，死傷慘重，甚至連指揮官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都染病身亡，¹⁶而同時越南戰場法軍於鎮南關及諒山的失利，造成士兵傷亡慘重，最後導致法國內閣改組。新的法國政府考量再戰無利，所以清法戰爭也就在澎湖進行撤退後劃下句點。

在這長達一年多的戰事之中，唯滬尾之役取得關鍵性之勝利，也讓清廷有了籌碼得以和法國談判，因此滬尾之役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但以往國內學者對於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研究討論受到侷限，國外的資料收集及使用並不完整，無法有一個全方面的計畫進行研究，因此我們只能了解部分的歷史。無法將當時的歷史重新建構及發動戰爭的場域位置重新顯示出來。

清軍在滬尾戰場的指揮官主要是以孫開華為主的湘軍擢勝營，其餘包括淮軍、臺灣土勇以及團練所組成之軍隊。清軍主要防線是從淡水河口一直至假港（今沙崙海水浴場），然而清軍在淡水河口除了布置水雷以外，也鑿沉了一些中式帆船進行阻塞，防止法軍由淡水河口進入臺北。此外，在滬尾周邊臨時興建幾座礮臺，以及修築土堤防禦線（兩條城岸線）進行攔阻。從圖2-1中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法軍在戰爭前已經掌握清軍的布署狀況，對敵情資料的收集相當完整，顯見在滬尾地區有許多人幫助法軍收集訊息。在資料齊全的情況之下，沒想到最後法軍還是無法攻克滬尾，吃了敗仗。戰爭的失敗，除了法國本身後勤

¹⁶ 陳悅，《中法海戰》（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頁309。

補給無法確實之外，在滬尾防衛的所有軍、民等團體，作戰期間大家團結一致，奮勇守成外，也都能竭力完成戰爭前的任務分配，才能抵擋法軍強烈之攻勢，並非是僥倖成功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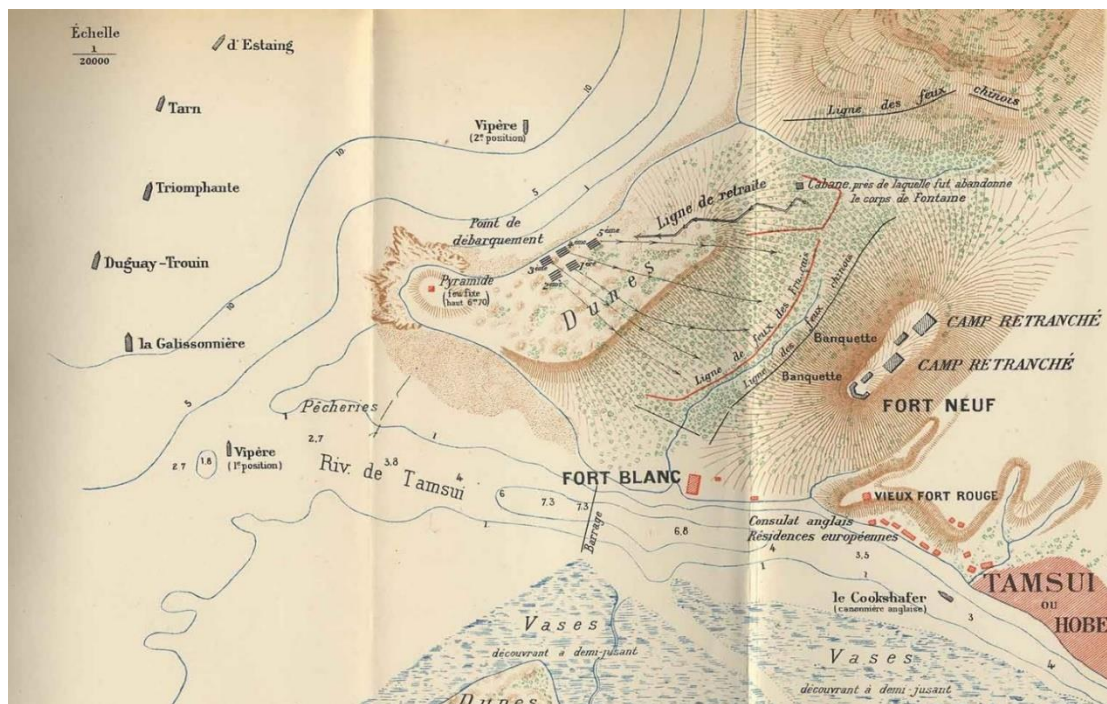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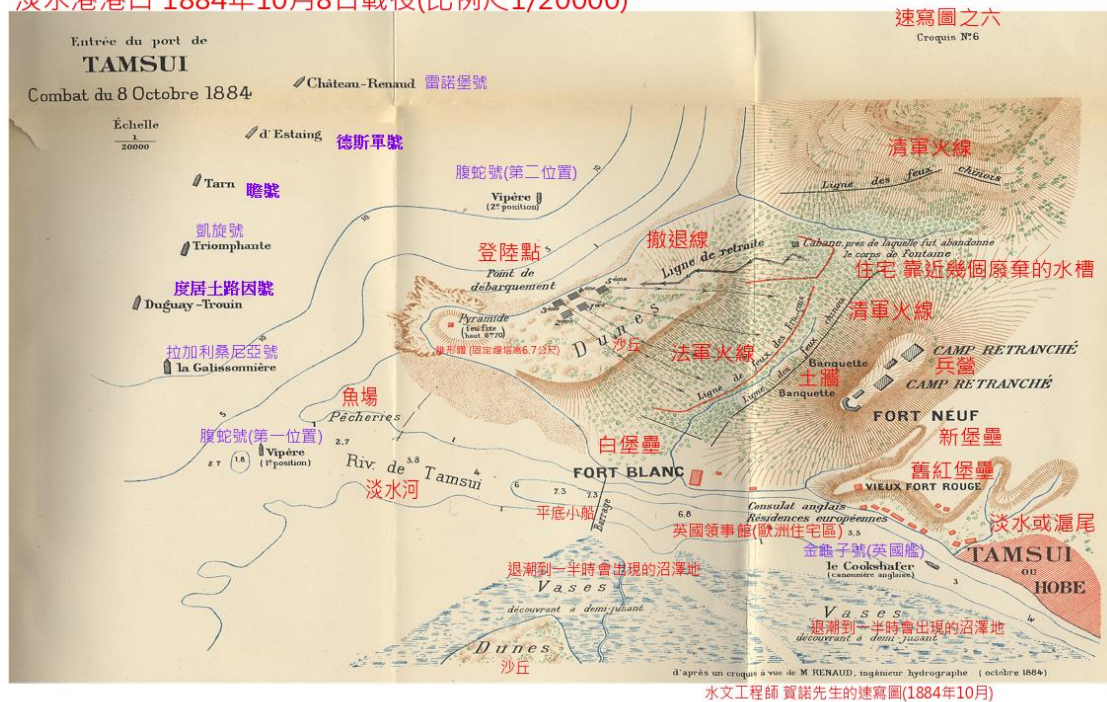


圖2-1 法軍淡水規劃圖

圖片來源：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淡水港口 1884年10月8日戰役(比例尺1/20000)



水文工程師 質諾先生的速寫圖(1884年10月)

圖2-2 法軍淡水規劃圖(中文版)

圖片來源：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在法國方面，其所發起的戰場過多，各個戰場之間的距離甚遠，無法互相支援，乃至無法一氣呵成擊敗清國，導致讓自己的軍隊陷入危險之中，雖然法軍在各地戰場多為勝仗，但無法讓清廷投降，等於是一事無成，龐大的軍費開銷，及人員的疲憊，演變成非預期的結果。法軍言，「目前戰役一天要花掉一百萬，¹⁷因為這裡有40艘船隻需要保養，還要派出4,000名援軍與20萬敵軍對戰，也就是說，若如此繼續下去戰況將會對我軍不利。沒有新鮮食物的我們開始感到疲累，平常每個月都會去城市補充必需品，例如香港、上海等城市，我們雖然位於物產豐饒的城市之前，但因與人民作戰，我們不能和他們接觸，也不能上岸。今天是在海上的第41天，完全無法在岸上逗留，這樣的情況可能還會持續好幾個月；這段時間我們只能吃肥肉與豆子，因為糧食早就吃完了」。¹⁸顯見，長時間的作戰對法軍來說除了財政負擔沉重以外，軍人的心理也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如法軍至中國海域所出動的各型軍艦約34艘，¹⁹可以說是法國全軍出動，勢在必得。

了解戰爭的歷史意義，必需要全方位進行資料收集，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所有人、事、物，皆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在作戰雙方的軍隊組成方面，法國軍隊主要是派遣至遠東的遠征軍，包括法國本地部隊、歐洲各國所組成的聯軍還有北非殖民地所組成之部隊。清軍則是由各方所組成之部隊，其中以湘軍、淮軍及臺灣當地勇營為主。清、法雙方參與人員的個人研究，以及官、弁、兵、民的服飾、武器，以及參戰的戰船樣式及船上武器配備等等，皆應確實的收集資料，詳細之研究，才能重建清法戰爭滬尾戰役之歷史意義。

表 2-1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參與人員

參與人員	基隆	滬尾	澎湖
清軍	劉銘傳 劉朝祐 曹志忠 蘇得勝 林朝棟 周玉謙 王廷理 林朝昌 蘇樹森	劉銘傳 孫開華 章高元 蘇得勝 龔占鼇 姜鴻勝 王三星 劉朝祐 張李成	周善初 鄭膺杰 陳得勝 梁景夫

¹⁷ 無法得知貨幣單位，應指法郎。

¹⁸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263。

¹⁹ 1885年1月7日法國時報報導，法軍已有34艘軍艦參戰，官兵7000名，在臺灣的陸軍有4000名。

	王詩正	黃宗河	
法軍	孤拔 李士卑斯 Duchesne 上校 Poyen 中校 Martin 中校 Bertaux 中校 Lange 少校 Lacroix 少校 Marty 上尉 Casse 上尉 Carré 上尉 Cramoisy 上尉 Melve 上尉 Leverger 上尉 Thirion 上尉 Perrin 中尉 Cpormier 中尉 Cortial 中尉 Wallut 中尉 Marsay 少尉	李士卑斯 Boulineau Duval 上尉 Dehorter 第二中隊 上尉指揮官(戰死) Deman 第三中隊 少尉指揮官 vaisseau Fontaine 第一中隊上尉指 揮官(戰死)	孤拔 李士卑斯 Foret 中校 Lange 少校 Talpomba 少校 Goudot 上尉 Logos 上尉 Villance 上尉 Cramoisy 上尉 Jlhenne 中尉 Gourjon 上尉 Praère 上尉 Amelot 上尉 Gaultier 上尉 Poirot 上尉(病死) Ozoux 中尉(病死)

資料來源：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第一節 清越戰場與福州之役

一、清越戰場

法國前進至亞洲後的殖民控制區域主要是在中南半島，但法國除了擁有越南的主宰權之外，更想更進一步的往外擴張。1862年（同治元年）淡水開港，同年法軍佔領南圻三個省，法越簽訂「柴棍條約」，最後割讓邊和、定祥和嘉定三個省予法國。²⁰1873年12月21日（同治12年11月2日）法軍上尉安鄴(Francis Garnier, 1839-1873)進入紅河清越邊界，為清朝劉永福（1837-1917）黑旗軍誘殺，是為「紙橋之役」，²¹法軍為嚴懲越南，派兵佔領河內、寧平、南定及南陽四省。越南為求和戰，雙方於1874年（同治14年）簽訂「甲戌條約」，法國成為越南的

²⁰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東京：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正編第四紀，卷26，頁19-25。

²¹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卷49，頁33-34。

宗主國，清朝則被排除。²²然而這個合約排除清帝國的宗主國之地位，此舉種下日後清法衝突之因。

1875年2月27日（光緒元年1月22日），法國外交部長戴嘉士（Louis Decazes, 1819-1886）令法國駐清國代辦羅淑亞（Julien de Rochechouart, 1831-1879）通知清國政府，法國承認越南主權獨立，並知會清國爾後勿再派遣軍隊干預越南各省。²³然而，清廷總理衙門對於法方之舉動進行回覆，「滇省本非通商地方，是以貴國及各國約內均未載有該省准停泊船隻明文，至於交趾（又稱越南）本係清國屬國，清國邊境人民向來有無與屬國人民如何定期交易之處各省情形不一，應由本衙門咨查滇省，俟聲覆到日，再行酌核辦理。再查交趾國前因匪徒蜂起，迭經該國遣人至中國乞援，清國因其久列藩封，不能漠視，遴派官兵往剿，俟匪類剿平，自然凱旋」。²⁴清廷只敘述其與越南之關係，並未抗議法國私定合約未通知清國之事，顯見清廷在事件處理上並不積極。

清國在這段時間之內政、外交問題較多，因此對越南問題的處理並沒有主動積極。既然清廷對於越南事件的處理態度消極，使得法方想更進一步的發展對雲南之貿易。1876年11月23日（光緒2年10月8日）法國駐河內領事嘉拉德（Kergaradec）向清廷申請護照前往雲南考察，期間共2次，時間長達3個半月。²⁵因為嘉拉德的調查，從此法方對於越南及雲南周邊貿易狀況有清楚之了解，埋下往後與至清國邊界通商之因。

1878年9月（光緒4年8月），廣西潯州協副將記名總兵李揚才叛變稱帝，以廣西數千人入境越南，並進入太原，糾眾達3萬人，越南請求清國協助平亂。經兩廣總督劉坤一（1830-1902）奏明後，諭令馮子才（1818-1903）帶兵督剿，會商廣西巡撫楊重雅（?-1879）相機辦理。²⁶至光緒5年10月才逮獲李揚才等人。²⁷事件結束時，越南國王阮福時（1829-1883），派人犒以銀米牲禮，但馮子才並沒有接受。²⁸清國帶兵進入越南境內，法國認為清廷逾越法、越雙方所簽定之合約，遂向清國提出嚴重損害法國之權益。

1880年（光緒6年）費理（Jules Ferry, 1832-1893）擔任法國第三共和國內閣總理（1880年9月-1881年11月，1883年2月-1885年4月），加強對越南之控制，1881年，法國駐清國公使寶海（Frédéric Albert Bourée, 1838-1914）發出電報聲稱，越南貢使向大清皇帝奏報，越南乞求中國援助以對抗法國對越南之侵略意圖。²⁹越南貢使的這個舉動讓法國政府相當緊張。因此費理向國會提出增加250萬法郎，準備對越南提高軍事支出，由法國在越南海軍及殖民地政府支配。這個建議雖然法國國會並未全力支持這項預算追加案，但最後還是以極多票數贊

²²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卷60，頁24-31。

²³ Livre Jaune(法國外交部黃皮書), Affaires du Tokin, Première partie, p. 29.

²⁴ 《中法越南交涉檔》第一冊，6號文，頁11-12。

²⁵ 《中法越南交涉檔》第一冊，38號文，頁62-63。

²⁶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79，光緒4年10月丁亥，頁216-2。

²⁷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10，光緒5年10月6日丙午，頁511-1。

²⁸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99，光緒5年8月11日壬子，頁478-1。

²⁹ Livre Jaune(法國外交部黃皮書), Affaires du Tokin, Première partie, p. 176-179.

成通過。³⁰國會的這個舉動，讓法國有了經費可以處理越南問題。

1881年12月15日，曾紀澤（1839-1890）提出對越南問題之七大建議，分別為越南應派駐大員長駐北京，聽候分示，轉報該國。越南可派官員及譯員各一名為中國駐法公使館隨員。順化政府不得與法國訂新約。越南應開放紅河通商，但須聲明是應清國政府要求。越南政府單獨負責肅清紅河盜匪，如無力可以請求清國協助。法越條約未經他國承認，自屬無效。越南當局應約束其人民，勿予法人口實。³¹曾紀澤提出之看法對清國有利，但清廷卻沒有多加重視，只有密飭廣西巡撫慶裕（?-1894）相機辦理。³²使得越南之狀況越來越對清國之控有權不利。

1882年（光緒8年）初，李維葉（Henri Rivière, 1827-1883）率兵前往北圻，但法方告知他應該盡量避免在當地發生軍事衝突。³³李維葉初期抵達河內的兵力約有620名，在通牒河內守將數天後，即攻佔河內。雖然法國駐越南總督希望用和平手段解決，但最後卻訴諸武力，不過這個舉動受到巴黎報紙讚揚。³⁴在清國方面，日講起居官翰林院侍讀張佩綸（1848-1903），針對越南問題，提出其看法，希望可以盡快籌畫越南問題事宜，免得事態擴大。³⁵此後吏部後補主事唐景崧（1841-1903）亦提出其對越南問題之觀察，提供參考，³⁶但清廷對於他們的意見並沒有多加討論。

1883年5月19日，法軍增援河內，使得指揮官李維葉統兵人數達到750名上下。最後留守200名於河內，其餘人員和劉永福（1837-1917）軍再戰於紙橋。大戰結果李維葉等5名軍官及45名士兵陣亡，傷者達76人，劉永福軍亦有百餘人傷亡。³⁷越方對於劉永福軍擊殺法軍，視為捷報，並大加讚揚。³⁸這個事件使得法國國內民氣沸騰，法國參議院於5月24日（4月18日）以215票對3票，通過350萬佛郎的預算案，支持對越南用兵。眾議院則是全票通過，法國交趾支那總督湯謀遜(Charles Antoine François Thomson, 1845-1898)更要求於北圻增兵至6,000，³⁹為進攻大清國做準備。

在法國政府及人民的支持之下，法國開始準備增兵至越南，與清國進行的戰爭已無可避免，因此開始調兵遣將，做好攻擊準備。1883年12月（光緒9年11月），孤拔帶領的法軍進攻駐紮在越南紅河三角洲北圻的清軍，並佔領了該地，清法戰爭自此爆發。在此期間劉永福做出表態，願意為清廷守住城池，願當千

³⁰ Journal officiel(政府公報), Débats parlementaires, pp. 1706-1719.

³¹ 《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4，頁16-17。

³²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40，光緒7年12月辛未，頁1010-1。

³³ Livre Jaune(法國外交部黃皮書)，東京事件，頁202-204。

³⁴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86-87。

³⁵ 《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23885，光緒8年6月20日，張佩綸奏摺。

³⁶ 《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24618，光緒8年7月29日，唐景崧奏摺。

³⁷ A. Thomazi 托馬齊,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1934, pp. 153-157.

³⁸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寔錄》，正編第4紀，卷66，頁462。

³⁹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頁128。

把總也不願當越南提鎮，⁴⁰在劉永福的號召之下，與法軍展開數個月的大戰，也讓法軍嘗到敗績。

1884年（光緒10年）2月，孤拔擔任艦隊統帥，專責海軍事宜，米樂（Charles-Théodore Millot, 1829-1889）則代替孤拔統領法國陸軍，率領16,000人進攻北寧的40營清軍（約20,000人）。3月12日，清軍駐防在北寧的陣地失守。此後清軍無法有效抵擋法軍攻勢而繼續潰敗，接連丟掉了太原和興化兩處營地。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1823-1901）代表清廷與法國進行議和談判。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Francois Ernset Fournier, 1842-1934）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或《天津條約》、《中法簡明條約》The Tientsin Accord），⁴¹清法雙方希望這場戰事能告一段落，但事實卻不是如此。

《中法簡明條約》主要內容是：第一款，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全助護。第二款，中國南界既經法國予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占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第三款，法國既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大局之誠，情願不向中國索償賠費；中國亦宜許以毗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並約明日後另遣使臣議定詳細商酌稅則，務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為有益。第四款，法國約將來與越南議改條約之內，決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與越南所立各條約關礙東京者盡營銷廢。第五款，此約既經彼此籤押，兩國即派全國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再，此約繕寫中、法文各兩分，在天津籤押蓋印，各執一分為據；應按公法通例，以法文為正。⁴²

1884年6月6日，法國政府與越南（安南）阮朝皇帝阮福明（1871-1944）訂立《第二次順化條約》，否定了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清朝必須正式退出越南境內。越南往後由法國保護，並當場將清朝冊封的「大南國王之印」當場銷毀，越南終止與清國之關係。⁴³6月23日，法方由杜堅尼上校（Colonel Dugenne）派出一支800人的軍隊到諒山附近的北黎接防，要求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但駐防在越南境內的中國駐軍僅接收到李鴻章通知的撤軍意向，還未能接正式命令，因此，守軍不敢行動。當地守軍告知要求法軍發電北京，有命令才能執行。法軍認為與越南簽訂合約，清朝已經失去應有之角色，故以強硬手段挺進清軍陣地，清軍被迫開火，造成「北黎衝突」（因為中國人稱「北黎」為「觀音橋」，故稱「觀音橋事變」或「諒山事件」）法軍戰死24人（《大南實錄》載28人），清軍傷亡300人。⁴⁴

在協議的過程中，清軍向法軍開發動攻擊，法國一時輿論嘩然，認為中國背信棄義，隨即照會清政府，要求所有清軍立即從越南撤出，並賠償軍費兩億

⁴⁰ 《劉永福歷史草》（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2015），頁201。

⁴¹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上海：上海出版社，2000），頁289-390。

⁴² 《中法簡明條約》（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頁419-420。

⁴³ 〔越〕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正編第5紀，卷4，頁8-9。

⁴⁴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245。

五千萬法郎（約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清廷派兩江總督曾國荃（1824-1890），於7月下旬在上海與法國外交官巴德諾（Jules Pateno, 1845-1925）談判，但雙方各有堅持，因此未有結果。於此情況之下，清法雙方再度重啟戰端。⁴⁵

1884年8月法國東京遠征司令米樂以精神欠佳為由請求回法國。8月30日（7月10日）法國政府令布里葉將軍（Louis Brière de l'Isle, 1847-1893）接替米樂，擔任越南地區指揮官。⁴⁶布里葉於9月7日（7月18日）抵達河內，當時候法軍共有官兵17,000多人，而法國政府擬繼續派遣援軍。法國政府估計法軍人數至2萬人應該足以彈壓該地。⁴⁷清法雙方於1884年10月初，再度於船頭展開激戰，最後清軍戰敗，退守觀音橋一帶。⁴⁸同時間滬尾之役則清軍獲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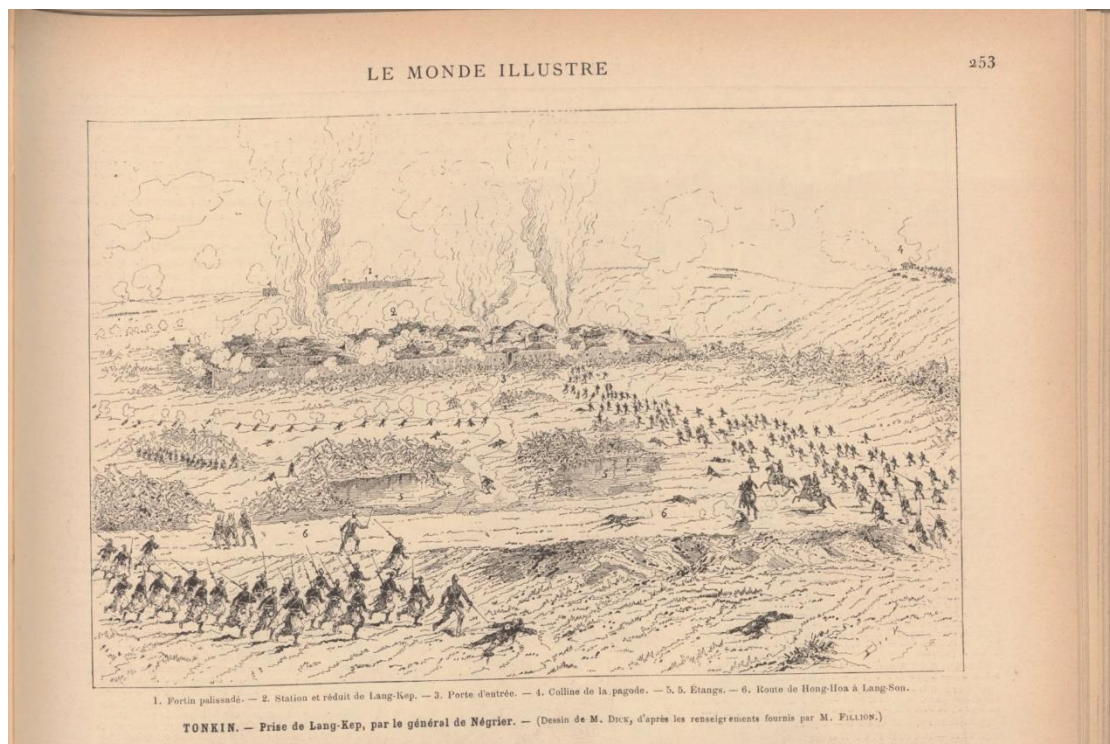


圖2-3 1884年10月法軍與清軍在越南激戰

圖片來源：Le Monde illustr 18 octobre 1884.

1885年1月3日（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法軍開始調兵遣將，準備進入諒山，由布里葉率領法軍及民伕共11,000多人，由船頭出發，法軍部隊的組成計有步兵、騎兵、砲兵和工兵及汽球隊。⁴⁹從2月至3月間，雙方於諒山及宣光等地展開數次對戰，各有損失。另一方面，清法雙方也開始進行和談。然而在和談之

⁴⁵ 陳悅，《中法海戰》（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頁121。

⁴⁶ Le Journal des débats(法國辯論報)，Le commandement en chef, après le départ t du général Millot, sera exercé par le général Brière de l'Iste, 1884年8月31日。

⁴⁷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頁329。

⁴⁸ A. Thomazi,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p. 234-237.

⁴⁹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頁333。

過程中雙方皆不斷調兵遣將，各有盤算，而準備激戰的地點為廣西與越南交界的龍州。

1885年3月23日（光緒10年2月7日）法軍攻擊鎮南關，經過兩天激戰，法軍彈藥用盡，退回諒山。清軍乘勝追擊繼續進攻諒山，法軍將領赫本哲（Paul-Gustave Herbinger, 1839-1886）建議撤退，但以來不及。最後法軍戰敗，清軍於3月29日（2月13日）進入諒山。此役主要由馮子材（1818-1903）統領，獲得大勝，而法軍死傷慘重。馮子材等人亦獲得賞賜：「著先行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箇、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王孝祺、著先行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其餘出力各員弁。著蘇元春、李秉衡、將各軍戰狀詳細確查，據實具奏」。⁵⁰此戰的結果讓法軍遭到重創，海內外嘩然，使得費里之總理位置岌岌可危。

1885年3月31日，法國眾議院針對遠征軍作戰的預算案進行討論，然而該此討論案，最後以306比149票的懸殊的票數否決了費里內閣，這代表費里內閣在遠東的用兵案被投了不信任。⁵¹這個重大的失敗也引起許多法國人對費里內閣之不滿，甚至有20,000多人進行示威遊行，費里只能從眾議院側門離開，其政治生涯至此結束，這也表示法國對越南即將告一段落。

1885年4月4日（2月19日），雙方進行停戰協定，「約定越南宣光以東，於3月1日停戰，11日清兵拔隊撤回，21日齊抵廣西邊界。另外在宣光以西，於31日停戰，21日清兵拔隊撤回，4月22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戰場則定於3月1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清國這邊已由李鴻章分電沿海滇桂各督撫，如約遵行矣。惟條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挾詐背盟，伺隙猝發，不可不嚴加防範」。⁵²此間清法雙方進行多次協議，1885年6月7日（4月25日），清法和平友好貿易條約內容獲得認可，李鴻章與巴德諾於6月9日在天津簽署條約，⁵³結束長達數年的清法戰爭。

二、福州之戰

法軍在中越邊界無法積極進攻之後，想輾轉向海上發動攻勢，因此才由孤拔擔任司令發動以海軍為主的戰爭。基隆、滬尾和馬尾成為主要的地點。攻擊馬尾可以殲滅清朝近代化的船政建設，也能讓船政局毀滅，增加談判的籌碼。打擊臺灣主要是獲得臺灣島上的資源，如燃煤等。這些相關的策略，法方已進行初步之推演。

清廷得知法方動向之後，亦開始積極籌劃未來可能會遭遇到之情況做準備。1884年5月8日（光緒10年3月24日），清廷將通政司通政使吳大澂（1835-1902）、內閣學士陳寶琛（1848-1935）、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1848-1903）外派出京，

⁵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4，光緒11年2月21日辛卯，頁896-897。

⁵¹ Le Journal des débats(法國辯論報)，1885年3月31日。

⁵²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4，光緒11年2月22日壬辰，頁897。

⁵³ Livre Jaune(法國外交部黃皮書), Affaires du Tokin, pp. 279-281.

分別擔任會辦北洋、南洋事務和福建海疆事宜。⁵⁴於此情況之下，張佩綸積極拜會各級官員，了解實際狀況，並與張之洞（1837-1909）一起南下了解整個局勢，李鴻章特別給了張佩綸24門克虜伯砲和1,200杆步槍。⁵⁵除此之外，在閩江沿海，更設置相當多之砲台，火砲近100門之多，⁵⁶積極針對法國可能犯境之舉動布署。

除了調集火砲支援福州之外，清廷也徵調各地兵勇進行福建之防務，如將一些平常表現較差之官員進行汰舊換新。張佩綸逐一檢閱所有的福建防務，並向皇帝上奏情況，表示一切皆順利。⁵⁷但在這次福州的防衛上，張佩綸是處於被動之角色，因為他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力，這對守軍來講極為不利，守軍應該是以攻為守，採取積極之態度為要。

1884年7月12日（光緒11年6月1日），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戴維斯（John Lee Davis, 1825-1889）乘坐軍艦企業號進入馬江，並在當地勘查狀況。⁵⁸1884年7月16日，一艘法國軍艦在福州羅星塔失事，孤拔隨後也來到此地，張佩綸認為如果不準備議合就應該先發制人，這樣可以站在有利之位置。⁵⁹但當時後李鴻章（1823-1901）認為不應該輕舉妄動，應該要妥善了解狀況，再進行決策，並希望張佩綸不要太過於急促、躁進，避免落入敵人之圈套。⁶⁰然而戰場狀況瞬息萬變，清軍由主動化為被動，最後遭致嚴重慘敗。

1884年8月16日以後，聚集在福州外海的法國船艦越來越多，這是因為光緒皇帝的生日快到了，在馬尾外海所有各國船艦都來到福州港準備施放禮砲來祝賀。⁶¹但孰不知這是風雨中的寧靜，大戰有可能一觸即發。張佩綸對此事相當不安，也了解此種狀況的危險性，積極調集所有人員進行議事，了解狀況。⁶²但許多重要訊息，張佩綸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乃至於處於被動之狀況，而無法制敵先機，或進行較好的防衛措施，導致最後法艦掌握進攻之主動權，清軍福建水師全軍覆滅。

法軍在馬尾之役主要採取船盯船的策略，最後在一聲令下，船砲齊發，清軍船艦根本無法反應，措手不及，最後福建新式水師戰船全部被殲滅。原本福州岸砲加上清軍船艦火砲至少可以嚇阻法軍攻擊，但在被動防守的情況之下，導致最後失敗，而且是慘敗。這場戰役可以說是清法戰爭所有的戰役中，損失最嚴重的一場。

⁵⁴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1097。

⁵⁵ 《濶于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536。

⁵⁶ 日本海軍參謀本部編撰科，《清佛海戰紀略》，1888年，頁12-14。

⁵⁷ 《濶于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537。

⁵⁸ 陳悅，《中法海戰》，頁155。

⁵⁹ 《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等來電》（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頁415。

⁶⁰ 《李鴻章全集》21（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192。

⁶¹ 《福州馬尾港圖志》（福建：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4），頁135。

⁶² 《濶于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604。

第二節 基隆與澎湖之役

法軍攻打福州之前，已對臺灣進行了探查，了解到臺灣之形勢狀況，掌握臺灣北部的相關資源，對於此場戰爭是相當有利的，因此積極查訪沿海各地之情勢。最後法軍選擇攻擊臺灣及佔領臺灣，這對他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要奪下臺灣並不困難。清法戰爭在臺灣的戰場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基隆、淡水和澎湖三個區域。其中只有澎湖和部分基隆的沿海區域被佔領，滬尾地區並未讓法軍所佔領。

當法軍攻打越南時，福建各地官員即已開始向朝廷奏報，應該加強臺灣的防衛，未雨綢繆。但當時防守臺灣的軍隊數量有限，如法軍攻臺，是無法進行有效的防禦的。因此相關人員建議重新整頓臺灣營務，方為上策。福州將軍穆圖善（1823-1887）等奏

現任臺灣鎮總兵吳光亮係久經戰陣之員，於同治13年，經前督辦臺防臣沈葆楨奏調來臺，旋補是缺；臣璟曾接沈葆楨復函，稱為赤嵌一柱。現任臺灣道劉璈，曾在兩江督臣左宗棠行營多年，亦老於軍事：邇來設法籌防，尚屬妥協。兵勇一項，除舊存各營外，左宗棠遵旨酌派總兵楊在元等帶勇四營渡臺，計日可到。復查現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前曾辦理臺防，熟悉情形，勤勞卓著；已令其統率所部擢勝三營由廈門經渡臺北，與新授福寧鎮總兵曹志忠所統三營扼要駐防，可期得力。澎湖為臺、內來往咽喉，用兵必爭之地。該管副將蘇吉良經調省，據吳光亮稟稱「副將周善初才識兼優，足當一面」，即委其代理澎湖協副將篆務；並飭劉璈照原議籌撥兵勇3,000人，歸周善初統帶扼防。臺南則有鎮、道駐紮，就近經理：防勇不敷，已飭劉璈趕緊酌募，仍照原議五路分防，互相策應，以16,000為準。⁶³

由此可見，清廷意識到法軍可能攻打臺灣，因此必須未雨綢繆，加強臺灣的防務整建，以備而不用。而臺灣的兵力至少必須達到16,000人以上，才能有效的防守。

1884年6月29日（光緒10年閏5月初7日），奉上諭，因為法軍於北圻作戰失利，因此可能轉往沿海地區，中原沿海各口岸及臺灣、瓊州等處肆擾洩忿，應加以防範，以備不慮，請李鴻章等人，應督率各軍認真操練並隨時嚴密偵探。⁶⁴從奏報內容得知，法軍進入東南沿海地區只是遲早問題，因此必須盡快做因應。

1884年7月13日（光緒10年閏5月21日），孤拔接獲法國政府的命令，向福州馬尾港與基隆港執行佔領控制，藉此威攝清廷，以索取巨額賠償。同年8月2日，

⁶³ 《法軍侵臺檔補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福州將軍穆圖善等奏，籌備臺灣防務摺，光緒10年正月初4日，頁5-6。

⁶⁴ 《法軍侵臺檔補編》，軍機處密寄署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上諭，光緒10年閏5月初7日，頁13-14。

裴龍向孤拔下達攻擊基隆，以李士卑斯為總司令執行。法軍原以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與魯汀（Lutin）號兩艦攻打基隆，而基隆之軍事防禦早在先前窩爾達（Volta）號訪問基隆後便開始部署。

1884年7月16日（光緒10年閏5月24日），劉銘傳自上海乘坐招商局輪船海晏號抵達臺灣基隆。在劉銘傳離開之前向李鴻章報告，因此李鴻章調撥了數位舊將支援。另外，為了加強防衛能力，因此協調金陵機器局、江南製造局，撥出數十門火炮等武器進行協防臺灣，⁶⁵這些武器也間接讓滬尾的砲台防禦及守軍武器增強不少，雖然最後砲台被摧毀，但陸戰卻得以阻擋法軍，得到關鍵性勝利。

基隆一戰，因港區砲台陣地被毀，清軍撤軍至第二線，沿岸戰爭失利的清軍對上後來登陸攻打的法軍，發揮清軍擅長陸戰的特性，成功擊退法軍。1884年10月1日（光緒10年9月13日），孤拔又一次對基隆進行砲擊，10艘軍艦同時砲擊。基隆守軍砲台規模小，火力有限，無法命中法軍船艦，砲戰歷時3小時，章高元、陳永隆撤軍。法軍趁機佔領基隆港灣陣地，此次法軍帶來足夠對陸上作戰部隊。但法軍另一支隊攻打滬尾。原守在基隆的劉銘傳接獲電報滬尾被襲，即率營前往滬尾，僅留300人守獅球嶺。然而滬尾遭到敵襲，守軍孫開華抵抗不住並非真實，滬尾敵軍僅四艘軍艦，敵軍300多人，以當時淡水兵力並無問題。此時的劉銘傳想回防基隆已來不及，基隆陷落。⁶⁶

爾後法軍轉進基隆，引起數次戰役，及數次增兵，佔領基隆沿海陣地。1885年3月4日，法軍再度進攻基隆，清軍守將曹志忠、林朝棟、王詩正等人力抗法軍，然在暖暖一戰，法軍攻勢猛烈，清軍棄守，退防至六堵防線。⁶⁷繼續進行防線，不讓法軍繼續往前推進。法軍因進入陸地作戰，造成補給和支援的路線過長，加上參戰人數有限，無法及時補充援軍，因此讓法軍有所忌憚。清軍雖然失守多處地點，但兵援並未減少，使得法軍進攻受到阻礙。

法軍在進攻基隆失利之下，決定離開基隆轉往澎湖，因為澎湖比起基隆更容易佔領。1885年3月27日，孤拔率領六艘軍艦，準備對澎湖進攻。澎湖防衛系統側重於馬公，但澎湖周邊砲台之威力不及法國軍艦上火砲，因此馬公砲台於28日即被法軍佔領。此後法軍發動登陸戰，於3月31日，澎湖守軍抵禦不住，退至北山、赤崁，澎湖淪陷。⁶⁸法軍進攻澎湖並沒有多大損失。

法國攻打臺灣之前，臺灣各地官員即已經開始為法軍進攻臺灣做準備，因此已積極為作戰所需的相關布署進行策劃，如儲糧、補給、軍防等。時任臺灣道劉璈（?-1889）建議，「於安平、滬尾三口各設小號輪船一號。平時緝捕盜匪，兼資轉運。遇有事機緊要，以之遞文報，通消息，應調遣，送要差，數百里瞬息可到。處常處變，均得其宜。且現在南北通商口岸，官中均有置備小輪。而

⁶⁵ 《督辦臺灣事務劉銘傳奏報起程日期摺》（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頁409。

⁶⁶ 張連忠，《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頁247—281。後來法軍在滬尾的軍艦達到七艘，陸戰人員共600人。

⁶⁷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四，頁29-33；卷五十六，頁30-34。

⁶⁸ 張連忠，《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頁301—304。

臺灣沿海一帶，港汊紛歧，小輪船尤為得用，亟須及時趕辦，以應急需」。⁶⁹劉璈在臺灣防務的籌設上確實有其獨到見解，也符合防衛規劃。

滬尾海關通商委員李彤恩亦談及，以此次法國兵船由香港駛來，欲進基隆港口，但那邊的引水人不敢代為引導，經其自行進口。旋又喚令辦洋船之在地民人，宰牛二隻，以為船中糧食，該民人亦不承辦。繼向英商得忌利士洋行買煤六十噸，該行存煤不多，無可應付。該兵船疑我國有封禁彼船進口，絕其通商，潛向洋關總巡胡美理查問。經美理告知，並無其事。該兵船官總不相信。英國費領事以法國洋船從前鮮於到臺，此次突如其來，恐有人抄給職道發貼辦團告示，內列章程，有不准接濟外寇糧食等語，故特來探聽虛實。⁷⁰由此看來，地方要員已經察覺法國來台灣恐有其他要事，而不只是買買東西而已。

除了這些相關人員在短暫的時間能夠收集資料外，在作戰的籌備方面，在劉銘傳、孫開華等人的努力才得以讓法軍知難而退。但的確此次戰役對於基隆及澎湖的支援並無達到預期之規劃。

一、基隆之役

1884年4月13日（光緒10年3月18日）法國軍艦窩爾達號(Volta)進入基隆，除了買煤礦之外，還揚言要攻擊基隆，⁷¹雖然時任臺灣道劉璈將此事往上呈報，但清廷似乎未特別重視。等到發現法軍已經集結許多軍艦在清國東南沿海海域，清廷才警覺到法軍有可能會攻擊臺灣，爾後才派遣劉銘傳督辦臺灣。1884年7月16日，劉銘傳搭乘海晏號抵達基隆，在稍作停留之後，7月20日劉銘傳再由基隆至台北，⁷²進行臺灣軍事之籌劃。

劉銘傳來臺灣之後，馬不停蹄的巡視各地營務，而法軍也進行各處軍艦之調撥，為進攻基隆做準備。7月22日法軍巡洋艦威刺士號(Villars)進入臺灣北部海域之後，大戰一觸即發。英國駐淡水領事胡瑞特(Alexander Frater)得知法國調來大型軍艦必有所圖，為此趕赴基隆分別與清廷及威刺士號船長協商，獲得萬一開戰，雙方保證不傷害在台外國人之承諾。⁷³

1884年8月2日（光緒10年7月12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接到上級命令準備進攻基隆，並應破壞基隆防衛設施及佔領市街。孤拔遂派遣李士卑斯少將(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進攻基隆，奪取基隆的煤礦。在馬偕的日記載道，李士卑斯率領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ière)，威刺士號(Villars)，魯汀號(Lutin)於8月5日上午8時向基隆發砲攻擊，⁷⁴但實際上，8月5日早上7時30分，李

⁶⁹ 劉璈，《巡臺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64-265。

⁷⁰ 劉璈，《巡臺退思錄》〈再稟請將前呈團練章程咨送總署察核以備據情登答由〉，頁260。

⁷¹ 劉璈，《巡臺退思錄》，258-259。

⁷² 《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archive, B24/1/72, 英國劍橋大學總圖書館藏。

⁷³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15-16。

⁷⁴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24。

士卑斯就已經向各艦下達作戰命令了。在作戰之前，法軍已經了解清軍狀況，法軍認為他們可以很輕易的轟擊清軍的砲台和堡壘，破壞他們的防禦工事，⁷⁵佔領基隆。

8月5日早上8時，法艦向岸邊砲台開砲，清軍亦還擊，新砲台所發射的5發砲彈有3發擊中拉加利桑尼亞艦的甲板，其中有一發穿進去甲板內的砲位後爆炸，但沒有任何人受傷，僅有一尊24公分的砲受到損害，爾後拉加利桑尼亞號還擊，第一輪齊射即擊毀一半的砲台，之後放慢速度再攻擊，命中率提高，幾乎把砲台摧毀，砲手也被擊斃，甚至引起火藥庫的爆炸，發生火災，而影響周邊的村莊。⁷⁶在第一輪的砲擊中，基隆砲台皆被摧毀，但拉加利桑尼亞號也被清軍火砲擊中五發，傷及一人，但影響不大，最後在法軍優勢的火力之下，使得清軍失守砲台陣地。⁷⁷

另外，《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對此次戰役亦有載道，法軍又再度來到了基隆海面，由李士卑斯率領三艘軍艦，在當天上午8時，先對基隆港東邊的砲台開火，在社寮島(今和平島)清軍有新築砲台，安放5尊砲。因此清軍也加以還擊，但法軍的火力猛烈，不久清軍砲台就被摧毀，8時45分，清軍火藥庫被擊中，爆炸起火燃燒，清兵82人被炸死，清軍開始撤退。10時，法軍陸戰隊400餘人由二沙灣登陸。但是隔日元帥攻入基隆市街中了那些黃種人的埋伏，全部退到船上。此時基隆沿岸已經被法軍佔領。⁷⁸清軍雖有抵抗，但因砲台火砲威力不如法艦，因此全部被摧毀。

基隆沿岸砲台被摧毀之後，李士卑斯派遣拉加利桑尼亞號副艦長 Martin 率領部隊登陸，並佔領了砲台，然而砲台因被火砲擊中而引發火災，法軍無法持續佔領，因而離開。此時另一艘軍艦貝雅德號的登陸部隊亦進行登陸戰，該艦人員看到清軍約2,000多人正在撤離，威刺士軍艦亦針對這支清軍進行砲擊。⁷⁹才砲擊不到一小時，已讓清軍基隆砲台被殲滅，清軍離開砲台。⁸⁰法軍獲得壓倒性勝利，佔領了部分基隆區域。

1884年8月6日（光緒10年7月16日）下午2點，Jacquemier 率領威刺士軍艦成員至基隆市街，但遭遇到清軍襲擊，因勢單力薄，必需撤退。另一方面，貝亞德號的成員進入陸地之後遭到近2,500名清軍主力部隊攻擊，當時法軍只有200多人，在一陣互相射擊之後，法軍陣亡2名，受傷11名。⁸¹可見，這次的陸戰，清軍在人數的優勢之下擊退法軍，但清軍亦損失慘重，卻鞏固了基隆。稍

⁷⁵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p.81.

⁷⁶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3。

⁷⁷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pp. 24-28.

⁷⁸ Jean L.著，鄭順德譯，*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譯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2004），頁34。

⁷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29.

⁸⁰ 清方史料在這次對戰中並未詳細說明，只提及砲臺被毀，但法軍陸戰不利清軍被擊退，清軍聲稱擊傷法軍百餘人。見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敵陷基隆礮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頁168-172。但法方說2人陣亡，11人受傷。

⁸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30.

後，清廷頒給駐守基隆之相關人員各種賞賜，清軍認為這次短兵相接，他們是勝利的。

法軍這一波進行陸戰無法獲勝原因，主要是法軍參與陸戰人員過少，無法佔領相關重要據點，在久戰無益之下，使得法軍改變戰略，將大部分船隻調離基隆海面，往福建北面駛去，最後只留下拉加利桑尼亞艦在基隆洋面，對基隆海域往來船隻進行查驗及封鎖，時間長達近二個多月。⁸²從馬偕日記中載到，馬偕於8月9日還曾經上過法國軍艦，顯見此時，大部分的法國軍艦都還在基隆洋面並未離開，⁸³這些軍艦密切觀察駐防在基隆的清軍狀況。

此次的基隆戰事慘烈，作戰的區域遍及沿海，牽連到部分居民，滬尾英國領事館方面認為，為避免傷及在臺僑民。8月11日，正式貼出公告，禁止僑民到基隆，如果不聽勸告，後果自行負責。⁸⁴英國領事館此舉主要是希望英國僑民不要隨意到戰場周邊，避免在此戰爭中傷亡，他們也認為清法戰爭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基隆的封鎖經過近一個月後，至9月2日，孤拔想要了解基隆的最新情況，搭乘凱旋號(Triomphante)至基隆港，在港灣看到貝雅德號(Bayard)和魯汀號兩艘軍艦。此後孤拔登上貝雅德號，再轉換小船進入基隆港灣視察。法軍將那些被法艦摧毀的砲台，以被摧毀者的艦艇名稱來命名這些砲台，如 Galissonière 砲台、Villars 砲台和 Lutin 砲台，這些砲台至此時尚未恢復。⁸⁵

1884年9月18日(光緒10年8月29日)，法國海軍部捎來電報，⁸⁶命令孤拔再度對北臺灣進行攻擊，並以基隆開始。⁸⁷這次的攻擊行動由孤拔指揮，大軍以攻擊基隆為主要目標，另一部分軍隊進攻滬尾，因為此次基隆為重點，因此孤拔親自指揮基隆戰場，而這一次所動員的軍隊相當多。根據資料顯示，全部人員共有2,250人。⁸⁸

另一方面，除了攻擊台灣之外，法軍為了加強及控制中國東南沿海的防衛力量，孤拔以馬祖為據點，部分船舶駐防於馬祖海域，負責支援各地戰場，這也分散了法軍的力量。1884年9月29日下午4點，尼夫號(Nive)，瞻號(Tarn)，德拉克號(Drac)三艘運輸艦搭乘部隊駛來臺灣海域，再由貝雅德號(Bayard)，魯汀號(Lutin)護送。⁸⁹隔天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ière)，凱旋號(Triomphante)，德斯丹號(D'Estaing)，三艘船駛往淡水，⁹⁰準備進行攻擊淡水的任務。

⁸²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30-31.

⁸³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頁24。

⁸⁴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20。公告內容為，本館頃接獲法國特遣艦隊海軍少將司令將對基隆採取更進一步行動之通知。據此，本館宣稱在戰況尚未解除前，留在或計畫前往基隆得僑民，其後果須自行負責。

⁸⁵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34-35.

⁸⁶ 法國海軍部電報，1884年9月18日。

⁸⁷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38.

⁸⁸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40.

⁸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41.

⁹⁰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41.

法軍第二次攻打基隆的過程中，於10月1日（光緒10年9月13日）早上6點開始砲擊，第一發砲彈劃落在 Clément 山(今火號山)的荊棘裡面。清軍發現法軍砲擊亦開始反擊，但清軍的火砲對法軍來說絲毫沒有任何威脅，清軍因不敵法艦火砲攻擊而開始逃到壕溝躲藏。此時，孤拔率領著大軍展開登陸戰，攻佔了 Fort Chinois 砲台，雖然在兩個月前李士卑斯就把這轟爛了（今西岸二十一號碼頭、仙洞國小前方海域），射擊聲滴滴答答地響著，所有東西都消失在白點中，一個鐘頭裡面，什麼都看不見，但從移動的白點看來⁹¹，最後法軍佔了上風。到了9點，法軍佔領了這個據點，清軍開始退往牛稠港（今復興隧道口），向虎仔山砲台（今大德國中附近）撤兵。⁹²在這次的攻防戰中，造成2名法軍死亡，5-7人受傷。⁹³另一說法，法軍18人受傷，清軍損失400多人。⁹⁴

1884年10月4日（光緒10年9月16日），法軍攻破了大沙灣（Sow Wan），法軍終於可以長驅直入基隆市街了，法軍佔領東岸的小基隆山（今中正公園忠烈祠一帶的山頭），而清軍則退到月眉山與獅球嶺，靠著地形與法軍對峙。清軍在臺灣的防衛策略就是守住滬尾，基隆這邊靠著地形優勢，退入山中，牽制住法軍為主要。仙洞戰役，法軍損失了5名弟兄，法軍將他們埋在火號山山麓（非現在的法國公墓）。此時，法軍獲得消息，聽說清軍的官吏們提出懸賞，只要砍下一個法國人的首級，即獎賞50銀兩，因此這些中國平民想盡了各種辦法想要獵取法軍的頭顱，甚至有些人還在半夜起來挖法軍的墳墓，因此，法方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只好派人守著墳墓，⁹⁵必免這些陣亡將士受到干擾。

1884年10月5日，孤拔從基隆外海傳來訊息，將繼續進攻基隆，⁹⁶並佔領基隆。1884年10月6日（光緒10年9月18日），法軍已經正式登陸基隆，並擊敗守城清軍，清軍遭到潰敗。⁹⁷10月8日，法國《le Matin》報紙，報導法軍攻佔基隆獲得大勝利。⁹⁸《LE FIGARO》報紙也針對進攻基隆事件，進行詳細報導。日方在海上的觀察人員亦發出電報，報告法軍在基隆的作戰情況。內容載：「10月5日上午10點55分從上海發報告從1日至4日，法國攻取雞籠，戰死（不明）及負傷人數10餘名，及中國戰死人數8、90名負傷2、300名，且司令官攻擊淡水」。⁹⁹這次的作戰，可以看的出來，法軍佔領基隆的決心。

針對此次戰役，清方也有不同之奏報，有別於國外媒體之報告。清方資料記載，爵帥傳令拔隊齊起，馳回郡城，以救滬尾，為專顧後路。卑職與曹統領等力勸不聽之言。10月14日（光緒10年10月27日），清軍大隊一起撤回，僅於獅球嶺下留曹營奮勇300名，隨行退回台北府。但很多人都稟告劉銘傳，甚至於哭

⁹¹ 法軍頭盔為白色，白點多的地方代表該處被佔領。

⁹² Jean L.著，鄭順德譯，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36。

⁹³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p.184.

⁹⁴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pp. 42-46.

⁹⁵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pp. 48-49.

⁹⁶ 《le Matin》，1884年10月5日。

⁹⁷ 《le Matin》，1884年10月6日。

⁹⁸ 《le Matin》，1884年10月8日。

⁹⁹ 日本海軍省藏，《清佛事件》四，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報告書，明治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求爵帥，迅派重兵搶紮獅球嶺，以保郡城，但劉銘傳心意已決，撤回軍隊。14日，清軍撤退後，仙洞旁（今基隆中正四路與仁安街一帶）、二重橋（今義崇橋，位於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等地，已被法人佔領，並已紮兩營，約有1,000餘名。¹⁰⁰由此得知，清軍此時的兵力要與法軍抗衡，似乎力有不逮，法軍佔有優勢。

另一方面，法軍與清軍於滬尾作戰，法軍無法佔領滬尾之後，開始進行對臺灣西部海域的封鎖，讓臺灣無法獲得各省援軍支持。1884年10月23日（光緒10年十月初5日），臺灣海域受到法國之封鎖，法方認為這樣的封鎖是有必要的，而封鎖時間從1884年10月22日生效。¹⁰¹在法國封鎖期間，清廷的援軍要進入西部海域就更為困難，只能從南部或東部上岸，再走陸路到臺灣北部，所以有些部隊到達北部之後，戰爭已經結束。

¹⁰⁰ 劉敖，《巡臺退思錄》〈稟基隆失守大隊拔回臺北府城緣由〉，頁284。

¹⁰¹ L'INTRANSIGANT, No1562, Joudi 23 October 1884.



DERNIERS TÉLÉGRAMMES DE LA NUIT

ADMINISTRATION: de 8 h. matin à 5 h. soir, 25 rue d'Anvers.

SEUL JOURNAL FRANÇAIS RECEVANT PAR FILS SPÉCIAUX LES DERNIÈRES NOUVELLES DU MONDE ENTIER

JUSTIFICATION IMPOSSIBLE

Il faut constater que les élus opportunistes ont montré peu d'enthousiasme devant les deux modes pour justifier devant le suffrage universel les derniers actes de gouvernement: la guerre de Chine et l'aveu de la révision.

Deux députés de la majorité, MM. Batié et Chauvane, ont essayé d'expliquer leurs votes devant les électeurs de Lyon; ils ont dû renoncer à se faire entendre dans des réunions publiques et essayer d'organiser des réunions privées d'amis soigneusement triés sur le volet.

Je sais bien que M. Spuler redoutant, non sans motif que les électeurs de la Côte-d'Or ne soient rebelles à son importation en Bourgogne, a été fatigué les électeurs de Paris et leur vante, dans son habituel pathos, les bienfaits du ministère dont il aspire à faire partie.

Un sénateur opportuniste, M. Bostrian, a eu l'idée de publier une justification écrite de ce qu'il appelle pompeusement l'œuvre du Congrès, sous une forme très délicate, celle d'un exposé, mais qui n'est que le résumé de ce qu'il a dit au Congrès.

Un sénateur opportuniste, M. Bostrian, a eu l'idée de publier une justification écrite de ce qu'il appelle pompeusement l'œuvre du Congrès, sous une forme très délicate, celle d'un exposé, mais qui n'est que le résumé de ce qu'il a dit au Congrès.

Un sénateur opportuniste, M. Bostrian, a eu l'idée de publier une justification écrite de ce qu'il appelle pompeusement l'œuvre du Congrès, sous une forme très délicate, celle d'un exposé, mais qui n'est que le résumé de ce qu'il a dit au Congrès.

Un sénateur opportuniste, M. Bostrian, a eu l'idée de publier une justification écrite de ce qu'il appelle pompeusement l'œuvre du Congrès, sous une forme très délicate, celle d'un exposé, mais qui n'est que le résumé de ce qu'il a dit au Congrès.

Un sénateur opportuniste, M. Bostrian, a eu l'idée de publier une justification écrite de ce qu'il appelle pompeusement l'œuvre du Congrès, sous une forme très délicate, celle d'un exposé, mais qui n'est que le résumé de ce qu'il a dit au Congrès.

CHEZ MME RISTORI SA RENTRÉE SUR UNE SCÈNE PARISIENNE

48, Boulevard Malesherbes — La Tragédienne chez elle. — Ce qu'a vu M. Ristori. — Appréciation sur Sarah Bernhardt.

L'émotion tragédienne qui va reparaitre, après des années d'absence, sur une scène parisienne, et pour une bonne œuvre internationale — on sait qu'elle va jouer au Théâtre-Italien au profit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de France et d'Italie — avait bien voulu faire dire au représentant du *Matin* qui est l'attention d'un de nos deux lecteurs.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regard plein de feu et d'espérance, la bouche ouverte,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au-dessus d'un front d'acier, elle se tenait debout.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KELUNG ET TAMSOU NOUVELLE DÉPÊCHE DE L'AMIRAL COURBET

LES MARINS A TERRE Occupation du Sud-Est de la Rade — Destruction des Batteries de Tamsou.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CONSEILS A L'ANGLETERRE

Un Article de la « Nuova Antologia » — Les Projets de M. de Bismarck et le Cabinet de Saint-James.

Un Article de la « Nuova Antologia » — Les Projets de M. de Bismarck et le Cabinet de Saint-James.

Un Article de la « Nuova Antologia » — Les Projets de M. de Bismarck et le Cabinet de Saint-James.

LE PROGRAMME DE MME RISTORI

Le programme de Mme Ristori. — Elle a dit au Congrès qu'elle voulait faire passer la France à la République.

Le programme de Mme Ristori. — Elle a dit au Congrès qu'elle voulait faire passer la France à la République.

Le programme de Mme Ristori. — Elle a dit au Congrès qu'elle voulait faire passer la France à la Républiqu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 a reçu, hier,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Ils ont discuté les affaires de la marine et de la guerre.

1884年11月2日（光緒10年10月15日）凌晨，有哨兵報告有大批清國軍隊接近陣地，他們從淡水河過來進入淡水砲台（獅球嶺砲台），法軍開始進攻，並展開射擊。另外一方面，清軍從東南方進攻，但最後亦被法軍擊退。¹⁰²11月12日，法軍派了一個中隊人員去附近的谷地偵查，將近谷地的盡端發現了一道瀑布，法軍稱它為 Nai-nin Ka 瀑布。¹⁰³在那邊遇到了清兵，進行了小小的遭遇戰。法軍牽制著清軍，使清軍無法進攻，¹⁰⁴法軍佔領此高地之後，他們認為此處為架設大砲的適合地區。

根據11月20日清朝斥侯探報，「獅球嶺各營盤均被法踞，將我大礮旋轉安放。法鬼在街，擄搶奸淫，無所不至，臺北人心頗亂。現經朱道及紳士等力請爵帥，已准曹統領調往七堵駐紮，以圖進復。並飭基隆梁倅，趕募土勇千名，前往接應」等語。¹⁰⁵顯見此時清軍的基隆兵備不足，難以抵抗法軍攻勢。於此情況之下，彰化紳士郎中林朝棟（1851-1904），生長將家，急公好義，聞狀獨備糧餉兩月，募勇500人助剿。劉銘傳急撥軍械，令林朝棟部趕赴暖暖共圖守禦。另外，新竹紳士郎中林汝梅（1834-1894），亦籌款兩月，募練勇200人協守新竹。¹⁰⁶林朝棟募集勇營之後馬上投入基隆戰場與法軍對陣，對基隆守軍來說是一大助益。

有關此次戰役之情況，左宗棠（1812-1885）有更清楚的奏報內容，總兵曹志忠、道員林朝棟飛報：「法逆近又載到黑鬼數千，由八斗登岸，猛撲月眉山、深澳坑等處卡隘營壘；各營兵單力薄，不能調撥，勢頗不支等語。革道一面飭調提督申道發、賀興隆拔隊速進，一面飛派威營劉見榮、良營易玉林於辰刻帶六成行隊前往相機援應。酉刻復得暖暖街坐探委員李秉鈞報稱：我軍未刻進抵暖暖街，則月眉山卡隘營壘先被法逆佔踞。並言大槓峰勢甚高聳，此地既失，則法逆得勢；不特大水窟站腳不住，恐暖暖街亦不堪問等情。是夜威營、良營整隊進偏暖暖街前面五、六里許之廠坪，以防法寇夜襲。革道於二十日五鼓，加派剛營繼進，自率親兵隊馳赴調度。是日法寇麇集月眉山，又分隊攻大水窟之棟字營，勢殊岌岌；當飭威營先赴河之北岸，攻月眉山左路；飭良營繼渡，攻月眉山右路；而令剛營偃旗息鼓，繞月眉山之後。該逆向威營直前轟擊，提督劉見榮、易玉林令各勇皆依山蛇伏，一槍不放；待其既近，始連環臥攻，傷斃法夷頗多，抵死不退。及剛營從山後轉出，四面圍擊，復鏖戰甚久，該逆乃漸潰敗，遂將月眉山頭層要隘營壘奪回。其大水窟一面，亦因賊勢萃聚，大槓峰得以站住；革道即飭威、良、剛三營駐紮所奪營內，並調副中營近駐山腳，以成犄角。此二十日威、良、剛三營獲勝，奪回營壘之實在情形也。革道是夜飛調中營隊伍，並約曹志忠於二十一日黎明出隊，分路進攻。是日法逆亦約齊基隆水陸所有之賊，分七、八路遍布山谷；兵既倍我，火器充足，並於四山峰

¹⁰²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44。

¹⁰³ 陳國棟，〈淡水河的適航性與淡水河的船隻〉，《淡江史學》30期，2018，頁109-116。

¹⁰⁴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45-46。

¹⁰⁵ 劉敖，《巡臺退思錄》〈稟基隆失守大隊拔回臺北府城緣由〉，頁285。

¹⁰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臺北府發，頁181-182。

頂連轟開花巨礮，我軍屹不為動。良營前哨百長胡少亭、剛營前哨百長羅國旺、威營右哨百長李長青、副中營左哨百長龍春芳齊告奮勇，直搶大槓峰頂賊壘；已偏卡門，賊俱披靡。胡少亭、羅國旺舉旗先登，皆中礮殞命；李長青、羅春芳搶獲忠骸，各受重傷。剛營提督申道發扼隘死抵，足受槍子重傷，始將全隊收還；而威營、良營、副中營仍復分路上山，橫擊賊腰。革道督率中營會同曹志忠繞入山裏，以擊賊伏。戰勢方酣，另股賊突由大水窟抄出暖暖街右、一由烏嘴峰抄出暖暖街左，斷我軍後路，各隘土勇皆已潰散；賊眾悉萃月眉山，愈戰愈多，我軍面面受敵。戰至酉刻，應援已斷、槍子罄盡，勢難再守；乃與曹志忠合隊下山，衝出重圍，收回五堵。此二十一日子盡、援斷，難以復駐之實在情形也。見擬即日進紮六堵河西，添配軍火、填補傷亡，調齊後路土勇，仍當趕為收復。此次各營初到，正值法寇新添；鏖戰兩日夜，斃賊數百名。我軍傷亡亦數十人，除查明另報外，其陣亡之升用提督兩江遇缺儘先題奏總兵奇穆欽巴圖胡少亭、花翎都司銜補用守備羅國旺，尤堪憫惜」等情，稟經撫臣劉銘傳咨會前來。又接臺北府知府陳星聚、基隆通判梁純夫、淡水縣知縣劉勳正月二十八日會稟內稱：『法寇不知於正月何日新更提督，到基隆盡反前提督孤拔所為，一味籠絡百姓、收拾人心，基隆、社寮、八斗、煤碇等處逃贖莠民，均插白旗從逆；且有為其通線帶路者。本月十八日，法酋帶兵千餘，以奸民前導，由大基隆山之竹篙嶺小路抄到深澳坑戲臺地方；該處無險可守，隨即退後』等情。¹⁰⁷由此可見，各個資料記載多有不同，但共同提到的是，此次戰役雙方死傷慘重，互有重創。

1884年12月9日（光緒10年11月22日），法軍繼續進入基隆，法軍看到當地的村庄很分散，沒有真正的街道，雖然在泊地四周定居的居民大約有8,000名，但家與家之間的相距甚遠。除了這個唯一有名字的基隆之外，村外還有一些小聚落。這些山脈在被攻克以前都築有堡壘，但是在一個小時之下都被擊潰了，接著孤拔元帥增派1,000名陸戰隊在此坐鎮，並竭盡全力打造堅固的堡壘，之後還會在此裝設大砲。元帥同時更接手每年讓清廷有200萬元¹⁰⁸收入之多的礦坑，依據地質學家的估計這裡的礦藏可以用兩個世紀。這是8月初的事情，聽說這件事法國報紙已經大肆報導過了。在那不久之後，撤退到內地的清軍在礦坑放火，準備毀壞礦坑，但是這些火很快就被法軍撲滅了。¹⁰⁹

1884年12月12日早上6點，Thirion 上尉受命指揮作戰，帶著130人，在獅球嶺砲台集合，準備去偵查。他們將部隊分成兩部，100人進入清軍的防禦工事，但並未驚動清軍。另外30人在獅球嶺南邊防守，其他人在鷹巢堡壘（獅球嶺東邊山麓）的南邊埋伏著。Thirion 上尉帶領的法軍衝入清軍營區，清軍受到驚嚇，一部份逃離，一部份躲入掩蔽物，法軍並沒有進入此區域與清軍格鬥，必免損傷。Thirion 上尉讓士兵在洞口堆上一些雜草再點燃。濃煙讓清軍無法躲藏，只

¹⁰⁷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援臺各營抵防苦戰兩日獲勝因援斷退師扼紮六堵摺〉，頁66-68。

¹⁰⁸ 著者未撰寫貨幣單位，依全文邏輯而言，譯者認為是法郎。

¹⁰⁹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55。

好往洞外走，法軍擊殺部分清軍，部分被抓捕。此時其他清軍往此地包圍，雙方相互射擊，有幾名法軍被清軍射傷。在雙方進行戰鬥時，Bertanx-Levillain 中校派了援軍去支援 Thirion 上尉。9點30分，Thirion 上尉所部已破壞了清軍的部分陣地後，就往獅球嶺砲台撤退。清軍以為法軍是撤退，而進行追擊，但遭到在獅球嶺南邊及鷹巢堡壘南邊的法軍的砲火攻擊，造成清軍傷亡慘重，雙方一直戰鬥到隔天早上，清軍明顯屈居下風，因而撤出戰場。此次戰鬥，根據法軍的推估，清軍應損失300人，而法軍有1人陣亡，7人受傷。¹¹⁰

1885年1月6日（光緒10年11月21日），法軍 Cbolon 運輸艦載運「亞非利加大隊」，也稱之為仄菲爾兵¹¹¹（zéphyr）（輕型步兵團的暱稱）共917人，來到基隆投入戰鬥，¹¹²亞非軍的參與使得法國在基隆的軍艦和人力更加提升。此次援軍來到基隆之後，法軍也開始進行布署。1885年1月7日，法國在基隆海灘上靠近艦艇停泊的地方蓋了一座墓園。用來安葬眾多在佔領初期戰死的士兵，¹¹³不過大家都知道，清軍只要帶著法國軍官與士兵首級都可向清廷指派的官員領賞金。有些漢人窮困到在深夜挖出軍人的屍體並砍下首級。他們在白天時躲在荊棘叢中偷偷觀察安葬死人的地方，再利用夜晚時挖出屍體。¹¹⁴法軍不得不在附近搭帳篷做為日夜的監視哨；後來監視哨執勤的法軍逮捕了幾名漢人，當場就冷血無情的把這些偷屍體的人給處決了。¹¹⁵

1885年1月20日（光緒10年12月初5日），法軍的運輸船 Canton 終於來到了基隆，再度帶來援軍。21日登陸的外國人大隊（Légion étrangère），總數超過1,000人。這是從歐洲各國招募而來的志願兵，主要組成份子有逃避德國兵役的阿爾薩斯和洛南人，他們把服從紀律的精神和犧牲與英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在這支部隊裡語言相當混亂，但在混亂中，法語和德語佔有優勢，法語是公用語，德語是日常會話。外國人大隊有著「西風」的一切長處，卻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缺點。非常期待他們輝煌的軍事才幹。¹¹⁶此時的清軍情報亦獲悉法軍將會增兵，因此必須先下手為強，¹¹⁷不過清軍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得病，戰力減弱不少，要進攻法軍並不容易。

法軍在基隆的部隊越來越多，要安置那麼多人，確實不太容易，因為這邊很容易得到疾病而身亡。在日記中載到：「如同我跟您提過的，我們一佔領基隆就在陸地安置了1,500名軍人在此定居；可怕的是，您是否知道他們之中有多少

¹¹⁰ 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54。

¹¹¹ 依法文音釋。對青年非洲懲罰戒步兵營的號兵。

¹¹²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133。

¹¹³ 基隆的法國墓地包括在佔領福爾摩沙北部時，死去的700多位法國軍官、海員與兵士。

¹¹⁴ 清廷以獎勵的方式，鼓勵人民若割下法軍士兵的一個人頭，就會發給「50銀兩（taël），等於30法郎」。故那時的漢人做出「褻瀆祭壇、挖出法國屍體並斬首」的行為。（Garnot, 1664:96）

¹¹⁵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135。

¹¹⁶ 《法軍侵臺始末》，頁61。

¹¹⁷ 《法軍侵臺補編》，頁75。

人因為天氣惡劣加上雨下個不停才病死的？平均一日就有4人病死，您知道戰況是如此的慘狀」。¹¹⁸

1885年1月23日（光緒10年12月初8日），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許多士兵陸續因病死亡，《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亦載：我們在基隆得知的第一個壞消息就是，我們帶來的軍隊當中有15名軍人死亡、3人消失與27人受傷，這是一個很不好的開始，但幸虧清軍應該也是損失慘重，還有時間能把屍體抬到他們的壕溝。另一方面可安慰的是我們得知德梅力耶¹¹⁹（de Négrier）將軍在 Mui-Bop（鎮南關）取得大勝，他徹底鎮壓了清軍，奪取了12座軍旗大炮、裝備等。¹²⁰

1885年1月24日，由四個隊伍所組成約1,900名士兵的軍隊在大沙灣集合。準備第一次月眉山戰役。1月26日清晨，濃霧瀰漫著整個谷地，那些山峰好比沉載於海上的小島，我們只好等濃霧散去再恢復軍事行動。9點左右，天氣放晴了，清軍首先開始猛烈的砲轟法軍陣地，法軍其中一路共400人，由八斗子進行海陸襲擊深澳坑（今信義區），並成功打下。另外三隊主力攻月眉山，直攻大水窟、圓窗嶺，清軍被法軍打得潰不成軍。¹²¹

1885年1月31日，法軍的防禦工作大部分已經完成。這天晚上，清軍又攻了回來，當夜11點，敵人受著喊聲和樂器的鼓舞，嘗試三次衝鋒，好幾次法方不得不使用刺刀。將近4時左右，屢次進攻的清軍在混亂中均被法軍擊退了。由於法軍的防衛工事做的確實，阻擋了清軍，這次戰鬥法軍只損失1人，而清軍方面則留下了200具屍首在戰場上。第二天，在距離法軍中隊不到20公尺的地方，發現了60具敵人屍首，其中有一位歐洲人和好幾名中國官員。從孤拔元帥那邊得到的情報，1月25日到2月1日，敵人全部損失達700人。¹²²雖然清軍損失慘重，但似乎不影響他們的士氣。法國此次戰役的勝利，代表著法國之援軍士氣的確很強。

經過幾天的下雨，戰爭停頓下來。至2月5日（光緒10年12月21日），孤拔元帥希望有一個好天氣，以便恢復軍事行動，在這之前已經下了好幾個星期的雨了。這段時間內，清軍在法軍面前獲得一次又一次的援軍，並徵募到大量的勞工。在一個月內，他們築成了「圓形劇場」防線。紅淡山防線居高臨下，呈一條弧線圍著對面的戲臺。每個營內都有米倉、彈藥庫。最後是一串長的驚人的遮蔽道路。幸好清軍這時候還沒有砲兵，否則法軍將無安寧之日。¹²³由此可知，如果清軍的火砲可以到位，在陸戰方面，清軍的作戰能力不見得會遜於法軍。

1885年3月4日（光緒11年正月18日），自從第一次月眉山戰役以來，已經連續37日陰雨綿綿不見太陽，真是惡劣氣候。清晨3點半左右，為了奪取「圓形劇

¹¹⁸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57。

¹¹⁹ 著者在文章中使用兩種拼法有 de Négrier 和 de Mègrier.

¹²⁰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83。

¹²¹ 《法軍侵臺始末》，頁63。

¹²² 《法軍侵臺始末》，頁68。

¹²³ 《法軍侵臺始末》，頁68。

場」法軍自基隆出發，自八斗子登岸突擊月眉山。清軍共派了700人堅守四角亭砲台。經過多天激戰，清兵死亡餘1,000多人，但法軍也損失了180人。第二次月眉山戰役過程，此戰「西風」與「外籍軍團」展現出頑強的戰鬥能力，以瘋狂的速度與無比的勇氣截斷桌形高地（戲臺山），並隨後擊退500名敵方援軍。3月5日，法軍自枕頭山，竹篙山，龍潭堵三道進攻，包圍月眉山。清軍腹部受創，死傷慘重，法軍攻下月眉山。但此役法軍受到頗大的傷害，共損失20人、50人受傷、一名少尉陣亡。¹²⁴

1885年3月7日，清軍進行反攻，大舉進攻法軍陣地，最後法軍成功的擊退清軍。然而法軍卻也付出慘痛的代價，法軍共有22名士兵死亡、71名士兵負傷。總而言之，法軍在基隆所受到的包圍已經解除。八堵、淡水河和暖暖之間的全部土地和基隆河以北都將插上法國的旗子，清軍則退至八堵、七堵等地。此後，雙方再戰，清軍的人數高於法軍8倍，這次作戰的抵抗是相當激烈的，這一仗的前後四天，法軍共損失41人（其中兩名軍官），157人負傷。¹²⁵

法軍攻佔此區域之後，有感於補給線過長，而清軍人數不斷之增加，讓法軍覺得再繼續進攻對他們不利，再者，因部隊官兵得病的人員越來越多，戰力逐漸下降，而法國又表示不再增兵臺灣，因此決議不再繼續進攻，反而等待適合時機來撤退，法軍希望將戰場轉往澎湖。1885年3月14日（光緒11年正月28日），孤拔停泊在寧波港外面的貝雅得號軍艦接到3月份之報告，法方希望減少在臺灣之封鎖。¹²⁶在法國政府方面則希望孤拔能夠撤退基隆進而佔領澎湖。¹²⁷

有趣的是，在1908年有位法軍司令官再度至基隆參訪，他看到了基隆的砲台有感而發，他提到在24年前曾經到過基隆，參與清法戰爭之役，他說現在的基隆與他當時來的景色完全不同，但他不去回想當時後基隆戰場上的慘烈之狀。¹²⁸這位司令是舊地重遊，但對於當時場景，不堪回首。

二、澎湖之役

法軍在攻打滬尾及封鎖臺灣海域的效率情況不佳之下，在基隆戰事又無法突破，因此對清廷造成威脅有限，進而研議對澎湖進行攻擊。澎湖地區的清軍防衛並不堅強，因此無法抵擋法國軍艦之砲擊，再者澎湖亦沒有天然之屏障，所以難以和法軍對抗，大戰結果清軍的失敗則是預料中之事。

在進攻馬公之前，法軍對於馬公的防衛狀況已有清楚的了解，法軍調查在馬公北砲臺有7個砲眼，有3門10cm 口徑的阿姆斯特朗砲。在這砲臺前方則有一門23cm 的阿姆斯特朗和一門14cm 的 Voruz 旋條砲。其他地區的火砲只有8門左右。另外在蛇頭山有2門砲。四角嶼有4門砲。測天島有2門。西嶼地區亦有數門

¹²⁴ 《法軍侵臺始末》，頁85。這名上尉是 Bouyer，他不久後即過世。

¹²⁵ 《法軍侵臺始末》，頁90。

¹²⁶ 《法軍侵臺始末》，頁90。

¹²⁷ Télégramme du 14 mars 1885.

¹²⁸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第3057號。

砲。¹²⁹法軍認為這裡不是一個新城市，居民大約只有10,000人，另外法軍也注意到，馬公有很多塔，環境不太乾淨，容易傳染疾病。¹³⁰

1885年3月28日（光緒11年2月12日），孤拔率領5艘軍艦抵達澎湖，3月29日早上，孤拔下令各艦對準各砲台進行攻擊，法國軍艦很聰明的駛離清軍砲火範圍之外，使清軍岸上砲台無法攻擊法軍，而法軍得以攻擊清軍砲台。早上7點貝雅德號等相關軍艦相繼開砲，至9點30分，澎湖地區的所有砲台幾乎被摧毀，法軍看到清軍棄砲台洩水而去。¹³¹雖然大部分的砲台被擊毀了，但在掩體的堡壘和部分砲台還繼續射擊，可以感覺到那裡有真正的砲兵，一定是德國人，這一點都不意外。¹³²到最後法軍摧毀澎湖岸砲之後進入澎湖馬公。

1885年3月30日（光緒11年2月14日）清晨，由 Lange 少校指揮進行登陸，進入馬公之後，法軍俘虜一名老人當他們的嚮導。這位嚮導在30日和31日所提供的訊息對法軍來說幫助甚大。¹³³清朝澎湖守軍則由澎湖水師副將周善初進行防衛，但法軍先由軍艦砲轟之下，澎湖守軍不敵而退敗。¹³⁴這兩天的登陸作戰，法軍戰死4人，受傷者有11人，其中2人為軍官，加上之前砲擊時有1人陣亡，1人受傷，共5人陣亡，12人受傷。¹³⁵法國清理戰場後發現清軍有300-400人戰死，亦有許多人受傷，其中有好幾名軍官，不過澎湖水師副將已經不見蹤影，¹³⁶法軍佔領了澎湖。

佔領澎湖之後，法軍在臺灣已經沒有再發動戰爭，在澎湖的法軍進行安置，不再對其他島嶼進行攻擊。這段時間，很多法軍開始患病，死傷人數相當多。此時孤拔也不幸染病，至1885年6月9日（光緒11年4月27日）孤拔就已經病重，6月10日他的外表已經開始改變。到了6月11日（光緒11年4月29日）孤拔已經無法講話，當天下午6時30分，所有軍官及各艦艦長皆圍繞在孤拔身邊，最後孤拔嚥下最後一口氣，離開人間。¹³⁷澎湖之役結束之後，雖然法軍佔領澎湖，但在清越邊界之法軍作戰失利，加上孤拔病重去世，使得清法戰爭的臺灣戰場於澎湖劃下句點。

清法戰爭在福建、臺灣區域的作戰只有滬尾一役堪稱勝利，故在戰爭結束之後，效力於滬尾地區之防軍受到褒獎。

承准總署電寄欽奉皇太后懿旨，發內帑銀一萬兩賞滬尾出力將弁，希由閩海關應解京餉內劃撥迅解臺營等因前來；本將軍謹即欽遵辦理。伏查省港未有便輪渡臺，仍照前解劉銘傳營賞給出力兵勇銀三千兩成案，由廈移解辦理；隨於九月二十四日備具文批發交廈門口委員協領得泉飭

¹²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180-181.

¹³⁰ Jean L. 著，鄭順德譯，*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112。

¹³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185-186.

¹³² Jean L. 著，鄭順德譯，*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112。

¹³³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189.

¹³⁴ A. Thomazi 托馬齊，*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pp. 225-232.

¹³⁵ Order 1614, 8 avril 1885.

¹³⁶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193.

¹³⁷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p.214.

令就於該口常稅撥出庫平銀一萬兩，剋日隨同文批移交興永道孫欽昂即速派委委員設法解赴臺灣，呈交劉銘傳兌收，遵照賞給。¹³⁸

爾後法國與清政府進行談判，最後終於獲得雙方同意，將結束這一場戰爭。法國也答應將盡快從臺灣撤軍。1885年6月21日（光緒11年5月9日）法軍開始於澎湖進行撤退工作，6月22日法國軍艦全數駛離澎湖，¹³⁹結束長達數個月的佔領。

第三節 滬尾之役

一、戰爭前之準備

劉銘傳來到臺灣之前，北臺灣的海防是空虛的，無論是水師或陸師的協防人數或者是武器配備皆無法鞏固海疆，因為實際上防守臺灣的綠營軍已經在太平天國期間崩壞，這時臺灣的防軍主要以團練為主。此時駐防在臺灣的團練人員數量有限，所以也只能再借調各地湘、淮軍、勇營來到臺灣固防。劉銘傳在奏摺上提及，「臣渡臺時隨帶親兵一百二十名。其次，臣孫開華三營、曹志忠六營，每營精壯祇三百餘人。當由臺南調來章高元淮勇兩營。其時臺南疫癘盛行，兵丁多病，僅來五百人。嗣又添調巡緝營一營。合之劉朝祐百餘人、張李成土勇一營，統計基隆、滬尾兩處共祇四千餘人」。¹⁴⁰這樣的防禦人數只比法軍多一些，但肯定無法與法軍相抗衡。另外當時的臺灣根本已無可以作戰的水師，基本上以陸師為主，因此亦沒有戰船可以與敵軍進行抗衡，所以在防衛上是陸師為主的設計防禦方式。

當時奉派至臺灣進行防務幫辦的劉銘傳至臺灣之後對於臺灣所有之軍政人員做了盤點，在僅有的兵源上，他認為應該妥善調配。他推估法軍將以臺灣北部為攻擊重點，應該將臺灣南部軍隊北調設防，如此更為周全，其認為：

當時全臺防軍共四十營。臺北祇存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所部三營、曹志忠所部六營而止。臺南現無大患，多至三十一營。南北緩急懸殊，輕重尤須妥置。臣舊部章高元武毅兩營，現經飭調北來，作為護隊，其餘尚須審擇將領，徐整戎規，固非一時所能猝辦。¹⁴¹

雖然劉銘傳如此規劃，但也不能把所有的軍隊調來北部，否則法國船艦很快的又可以佔領其他地方，當然也會包括臺灣南部。所以只能從南部調來一部分軍隊，再從內地各省增援部隊，如此才能有效的防衛臺灣。

¹³⁸ 《法軍侵臺檔》，〈福州將軍穆圖善咨報遵旨撥銀獎賞滬尾打仗出力弁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79。

¹³⁹ A. Thomazi 托馬齊,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1934, pp.263-265.

¹⁴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140。

¹⁴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光緒十年六月初四日臺北府發，頁165。

滬尾之戰前，法軍已先在基隆開戰，也佔領部分基隆沿海要塞，部分法軍繼續留在基隆，因為他們要繼續控制戰場，並非所有法軍皆來到滬尾。在此情況下，法軍可以從基隆增調至滬尾的兵力有限，乃至進攻沙崙時，也必須有部分人員留守在軍艦上，所以滬尾之役法軍參戰人員，實際上只有600名。雖說如此，清軍這邊情況也不是很樂觀，原來駐防在淡水的軍隊就相當有限，除了以孫開華為主力的湘軍擢勝營三營之外，還有李彤恩招募的一營勇營500人由張李成指揮。柳泰和一營和土勇100人，砲勇100人，台北招募之土勇300人。劉朝祐銘軍兩營。估計滬尾清軍全部應該有4,000人。此外亦有自行加入戰鬥行列的客家人，他們自行攜帶火藥參與，¹⁴²這方面的人數並無完整記錄。

在法軍方面，原本在滬尾地區只有四艘船（拉加利桑尼亞號 *La Galissonnière*、凱旋號 *Triomphante*、德斯丹號 *D'Estaing*、腹蛇號 *Vipere*），他們在這區域進行偵察工作，9月26日（光緒10年8月8日），腹蛇號還曾經想阻止英艦進入淡水河。¹⁴³在滬尾戰爭之前，孤拔又從基隆調來三艘船（度居土路因號 *Duguay Trouin*、瞻號 *Tarn*、雷諾堡號 *Château Renault*），總共七艘船，準備對滬尾發動攻擊。當時在滬尾的指揮官是李士卑斯，拉加利桑尼亞號為其指揮艦。

法軍船隊來到淡水外海之後也必須自我防衛，避免受到清軍設置在滬尾砲台的攻擊。因此船舶灣泊之位置與砲台之距離需要謹慎的計算完成，才能免於遭到清軍砲台襲擊。根據法軍測量後所得到的數據，法艦必需和新砲台保持3,400公尺距離，與白砲台保持2,500公尺距離，¹⁴⁴如此才能在清軍砲台的射程之外，但又可以隨時的攻擊滬尾。另外依作戰謀略來看，法軍船隊列成一字型，便於使用齊射方式進行攻擊，有利於艦上火砲之運用，讓火力發揮到極致。

清軍在淡水的防務以守勢為主，因為在海上無任何水師戰船可以與法艦相抗衡，只能進行陸戰。於此情況下，只能運用地利之便，進行防務之規劃，等待法軍登陸時將其擊潰。選擇陸戰之後，滬尾的防務主要有兩個重點，第一就是阻塞淡水河口，避免法軍直接進入淡水河，形成火網交叉，攻陷滬尾，甚至直接佔領台北。第二就是了解滬尾地區可以登陸的沿岸區域，法軍勢必會尋找地點登陸。因此防守方只要鞏固這兩個區域防務，就有機會守住滬尾。最終，清軍依照這兩個方向執行，淡水河口已被封鎖，法軍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從沙崙海岸登陸成為唯一的選擇。

清軍方面，於戰爭前，臺灣道劉璈（?-1889）就建議，應請由曹志忠（1840-1916）提督就近勘查，其滬尾、油車口、八里坌等處營房，均可從緩修建，以節糜費。¹⁴⁵鞏固陸上砲台、關城，以及修建各種防禦工事，是目前應該積極進行的。因此這些營房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進行了修繕。

¹⁴²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1998年12月，頁143。

¹⁴³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p.184.

¹⁴⁴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49.

¹⁴⁵ 劉璈，〈巡臺退思錄〉〈詳明臺北各處營房應否修理并調鎮海綏靖各營回臺南分防由〉，頁127。

在法軍方面，法軍攻打滬尾之前，本可以制敵機先，不過因為法國政府的決策並不明確，因此使得駐防在滬尾的清軍得以利用短暫的時間進行防禦工作。清軍的作戰準備主要以防禦為主，並非積極進攻之勢，因此可以集中心力進行防禦部署，才有機會可以抵抗法軍。當法軍來到滬尾時，此地的戰場，已有非常完善的準備。法國水手看到的情況是，「整片海岸有很好的防禦機制，至今我們的阻礙都來自於法國政府，這讓清帝國有時間去購買武器彈藥。事實上，我們若開始攻擊勢必會失去眾多人員」。¹⁴⁶由此可見，清軍事先的準備得當，確實是這場戰爭獲得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

在淡水居民的撤退方面，1884年9月11日（光緒10年8月22日），英國砲艦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來到淡水。《倫敦時報》特派記者 Colhoun 和英國船(梅林號 Merlin ship)船長來拜訪馬偕，¹⁴⁷但同一天，許多淡水的富商和僑民搭乘多麗塔船離開。¹⁴⁸10月12日，黎約翰牧師(John Jamieson, 1883-1891)、馬偕夫人和小孩離開淡水。¹⁴⁹10月21日（光緒10年9月3日）馬偕搭乘福建號離開淡水至廈門。¹⁵⁰其他來不及撤退的人，就只能留在滬尾。因此從海關碼頭往台北的方向看去，可以看到一些台灣船的桅杆，¹⁵¹顯見這些中式帆船，皆在鼻仔頭一帶的地區停靠。

1、土堤的興建

為了阻擋法軍登陸作戰，清軍除了加強原有的砲台、營房等軍事設施之外，亦增加了土堤的興建。其目的是阻擋法軍於土堤之外，延遲法軍進攻策略。土堤的興建最後消耗許多法軍彈藥，也是導致法軍撤退的原因之一。

土堤即目前稱之的城岸遺址。城岸遺址乃清代本地官民與駐地兵士，為防法軍進入滬尾所築的防衛設施。目前以後備學校段最高(4公尺)，沙崙停車場約(3-4公尺)，太子宮區域約(3公尺)，百姓公區域約(2公尺)。¹⁵²在清法戰爭期間，既然法軍有可能登陸淡水，就必需興建一些阻擋設施來防範，減緩他們的攻勢。除了城岸遺址之外，清軍在在新砲台前面，有天然的土堤掩護，附近也挖了很多士兵躲藏的坑洞。¹⁵³另外章高元亦讓滬尾駐軍進行暗穴的修造。¹⁵⁴

這個阻擋法軍進攻的城岸可能長達1,500公尺，在沙崙登陸戰時，法軍看到

¹⁴⁶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263。

¹⁴⁷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28-29。

¹⁴⁸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32。

¹⁴⁹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頁30。

¹⁵⁰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頁31。

¹⁵¹ Lise Boehm, *China Coast Tales*, Cheng We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7.

¹⁵² 張崑振，《新北市歷史建築清法戰爭滬尾古戰場城寨遺址修護或再利用計畫》（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5），頁60。

¹⁵³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8。

¹⁵⁴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頁182。

清軍在城岸邊展開射擊，而且參戰清軍數量相當多。¹⁵⁵當時雙方距離大約是100公尺，就在此區域進行攻防。¹⁵⁶也因為雙方互相攻擊激烈，消耗了法軍許多彈藥，最後也導致法軍之撤退。

另外，根據《滬尾街》的記錄，城岸的寬度約4公尺，高度約2公尺半，頂寬約1公尺，往海這邊傾斜。城岸又分外岸和內岸兩條，外岸長2公里，北起港仔平，經沙崙，至中崙，內岸較短，約1公里，從新砲台向北延伸，到大庄埔。沙崙海水浴場前有幾個高起的土丘即是外岸遺跡，淡水高爾夫球場內亦有一些遺跡。¹⁵⁷這些遺跡反應當時清軍在進行防務之規劃策略。

2、砲台的興建

滬尾最早的砲台是為1629年（崇禎2年），由西班牙人所興建的「聖多明哥城」，但西班牙人離開之後摧毀該城。爾後荷蘭人進入淡水，於1644年（順治元年）在該砲台原址興建「安東尼堡」，即是現在的淡水紅毛城，亦稱為「淡水礮城」。¹⁵⁸嘉慶13年新建「滬尾砲台」於淡水河口北岸，大致位於目前海關碼頭之位置。道光年間因鴉片戰爭之關係，臺灣道姚瑩建議修建滬尾砲台。¹⁵⁹這個建議獲得閩浙總督顏伯燾的支持，復於滬尾添設石礮臺一座、雞籠礮臺改築石礮臺，左右添築石牆，併將督臣顏伯燾發運新鑄之八千觔大礮四門、六千觔大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¹⁶⁰

同治年間因為淡水開港之因，淡水海口又增設砲臺，其位置大約在現今的中崙一帶。¹⁶¹1876年（光緒2年），淡水又興建砲台，這座新建砲台位於沙崙，稱之為「沙崙砲台」，應該就是清法戰爭，法國人所稱的白砲台。¹⁶²在戰爭前，1884年（光緒10年6月12日），劉銘傳來淡水視察淡水之砲臺，見到李彤恩，並委任其兼辦滬尾營務處。¹⁶³當時的李彤恩為滬尾海關通商委員，¹⁶⁴他們商討如何進行淡水之防務。

因此在清法戰爭前，淡水河口只有白砲台，但為了鞏固白砲台，因此用泥漿建了兩座堡壘，作為掩護槍隊之用。¹⁶⁵當然這個砲台最後還是讓法軍摧毀。另一座砲台，則是臨時興建的，可能位於現今的淡水高爾夫球場一帶，一般稱為新砲台，也是油車口砲台。這座砲台是劉銘傳親赴滬尾之後，臨時督令孫開

¹⁵⁵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54-55.

¹⁵⁶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55.

¹⁵⁷ 〈防衛長堤「城岸」〉《滬尾街》，第五期，1992年3月，頁12。

¹⁵⁸ 周宗賢，《淡水：輝煌的歲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頁23。

¹⁵⁹ 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73。

¹⁶⁰ 姚瑩，《東溟奏稿》，卷之二〈雞籠破獲夷舟奏〉（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36。

¹⁶¹ 周宗賢，《淡水：輝煌的歲月》，頁27。

¹⁶² 周宗賢，《淡水：輝煌的歲月》，頁29-30。根據本計畫所收集的資料判斷白砲台應該是中崙砲台。

¹⁶³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光緒11年2月7日，劉銘傳奏，頁4080-4093。李彤恩後來招募的勇營即為張李成部隊。

¹⁶⁴ 劉璈，《巡臺退思錄》〈再稟請將前呈團練章程咨送總署察核以備據〉，頁260。

¹⁶⁵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115。

華所部趕造之礮臺，即令將雷、礮仍由萬利船運至基隆，¹⁶⁶但因法軍封閉基隆，這些砲無法上岸，因此這幾門砲就轉運至淡水。從陶德的記錄可以了解當時後之情況，8月2日一艘德國軍艦萬利號(Welle)運來守軍所需要的砲彈、水雷、電報線等物品前往基隆，但被法艦阻止於外海，因此將物資轉往淡水卸貨。而這批砲械有十九門十七厘米砲、水雷等。¹⁶⁷這些大砲後來安裝在碼頭後方的山坡上，應是孫開華他們新蓋的砲台。

根據法國及清國資料顯示，法國來到淡水河口，亦查覺滬尾砲台只有兩座，一座是白砲台(Fort Blanc)，另一座是新砲台(le fort Rouge, fort Neuf)。¹⁶⁸白砲台即是中崙砲台，新砲台則是油車口砲台，從新砲台往淡水河方向前進即是油車口庄，當時後外國人興築一條路開往滬尾街。¹⁶⁹

這些砲台的狀況在海上可以清楚的看見，1884年10月1日（光緒10年8月13日），法國軍艦在淡水洋面看到有近1,000名人員忙著修築新砲台。但在砲台的女兒牆上並未看見大砲，不過有看到一些起重機。另外可以清楚的看到白砲台，砲台四周堆著許多沙包，至少看到一門大砲的砲管。¹⁷⁰法軍相信這些砲台的安裝，英軍出力不少。¹⁷¹

法軍進攻滬尾之前，滬尾砲臺(油車口砲台)新造，尚未完工，僅能安礮三尊，保護沈船塞口。敵礮如雨，孫開華、劉朝祐飭張邦才等用礮還攻。礮臺新壅泥沙，不能堅固，被礮即毀，陣亡礮勇十餘人，張邦才負傷亦重。¹⁷²顯見，當時的滬尾砲台並不穩固，因此很快就被法軍擊毀。

3、淡水河口的防務

清軍在淡水的作戰策略很早就已經規劃，因為他們能理解法軍的策略，另外就是清軍的兵力也只能防守淡水，淡水周邊地區範圍太大，清軍是無能力防守的。因此清軍估計法軍的作戰方式第一是法軍的登陸戰，其地點就只能選擇沙崙。第二是法艦直接進入淡水河，掌控大台北地區。因此在淡水河口阻擋法軍進入就是另一個重點。

淡水港是進入臺北的重要門戶，一旦淡水失守，臺北地區再也無更好的防衛力量。所以如何阻止法國軍艦長驅直入淡水河，是件戰略上非常重要之事。雖然在淡水河口地區設置了兩座砲台，但恐怕無法阻止法艦來襲，因此李彤恩建議直接將淡水河口封閉讓船隻無法通行，但他也認為，如此一來影響甚鉅，肯定遭到相關之貿易商反彈。因為洋商認為目前秋茶上市，如果關閉港口，將

¹⁶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陷基隆礮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頁169。

¹⁶⁷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16。

¹⁶⁸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115。

¹⁶⁹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頁147。

¹⁷⁰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49.

¹⁷¹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57。

¹⁷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法船併犯臺北基滬俱危移保後路摺〉，頁174。

造成重大損失，因此恫嚇阻撓；經淡水關稅務司法來格諭以利害，多方開導，始得沉船封塞，並羈縻引港洋人弗為法人勾引。¹⁷³也因為李彤恩建議塞港，因此孤拔曾親坐三號兵船，至滬尾查探水道，並託英兵船代覓引港之人，¹⁷⁴但並未如其所願。此外，劉銘傳也建議，在海口添設浮樁八百個，¹⁷⁵阻擋法軍進入淡水河。

填石塞港的計劃在1884年8月以前就開始進行，在此之後船舶出入都必須由引水人帶領。1884年8月9日（光緒10年6月19日）海龍輪進港，萬利輪和福建輪(Fokien)出港，都是由守兵引水出港，以免誤觸水雷和石頭區。¹⁷⁶9月1日英國商館發出通告，清國官方通知英國領事館，要將淡水河口封堵，部分載石頭的戎克船已沉港口，但官方將提供領港員導引友善國船隻進出港口。¹⁷⁷9月3日，魯汀號(Lutin)至淡水偵察，發現淡水河口由一些載著石頭沉入水中的中式帆船阻擋無法進入，並看到淡水港內有英國船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魯汀號想對金龜子號用信號旗通話，但金龜子號回應，他們屬於中立船，不便透露任何資訊，¹⁷⁸因此法軍無法從英國人手中獲得相關情報。

淡水河口已封堵之後，尚有部分外國船舶在淡水河內，在9月1日後留在淡水河的船隻尚有金龜子砲船、英吉勃汽船(Ingebory)、多麗塔雙桅帆船(Dorita 或 Dorette)及十三號運輸船(萬年青)。¹⁷⁹黎約翰牧師也提到，清軍除了在淡水河口布置水雷之外，也有幾艘平底船用許多石頭沉入河中，要將河口封鎖。¹⁸⁰9月4日晚午夜，清軍通知港內各方，將進行封港，所有商船必須在阻隔線外卸貨，外僑可以選擇留在淡水或離開。¹⁸¹這時候金龜子號開往淡水外海，清軍則繼續用中式帆船載運石頭，再將船鑿沉，¹⁸²使得淡水河道幾乎被堵塞而無法進出。如果真的要進出，就必須有引水人帶領，因為尚有一個水道是可以通行的，否則很難順利的通過河道。而這個通道，法軍已經能夠掌握，而且法軍認為可以輕鬆通過。¹⁸³

雖然清軍在8月前就開始進行塞港動作，但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0月。因此在1884年9月12日（光緒10年7月23日），還可以獲得資訊，清朝官員繼續大量蒐

¹⁷³ 《法軍侵臺檔》，〈軍機處交出劉銘傳請獎法船犯臺期間滬尾基隆兩關出力洋員〉，頁522。

¹⁷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145。

¹⁷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頁182。

¹⁷⁶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18-19。

¹⁷⁷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28。

¹⁷⁸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48.

¹⁷⁹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28。

¹⁸⁰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第二冊（台北：明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頁201。黎約翰牧師寫給沃卓牧師 Wardrope 的信件，1884年9月1日。

¹⁸¹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29。

¹⁸² 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頁27。

¹⁸³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p.167.

購中式帆船裝載石頭塞港，傍晚金龜子船開進阻隔線後，他們就把出口全部封死。¹⁸⁴除了將河道用石頭阻隔之外，在內側再佈置十枚大水雷，每個水雷用引線牽引至岸邊，守軍可以隨時引爆。法國軍艦如果要進入淡水河就會被炸掉。¹⁸⁵這個黑色水雷一個大約有500公斤炸藥。¹⁸⁶這也就是法軍為何進行陸戰，而陸戰的首要任務就是控制水雷裝置，如取得淡水河口的主導權，就很容易進入淡水河，進而控制整個局勢。這些水雷，都是向歐洲其他國家買的，法軍船舶害怕遇到這些水雷，¹⁸⁷因為會讓他們損失慘重。

1884年9月26日（光緒10年8月8日）腹蛇號來到淡水河口，看到淡水河口被阻塞的情況還在，英國船舶金龜子號則在淡水河內，無法駛離淡水。當時還有一艘英國輪船從上海出發，載著150名士兵進入淡水河，腹蛇號本來要去阻止，抓住中國士兵，但因為是英國船，所以並沒有這樣做，英國船還是可以自由出入淡水和基隆等地。¹⁸⁸由此可知，這些相關的情報在法軍要來滬尾之前就已經掌握清軍在淡水河口使用石頭來阻隔，讓船隻無法進入。¹⁸⁹另外，法軍已經獲得訊息，清軍用中式帆船的殘骸築了防線與魚雷艇的哨所，¹⁹⁰企圖阻止法軍進入淡水河。清軍於淡水河口以沉船及堆砌石頭於淡水河口，阻擋船舶進入，法國軍艦只能停泊淡水外海，距離新砲台3,400公尺，距離白砲台2,500公尺。¹⁹¹

1884年12月25日（光緒10年11月初9日），劉銘傳奏報，法軍自滬尾之役戰敗後，憤恨益甚，還是時常唆使奸人探察水雷多寡，安置某所。聲言兵到必水陸俱攻。經孫開華拿獲奸探五人，訊明正法。冬天時淡水河水淺，法軍多以小船在外海等待援軍前來。因此陸續在海口添設浮樁八百個，以備不虞。陸路亦經孫開華、章高元督修暗穴，安設地雷。惟該處地形窪下，營、臺輒為船礮所摧。八月以來，兵皆露處。入春水漲，更難措置。¹⁹²顯見，滬尾之役結束之後，法軍並沒有完全放棄再度攻擊淡水，而清軍也沒有因此而鬆懈下來，相關的防務和保密防諜的措施亦繼續執行，然而，法軍在滬尾之役後就再也沒有進攻滬尾了。

4、軍隊布署

滬尾守軍的組成主要以湘軍、淮軍為主力，之後再從各地招募來的勇營部隊，如張李成、黃宗河等。湘軍在清法戰爭前即已協防滬尾，此後陸續從臺灣

¹⁸⁴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32-33。

¹⁸⁵ Jean L.著，鄭順德譯，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45。

¹⁸⁶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167.

¹⁸⁷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91.

¹⁸⁸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161.

¹⁸⁹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 190.

¹⁹⁰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115。

¹⁹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Paris: Delagrave, 1894), pp.49.

¹⁹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光緒10年11月初9日，頁182。

各地調防相關部隊，不足之處再進行招募。守軍的布署分成南路、北路、左路。南路又分成三營，北路兵力四營，左路一營，前期布署之軍隊共八營。¹⁹³其中擢勝中、右、後營是孫開華於1884年（光緒10年）於泉州乘坐永保輪船來到滬尾時一同前來的。¹⁹⁴

新招募的部隊在九月初陸續來到滬尾協防共同抵抗法軍。1884年9月17日（光緒10年7月28日），淡水地區聚集了許多由清政府所招募的山區客家人，他們拿著火繩槍，準備抵抗法軍入侵，這應該是臨時招募的勇營。¹⁹⁵另一方面，清軍從臺灣及中國各地調來援軍，準備防守滬尾，但法軍在滬尾周邊海域把關、封鎖，增援的部隊無法進入。根據劉銘傳奏報，滬尾大戰之前，在各區域進行分防之情況如下：

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等晝夜率軍，分伏海濱林莽，風餐露宿，不敢少休。二十日清晨，敵船忽散。孫開華決其勢必登岸，親督右營官龔占鼐伏假港，中營官李定明伏油車，別令後營官范惠意為後應。章高元、劉朝祐各率營官朱煥明等伏北臺山後，防襲我臺。李彤恩所募士勇張李成一營，伏北路山間。¹⁹⁶

滬尾地區的軍隊布署，涵蓋了湘軍、淮軍、土勇等當時駐防臺灣之部隊。而章高元等部，是在基隆一戰結束之後才轉防滬尾。這樣的防範機制法軍早已獲得訊息，法軍知道他們會穿越灌木叢，而清軍可能在那邊進行埋伏。¹⁹⁷清軍的布署狀況，幾乎都能讓法軍所掌握。

然而法軍增援部隊由基隆來到滬尾之後，在滬尾的李彤恩等人趕緊發信給劉銘傳，請求馳援滬尾，因此才有曹志忠等部由基隆至滬尾支援。內容載：「我軍既退扼獅球嶺，立遣高元馳援滬尾，而自駐淡水策應。用知府李彤恩計，填石塞海口。彤恩宦臺久，有智略，然鬱鬱不得志，公一見奇之，數稱其才。彤恩於是言公，欲誘敵陸戰，非填石塞海口不可。公從之。彤恩因益進張李成。張李成者，臺灣人，任俠，喜結交死士，人未之奇也，彤恩獨知之，言於公，使募士勇五百人」。¹⁹⁸

而曹志忠等部隊的支援，確實更鞏固了滬尾防務。不過當時是否要徵調曹軍來滬尾，事後引起許多爭議而進行調查。最後李彤恩、劉璈等人受到懲處。當時信函載道，函致行營營務處朱道，力求爵帥趁法軍擺布未定，仍以曹軍六營專扼獅球嶺，為亡羊補牢要著。滬尾有孫、劉兩軍門及柳鎮、李守各大營，可期扼守。仍請爵帥隨帶章鎮各營，居中調度，首尾藉可兼顧。¹⁹⁹最後劉銘傳

¹⁹³ 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蹟考〉《臺灣文獻》卷36，第3、4期合刊，1985年12月，頁245。

¹⁹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孫開華履歷冊》。

¹⁹⁵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34。

¹⁹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臺北府發，頁176。

¹⁹⁷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168.

¹⁹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卷首/書先壯肅公守臺事〉，頁75。

¹⁹⁹ 劉璈，《巡臺退思錄》〈稟基隆失守大隊拔回臺北府城緣由〉，頁285。

還是決定從基隆調軍過來滬尾。

因為基隆援軍的到來，使得滬尾的防軍增加至約5,000人。²⁰⁰這與原來估算的4,000人稍多，亦有一說除了基隆調來兵丁之外，亦由他處來者，全部兵丁近8,000人²⁰¹之說。除了人數增加之外，清軍的武器和訓練也都有一定之水水準。根據淡水海關稅務使法來格(E. Farrago)的觀察，他認為孫開華部隊軍械優良，軍容甚佳，訓練相當有素，而他們所布署之地方地形崎嶇，佔有地利之便，²⁰²可能因為指揮有方，因此才贏得最後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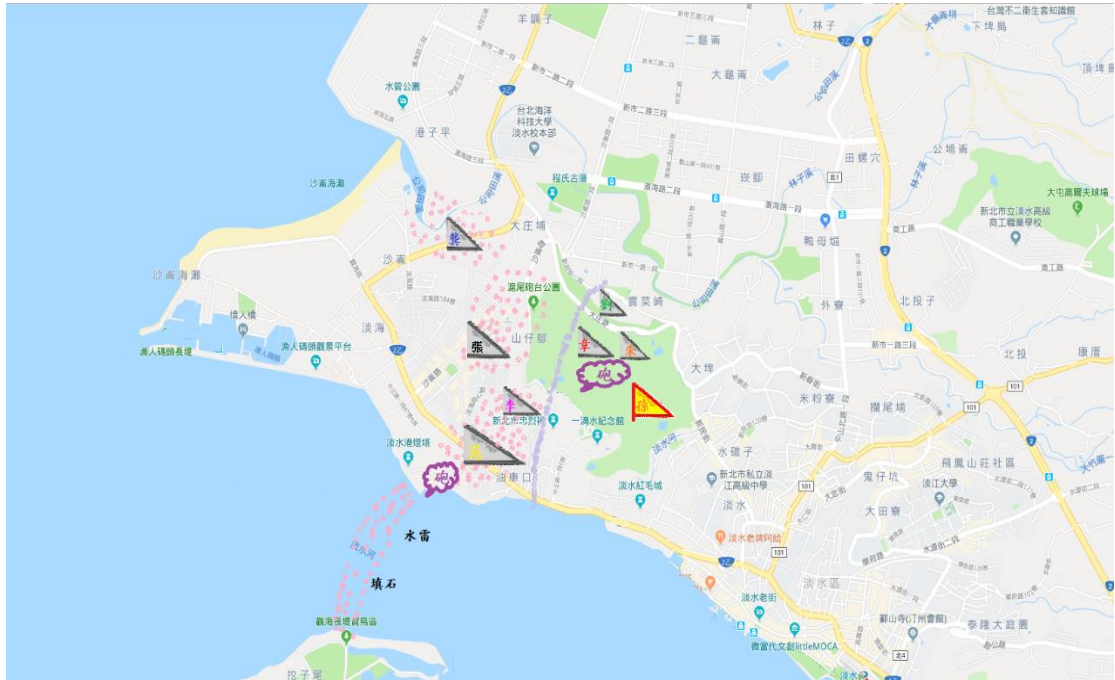


圖2-6 清軍作戰布置圖

說明：依照現今 Google 地圖位置繪製

二、 作戰之過程

法軍於1884年10月2（光緒10年8月14日），先對滬尾進行砲擊。²⁰³此次砲擊是清軍先發制人，日後來法軍反擊，但因在濃霧及烈日照射之下，砲擊並不順利。待天氣穩定之後，白砲台和新砲台陸續為法軍摧毀。1884年10月8日（光緒10年8月20日）法軍在滬尾的沙崙海域登陸，約4小時後為提督孫開華、章高元所擊敗，退回艦上。²⁰⁴1884年10月23日（光緒10年9月5日）法軍封鎖臺灣西岸各港口。²⁰⁵正式結束對滬尾之攻擊。實際上法軍登陸滬尾與清軍展開對陣，只

²⁰⁰ 周星林、孫培厚，《孫開華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120。

²⁰¹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頁150。

²⁰² 《法軍侵臺檔》上，頁217。

²⁰³ 《法軍侵臺檔》上，頁24。

²⁰⁴ 《法軍侵臺檔》上，頁25。

²⁰⁵ 《法軍侵臺檔》上，頁25。

在1884年10月8日當天，其餘時間法軍在滬尾地區並不再派軍隊進行登陸作戰。

1、沙崙登陸之戰

沙崙登陸戰主要是要搶下路上水雷的點火處，這樣法國軍艦才能進入淡水河。²⁰⁶在沙崙的登陸戰之前，法國軍艦先對滬尾地區進行發砲震懾，企圖摧毀滬尾地區的相關軍事設施，降低清軍的反擊能力。而法軍選擇淡水河的北邊小海灣，也就是沙崙海灘登陸，李士卑斯跟 Martin 中校說，就是從這個地方爬上去。在軍艦上的火砲攻擊一段時間之後，確實滬尾地區滿目瘡痍，但直接影響清軍戰力相當有限。

法軍在前一天皆已經針對作戰方略進行了模擬，本次沙崙登陸戰的指揮官為 Martin 中校，²⁰⁷其對臺灣作戰已有相關之經驗。然而10月8日早上，Martin（馬丁）中校的風濕病發作，無法進行指揮，所以改由雷諾堡號的艦長 Boulineau（布里諾）指揮。²⁰⁸但 Boulineau 並沒有相關的登陸戰經驗。早上6點，各登陸人員已經開始準備，而且每個人都充滿信心。

沙崙登陸戰的時間本來定於1884年10月6日（光緒10年8月18日），然而10月6日和7日海象相當差，不利於登陸作戰。10月8日凌晨（光緒10年8月20日）天氣和海象逐漸穩定，因此指揮官李士卑斯傳令於9點進行登陸。登陸的5個中隊和2個水雷兵分隊，每人攜帶一日糧食，16包彈藥和預備藥莢。²⁰⁹作戰方略是從沙崙登陸後，分五中隊分別向新砲台進攻，並將其摧毀，之後再轉戰白砲台，將位於旁邊的水雷點火線佔領，並引爆水雷後返回軍艦，全部路程約為6公里。

210

沙崙登陸戰，法軍參戰人員一共是600名，分成五個中隊，由 Martin 海軍中校指揮。²¹¹這600名人員，除了從貝雅德號調來120名士兵以外，其他皆為在淡水外海各軍艦之人員，拉加利桑尼亞號120名，貝雅德號120名，凱旋號100名，德斯丹和雷諾堡共130名，瞻號和杜居土路因號130名。²¹²法軍從10月8日早上6點開始準備，9點35分開始搭載小船到沙崙海灘外，9點55分正式登陸作戰。10點10分，在登陸過程，相關的船艦給予火砲掩護，可以觀察到腹蛇號射擊之狀況。²¹³

根據 Boulineau 指揮官的報告記載，第一中隊加拉桑尼亞號和第二中隊凱旋號人員向新砲台稍右邊出發。在他們後面約200公尺處，有第三中隊德斯丹和第四中隊瞻號以及度居土路因號。第五中隊是貝雅德號人員，負責掩護左翼任務。

²⁰⁶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6.

²⁰⁷ Martin 為法國軍艦拉加利桑尼亞號的副艦長，也是1884年8月對基隆進行登陸戰的指揮官。

²⁰⁸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8.

²⁰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根據當時日曆記載，當天是寒露，代表著秋天結束，冬天來臨，滬尾外海溫度似乎較低溫。

²¹⁰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

²¹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

²¹²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7.

²¹³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69.

²¹⁴11點30左右，槍戰在法軍右側展開，而且越來越激烈，旋即左方部隊也受到攻擊。在黃瑾樹林的清軍等待法軍到來。爾後第四中隊支援第一、二中隊。此時第三中隊也與清軍展開槍戰。第五中隊和第四中隊聯合起來，向東北方的清軍開火。在10分鐘之內，在1500公尺長的戰線相互齊射，法軍全數皆位於此戰線上。雙方的距離約100公尺，但雙方瘋狂掃射，Boulineau 認為射擊太過於密集，怕彈藥快速用罄，囑咐喇叭手傳令停止射擊，但該員已重傷倒地，只能用口頭方式傳達，²¹⁵但為時已晚。

此時，右翼方面從白砲台方向衝出許多清軍，要包圍法軍，但法軍插上刺刀衝擊，才免於受到圍堵。同時法軍左翼亦被清軍突擊，第五中隊幾乎要被包圍了。從城岸退下來的第三中隊剛好支援第五中隊，避免第五中隊被殲滅。一小時後，法軍彈藥已經使用約三分之二。受傷人數逐漸增加，傷兵的運送，感覺像是在撤退。第一中隊指揮官 Fontaine 上尉、第二中隊指揮官 Dehorter 上尉、第三中隊 Deman 少尉皆負傷，退出戰場。²¹⁶

當部分法軍逐漸退出戰場之後，法軍人數明顯不足，這時法軍左翼又開始槍聲大作，法軍擔心清軍已從左翼包圍，第五中隊亦被從左方過來的清軍切斷戰線，情況相當危險。這時後右翼已經開始撤退了，逐漸往左翼這邊靠近，此時彈藥快要用完了。²¹⁷法軍已經無能力再繼續作戰了。

登陸戰經過一個半小時之後，亦即是11點30分，就已經有傷兵在沙灘旁邊。11點45分，一個法軍爬到港口的石台上拿著信號，表示彈藥已經用罄，必須趕緊撤退。²¹⁸中午12點30分，法軍已經開始走到岸邊準備撤退，至下午1點30分，法軍全軍離開沙崙海灘，²¹⁹完成撤離。在撤退的過程中，第一中隊拉加利桑尼亞號和 second 中隊凱旋號的士兵，擔任掩護撤退任務。當士兵至沙崙海岸時，風浪變大，船舶無法靠近，士兵必須走到登陸艇，而潮水幾乎都淹到了脖子，此時腹蛇號在旁邊進行攻擊，也幫忙掩護撤退。²²⁰在撤退中有一挺 canon-revolver (旋轉砲) 掉落於沙崙。²²¹

根據 A. Thomazi 的記載，1884年10月2日（光緒10年8月14日）李士卑斯率艦砲轟滬尾，投彈超過2000發，但清軍並無重大損失，1884年10月8日（光緒10年8月20日），法軍600名由沙崙登陸，與清國守軍遭遇，20分鐘內，法軍陣亡21名，受傷44名，一名上尉陣亡，另一名受傷，受傷之上尉於越南逝世。²²²當時士兵的日記載，由李士卑斯指揮，率領600名士兵搶灘登陸，但遭到失敗。楓丹上尉(Fontaine)被清軍俘虜，頭被砍了。凱旋號軍艦的德歐特(Dehorter)上尉受傷，

²¹⁴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3-54.

²¹⁵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4-55.

²¹⁶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5.

²¹⁷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5.

²¹⁸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70.

²¹⁹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71.

²²⁰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6.

²²¹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6.

²²² Thomazi, A.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1934, p. 215, pp.228-229.

後來於西貢逝世。²²³因此一共有2位軍官陣亡，80多名軍人傷亡。²²⁴再根據總稅務司赫德報告，淡水關稅務司稱，本月20日（1884年10月8日），法國兵800人於淡水登岸，中國兵與之接戰得勝，法國兵傷者、死者約80人，法兵即退回船。²²⁵黎約翰寫給沃卓牧師的信件則提到，此役因清軍一把槍要試射，所以先開了槍，法軍以為清軍開始攻擊，因此雙方開始交火。²²⁶清廷自算此役情況，提臣孫開華中、後兩營，首犯敵衝，鏖戰最久，陣亡哨官三員，傷亡勇丁百餘人。其餘各營弁勇，俱有傷亡。²²⁷陣中，孫開華手下大將胡峻德（?-1884）雖手刃法軍，但最後被法軍砲擊而亡。²²⁸

另外根據劉銘傳的奏報，十六日法人又到三船，通計八艘。臣礮日擊滬尾，礮臺守兵，茫無駐足。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等晝夜率軍，分伏海濱林莽，風餐露宿，不敢少休。二十日清晨，敵船忽散。孫開華決其勢必登岸，親督右營官龔占鼇伏假港，中營官李定明伏油車，別令後營官范惠意為後應。章高元、劉朝祐各率營官朱煥明等伏北臺山後，防襲我臺。李彤恩所募士勇張李成一營，伏北路山間。部署粗定，敵礮轟數百響，煙塵漲天，炸彈如雨。復以小輪分道駁兵千人，猝登海岸，攻撲礮臺。孫開華見敵兵既逼，立率李定明、范惠意分途截擊。章高元等自北路迎戰。敵兵各執利鎗，自辰至午，槍聲不絕。屢挫復進，鏖戰不衰。我軍拔短兵擊殺，張李成領隊襲之，孫開華斬執旗法酋，奪旗銳入。我軍見敵旗被獲，士氣益張，斬馘二十五級，內有兵酋二人，槍斃三百餘人，敵乃大潰。我軍直追至海岸，敵兵溺海者更七、八十人。敵船急護敗兵，開礮亂擊，自傷小輪一隻，並遺格林礮一尊。我軍俱獲以歸。是役也，提臣孫開華中後兩營，首犯敵衝，鏖戰最久，陣亡哨官三員，傷亡勇丁百餘人。其餘各營弁勇，俱有傷亡。²²⁹

劉銘傳在奏摺中載道，我軍自基臺被毀，無礮攻，全賴軍士赤手短兵，誓死不退。雖槍礮如雨，士氣益奮決無前，竟能斬將奪旗，遏其凶焰。滬尾英人登山觀戰，拍手狂呼，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餽食物以鳴歡舞。伏念各將士忍饑裹創，野宿山隈。當呻吟疲病之餘，處絕險孤危之地，奮身血戰，以弱摧強，實屬異常勞苦。²³⁰此外，當時的登陸作戰，張李成進行包抄法軍得力，官紳共見共聞。²³¹登陸的法軍與清軍進行短距離搏鬥，部分法軍被斬首，首級

²²³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113。

²²⁴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67。

²²⁵ 〈總稅務司赫德函告法軍在淡水登陸已被擊退〉《法軍侵臺檔》上，頁172。

²²⁶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第二冊，頁204。1884年10月22日，黎約翰寫給沃卓信件。

²²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頁176。

²²⁸ 慈利縣志編纂委員會，《慈利縣志》（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頁590。

²²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頁176。

²³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頁177。

²³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145。

則被運至紅毛城東邊不遠處的「滬尾福堂」，²³²領取賞金。

然左宗棠的奏報與劉銘傳明顯不同，其言，二十二日卯刻，法船先開大礮攻我營壘；一面放小划數十隻，載兵數百名蜂擁上岸。我軍三面包抄，擢勝三營敵其南、淮軍二營截其北，中間則有健營土勇數百人禦之。鏖戰至午，法兵不支，紛紛逃竄；被我軍尾追，迫入沙崙之草寮。法船頭目望見，遽開礮轟擊，迎救夷卒上船；然已傷斃百餘名、沈溺數小划矣。是日自卯至未，惡戰四時之久；陣斬首級十餘顆，奪獲槍械多件。我軍弁勇，僅傷亡數十名；實屬大獲勝仗。²³³左宗棠談及法軍部分與法軍資料所載較為接近，但論及清軍傷亡部分，亦多有保留。這份奏摺是平實說明，並沒有特別認定誰的功勞較高，與劉銘傳所言淮軍貢獻較多，明顯不同。

在法軍方面，根據日記載錄，法軍一共損失75名軍人(包括傷者)且有2名軍官死亡，還有一名是在清軍手中受傷。按照他們的習俗，俘虜與受傷的人都會被屠殺，於是可憐的楓丹 (Fontaine) 上尉的頭就這樣被砍了，而且有人看見他無頭的屍身展示在公共市場整整24小時。²³⁴不過另一個法國資料記載，此役法軍陣亡9名，失蹤8名，受傷49名，兩名軍官陣亡。²³⁵這個失蹤9名的資料記載正確性較高，因為這是由 Eugene 所記錄，小兵日記所載就會有些許誤差。下表為相關資料所記錄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傷亡狀況。



圖2-7 從海上看沙崙沙灘

李其霖攝於2019年5月

說明：圖的左側沙灘為法軍登錄地點，本圖由海上法國軍艦所在位置觀看淡水

²³² 周明德，〈秋天裡的戰爭〉《滬尾街》，第五期，1992年3月，頁7-8。

²³³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滬尾戰勝見籌規復基隆摺〉，頁44。

²³⁴ 季茱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57。

²³⁵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56.



圖2-8 沙崙沙灘圖

李其霖攝於2018年10月

表2-2 滬尾之役清法雙方人員傷亡統計

國家	傷亡統計	資料來源
法軍傷亡人數	拉加利桑尼亞號9死9傷 凱旋號4死17傷 杜居土路因號4傷 雷諾堡號7傷 瞻號2死4傷 貝雅德號3傷 德斯丹號2死5傷 共17死49傷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171.
	9死8失蹤49受傷人(4名軍官)	Euge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 55.
	14具無頭屍體在海邊	德約翰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53。
	9死8失蹤49傷	淡水海關統計資料
	斬首25槍斃300多溺海70-80人，掉落格林礮一尊。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頁176。

	總共17位戰死，49位受傷。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頁53。
	傷斃百餘名、陣斬首級十餘顆，奪獲槍械多件。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滬尾戰勝見籌規復基隆摺〉，頁44。
	預估20人死亡。	黎約翰牧師寫給沃卓牧師信件。
清軍傷亡人數	200多人受傷	德約翰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53。
	80死200傷	淡水海關統計資料
	孫開華部陣亡哨官3員，傷亡勇丁百餘人。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頁176。
	僅傷亡數十名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滬尾戰勝見籌規復基隆摺〉，頁44。

2、法軍砲轟與封鎖

法軍砲擊淡水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砲擊時間是登陸戰之前，也就是1884年10月2日(光緒10年8月14日)，另外在登陸的前一天也繼續對淡水進行砲擊。²³⁶第二次砲擊時間是在10月8日，也就是進攻沙崙之後，因法軍登陸作戰失利，為了掩護法軍撤退，法國軍艦再針對滬尾地區進行砲擊。

法軍要進行登陸戰之前，先對滬尾地區進行砲轟，主要是以嚇阻當地守軍為目的。法軍的砲轟，早在登陸戰之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0月1日，李士卑斯少將所率領的艦隊已經停泊在淡水外海。當時，法軍通知停在歐洲住宅區外的金龜子號，法軍將在24小時後砲擊淡水的軍事防禦設備。²³⁷根據當時登陸士兵的記載，每艘艦艇在戰爭期間靠近岸邊時會有特定的軍人準備好要上岸打仗的，叫做「登陸隊」，我寧願老實告訴您，這是極端危險的差事。這個部隊有155名軍人，由一名軍官指揮還有一名醫生與一位帶著急救箱的護士隨行。我被指派擔任這個任務，因為我是最年輕的。我們有可能會經常登陸，很後悔沒帶更多雙耐穿鞋子，因為行軍要走很長的路，又會有好幾天就這樣無法回到船上，

²³⁶ 《le Matin》，1884年10月7日。偕叡理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第二冊，頁30。

²³⁷ 黎烈文，《法軍侵臺始末》，頁25。

但我們不會遠離海岸。²³⁸

1884年10月1日英國領事館通告，建請外僑明晨至得忌利士洋行集合，並將貴重物品送至該行倉庫存放。²³⁹由此可見，法軍應該再過不久就會攻擊滬尾，故通知英國領事館，盡快做準備。10月2日6時40分，清軍向位於淡水河口的法國軍艦開火。²⁴⁰在開火之前位於淡水的外僑人員有些上了金龜子號，有些則到得忌利士洋行和鼻仔頭的寶順洋行躲避，得忌利士洋行由十一位水兵保護，寶順洋行由五位水兵保護。當時的馬偕一家、英國領事人員和稅務司人員都到得忌利士洋行躲避戰火。²⁴¹

清軍開火之後，法軍進行還擊，10月2日早上10點，白砲台被摧毀，新砲台打到砲管冒煙，也暫停發砲。²⁴²根據陶德的觀察，法軍砲彈坐落的地點主要有白砲台、新砲台、金龜子號周邊，得忌利士洋行周邊、小白宮、馬偕牧師住宅、女學堂周邊。²⁴³從這些砲彈的坐落地點，可以看出，法軍只針對軍事區進行砲擊，這些周圍地點自然成為熱區。

再根據清方的記載如下，滬尾14日(1884年10月2日)開戰，相持一日，小礮臺被燬、大礮臺少損，炸壞大礮一尊，我軍傷亡二、三十人。在日本海軍省報告中，10月5日晚上8點10分從上海發設電報，報告法國攻擊淡水砲台，中國船隻水雷器損壞。²⁴⁴至20日(1884年10月8日)，同文館那邊獲得的消息是，淡水所有砲台都已經被摧毀，洋房大部分被艦砲所擊毀，很多房子看起來像蜂窩，但洋人都逃離，清軍尚且躲避在壕溝內。²⁴⁵

在滬尾登陸戰失敗之後，法軍進行封鎖。封鎖線內所有的船隻皆不可駛出5海浬之外，否則就會被攔截。同樣的，任何海上的船隻駛進5海浬之內，就會被扣押，成為法軍所有。如遇到中式帆船，處理程序會先發射粉狀砲彈示意，船隻必須停下來檢查，如有走私將會被扣押。在發射一發砲彈不停下來的情況之下，就會繼續發射第二發，但發射砲彈的原因主要不是要摧毀船隻，而是因為他沒有了解第一發信號彈，意在警告他們。如船隻繼續航行，才會發射第二發將船隻擊沉。²⁴⁶

法軍登陸滬尾失敗之後，繼續封鎖北台灣，淡水外海一帶任何船隻都不准進入淡水港，相關的貿易基本上是停頓的。甚至人員的往來也都是禁止的。如當時馬偕他們想再回到淡水，但外海皆已經被法軍封鎖，因此船舶無法進入淡

²³⁸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23。

²³⁹ 英國領事館通告，第四號文件。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2。

²⁴⁰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2-43。淡水海關稅務司法來格(E. Farrago)之公文顯示，清軍於6點45分首先開炮，攻擊法軍。

²⁴¹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62。

²⁴²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8。

²⁴³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5-48。

²⁴⁴ 日本海軍省藏，《清佛事件》，清國派遣中艦隊司令官海軍少將松村淳藏電報，淡水攻擊，明治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²⁴⁵ 〈同文館譯報法船泊閩江口外法軍轟擊淡水等事〉《法軍侵臺檔》，頁193。

²⁴⁶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115。

水河，只好再回到廈門。²⁴⁷而馬偕甚至與法國在廈門的人員溝通，想要搭乘法國軍艦到淡水，但被法國領事館人員拒絕。²⁴⁸由此可見，法國對於沿海地區的封鎖是非常嚴格的。

1884年12月15日（光緒10年10月28日）Nielly號從臺灣府封鎖巡邏至淡水港時，淡水港當時只剩下凱旋號 Triomphante、腹蛇號 Vipère 和 Champlain。另外 Rigault de Genouillt 和拉加利桑尼亞 La Galissonnière 號軍艦也來到淡水，但這樣的兵力太弱，所以沒有攻擊淡水。²⁴⁹這個時間點，清軍從北洋水師調來數艘戰船準備來接應臺灣戰場，最後這些戰船還沒來到臺灣就全部被法艦擊沉。此時，雖然法軍不再登陸淡水，但偶爾還是可以聽到法國軍艦上傳來一些槍聲。²⁵⁰

但為何法軍在淡水登陸戰失敗之後要封鎖淡水，當時的士兵認為，我們決定封鎖福爾摩沙的原因主要是根據國際公約，如果沒有宣戰就沒有權力攔截駛入港口的船隻；於是這3個月以來可憐的元帥看到英國船隻活生生地在他眼皮子底下援助清軍，以及德國人運來糧食、彈藥、援軍給福爾摩沙的清兵，但因為沒有宣戰，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一切卻無力阻止。您看元帥處於如此虛假的狀況下，讓那些喪心病狂在遠處指揮戰鬥，他們甚至可能從來都沒看過戰區的地圖。您完全可以理解我自己是不會這樣說的，因為我還不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水手，但艦上已經有過好幾次英勇表現的軍官們整天說著這些促成戰爭的人物應該都抓去槍斃。在這種情勢之下，孤拔元帥要求政府說要封鎖福爾摩沙，並攔截任何想突破封鎖的船舶，²⁵¹如此才能主導戰爭。

3、滬尾之役的民間傳承

滬尾之役因是清法戰爭獲得最重要之役，爾後當地居民將此役視為重要之對外作戰的勝利，因此衍生出許多歌謠。如清代開始有民間諺語，西仔來打咱臺灣，大家合齊來打番。內容主要說明清法戰爭時期，在臺灣的百姓團結一心，共同來對抗法蘭西人，最後把他們打敗。

淡水出有孫軍門，就叫李鼓公來談論，議論港口真無穩，就叫紀清源買破船，滬尾 thūn 到八里坌，不驚法國鐵甲船。按，thūn，台語屯，是指填港的意思。「李鼓公」下拉一箭頭補註曰：「督水館，koán 庫銀」。koán 應是台語「管」的發音。所以可以確定「李鼓公」指的就是李彤恩。²⁵²

²⁴⁷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第二冊，頁205。

²⁴⁸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第二冊，頁206。

²⁴⁹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125。

²⁵⁰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第三冊，頁13。

²⁵¹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頁257。

²⁵² 《教會史話》671〈馬偕好友李高公〉一文指李高公就是李彤恩，「李高公」與「李鼓公」閩南語發音相近。馬偕日記應該是用羅馬拼音，所以有不同寫法。李彤恩因代官方（劉銘傳）

另外，臺灣若有福，此發中佛艦；若是臺灣不福，敵艦最先須打死我。亦在說明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打勝仗之狀況。

John Dodd 也於 1885 年 6 月 11 日-13 日記載：「孫開華將軍熱衷於本年在淡水舉行的龍舟賽，連駐守滬尾的官兵也都聚資共襄盛舉。往年扒龍船都在艋舺與大稻埕間的淡水河面舉行，今年為了慶祝去年十月八日擊敗法軍的捷仗，孫將軍特別指示在淡水碼頭附近水面舉行」²⁵³

西仔攻咱淡水鎮，臺灣百姓攏無驚，刀槍砲火甲伊拚，天頂出有斷尾星，天地反亂真奇怪，是咱君王有福氣，西仔無采了憨錢。亦說明清法戰爭之役臺灣得以大勝法軍是因為大家有福氣，因此才能贏得勝利。

1933年由雷俊臣（1867-1942）口述，柯設偕（1900-1990）整理的〈淡水二於ケル清佛/日清兩役ノ概況〉²⁵⁴中，對於清法戰爭之內容亦有敘述當時之情況。但因為是轉述後的回想，因此內容是否皆符合當時情況必須再確認，但可以提供參考、研究。

除了這些當地的歌謠之外，還有當時候流行的一些詩詞作品，只可惜在往後的運用並不普遍。

後海疆六首

1. 閩嶠古巖疆，濱海誠天險。夫何鐵甲浮，草木皆血染。無乃持節臣，重寄殊叨忝。至今馬江頭，黃口知國玷。
2. 基隆一粟耳，浮在海之角。貔貅二十萬，大帥開帷幄。驀夜曳兵行，鐵城突犖确。可憐小吏愚，哭民雙目瞽。
3. 澎湖不毛地，民漁魚以生。番戎豈好利，要為城下盟。倒海難湔浪，將軍竟立名！龐涓何足恤，祇是恤編氓！
4. 鎮海淙雄鍵，峽山勢寵嵒。磊石可封關，何況兵控惚？夷虜等猱升，鉛彈落堪嗚。特詔勵元戎，元戎作百總！
5. 諒山居海嶠，時時瞰鬼戎。和議八條密，電詔百蠻通。壯士北仍戰，將軍死亦雄！原上離離草，猶餘腥血風。
6. 十二金牌事，於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戰骨纍纍在，秋風颯颯吹。莫論交趾役，故壘有餘悲。²⁵⁵

償付清法戰爭期間教會損失一萬銀元給馬偕，並無折價或從中苛扣，所以馬偕認為李是個「公正」的人。〈馬偕好友李高公〉文見 <http://www.laijohn.com/book7/671.htm>（2019年3月3日）。

²⁵³ 陶德，《北臺灣封鎖記》，頁138。

²⁵⁴ 原註為日文，1993年經淡水鎮刊《金色淡水》第7期（1993年9月）翻譯。

²⁵⁵ 李光漢，《後海疆六首》，佚名，《中法戰爭資料》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

有關於祭拜滬尾之役亡靈之事，根據黃繁光教授的研究，淡水沙崙、港子坪地區在一百多年後，仍於每年農曆八月二十日的午後，備飯菜，拜門口，祭拜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死難者。黃教授於1994年農曆8月20日下午到該地進行田野調查時，看到了還有幾戶人家正在進行祭拜儀式。²⁵⁶

社，1966)，頁191-193。

²⁵⁶黃繁光，《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究調查案》（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5），頁112。張建隆，〈八月二十西仔返〉《金色淡水》第20期，1994年10月。

第三章 清軍與居民服裝樣式

清代太平天國之役時，清代的綠營兵幾乎瓦解，臺灣的班兵來自福建綠營，福建被太平軍佔領期間，綠營死傷慘重，無法再繼續招募綠營軍隊，乃至連帶影響臺灣的班兵來源，因此臺灣的軍隊與其他省份相同，開始招募團練，以及後來因團練而形成的湘軍和淮軍。所以在此階段的臺灣軍隊，其主力以湘、淮軍為主，臺灣班兵已逐漸瓦解。另外也招募土勇，補充正規軍之不足。

清代綠營兵有固定的官、兵服，全國統一，但團練時期，因軍隊的組成和領導體系不同，因此服裝樣式各有差異，但大致上的服裝外觀相同，主要是服飾的裁縫和部隊番號的繡印內容不同。不過團練、乃至湘、淮軍之軍官亦是穿著清代補服，並無改變。作戰時期，有些將領一樣穿補服，有些則穿上作戰盔甲。

清法戰爭期間，因防守臺灣的軍隊數量不足，因此才由地方士紳招募勇營。勇營之後進一步組成團練。當時的臺灣勇營的組成是一個臨時性組織，因此並沒有完整的軍事服裝。他們的服飾皆由招募者自行設計，各勇營服裝樣式並不一定相同。但大抵維持湘、淮軍的服飾樣態。

第一節 臺灣班兵

清代初期的軍隊主要分八旗和綠營，臺灣當地的駐軍又以綠營為主，然而道光晚期之後，八旗軍隊已不堪作戰，綠營軍隊也逐漸崩壞，因此由地方的團練及鄉勇組織起來承擔保國衛民的責任。遂此，當時期的軍隊有綠營、團練、鄉勇。其組成的官兵人員比起清朝前、中期更為多樣，且複雜，臺灣軍隊的主力部隊反而不是正規軍，而是以團練起家的湘軍和淮軍為主力部隊。

在臺灣的班兵隸屬「綠營」²⁵⁷系統。綠營兵是在明清之間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除歸附和招降的明軍外，主要來自招募。²⁵⁸綠營的主要任務是鎮戍，其編制，皆據鎮戍需要制定，原則是「按道里之遠近，計水陸之衝緩，因地設官，因官設兵，既聯犄角之聲援，復資守御之策應」。²⁵⁹綠營軍隊主要是防護地方治安，維護地方之安全。

清朝水師與明朝水師編制上不同，明朝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沒有一個專

²⁵⁷ 綠營：因部隊所使用的旗幟為綠色，始稱綠營。（清）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35，頁5a 載：「國初定八旗之色，以藍代黑、黃、白、紅、藍，各位於所勝之方，惟不備東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後，漢兵令皆用綠旗，是為綠營」。清代檔案、文書皆稱此軍事組織為「綠營」或「綠旗」。

²⁵⁸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制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頁491。

²⁵⁹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制度》，頁492。順治3年2月，淮揚總督王文奎〈建立江北綠營揭帖〉。

統水師的官員，這也成為水師是否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Bruce Swanson 認同此種看法。²⁶⁰John L.Rawlinson 指出清朝的水師，有兩個系統，不相互管轄。²⁶¹清朝在中央雖然沒有一專統官員，地方則有專職的「水師提督」²⁶²負責每個直省的指揮與管理。依規制：「提督負責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營汛，節制各鎮，閱軍實、修武備，課其殿最，以聽于總督」。²⁶³提督成為一省中最高級的綠營兵長官，總管一省的所有軍務。

提督之下設副將，明代稱副總兵，其後為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額外外委等官。淡水地區主要是武將的淡水營守備、千總、把總及文官系統的巡檢。清法戰爭期間，即有來到臺灣幫辦的提督、總兵級的官員來到滬尾謝協防。

團練、勇營等部隊是在咸豐朝以後所發展起來的，主要是補充綠營軍力之不足，初期由湘勇轉變為湘軍，再由湘軍分出淮軍等部。各個省份所組成的團練、勇營狀況多有不同，因此都必須深入進行探討，方能了解其組成狀況及發展情形。

臺灣班兵的軍官衣服與綠營相同，官員皆穿著馬褂補服，因是武將所以補服以猛獸類圖案(下圖所示)為主，一品官為麒麟、九品官為海馬。孫開華署理提督，屬一品官，故補服為麒麟圖樣。如是文官，其補服則以鳥禽類為主。衣服的穿著夏、冬一致，冬天則會穿著外衣，外衣則無特殊規定。

在官帽方面，夏天配戴斗笠狀帽子，稱之涼帽。冬天則配戴暖帽。帽子為圓型，周圍有一道簷邊，材料多為皮制，也有緞制及布制的，視其天氣變化而定。顏色為黑色。皮毛之類也有分別。最初，以貂鼠為貴，其次為海獺，再次為狐。暖帽中間還裝有紅色帽緯，或以絲制等。帽子上方鑲有頂戴材質的珠寶，一品官為紅寶石，二品官為珊瑚，九品官為陽文鏤花金，頂無珠者，即無品級。雍正朝以後，頂戴材質改為玻璃充當。

²⁶⁰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pp. 56-57.

²⁶¹ John Lang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

²⁶² 按：水師提督全名為「水師提督軍務總兵官」，提督為直省綠營的最高長官，部分直省提督分陸路提督及水師提督。提督需受總督、將軍的節制。以明代來看，明代此階級官員為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晚期亦稱提督。見《最新清國文武官制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南京圖書館藏清末石印本），卷2，頁71a

²⁶³ 永瑤，《歷代職官表》（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56，頁11a。

清代武官補服



一品武官補服—麒麟



二品武官補服—獅子



從二品武官補服—獅子



三品武官補服—豹



從三品武官補服—豹



四品武官補服—虎



五品武官補服—熊羆



六品武官補服—彪



七品武官補服—犀牛



八品武官補服—犀牛



九品武官補服—海馬



從九品武官補服—海馬

圖 3-1 綠營武官補服

圖片來源：（清）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

朝珠為配戴於官員胸前的串珠，可辨別官員的品級，由 108 顆珠子串起，每 27 顆間穿入一粒大珠，大珠共四顆，稱分珠。朝珠的材質相當多，有東珠、翡翠、珊瑚、琥珀、蜜蠟等。依照大清律令規定，文官五品以上、武將四品以上才可以配戴朝珠。

官員帽子後方所鑲之羽毛稱之為翎，主要是對國家有貢獻，皇帝賞賜給官員的一種地位表徵。如有孔雀眼，稱花翎。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亦即是一支、二支、三支之意。藍翎則是比花翎低等級的賞賜，以染成藍色的鴉鳥羽毛所作，無眼。通常賜予六品以下的官員，或者是有軍功的低階軍官。

表3-1 綠營水師官弁編制表

職稱	提督	總兵	副將	參將	遊擊	都司
品級	從一品	正二品	從二品	正三品	從三品	正四品
補服	麒麟	獅子	獅子	豹	豹	虎
頂戴	紅寶石	珊瑚	珊瑚	藍寶石	藍寶石	青晶石
駐防區	標	標	協	營	營	營
職稱	守備	千總	把總	外委千總	外委把總	額額外委
品級	正五品	從六品	正七品	正八品	正九品	從九品
補服	熊	彪	犀牛	犀牛	海馬	海馬
頂戴	水晶	車磔	素金頂	陰文鏤花金	陽文鏤花金	陽文鏤花金
駐防區	營	汛	汛	汛	汛	汛

資料來源：明亮、納蘇泰，《欽定中樞政考》72卷，《續修四庫全書》，第8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品級〉，頁2a-3b。

第二節 湘軍

湘軍也稱為湘勇，清代為鎮壓太平天國。由湖南（湘）長沙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曾國藩姻親羅澤南家族、新寧江忠源家族等統領的鄉勇合併而成的軍隊。初創時募水勇5,000人，分為十營，其中在湘潭募水軍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為營官，衡州募六營，以成名標、褚殿元、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為營官；陸勇5,000餘人，以塔齊布、周鳳山等為營官。水路以褚汝航為各營總統，陸軍以塔齊布為諸將先鋒，合計員弁兵勇夫役17,000餘人。後期名將包括李續賓、李續賓長子李光久、鮑超、吳大澂。曾國藩統領湘軍與清廷湖南巡撫駱秉章是合作的關係。左宗棠原是駱秉章麾下，後自成一軍，稱之為「楚軍」，與湖南曾國藩的湘軍、湖北胡林翼軍隊並列，皆被視為廣義上的湘軍。

湘軍軍官之服飾與綠營武官相同，以補服樣式來判斷品級，頂戴、花翎的配戴方式與賞賜情況皆同。但湘軍的基層兵丁的衣服與一般綠營兵稍有不同，因為勇營各為體系，其發展由團練而來，所以帶有各地色彩，部分服飾上繡有部隊番號，部分服飾則並無特別標誌，因此全國並未統一。

在指揮作戰時，湘軍軍官亦穿著與綠營一樣的甲冑，有時穿著補服，視情

況而定，並無特別之設計進行區隔，因此如端看其服飾，較難以判斷其所屬部隊情況。在一般的士兵方面，就有些不同。早期的湘勇，身上穿著與清代綠營兵相似的戎服，頭上不裹戴巾笠而戴胄，戎服馬褂上也像布面甲一樣釘圓泡釘，馬褂的圓白布上前胸，書「曾」，後背書「勇」。²⁶⁴

湘軍的兵丁穿著馬褂及長褲，並繫上腰帶，穿著短的功夫鞋，部分軍隊用布將頭盤起，或戴起盤帽，依部隊狀況不同，其裝扮亦不同。主要由帶領的主官裁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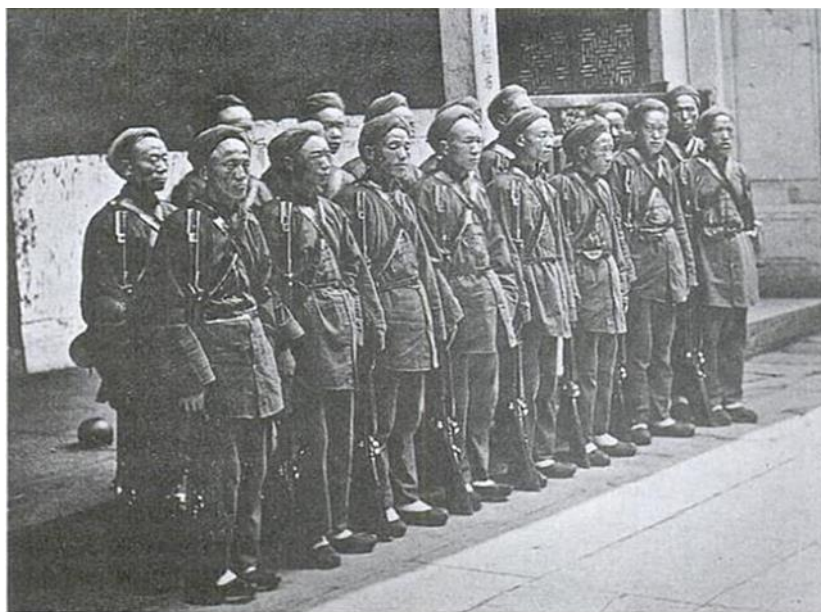


圖3-2 湘軍火槍隊

資料來源：李鴻章生平及墨寶展(<https://art.icity.ly/events/9bxm0y8>)。

²⁶⁴ 《倫敦新聞畫報》，1854年1月7日。江玲君，〈晚清的軍服變革〉《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6期，頁91。



圖3-3 清法戰爭湘軍名將蘇元春

瀏覽日期：2018年11月25日。

資料來源：<https://new.qq.com/omn/20190517/20190517A0Q65U.html>。

說明：蘇元春穿著為甲冑戎裝

第三節 淮軍

淮軍是李鴻章在曾國藩的授意下創立，主要在合肥、廬江等地招募。兵制仿效湘軍。淮軍設立初期，武器裝備均與湘軍無異。但1862年（同治元年）4月之後，因李鴻章受華爾洋槍隊影響，組建了洋槍隊，從9月開始，淮軍各營陸續將原有的抬槍、刀矛、小槍隊一律改為洋槍隊，均系前膛裝彈、銅帽底火，射程和火力數倍於舊式小槍的洋槍。另外還裝備有英國的亨利馬梯尼後門砲，德國的毛瑟槍、德國克虜伯的鋼砲等。

淮軍軍官身穿行袍馬褂，士兵都頭裹巾帕，身穿圓領窄袖衫外罩淺色無袖馬褂，馬褂的胸背有五葉形圖案，下穿褲，褲外罩有戰裙，腳穿布鞋，軍官則穿布靴，士兵腰束皮帶。²⁶⁵20世紀以後的淮軍，其衣服上的背章與先前者不同，如在士兵的袖口會有袖章，一條或兩條，這是現代軍階之用法。²⁶⁶

²⁶⁵ 江玲君，〈晚清的軍服變革〉《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6期，頁92。

²⁶⁶ 江玲君，〈晚清的軍服變革〉《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6期，頁92。



圖3-4 淮軍軍裝
資料來源：台灣博物館藏。



圖3-5 淮軍軍裝背心
資料來源：台灣博物館藏。



圖3-6 淮軍軍裝
資料來源：台灣博物館藏。

第四節 土勇

勇營為清末的軍事主力。1850年（道光30年）以前的勇營，並非常設的軍隊，只在發生戰爭時，若正規軍八旗、綠營兵力不足，即另行招募「鄉勇」投入戰局，事平後再裁撤。咸豐年間清軍與太平天國軍隊的戰鬥中，二支原本非正規軍「鄉勇」的湘勇、淮勇（即湘軍、淮軍），乘勢而起，在作戰中屢立軍功，爾後成為清廷的正規軍。各營的卒伍不稱「兵」，只稱「勇」，因在軍制上，必須與綠營、八旗有所區隔。但這些鄉勇不能稱為防軍，因為不是編制內的軍隊，只能稱為土勇。²⁶⁷

勇營無論官兵，作戰只穿戎服，並不像綠營、八旗，或者湘、淮軍之武將穿著甲冑。然而勇營的服飾之演變，在前期戎服的樣式由綠營兵的服飾改變而來，後期開始向原始軍服過渡。²⁶⁸因此各勇營的衣服樣式大同小異，並無特別不同。

勇營服制，取用所謂「號衣」，自不同於綠營。號營者，各大支衣色略有不同，但藍色居多，而不用紅綠色。胸前背後軍用白色圓補，若湘軍則書寫「湘勇」二大字，並註明某營某哨某隊及其人姓名等小字。頭不著帽，上紮包巾，與衣同色，不許著花巾。長褲紮腿，足著草鞋，特不許穿布鞋花鞋。此一勇丁之大致裝束。²⁶⁹

台灣勇營的衣服亦與湘軍及淮軍約略相同，亦穿著戎服，但兵丁衣服前胸處不一定有圓補繡勇字。通常以直接書寫某某營親勇，某某營勇為多，但相關的圖片相當有限。如當時馬偕幫陳輝煌拍攝照片時可以清楚的看到，陳輝煌旁邊兩位勇營人員書寫鎮海台勇親勇字樣。

²⁶⁷ 臺灣大百科（1998年09月24日）。〈勇營〉載於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571&fbclid=IwAR1_zAoP-5_GJ7tTNoD3_E7YXohTSvb92nt_kM09W8INvb5Dm4sfk1Nh9Qk，瀏覽日期：2018年11月21日。

²⁶⁸ 江玲君，〈晚清的軍服變革〉《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6期，頁91。

²⁶⁹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三，頁43-44。



圖3-7 臺灣團練駐防兵

圖片來源：英國倫敦威爾康圖書館



▲馬偕為陳輝煌拍攝的照片，成為珍貴的歷史見證

圖3-8 台灣土勇軍裝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8%BC%9D%E7%85%8C>

第五節 淡水居民

一、西班牙、荷蘭時期

此地原為平埔族之凱達格蘭人 (Ketagalan) 所居，在新北市八里區發現的十三行考古遺址，可能就是凱達格蘭的祖先，他們最初在淡水河口發展，最後進入台北盆地，之後至宜蘭、花蓮及桃園一帶。²⁷⁰形成目前我們得知的凱達格蘭族群分布區域，這即是淡水地區的早期住民。1626年（天啟6年）前，臺灣已被荷蘭人統治。西班牙為了不讓東亞海域的航權由荷蘭人所掌控，因此在馬尼拉的總督，開始組織起來準備抗衡荷蘭。二年後（1626）從社寮島（今基隆和平島）登陸，進行對北臺灣為期16年之殖民統治。淡水港的開發更早，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1626-1642）貿易就已相當繁盛了。²⁷¹從西班牙人所留下來的文稿，可以看出當時後的淡水地區原住民樣貌。

²⁷⁰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35。

²⁷¹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126。

西班牙在台灣留下一些圖像，從西班牙當時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這時期的淡水地區原住民，男性是不穿著上衣，下半身則為裙子樣式呈現，是用蘆葦草編織而成，腰間用布綁起來做為腰帶之用，不穿著鞋子。女性上半身幾近半赤裸，只用布稍加遮掩。下半身與男性相同，用蘆葦草製作的裙子呈現，亦不穿著鞋子。當然這是西班牙殖民者的觀點，台灣北部原住民也不完全如西班牙人說敘述。

1624年（明朝天啟4年），荷蘭人入主臺灣，荷蘭人比西班牙人更早殖民臺灣，但統治臺灣初期主要以臺灣南部為中心。1632年（崇禎5年），西班牙人為了解淡水與基隆通道，因此由淡水河口進入，沿途行經關渡、北投、天母一帶，當時所看到的居民大都為原住民部落。²⁷²此區域尚未有漢人村落出現，顯見此時期的淡水地區一帶住民，還是以原住民為主。

十六世紀下半葉，淡水已經是東洋航路的必經之地。淡水河有三大支流，由主流大漢溪（舊名大嵙崁溪），支流新店溪、基隆河組成，於臺北窪地匯合形成一大河，稱淡水河。²⁷³淡水河系在臺灣河流中堪稱獨樹一幟，因它是臺灣少見的終年有水的大河。²⁷⁴淡水地區的開發差不多恰好在明、清交替之初的時候開始，從1644年（順治元年）左右，漢人開始定居農耕。

荷蘭人於1642年（崇禎15年）逐退西班牙，掌控了全臺灣。1644年（崇禎十七年）以來，漢人獲得荷蘭人准許，開始從事臺灣北部雞籠、淡水地方的開墾，至1648年（順治5年），淡水方面的中國人，決心要開拓這一地方，已引進了牛數匹耕耘田地。²⁷⁵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在荷蘭、西班牙統治臺灣前的淡水，已有土著的原住民居住，亦形成許多原住民聚落，當時的「番社」有四，一為淡水社：約在今日水源里一帶；二為北投社：在現今淡水與北投之間；三為雞柔山社：在今之忠山里及義山里；四為大洞山社：在今之屯山里。同時在此活動的除原住民、漢人、荷、西之外，亦有黑人、日本人等。²⁷⁶可見淡水地區的貿易活動很早就已經展開。

二、清朝時期

1662年（清康熙元年），鄭成功（1624-1662）驅逐南臺灣的荷蘭人，淡水也就歸鄭氏治理。鄭氏統治臺灣期間，在北部地區的噶哩岸（北投）、國姓埔（金山區）設里。²⁷⁷淡水因與大陸距離相近，淡水港又為一貿易良港，「滬尾庄」遂由漁村漸漸成為港埠。康熙年間於淡水設防汛，屬諸羅縣管轄，1723年（雍

²⁷² 李毓中，〈艋舺船與肥沃平原：1632年第一份進入大臺北盆地探勘的西方文獻〉，《臺灣文獻別冊》2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6月），頁3-7。

²⁷³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年再版），頁3。

²⁷⁴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88。

²⁷⁵ 曹永河，《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64。

²⁷⁶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頁136-139。

²⁷⁷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2。

正元年)北臺設淡水廳後,清廷更加強在此地的開墾。1733年(雍正11年),桃園與臺北間的龜崙嶺開通之後,臺北之墾民增加快速。²⁷⁸至1790年(乾隆55年)清廷正式開放八里坌與大陸對口貿易,²⁷⁹之後因淡水南岸河口泥沙淤積嚴重,迨十八世紀中葉後港埠遂逐漸移至淡水河北岸,即今之淡水。

鴉片戰爭前後,淡水逐漸為列強所注意,各國船隻私下到淡水港貿易,被視為具有潛力的市場。清廷在北臺灣地區除了增設參將之外,在海防方面亦積極布署,²⁸⁰嚴防外國勢力進逼。1862年(同治元年),淡水開港成為國際通商口岸。往來之帆檣更勝以往,成為了臺灣北部重要的港口。但清廷對於臺灣北部的海防經營,一直都極為消極,因此臺灣北部地區屢屢被海盜攻擊。直到清法戰爭前夕,清政府還是沒有能夠鞏固臺灣北部之海防。

淡水居民早期為凱達格蘭族,西班牙及荷蘭統治臺灣期間,除了以這兩個國家為主的人員進入臺灣之外,這兩個殖民國家所招募的人員來自世界各地,如歐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及亞洲個地區人,包含中國人。因此這個時期居住在淡水的居民會有這些人員。他們的服飾穿著是依照住民祖籍國的樣式穿著,這可以從當時期的相關圖片了解十七世紀以前在淡水活動的住民穿著情況。

清代時期,臺灣北部住民,除了當地凱達格蘭族之外,大部分來自閩南、客家、粵人,還有其他省份之住民、外國僑民以及臺灣在地的原住民。其中又以泉州三邑(晉江、南安、惠安)為多。因為都是閩南人,因此這些人所穿的衣服並沒有太大差異,基本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清代淡水居民因來自這些地區的移民和住民,自然服飾與此區域相同。馬偕處於清法戰爭前後,從圖3-9中,可以看到淡水當地人穿著長袍馬褂,因是冬天因此皆套上一馬褂。²⁸¹本張圖片之人員皆戴瓜皮帽,這種帽子創立於明朝、流行於清朝的男式帽子,又稱西瓜帽,或稱瓜殼帽、小帽子,一直至清末、民國時期仍舊盛行。至於當時所穿的鞋子則都穿圓口鞋。

²⁷⁸ 姜道章,〈臺灣淡水之歷史與貿易〉,《臺灣銀行季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9月),14卷3期,頁260-261。

²⁷⁹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南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四版),頁194。

²⁸⁰ 李其霖,〈鴉片戰爭前後臺灣水師布署之轉變〉,《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9月),頁84-88。

²⁸¹ 是一種穿在袍服外的短衣,衣長至臍,袖僅遮肘。馬褂做為外用,有單、夾、棉幾種不同做法,一般採用石青、紺色、黑色等較素的顏色,習慣上不用亮紗原料。



圖3-9 馬偕與學生圖

圖片來源：淡水基督長老教會

圖3-10 的圖片為船夫及苦力，其穿著有別於一般百姓，亦可視為中下階層的穿著樣式，他們穿著長袍繫一腰帶。亦有穿著馬褂者，但明顯可以看出其材質較差，穿著草鞋或打赤腳。圖3-11，亦可看到淡水河邊之船夫亦穿長袍及馬褂。



圖3-10 清朝男性裝扮示意圖

圖片來源：派谷老照片修復（2018年09月15日）。載於
<http://www.laozhaopianxiufu.com/post/1168.html>，瀏覽日期：2018年11月21日。



圖3-11 淡水清朝男姓服裝

圖片來源：周宗賢提供

圖片說明：淡水碼頭旁邊之中式帆船，以及當時的淡水居民。



圖3-12 馬偕全家福

圖片來源：淡水基督長老教會提供

圖片說明：馬偕一家時常會穿著與淡水居民一樣的服飾，圖中可以清楚看到一般男女的服裝樣式。馬偕和小馬偕都是穿著長袍及馬褂，並戴上西瓜帽，穿雲頭鞋。²⁸² 張聰明穿著大襟配長裙，兩位女兒則是大襟配長褲，這也是清代中期以後的流行穿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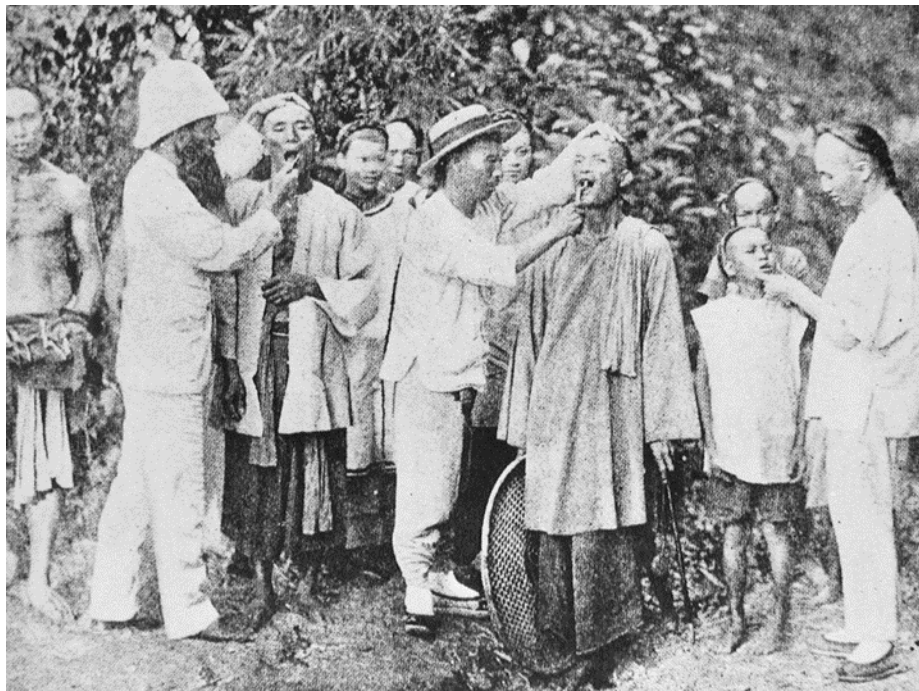


圖3-13 馬偕拔牙

圖片來源：淡水基督長老教會提供

圖片說明：馬偕穿著西服、西褲和皮鞋。嚴清華穿著短衫、長褲和圓口鞋。左側原住民則不穿上衣，打赤腳。

²⁸² 清代漢人百姓一般穿著圓口鞋、千層底、福字履、雲頭鞋。



圖3-14 馬偕行醫圖

圖片來源：淡水基督長老教會提供

圖片說明：臺灣北部地區居民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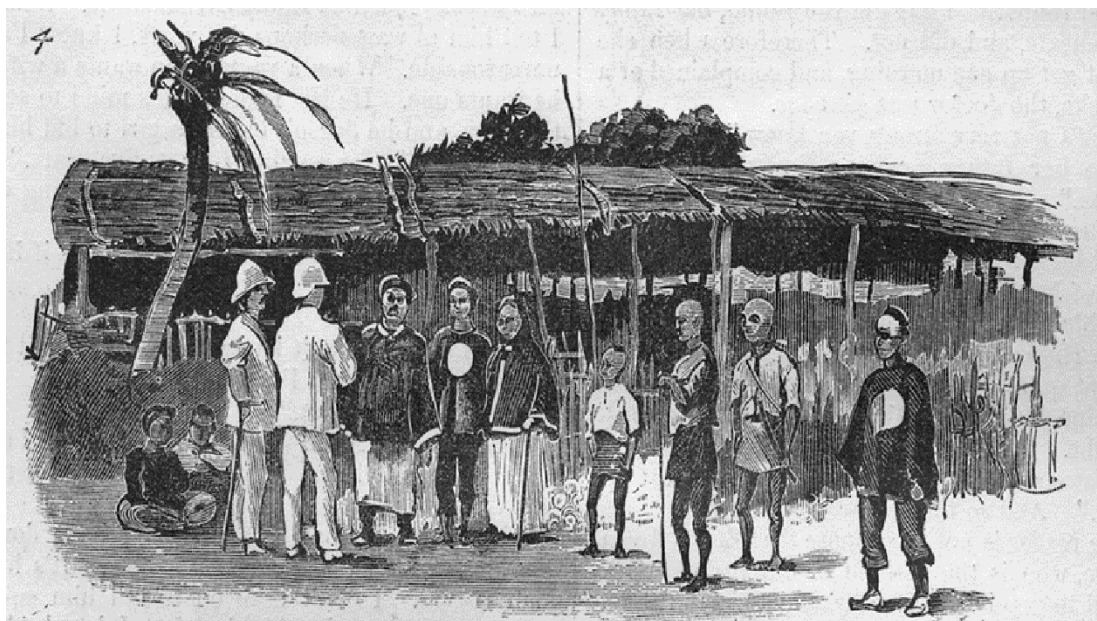


圖3-15 1882年臺灣住民圖像

圖片來源："The Formosans at home." Anon. "South Cape of Formosa, or Kan-shan." Harper's Bazaar XV, No. 47 (November 1882): 744.

圖片說明：美國哈潑雜誌於1882年出版的有關臺灣的一些圖像，雖然大部分圖片應該是記錄臺灣南部之情況，不過在服飾的穿著上，南部與北部應該是相同，或差距不大。



圖3-16 臺灣北部住民

圖片來源：法國《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於1877年創刊，1949年停刊，以探索世界各地之冒險經歷為主題，深受大眾喜愛。轉引自《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95。

第四章 清軍武器之分類

清代的官兵武器分成砲、槍和無火藥武器。清代各省兵丁武器由省級軍器局製造。臺灣建省之前，因隸屬於福建省，因此武器全都在福州軍器局製造，台灣一地是無法自行製造武器的。自強運動以前，臺灣官兵主要的武器有火砲，各種口徑的前膛銅砲和鐵砲，這些火砲通常以五千觔以下為多，大部分皆為一千或二千觔，千觔以下的砲為數不少，而戰船上的砲位與陸地上的砲是相互使用的。槍則為鳥槍，亦稱之為火繩槍，是明代時期就已經使用的武器，雖然已經有改造，但威力變化不大。另外還有火罐、火磚和噴筒等燃燒性武器。無火藥兵器的種類眾多，主要為刀、劍、槍和弓箭為主。

自強運動之後，新式槍砲開始於江南製造局、四川軍器局等地製造，其威力遠勝於舊式槍砲，因此通稱新式武器。如湘、淮軍基本上都使用新式武器，但不是每一位兵丁都會擁有或使用。如劉銘傳來臺灣幫辦時，由曾國荃令道員龔照瑗（1836-1897）雇輪船送淮勇500人，並由民船送來黎意槍1,000桿，²⁸³兩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亦支援餉銀和武器彈藥。²⁸⁴

清法戰爭期間，清軍所使用的武器相當多元，如以步槍來看，除了早期的鳥槍以外，尚有德製的毛瑟槍、英製的李氏槍(黎意槍)、美製的溫徹思特等。(如下表所示)雖然清軍使用現代化武器，但這些官兵對武器的使用並不熟稔，因此法軍認為，還好清軍的訓練不足，不然他們的武器也算是先進的，這樣就很難應付，這也就是為什麼法軍不再繼續對基隆進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援軍，而清軍武器並不弱，如要繼續進攻，恐怕要付出慘痛代價。要佔領澎湖相對的會比較容易。因為澎湖的砲台威力較弱，也沒有較為健全的防衛工事，清軍要防守相對困難。

表4-1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清朝官兵使用武器表

	滬尾	基隆	澎湖	備考
英國阿斯特朗砲			√	
德國克魯伯砲	√	√		
清國製前膛砲	√	√	√	
14cm的Voruz旋條砲			√	
火繩槍	√	√	√	
德國製毛瑟槍 (Peter Paul Mauser Rifle)		√		滬尾戰場並無記錄，但部分官兵應配備此槍
英國製李恩菲爾德 (Lee-Enfield)	√	√		

²⁸³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頁182-183。

²⁸⁴ 《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頁183。

或稱黎意槍				
美國製溫徹斯特 (Winchester Rifle)		√		滬尾戰場並無記錄，但部分官兵應配備此槍，如當時淮軍從基隆回防滬尾。
水雷	√			布置淡水河口使用
扑刀	√			

表格來源：李其霖整理



圖4-1 美製溫徹斯特步槍 (Winchester Rifle) M1866型

圖片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nchester_rifle#/media/File:Henry_Winchester_Musket.JPG



圖4-2 1853年製英國李氏槍(黎意槍)

圖片來源：<http://www.ifuun.com/a201712167770098/>



圖4-3 德國毛瑟槍

圖片來源：<https://read01.com/zh-tw/N00oLO.html#.XMVyG-gzaUk>

李氏槍，由美國人詹姆斯·帕裡·黎意(James Paris Lee)設計，是在原設計連發槍的基礎上去掉彈倉的單發步槍，江南製造局最初於1883—1885年仿造36支，繼後，由於林明敦中針槍因品質問題停產，乃於1890—1892年間又重新製造黎意槍，共造1,720支。口徑11mm，槍全長1340mm，槍重4.1kg，射程100—1200碼。

第一節 綠營軍武器

清軍在現代化軍艦未成立之前，在武器的使用上，一般是將陸上火砲與戰船上火砲混為一用，配置於戰船上的火砲會因船隻大小而配備噸位不同的火砲。但對於製造數千觔的火砲，清朝則已有這技術，如在乾隆時期，攻打大小金川期間，已鑄造有噸位較大的火礮。四川總督阿爾泰（?-1773）奏：「小金川因官兵連次克捷，遂踞約咱要隘，悉力固守。臣在軍營鑄成三千觔重大礮一位」。²⁸⁵雖然可以製造噸位較大的火砲，但噸位大之火砲維修不易，非緊要時機並不常使用，即使在訓練演放火砲時，也建議毋需常用。多拉爾海蘭察等奏（?-1793）：「千觔以上之礮，體質重大，演放後倘有傷損，修理不易。請限以三年演放一次，該部屆期行令各旗，酌撥一二位演放」。²⁸⁶對維護大型火砲的不易，清廷減少施放可想而知，但如武器不常使用，是否可以保持良好狀況，則值得存疑。

清代兵丁所配置的武器樣式，可從與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一同至清國的畫家亞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其所繪製的圖中觀覽。（圖4-1）從圖中可以看到乾隆年間清朝官兵所使用之武器情況，如鳥槍、手銃、鉤簾刀、盾牌、刀、箭等。



圖4-4 清代兵器

²⁸⁵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896，乾隆36年11月甲辰，頁1043-2。

²⁸⁶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63，乾隆55年9月癸卯，頁291-2。

說明：亞力山大跟隨馬戛爾尼至中國後，將其在路邊所看到清軍所配置的武器樣式繪製而成。從圖中可看出清軍的武器主要為鳥槍、手銃及各種鐵製兵器。圖片來源：斯當東著（Staunton, George Thomas），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江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02。

從《淡水廳志》可得到當時臺灣北部官兵所使用的武器情況。鉉砲，在艍舡、滬尾皆有。（今存三營大小各礮不等，至重者八千觔、至輕者一百觔）。行營砲，艍舡及滬尾皆有。劈山砲，艍舡、滬尾皆有。母子砲（子母砲），艍舡、滬尾皆有。百子砲，艍舡、滬尾皆有。蕩寇砲，艍舡、滬尾皆有。²⁸⁷在火器槍枝方面，以鳥鎗為主，在艍舡和滬尾可用者不足500枝。²⁸⁸其他無火藥兵器如藤牌牌刀、腰刀、弓箭和火藥鉛子等。²⁸⁹

自強運動之後，清廷開始仿照外國製造新式武器，此外亦向國外購買。大約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清政府向西方各國購買的「洋槍」，都是前裝槍，種類很多，形製也很複雜。概括來說，可分為滑膛和線膛兩種。²⁹⁰兩種槍都裝有火帽撞擊式槍機。這種擊發裝置是在槍管尾部裝上內通槍膛的寶塔嘴，嘴上可放內裝化合物雷酸汞的鋼質火帽。²⁹¹

表 4-2 清軍前裝火槍

	口徑	槍長	槍重	初速	最大射程
米涅式	0.702 英寸 (17.8 公分)	4 英尺 7 英寸 (1.4 公尺)	10 磅 $8\frac{3}{4}$ 盎斯 (4.8 公斤)	1200 英尺／ 秒 (366 公 尺／秒)	1000 碼 (914 公尺)
恩菲爾 式	0.577 英寸 (14.7 公分)	4 英尺 7 英寸 (1.4 公尺)	8 磅 (3.6 公斤)	1200 英尺／ 秒 (366 公 尺／秒)	1000 碼 (914 公尺)

表格來源：《中國軍事裝備》，頁360。

前裝線膛槍使用長彈丸。彈丸頭部呈蛋形，底部中空，略小於口徑，比較容易裝填，發射時火藥氣體使彈底部輕度膨脹而嵌入膛線，使彈丸產生旋轉射出。²⁹²在槍枝射程方面，滑膛槍的最大射程一般不超過200-300碼，而線膛槍能達到1,000碼。²⁹³

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於1865年（同治4年）創建之初，即開始仿製西方的前裝滑膛槍。但實際上僅將洋槍的擊發裝置改裝在清軍裝備的鳥槍、抬槍上，

²⁸⁷ 陳培桂，《淡水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七，〈武備志〉，頁165。

²⁸⁸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七，〈武備志〉，頁166。

²⁸⁹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七，〈武備志〉，頁166-167。

²⁹⁰ 前裝線膛槍最初的膛線為直線，很少輸入中國。

²⁹¹ 火帽是英國蘇格蘭的一位牧師福賽斯，於1807年發明了錘擊爆炸的雷汞，1814年用這種雷汞製成火帽。

²⁹² 肆彈丸是英國軍隊第34團的諾頓上尉於1823年首先設計的，但當時未被英軍採用。1828年，法國軍官德爾文將前裝槍的膛線改為螺旋型，並採用了長彈丸，使槍的射擊速度和命中精度都大為提高。

²⁹³ 《中國軍事裝備》，頁360。

但效果明顯不好，很快就停止生產了。改為仿製西方的前裝線膛線。據魏允榮《江南製造局記》的〈歷年仿造各槍表〉記載，也僅僅生產了步槍1,487枝、騎槍5,990枝。由於從槍口裝彈射速太慢，而且槍身又重，口徑也大，攜帶、使用均不方便，所以至1867年（同治6年）改為仿製後裝槍。²⁹⁴

後裝槍的發展，可分為單發、連發兩個階段。1835年（道光15

年），普魯士人德雷澤（Dreyse）發明了一種裝有紙殼定裝子彈的後裝步槍，它靠機擊針撞擊彈殼內起爆藥而使裝藥起燃的方法擊發，因而稱之為擊針槍（Needle gun）。後裝槍的技術特點，主要是較前裝槍增設了閉鎖機（即槍機）。它安裝在機槽內，以其前後的運動，推子彈進藥室和退出空藥筒（彈殼）。子彈推進藥室後，閉鎖機的機頭與槍筒尾部密接，使火藥氣體不能向後面洩漏。中國最早製造的後裝槍，是江南製造局於1867年生產的仿美式林明敦（Remington）邊針後裝單發槍。口徑13公分，槍初速430公尺／秒，表尺射程1100碼（1005米）子彈為鉛彈、黑色藥，彈全重41.4克，藥筒完全採用金屬製作。²⁹⁵

輸入中國的後裝單發槍種類很多，主要有英國斯乃德（Snider），馬梯尼－亨利（Martini-Henry），美國林明敦，德國老毛瑟（即1871年式毛瑟 Mauser Model71）等。這些槍的形制和性能，與上述林明敦大致相同。這些槍的特點是口徑大，槍管長，但槍身笨重，攜帶不便。三種槍主要諸元見下表：

表4-3 清軍後裝火槍

	口徑	槍長	槍重	初速	最大射程
斯乃德 （1867年裝備）	41.7公分	1.4公尺	4.5公斤	366公尺／秒	914公尺
馬梯尼－亨利 （1871年裝備）	11.43公分	1.05公尺	4.1公斤	411公尺／秒	914公尺
1871式毛瑟槍	11.15公分	1.24公尺	4.6公斤	434公尺／秒	1000公尺

表格來源：《中國軍事裝備》，頁365。

火炮的普遍性使用，且具有較大的傷亡性約在19世紀60年代，中國輸入和仿製的前裝砲，主要是炸砲，也稱開花砲。依其身長短，分為長炸砲、短炸砲兩類。長炸砲就是加農砲，其大小是按砲彈重量區分的。大的砲彈重百餘磅以至幾百磅，小的彈重幾磅到幾十磅。江南製造總局於1868年（同治7年）開始用購買自歐洲的近代機器仿製洋砲，這是中國用機器造砲之始。1869年至1873年間，共造出發射12磅、24磅、33磅等彈的各型前裝滑膛砲110多門。1873至1875年，又從英國購買了當時最先進的阿姆斯特朗式前裝滑膛砲多門，作為樣版，進行仿製。至1888年（光緒14年），已仿製成阿姆斯特朗式12磅至250磅砲91門。其中最主要的為40磅、120磅和180磅砲，其主要數據如下：

²⁹⁴ 《中國軍事裝備》，頁361。

²⁹⁵ 《中國軍事裝備》，頁364。

表4-4 清代前裝火砲

	口徑	砲身	最大射程
40磅砲	120公分	2.75公尺	4000碼(3657公尺)
120磅砲	175公分	3公尺	7000碼(6400公尺)
180磅砲	200公分	7公尺	7600碼(6949公尺)

這些火砲主要都安裝於沿海的砲台，提供為海岸砲用。²⁹⁶此外，中國還從英、法等國輸入了12磅、24磅、32磅等各種前裝炮。12磅以下一般用於野戰。短炸炮就是白砲（中國當時稱為田雞炮、礮炮或衝天炮）。中國仿製的有18磅、48磅、108磅等種。長短炸砲的砲彈，均係生鐵鑄成，有實心彈、榴彈（開花彈）、霰彈（洋鐵管彈）、榴霰彈（子母彈）和燃燒彈（火彈）等種。

線膛前裝砲，在17世紀已經開始試製，但未曾普遍使用。19世紀初，歐洲各國不斷進行研製，到50年代，開始應用於實戰。中國製造的線膛前裝砲，主要有野戰用的9磅快砲和12磅線膛來福砲。²⁹⁷

前裝砲的最主要缺點，在於裝填容易，彈徑必須略小於口徑，砲彈之膛壁之間有一定空隙，這就使火藥燃燒時所產生的氣體，有一部份從空隙洩去，不但影響射程，而且使推力不能平衡，砲彈不能密接膛線圍繞它本身縱軸旋轉，出口後易改變方向，影響命中精度。²⁹⁸

第二節 湘軍武器

湘軍陸營是按照戚繼光的營制加以改變而成，以營為單位。營設營官1人，下編親兵哨和左右前後4哨，共5個哨；哨設哨官、哨長1名，伙勇、護勇各5人。哨下編隊，隊設什長1人，親兵哨編6隊，其餘4哨各編8隊。隊的裝備配製有4：抬槍隊：14人，裝備抬槍4支；鳥槍隊：12人，各裝備兵丁鳥槍1支；劈山砲隊：12人，劈山砲2門；刀矛隊：12人，裝備刀矛靶12件。各隊皆設火勇1人，不裝備火器。親兵哨有鳥槍1個隊、劈山砲2個隊、刀矛3個隊；其餘4哨各有鳥槍與抬槍2個隊、刀矛4個隊。²⁹⁹

湘軍所使用的火器，除了是火炮與鳥槍、抬槍外，主要有購置洋槍、洋砲和自己設立廠局製造，進行部份的槍砲改造。湘軍所使用的自製火器，大部分由湖南砲局、武昌火藥局、安慶內軍械所承擔。一般是以舊式槍砲為基礎，經過適當的改進而成，滿足當時火器使用數量的需求。其中湖南砲局製造100—200斤的鐵鑄砲，武昌火藥局製作火藥與少量槍砲。1861年（咸豐11年）所設立安慶內軍械所，負責製造火藥、彈丸和槍砲，不僅是三處中規模最大者、網羅的火器研究人員最多，也是湘軍所用火器的主要製造部門，以及中國火器製造

²⁹⁶ 《中國軍事裝備》，頁361。

²⁹⁷ 《中國軍事裝備》，頁362。

²⁹⁸ 《中國軍事裝備》，頁363。

²⁹⁹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頁324。

由舊式手工製作向機械製造逐步過度的一個軍工廠局。³⁰⁰

19世紀70年代之後，清代的抬砲發展已有線膛式火砲，也開始仿照英、法、德、美等國製造有火帽擊發機構的前裝和後裝抬砲。³⁰¹清法戰爭時期，可以看到湘軍使用德製毛瑟槍(Peter Paul Mauser Rifle)、英製李恩菲爾德(Lee-Enfield)、美製溫徹思特(Winchester Rifle)、黎意槍，亦有使用傳統武器者，如舊式的鳥槍。

第三節 淮軍武器

淮軍為曾國藩的支持下，由李鴻章於1861年(咸豐11年)組建，兵源除抽調湘軍數營外，又在淮河流域各地招募新兵，初期按湘軍的營制，餉章編練成軍；後於同治元年在上海時，進行改編，建立洋槍隊。淮軍成立之初，即採用新式武器裝備和採用西法訓練軍隊，對當時和以後的軍隊改良有很大的影響。1864年(同治3年)，清廷派京營火器40人到上海，交由李鴻章差委，學習炸砲、炸彈和各種軍火機器。

同湘軍陸營相比，淮軍洋槍隊裝備的火器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湘軍陸營使用火器的兵員只占編制總數的一半，洋槍隊以棄用刀矛靶等冷兵器，全部使用火器，使用新式洋槍，並且劈山砲的數量也為湘軍陸營的10倍。³⁰²

淮軍洋槍隊裝備的洋槍洋砲，主要購自外國，部分由江南機械局和四川機器局製造。同時為滿足淮軍洋槍洋砲所需要的彈藥，李鴻章在同治2年相繼設立上海炸彈三局和蘇州洋砲局，以進口西方火藥與槍砲彈藥為樣品，進行大量仿製，以供應軍需進行訓練。³⁰³

1862年5月31日，淮軍開始換裝新的武器，以韓正國的親兵營和程學啟的開字營為主，從以前的刀矛隊、鳥槍隊、抬槍隊進行改編。以前每營只有鳥槍、抬槍124杆，外加兩隊劈山砲，改成每營有洋槍400杆，劈山砲10隊。³⁰⁴因此，淮軍的武器已經是相當先進。

李鴻章所部淮軍通過購置和作戰中繳獲的洋砲洋槍，雖然有相當一部份是18世紀末製，或是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時期使用的武器，以及當時各國軍隊淘汰退役和兵工廠粗製濫造的製品，但是也不乏當時較為先進的前裝滑膛槍砲，如英國的博克薩、布倫司威克、洛威爾(Lovell)、卡德特(Cadet)、斯捏德(Snider)、格林納(Grenner)，法國的米涅(Minie)、德爾文(Dalvigne)，以及德意志、瑞士等

³⁰⁰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頁325。

³⁰¹ 劉鴻亮，《中西火炮與英法聯軍侵華之役》(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97。

³⁰²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頁326-327。

³⁰³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頁327。

³⁰⁴ 熊崧策，〈淮軍援滬：中國軍隊近代化的起步〉《文史參考》，第6期，總期54期，2012年，頁68。。

國的前裝滑膛槍；有8磅、12磅、24磅、32磅、68磅、108磅等輕型、中型和重型火炮，為當時較為先進的洋砲洋槍。³⁰⁵

淮軍兵器成軍時從湘軍制度，每營設小槍隊、抬槍隊及劈山砲隊。小槍（鳥槍）、抬槍、劈山砲都是中國土制的舊式槍砲。1862年（同治元年）期間，李鴻章曾上書曾國藩與之辯論關於新式武器之利弊，李鴻章說：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鴻章盡以全神攏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渠允為我請外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若學得一兩件好處，于軍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均意以為可否？³⁰⁶此時西洋新軍火初傳入，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樑部曾使用洋槍，結果卻敗亡。曾國藩引以為疑，復李鴻章信：「舍弟索洋槍洋藥甚切，想有書奉左右。鄙人誠以在人而不在器，謂和、張洋槍極多，而無救庚申之潰，公或可以少許酬之，不宜多也」。³⁰⁷李鴻章接復信，把這個原因向曾國藩解釋說：洋槍實為利器，張營中雖有此物，而未操練隊伍，故不中用。敝軍現擇能戰之將，其小槍隊悉改為洋槍隊，逐日操練，洗刷恥辱，有較抬砲更遠者。³⁰⁸曾國藩仍不信他又舉雙方戰事與李鴻章辯論道：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指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砲，亦僱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砲御之，兵亦不因此而動。而帥（指左宗棠）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牛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³⁰⁹

李鴻章再寫信向曾國藩解釋說：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砲台，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獨未能札營著帳房，又臨陣審慎，膽氣多歉，此則不及中國好兵耳。忠逆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無從購覓真正炸砲。金陵、龍游軍中所用炸彈，亦恐未盡美善之處，洋酋僉云該兩國君主禁炸砲大砲入中國。英酋前與鴻章辦常勝軍事云，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無用。蓋常勝軍粗立戰功，僅賴幾件砲火，阿伯、華爾拼湊而成，其勇並非精強也。常熟投誠之賊，陸續來滬求救，但求波洋兵數百，炸砲數尊，賊必解圍而去，是賊亦徒震于炸砲之名也。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為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誠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程學啟、郭松林等皆堅壁自是，不肯求教，劉銘傳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砲大砲不得。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³¹⁰從曾、李二人往返辯論的書信中，看出當時將帥守舊思想的固執。

³⁰⁵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頁327-328。

³⁰⁶ 《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頁13。

³⁰⁷ 《曾文正公書禮》卷十九《至李少荃中丞》。

³⁰⁸ 《朋僚函稿》卷二，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上曾相》，頁14a-14b。

³⁰⁹ 《曾文正公書禮》卷二十《復李少荃中丞》。

³¹⁰ 《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

淮軍改用西洋新兵器，始於1862年（同治元年）冬，³¹¹同治三年五月，所屬郭松林、楊鼎勳、劉秉璋、王永勝四部萬五千人，洋槍萬餘支，劉銘傳部七千餘人，洋槍四千支，這時淮軍洋槍數目以過人數二分之一。³¹²至同治四年冬，遂禁棄中國昔用的抬鳥槍，而全改用洋槍。計當時淮軍出發北上抗拒捻軍及留防江南全軍勇夫共五萬餘人，約有槍砲三四萬桿，開花砲隊四營。

同治初年，淮軍在蘇滬與英法軍隊聯和對抗太平軍時，英法軍與淮軍所用的都是前門槍砲，還未使用後膛槍砲。而各省軍隊卻還在用抬槍、鳥槍。同治末，鴻章令各營先酌換士乃得槍，而間以林明登認真操習，由漸而精，飭令津滬各製造局先酌林明登造子機器，仿製子藥銅卷，以便接濟，並與總理衙門商購亨利馬梯尼槍若干支，又與俄領事訂購卑爾打呶槍千支，以備將士選鋒者採用。至於砲位一項，李鴻章先後購到德國克虜伯後門鋼砲大小砲五十餘尊；德國克虜伯四磅彈後門鋼砲、美國格林連珠砲各數十尊。³¹³

光緒十年（1884），李鴻章又飭淮軍各營一律改用哈乞開斯及毛瑟槍，凡全營用哈乞開斯槍（Hotchkiss）的即不領用毛瑟槍，以仿西洋軍隊槍用一式的制度，並飭製造局專購此兩種步槍造子機器，源源應用。³¹⁴這時大砲仍以克虜伯最佳，李鴻章繼續添置，先後共有後門大小砲三百七十餘尊。³¹⁵

在清法戰爭時淮軍所使用的武器種類相當多，有德國的毛瑟槍³¹⁶，也有Remington槍。最多的是英國李式槍³¹⁷和Hotchkiss槍，美製的槍都來自Winchester，³¹⁸不過這些比較新式的武器所使用的並不是那麼多。³¹⁹

³¹¹ 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李鴻章《上曾相》說：敝軍現擇能戰之將，其小槍隊悉改為洋槍隊，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較抬炮更遠者。程學起三營中併改出洋槍隊一營，臨陣時一營可抵兩營之用。《朋僚函稿》卷二，案淮軍改用西洋新軍火，實始於此時，頁14a-14b。

³¹² 據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李鴻章《上曾相》，見《朋僚函稿》卷五，頁17a-17b。

³¹³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同至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籌議海防折》。

³¹⁴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五，光緒十年正月十九日《復練法越兵式》，及《李文忠公海軍函稿》卷一，光緒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論旅順佈置》。

³¹⁵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十一，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湘淮各軍少裁長夫摺》。

³¹⁶ Mauser rifle 毛瑟槍為德國 P.P.馮·毛瑟(1838~1914)設計的步槍和手槍。毛瑟原在槍械廠工作，1859年參加軍隊。他第一個成功的設計是1871型有槍機的單發步槍，口徑11毫米。1880年他在步槍上使用圓筒形彈倉後，被普魯士政府用作基本的步兵武器(1884)，彈倉內裝8發槍彈。圓筒形彈倉仍不十分完善，毛瑟不斷改進其設計，最後發明一種裝在槍內的5發匣式彈倉。1898年這種槍成為德國陸軍的製式步兵武器，並被世界各國所仿造。它有多種口徑，但德製毛瑟槍的口徑均為7.92毫米。

³¹⁷ 李氏槍主要是因恩菲爾德鎮位於英國倫敦的北郊，英國政府於1804年在那裡建了一家兵工廠，最初的恩菲爾德兵工廠只是負責組裝布朗-貝絲（Brown Bess 燧發槍），後來發展成設施完善具有研發能力的輕武器研究和生產廠。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military/kk6nq.html>

³¹⁸ 清軍主要使用溫徹斯特槍，又稱為 M1866型步槍。它是由亨利步槍稍作改良而成，此槍在槍管下增加了一條護木，讓射手能夠方便握持武器。另外也在機匣右邊新增一個入彈孔，讓使用者能夠更容易的裝填子彈。溫徹斯特1866型發射凸緣式底火的.44亨利子彈，機匣由炮鋼製成，因此通常被暱稱為「黃色小子」(Yellow Boy)。Richard T. Trenk, Snr., Man At Arms Magazine, Volume 19, No Four, August 1997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letter from Thmas, Gray Bennett to Jane Bennett, Dec 5, 1877.

³¹⁹ 黎烈文，《法軍侵台始末》，頁70。

第四節 臺灣土勇武器

土勇尚不是正規部隊，可以視為一臨時性的武裝動員兵力，但也可以成為常備兵。土勇的薪俸還是由中央支付，然因土勇的組成大部分是在臨時的狀況之下進行，因此少有以武器編列至各營的情況，也就是說，他們每個人所使用的武器可能都不一樣。土勇所使用的武器部分是官方的制式武器，部分來自本身所攜帶，因此武器性能不一，一般來說，土勇的武器比不上正規軍之武器，甚至於落後許多。

在無法獲得制式武器的情況之下，因此往往勇營所使用的槍枝都是自行備製，如當時後台北府之文件記載，忽有臺北府書識陳華聲稱，願招土勇1,500人，自備槍械。³²⁰另外，如招募單位錢糧足夠亦會備置勇營軍械，如清法戰爭的張李成部之槍械由李彤恩發給。當時李彤恩力保張李成打仗奮勇，請募500名，發給後門槍200桿，令其操練助防。³²¹因此，如有官員上奏提出要求，中央亦視情況發給制式武器。

霧峰林家所招募之軍隊，雖有自行攜帶武器，然當時清廷亦給予武器上支援，發配相關之器械。根據左宗棠之奏摺載，林朝棟與王詩正之兵，最為奮勇。惟所用皆前膛舊槍，又無車輪炸礮；此間禦敵，非後膛槍不濟。請籌撥二、三千桿，設法解臺，以應急需。³²²可見，棟軍初期增援基隆時所使用的槍械都是前膛舊槍、砲，可能是鳥槍及一般的前膛小鐵砲，但因作戰奮勇，因此朝廷希望可以配給他們更精良之武器，提升他們之戰鬥力，往後棟軍確實在清末防守臺灣上著力不小。

另外根據孤拔的小水手所述，他們在滬尾戰場看到這些招募的軍隊除了配備制式武器之外，尚有相關兵丁攜帶無火藥兵器。如陶德看到一名中國人拿著類似菜刀的武器，刀身很寬，末端呈新月形，一刀就把另一位中國人的頭砍下來。³²³在滬尾戰役，亦有看到自製的鈎鐮刀，清軍手裡拿著一根長柄，柄末端綁有鈎子，他們把這些水手擊倒後拖著走。³²⁴再者，陶德於滬尾之戰前，於1884年9月17日（光緒10年），看到淡水地區聚集了許多清朝政府招募的山區客家人，他們拿著火繩槍，準備抵抗法軍入侵。³²⁵

從這些相關記錄可以確認，在清法戰爭期間，雖然清軍已配備各種新式槍械，但並非每個人都擁有新式武器。這些新式武器的種類相當雜亂，有清朝軍器局製造的新式槍械，亦有從英國、德國、美國購買的制式槍械，更有自行自

³²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142。

³²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二，〈謨議略/覆陳臺北情形請旨查辦李彤恩一案以明是非摺〉，頁145。

³²²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援臺各營抵防苦戰兩日獲勝因援斷退師扼紮六堵摺〉，頁68。

³²³ Jean L.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譯本，頁42。

³²⁴ Jean L.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中譯本，頁53。

³²⁵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34。

製或舊時清軍所使用的鳥槍。因此法軍認為，清軍雖然擁有這些新式武器，但並不熟悉使用方式。主要是因為他們臨時獲得這些武器，並沒有進行長時間之訓練，因此難以發揮最大效益。



圖4-5 清朝火繩槍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北京故宮博物院，2009年11月

第五章 參與人員之動員狀況

清代臺灣早期的軍隊是由綠營駐防，這些軍隊皆由福建各地徵調而來，稱之為班兵。這些軍隊三年輪調一次，駐防不同之地點，其軍隊名額為綠營兵的福建原額。其總原額為，臺灣一鎮，水陸十六營，班兵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六名。自內地五十三營遣戍，三年更替。至臺分入各營，戍滿由鹿耳門配舟內渡，此舊制也。³²⁶

太平天國事件之後，福建曾為太平軍所佔領，加以福建及臺灣的軍隊損失慘重，同時期的各個省之情況亦同，因此清政府開始在各地組織團練，爾後建置為防軍，³²⁷來維持地方安全，取代部分綠營之工作，這些防軍就是往後的湘軍及淮軍。

牡丹社時期，船政大臣兼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灣，當時臺灣之班兵已開始名存實亡，故提出看法：「臺、澎向用內地班兵，率皆疲弱。現在因時制宜，自不妨變通辦理」。沈葆楨等擬將班兵疲弱者撤令歸伍，另招本地籍精壯充補，事平之後，察看情形，再行酌辦。此建議也獲得朝廷支持，並令即著照所議行。³²⁸ 當時候勇營徵募之後，主要由臺灣道統領，總兵則統額兵及所部勇營。戰時臺灣鎮統兵在前，臺灣道負責糧運，支應等工作。由於綠營漸衰，加上1869年（同治8年）的裁兵加餉後，只剩7,000額兵，至清法戰爭前夕剩下4,000額兵。³²⁹

清法戰爭長達一年多，各地動員的人力相當多，亦分成越南戰場、福建戰場、臺灣戰場三部份。分成幾個階段。1884年（光緒10年）4月29日閩浙總督何璟等人的奏摺當中即提到「臺灣增兵二萬」³³⁰。在《劉壯肅公奏議》卷三保臺略的〈臺北極危請飭速調勁旅援救摺〉當中提到：「查臺灣自六月十五日基隆開戰以來，至今半載，僅江陰數次調到淮軍1,300人。雖募土勇5,000，器械不精，難當大敵。滬尾海口，尤關臺北安危，通計淮、楚七營、土勇三營。基隆一路，僅曹志忠所部六營，其餘蘇得勝、林朝棟等土勇五營，分紮暖暖、六堵一帶」。³³¹ 動員兵勇約僅6,000餘人。劉銘傳在其另一個奏摺又提到：「臣渡臺時隨帶親兵120名。其次，臣孫開華三營、曹志忠六營，每營精壯祇300餘人。當由臺南調來章高元淮勇兩營。其時臺南疫癘盛行，兵丁多病，僅來500人。嗣又添調巡緝營一營。合之劉朝祐百餘人、張李成土勇一營，統計基隆、滬尾兩處共祇4,000餘人」。³³² 此劉銘傳陳報朝廷反駁左宗棠說臺灣「基隆各營，數且盈萬」，

³²⁶ 姚瑩，《東槎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卷一，改配臺北班兵，頁11。

³²⁷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046。

³²⁸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卷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31。

³²⁹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頁149。

³³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祿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97。

³³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87。

³³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40。

其實僅4,000餘兵。

然而，從時任臺灣道的劉璈在其著作，《巡臺退思錄》提到臺灣的守軍有一萬多人，「中法既戰，沿海戒嚴。璈駐臺南，協士民，籌戰守，辦團練，討軍費。而臺灣孤立海外，延袤千里，守兵僅有16,500百名，不敷布置。璈分為五路，自統一軍，有事相策應」。³³³劉璈所述應是在援軍還未來到臺灣布防之前，臺灣的軍隊已有16,000多名，如加上各省增援之部隊，當時防守臺灣之軍隊已超過二萬人以上，而這些軍隊來自各個不同體系。包含原本的綠營，以及湘軍、淮軍及臺灣當地團練，以及臨時招募之土勇。

第一節 綠營組織

綠營是因為部隊所使用的旗幟為綠色，始稱綠營。《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載：「國初定八旗之色，以藍代黑、黃、白、紅、藍，各位於所勝之方，惟不備東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後，漢兵令皆用綠旗，是為綠營」。清代檔案、文書皆稱此軍事組織為「綠營」或「綠旗」。³³⁴綠營兵是在明清之間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除歸附和招降的明軍外，主要來自招募。³³⁵綠營的主要任務是鎮戍，其編制皆據鎮戍需要制定，原則是「按道里之遠近，計水陸之衝緩，因地設官，因官設兵，既聯犄角之聲援，復資守御之策應」。³³⁶

清朝綠營與明朝衛所兵制，在官制的編制上不同，明朝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沒有一個專統地方部隊的長官，明朝在中葉之後才開始發展出地方統兵將領，這個模式與清代綠營組織較為接近，在水師方面的情況亦相同。軍事史專家 Bruce Swanson 認同此種看法。³³⁷John L.Rawlinson 指出清朝的水師，有兩個系統，不相互管轄。³³⁸清朝在中央雖然沒有一專統官員，地方則有專職的「水師提督」³³⁹負責每個直省的指揮與管理。依規制：「提督負責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營汛，節制各鎮，閱軍實、修武備，課其殿最，以聽于總督」。³⁴⁰提督成為一省中最高的綠營兵長官。

中國歷朝各代軍事制度的設置不外乎是針對敵人而設，有了敵人、或假想

³³³ 劉璈，《巡臺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0-21。

³³⁴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35，頁5a。

³³⁵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制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頁491。

³³⁶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制度》，頁492。順治3年2月，淮揚總督王文奎〈建立江北綠營揭帖〉。

³³⁷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pp. 56-57.

³³⁸ John Lang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

³³⁹ 按：水師提督全名為「水師提督軍務總兵官」，提督為直省綠營的最高長官，部分直省提督分陸路提督及水師提督。提督需受總督、將軍的節制。以明代來看，明代此階級官員為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晚期亦稱提督。見《最新清國文武官制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南京圖書館藏清末石印本），卷2，頁71a

³⁴⁰ 永瑤，《歷代職官表》（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56，頁11a。

敵，方能依照敵人狀況，設置一套可以嚇阻敵人的軍事系統。美國軍事專家馬漢（A.T. Mahan）的看法可以呼應清朝的軍事制度，他認為：若海疆要安全，要為國家建立一支海軍，這支海軍，即便不能到遠處去，至少也應能使自己的國家的一些航道保持暢通。³⁴¹

嘉慶以前，清廷面對來自海洋的威脅主要為傳統的海盜，這些海盜的能力較為有限。雖然此時西方國家已經來到中國周邊百年之久，但中西雙方確相處為安，並沒有劍拔弩張之狀，因此清廷並沒有針對防範西方殖民國家而建置新的陸師或水師部隊。清朝建立的這一支水師，主要還是針對海盜，因此我們可以將清代前期的水師當成海岸巡防部隊，他們只負責維持海岸安全，不對外擴張，只要人力、武器配備優於對手即可掌控制海權，清廷以得以壓制海盜為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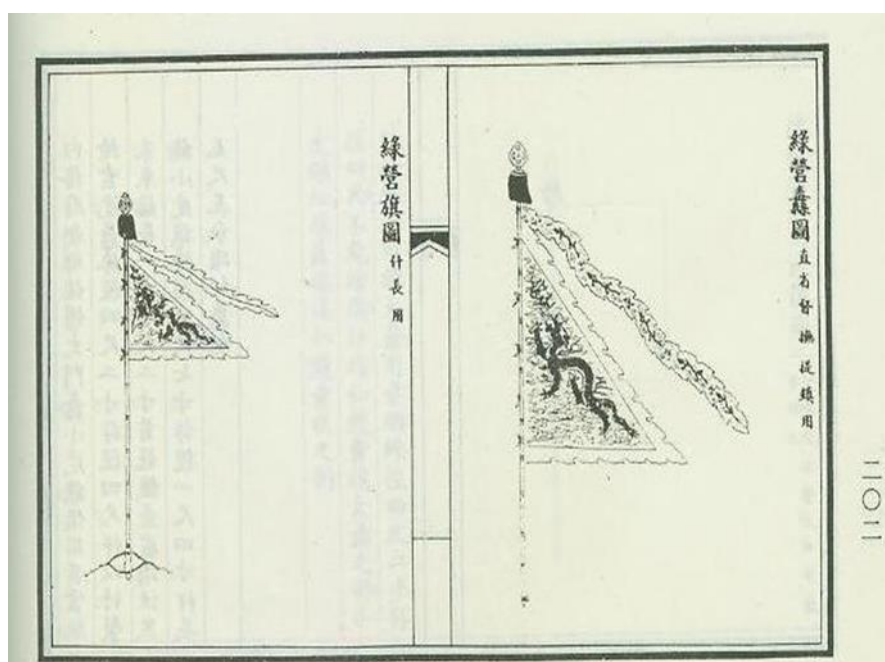


圖5-1綠營旗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6，頁202。

明代中晚期之後，因地方戰事頻繁，主要是以東南沿海一帶為主，因此必須設置常設性的統兵將領彈壓，避免再從中央調派為時以晚。因此提督與總兵即長期駐防於地方。清代以後承繼了明代中後期的地方軍事制度，以提督為統兵大將，管理省級的綠營部隊。《康熙會典》鎮戍載：「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兵鎮戍，其統馭官軍者，曰提督總兵官，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總兵官，其協守地方者，曰副將」。³⁴²綠營中的水師有內河、外海之分。清初，沿海各省水師，僅為防守海口、緝捕海盜之用，轄境雖在海疆，官制同於內地，至光緒間，南北洋鐵艦製成，始別設專官以統率之。³⁴³

³⁴¹ A.T. Mahan 著；安常容、成忠勤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2版），頁111。

³⁴² 伊桑阿，《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3），卷86，〈兵部〉，〈鎮戍〉，頁2a。

³⁴³ 趙爾巽，《清史稿》，卷135，〈志〉110，〈兵〉6，〈水師〉，頁3981。

順治、康熙初年，清廷於福建的統治地位尚不平穩，陸師、水師尚未定制，亦未積極建造戰船。因此，海上戰事俱向民間徵調趕繒船、艍船等來充做戰船。³⁴⁴從陳錦奏摺中可了解，其提到：「我之戰艦未備，水師不多；故遂養癰至今，莫可收拾耳」。³⁴⁵可見，順治朝初期，水師建置人員並不多，只於福州設水師協副將，泉州設水師參將，漳州設水師參將，總兵力不過四千人。廣東地區於1650年（順治7年），「特置兩藩重兵駐守，防海之籌，視前加密，省會設提督，潮州、碣石、高州各設總兵，惠州、雷州各設副將，廉州設參將」。³⁴⁶1651年（順治8年）開始積極水師的建置，「於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舊制，設提督、總兵、副將、遊擊以下各武員，如陸營之制。各省設造船廠，定水師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³⁴⁷1652年（順治9年）重新規定以1646年（順治3年）所定之舊例，以「收漁艇之稅，以修戰艦」。³⁴⁸此時清廷雖然已著手設置水師，設提督彈壓，準備修造戰船，但並未開始派官就任，水師尚由陸師將領節制。康熙元年始於福建、浙江設置水師提督，各統領閩、浙兩省水師，水師官員編制同於陸師。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因比較早控制陸權，因此陸師的建置比較早形成，水師方面的掌控比較晚，因此在順治中期之後才漸成雛型。

表5-1 綠營水師官弁編制表

職稱	提督	總兵	副將	參將	遊擊	都司
品級	從一品	正二品	從二品	正三品	從三品	正四品
補服	麒麟	獅子	獅子	豹	豹	虎
駐防區	標	標	協	營	營	營
職稱	守備	千總	把總	外委千總	外委把總	額外外委
品級	正五品	從六品	正七品	正八品	正九品	從九品
補服	熊	彪	犀牛	犀牛	海馬	海馬
駐防區	營	汛	汛	汛	汛	汛

資料來源：明亮、納蘇泰，《欽定中樞政考》72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品級〉，頁2a-3b。

提督為從一品官，統領一省之軍隊，其權責為副將以下職缺可推薦任用，五品以下官員犯錯可會同總督以軍法從事。³⁴⁹總督、巡撫、將軍、提督皆稱之為封疆大吏，顯見其權力之大。

一、提督與總兵的設置

³⁴⁴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174。

³⁴⁵ 〈密陳進勦機宜疏〉，《清奏疏選彙》（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錦奏摺，順治7年，頁1。

³⁴⁶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卷1，頁9b-10a。

³⁴⁷ 趙爾巽，《清史稿》，卷135，〈志〉110，〈兵〉6，〈水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3981。

³⁴⁸ 《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國佐奏摺，順治9年10月，頁30。

³⁴⁹ 〈浙江提督塞白理坐名敕書〉，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康熙8年10月5日。

以福建地方的提督與總兵設置來看。福建於1650年（順治7年），始定綠營官兵制，有兵35,000名，³⁵⁰此時亦設置水師，福州水師協副將一人、泉州水師營參將一人、漳州水師營參將一人。³⁵¹至順治末年，為了殲滅鄭氏及南明勢力，增加了水、陸師兵員，有陸師77,345名，水師25,000名，合計102,345名。³⁵²1662年（康熙元年），設置水師提督，施琅為首任水師提督。³⁵³轄下有六水師總兵官，³⁵⁴稍後，裁海澄鎮總兵官，命福建水師提督帶兵4,000，駐劄海澄縣。左路水師總兵官帶兵3,000駐劄閩安縣，右路水師總兵官帶兵3,000駐劄同安縣。³⁵⁵設漳州水師副將一人、遊擊二人、改漳州水師二營為中、左、右三營，增設遊擊一人。³⁵⁶1663年（康熙2年），裁泉州水師參將等官，裁漳州水師副將、及三營遊擊等官。³⁵⁷

康熙7年，裁福建水師提督，翌年，設水師總兵官、及鎮標官。改水師右路總兵官為興化總兵官，管轄福州城守協，泉州、邵武、長樂、福清、同安等營。復設連江營，復設汀州城守協副將、及標下中、左、右三營，裁海澄營副將及中營遊擊等官、水師左路總兵官。³⁵⁸

1677年（康熙16年），以海澄公管水師提督事務。³⁵⁹1618年（康熙17年），裁水師總兵官，改設水師提督。提標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參將以下等官。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等官。又改海澄總兵官為漳州總兵官，標下仍設中、左、右三營官。又裁海澄公標下中、左、右、前後四營官，設同安漳浦總兵官。³⁶⁰1687年（康熙26年），設南臺水師營參將以下等官。³⁶¹1729年（雍正7年），福州府設水師營漢軍，³⁶²此水師營隸屬於八旗水師，為福州將軍轄下，1754年（乾隆19年），改駐紮八旗滿洲水師。³⁶³1730年（雍正8年），增設督標水師營，駐福州南臺。³⁶⁴1733年（雍正11年），增設水師提標後營，移福州協左軍都司等官駐南臺，改督標水師營遊擊為參將。³⁶⁵

至光緒朝止，分別有陸師提督及水師提督，總兵官7人，外海水師總兵官二人，內兼水師陸路1人、副將10人，內含外海水師4人，參將16人內含外海水師5人、遊擊13人，內含外海水師9人、都司25人，內含外海水師8人、守備60人，

³⁵⁰ 陳鋒，《清代軍費研究》，頁94。《世祖章皇帝實錄》，卷50，順治7年8月甲午，頁397-2-398-1。

³⁵¹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順治7年，頁117-2-118-1。

³⁵² 陳鋒，《清代軍費研究》，頁94。

³⁵³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6，康熙元年7月戊戌，頁118-1。

³⁵⁴ 此時期有左路、右路、海澄、福寧、海壇、南澳。

³⁵⁵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7，康熙元年8月丁卯，頁130-2。

³⁵⁶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元年，頁118-2。

³⁵⁷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2年，頁119-1。

³⁵⁸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8年頁119-1-119-2。

³⁵⁹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15年，頁119-2。

³⁶⁰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17年，頁119-2。

³⁶¹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康熙26年，頁120-2。

³⁶²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45，雍正5年，頁47-1。

³⁶³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45，雍正5年，頁47-2。

³⁶⁴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雍正8年，頁121-2-122-1。

³⁶⁵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雍正11年，頁122-1。

內含外海水師17人、千總84人、把總179人、外委323人、額外外委222人。³⁶⁶

福建水師提督設置於1662年（康熙元年）、1668年（康熙7年）裁撤、1677年（康熙16年）復設。水師提督駐同安縣廈門，管轄本標中、左、右、前、後五營，1684年（康熙23年）之後管轄金門、海壇、臺灣、南澳、福寧五鎮，仍聽閩浙總督節制。³⁶⁷福建水師提督雖控有五鎮，但其中只有三鎮為水師鎮，福寧鎮左營、廣東南澳鎮左營因屬水師亦節制之，銅山水師營、湄州水師營由其兼轄。³⁶⁸提標轄下設參將，中營遊擊四員，左營駐石碼鎮，右營駐廈門，前營駐後崎尾，後營駐內校場；守備五員，1駐本營，4分防浯嶼、霞溪、廈門港、局口各汛；千總十員，九駐本營，1防海門汛；把總20員，17駐本營，3駐廈門高崎、海滸、三叉河各汛；經制外委30員、額外外委20員。³⁶⁹

清朝共有福建水師提督56任，扣除重覆者4人，³⁷⁰共52人。以籍貫觀之，23人來自福建，包括臺灣，佔42%，如再加上沿海地區之浙、粵兩省11人，則為34人，即佔65%。以調任情況觀之，18人卒於任，佔34%。以就任時間觀之（鴉片戰爭以前），施琅任職兩任，共23年，為最長者；黃仕簡兩任，時間次之，共21年；再次為吳英，任職15年。³⁷¹此後王郡亦擔任14年，卒於任。有趣的是，在水師提督中，除了大部分為漢人之外，亦有少數為滿人或蒙古人，他們擔任福建水師提督的背景及用意，往後將另文闡述。

福建水師提督，³⁷²是清朝設置水師提督存續時間最長者，與浙江水師提督於康熙元年同時設立。但其重要性凌駕於浙江水師提督以及廣東水師提督之上。乾隆朝以前，施琅家族以及黃梧家族在水師提督任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施琅與其子施世驃共擔任33年，兩人皆擔任至死方休；黃芳世與黃仕簡共擔任23年。林爽文事件之後，施、黃兩家於福建水師的影響力逐漸式微，此說明了福建水師一職已擺脫由明代降將之後裔所主導。

以水師部隊來看，滬尾水師營舊章原額：戰兵388名，守兵312名，合共戰守兵700名，又舵炊14名。³⁷³但同治朝以後，滬尾軍隊減少的相當多。如依照滬尾水師營新章額設：戰兵只剩下96名，守兵144名，合共戰守兵240名，又稿字識號令手4名。³⁷⁴全部只有244名，比以前減少456名。這些缺額慢慢即由湘軍和淮軍添補。

這時期的駐防軍隊還是來自福建各個鎮、營，如銅山營兵79名（內額外1員），金門鎮右營兵26名（內外委1員、額外1員），福建水提標中營兵23名，水提標左

³⁶⁶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550，頁117-1。

³⁶⁷ 明亮、納蘇泰，《欽定中樞政考》72卷，〈綠營〉卷1，〈營制〉，頁20a。

³⁶⁸ 趙爾巽，《清史稿》，〈志〉，卷130，〈志〉106，〈兵〉2，〈綠營〉，〈統轄〉，頁3913。

³⁶⁹ 穆彰阿，《大清一統志》560卷，卷424，頁8336。

³⁷⁰ 施琅、黃仕簡、李長庚、哈當阿，皆擔任2任福建水師提督。

³⁷¹ 施琅與吳英皆擔任至亡故始換他人，黃仕簡則因林爽文事件辦事不力遭革職。

³⁷² 福建水師提督狀況表亦可參閱王御風，《清代前期福建綠營水師研究》（1646-1795）（臺中：東海大學碩士論文，1995），頁154-156。王御風將署理及護理部分亦製表成一任，可參考之。

³⁷³ 《臺灣通志》〈臺澎水陸各營舊章原額清摺〉，頁725。

³⁷⁴ 《臺灣通志》〈同治八年裁兵加餉案內裁存新章額設兵丁分別馬步戰守名數清摺〉，頁722。

營兵23名，水提標右營兵24名(內外委一員)，水提標前營兵23名，水提標後營兵23名，金門鎮左營兵24名，南澳鎮左營兵24名。³⁷⁵

綠營軍隊為何減少那麼多，時臣各有不同之見解，而當時論者內容也不一，茲歸納為七點：就制度本身而言，缺失有三：其一，餉薄不足以膳其身家，兵丁多營商販以活口，自不專心於兵事。其二，分汛太多，兵員分防汛地，以致兵力單弱不能集中。不能集中，極缺乏訓練與監督，形同遊散。其三，出征應敵，例由各省各標雜亂抽調，湊成一軍，以致將與兵不相屬，兵與兵不相習，意志不齊，難收指揮之效。就平時積習而言，缺失有四：其一，虛伍缺額，將弁於兵士出缺，不加募補，乾沒其餉，或以雜役掛名之薪，以致軍伍不實。其二，游滑偷惰，綠營兵丁分於營汛，多應差使，養成衙門習氣，平時鑽營取巧，遇戰則趨退避。其三，頂替征操，綠營兵丁既多兼營小販，又滑巧為習，凡遇征調，自然不捨故居，常轉雇乞丐流氓，頂替應召。其四，虛應操練，綠營兵分布汛地，往往久不操練，即使集中演習陣式，多用花式空架，徒飾外觀，不能臨陣應用。³⁷⁶

臺灣開港之後，1866年(同治5年)，左宗棠奏：「臺灣一郡，遠隔大洋，番民雜處，易啟釁端現當生齒日繁，洋舶來往，尤宜加意整頓，以奠巖疆。該督以去閩在即，一切規畫，未暇致詳。請飭該鎮道等妥辦，具見實心。所陳臺灣積弊，兵制則班戍之期已廢，有冊無兵」。³⁷⁷由此可見，同治朝的綠營制度已經崩壞。李鴻章對於臺灣班兵無法作戰也持相同看法，他認為目前臺地目前陸師只有兩營，相當少，槍隊更少，綠營兵不可用，應該派遣有戰鬥力的軍隊來到臺灣。³⁷⁸

因為臺灣軍隊減少，於此情況下，開始徵調練軍來到臺灣，添補綠營兵之不足，1868年(同治7年)，有新左軍、靖海軍調來臺灣，他們是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的部隊。³⁷⁹劉明燈來臺灣之後即率令楚軍新左營赴臺灣，成為臺灣防軍之始。³⁸⁰

³⁷⁵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七，〈武備志〉，頁175。

³⁷⁶ 《王壯武公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八，頁，2-4

³⁷⁷ 《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一百八十七，同治五年十月己酉，頁358-2。

³⁷⁸ 李鴻章，《復李兩亭制軍》，《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臺北：大通書局，1987) 頁31-38。

³⁷⁹ 許毓良，〈清末臺灣的防軍〉《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80。

³⁸⁰ 《清史列傳》第103(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430-433。

第二節 湘軍組織

湘軍於1852年（咸豐2年）組成，1864年（同治3年）平定太平天國之後，陸續解散，人數也由高峰達到30萬人減少至10萬人上下，這10萬湘軍，部分駐防臺灣，³⁸¹這些湘軍約有數千人。

曾國藩在《湘鄉昭忠祠記》中寫到湘軍制度的緣起：“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束伍即編制，軍隊有編制，然後有節制，節制分明，使軍隊有軍紀；若軍隊無編制，則人自為戰，無異于烏合之眾。湘軍的組織與戚繼光的地方組織相似。戚繼光的組織制度分成，前、後、左、右四哨官，哨官4員，每哨官轄哨長4人，共16人；每哨長轄4隊長，共64人，正兵640人，火兵63人，一總共768人；把總1人，哨官4員，哨長16人在外。（註戚家軍未把親兵編制入列，而湘軍在編制裡另設營官親兵六隊，不設哨官，由營官直轄。戚家軍一總768人（把總一人，哨官四員，哨長十六人在外）。在選拔制度方面，千總選把總，把總選百總，百總選旗總，旗總選隊總，隊總揀兵。在湘軍營制方面，分為陸軍營制、水師營制、馬隊營制。最初成立的為陸軍，其餘兩種營制皆由陸軍營制出來的。

湘軍的組成有其歷史背景，本是一支在綠營瓦解之前的臨時性部隊，但因為他們的驍勇善戰，反而成為當時的主力部隊，並幾乎取代綠營。因為湘軍的紀律較好，這與湘軍的組織，在中上層領導結構是建立在師生、同學以及結拜兄弟的關係上，其下層結構組織則是建立在親屬之關係，³⁸²因此湘軍有比較好的向心力。

在湘軍成了的初期，其步隊營制方面，可分為數種建置，³⁸³湘軍以500人為一營，設營官1員。每營分立前後左右4哨。每哨設哨官1員。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6隊。每隊設什長1名，率親兵10名，伙勇1名，計6隊共72人。哨官有哨長1名，有護勇5名。其外有什長，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1哨分8隊。每隊什長1名，伙勇1名。其抬槍隊正勇12名，合什長、伙勇為14名。其刀矛小槍隊正勇10名，合什長、伙勇為12名。每哨合哨官、哨長、護勇為108人，合之營官親兵為504名。

(二)聯伍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砲，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砲，四隊刀矛，五隊小槍，六隊刀矛。每哨八隊，抬槍為第一隊，刀矛為第二隊，小槍為第三隊，刀矛為

³⁸¹ 皮明勇，《湘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280-289。

³⁸²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47.

³⁸³ 據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原刻本）卷十一附記一軍制、軍餉錄，並參考我著的《湘軍兵志》第六章湘軍營制。案淮軍營制不載于《李文忠公全集》，據《淮軍平捻記》趙烈文序說：周甥世澄早從行間，樂於記載，嘗哀輯所見章疏文報及一時言論為《淮軍平捻記》十卷，附載軍制等二卷，于捻患以來成敗之數，頗得其要焉。知周世澄是據從軍時所見的直接材料來著此書，故所記淮軍的軍制和軍餉是可據的。

第四隊，抬槍為第五隊，刀矛為第六隊，小槍為第七隊，刀矛為第八隊。共計一營劈山砲兩隊，抬槍八隊，小槍九隊，刀矛十九隊，共計三十八隊。

(三)長夫之制：

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彈、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砲隊用長夫三名，刀矛小槍隊用長夫兩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運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抬劈山砲隊。哨官、哨場及護勇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抬槍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隊用長夫兩名，計四哨抬槍隊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共長夫四十八名。總計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

(四)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哨官、哨長、護勇共用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四哨同。哨官、親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共計一營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二、馬隊營制

(一)一營之制：

每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一營立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立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官為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又散勇五棚，每十人為一棚，每棚什長一名，散勇九名。一營共營官一員，正哨官四員，副哨官六員，馬勇兩百五十名，什長二十五名，散勇兩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的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為二十五人。又一營長夫五十名，通計用夫八十一名。合計營哨官員、幫辦、字識、各勇人等共五百九十二人。

(二)馬匹之制：

每營馬數，營官四匹，幫辦一匹，字識一匹，正副哨官共二匹，什長及馬勇各一匹，共為馬二百七十六匹。

(三)帳棚之制：

營官領藍夾帳棚二架，白夾帳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領藍夾帳棚一架，白單帳棚一架。幫辦、字識領白單帳棚二架。馬勇每十人領單帳棚二架。

搬運大車及准報倒斃馬匹之制：搬運鍋帳子藥，每哨雇用大車一輛，共車五輛。如獲置買大車，或採辦駱駝，均由糧台八架。每營白馬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三、在餉章方面：³⁸⁴

(一) 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每月給薪水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帳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衣各費在內，聽營管酌用。哨官以次，均以日算。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親兵及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營計營官一員，每月支銀二百兩，哨官每員大建月支銀九兩小建月支銀八兩七錢，一營四員，計大建月支銀三十六兩，小建月支銀三十四兩八錢。哨長每名大建月支銀六兩，小建月支銀五兩八錢，一營四名計大建月支銀二十四兩，小建月支銀二十三兩二錢。什長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八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錢，一營三十八名計大建月支銀一百八十二兩四錢，小建月支銀一百七十六兩三錢二分。營官親兵計六十人，哨官護勇每哨五人，四哨合二十人，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五錢，小建月支銀四兩三錢五分，一營共計親兵護勇八十人，大建月支銀三百六十兩，小建月支銀三百四十八兩。正勇每哨計八十四名，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分，合營共四哨，計三百三十六名，大建月支銀一千四百一十一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一千三百六十四兩一錢六分。伙勇每名大建月支銀三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兩一錢九分，一營親兵隊伙勇六名，每哨伙勇九名，共計四十二名，通計大建月支銀一百三十八兩六錢，小建月支銀一百三十三兩九錢八分。長夫每名大建月支銀三兩，小建月支銀二兩九錢，一營統計一百八十名，大建月支銀五百四十兩，小建月支銀五百二十二兩。以上每營統計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餉銀的分配和支給，基本上是在綠營體制下延伸建置的，因此在各種支給的明細上大同小異。

(二) 統領薪水公費夫價之制：

統領除自帶一營本營薪水共費夫價照支外，另外酌加。凡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二百兩，加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帶萬人者，不准過五萬八千兩。凡帶百人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

(三) 小口糧之制：

凡立新營頭，奉札招勇，未經大營點名，其勇丁、勇夫，均有小口糧。至大營，上憲委員點名後，始啟支大口糧。其小口糧之制，勇丁、勇夫一率每名日給制錢一百文。

³⁸⁴ 據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卷十一，附記一，軍制、軍餉錄，並參羅爾綱，《湘軍兵志》第七章餉章與餉源。

(四) 恤賞之制：

凡作戰有陣亡者、受傷者，有恤賞之制。其陣亡者，每名恤銀五十兩。其受傷頭等者每名賞銀十五兩，二等者賞銀十兩，三等者賞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四、馬隊餉章：

凡營官月給薪水並馬干銀五十兩，公費銀一百兩，幫辦月銀十六兩，字識銀九兩。一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員，共支銀一百七十五兩。正哨官每員月給銀十八兩，一營計四員，共支銀七十二兩。副哨官每月給銀十五兩，一營計副哨官六員，共支銀九十兩。以上均不扣建。什長每名日給銀二錢六分，大建月支銀七兩八錢，小建月支銀七兩五錢四分，一營什長共二十五名，大建月支銀一百九十五兩，小建月支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馬勇每名日給銀二錢四分，大建月支銀七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六兩九錢六分。一營共五哨，每哨馬勇五十名，統一營計二百五十名，大建月支銀一錢八百兩，小建月支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散勇如部隊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大建月支銀四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分，一營共散勇二百五十名，大建月共支銀一千零五十兩，小建月共支銀一千零十五兩。火夫如伙勇例，每名日給一錢一分，大建月支銀三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兩一錢九分，一營共用火夫三十一名，大建月共支銀一百零二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九十八兩八錢九分。又每營長夫五十名，每名月給三兩，不扣建，每月共支銀一百五十兩。又每營油燭月給銀二十五兩。至游擊各處，爨煮一切需用柴草，每營月給八十兩，不准兵勇下鄉砍取樹木。此三項銀均不扣建。共計馬隊一營，大建月支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千六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

五、餉源：

湘軍在駐軍上海之時，已江海關稅和江蘇厘金為大宗。同治四年曾國藩抗捻，督淮軍北征，李鴻章署兩江總督，以兩江財富併各省關協餉供前敵淮軍。軍餉出入共有山內糧台、江外糧台、金陵糧台、行營糧台四台。分別為山內糧台所入的款有四項：一、饒州景德鎮半厘，二、皖茶飲捐厘，三、皖南分局牙厘，四、皖南地丁錢糧。江外糧台所入的款有四項：一、湖北督銷局鹽厘，二、江西督銷局鹽厘，三、安慶沿江厘卡，四、大通招商局鹽厘。金陵糧台所入的款有五項：一、下關鹽厘卡，二、大勝關厘稅卡，三、上海協辦厘捐，四、金陵善後捐輸，五、湖南督銷局鹽厘。行營糧台所入的款有七項：一、江北厘金，二、兩淮運司收淮南鹽課所項，三、淮北鹽課鹽厘，四、五河正陽鹽厘，五、直東豫三省協餉，六、上海洋關協餉，七、六安牙厘總局。以上四台二十款，每年約可入五百餘萬兩。

湘軍在臺灣的發展，約在同治年間，臺灣幾為湘系勢力所籠罩，如戍防基隆的是湘系曹志忠得廷慶祥營，及巡緝營，戍守滬尾的亦為霆軍孫開華部擢勝

三營，劉璈遣其子劉濟南回湘募勇三營回臺。³⁸⁵曹志忠、孫開華及劉濟南的軍隊可以說是都為當時清法戰爭的主力部隊，而曹志忠和孫開華部皆參與了滬尾之役。

第三節 淮軍組織

1861年（咸豐11年），曾國藩命李鴻章於安徽安慶地區組成淮軍，其人數最多時也達到十萬多人，200營以上，部分淮軍亦駐防臺灣。³⁸⁶淮軍的領袖是李鴻章，而創立淮軍的人卻是曾國藩。曾國藩創立淮軍，乃所以就湘軍之窮，補湘軍之缺的。湘軍自咸豐5年後，大將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緒濱、李緒宜諸人，都先後陣亡，那些後起將領卻少有傑出人才。在士卒方面，自1858年（咸豐8年）三河全軍被殲後，湘鄉幾于「處處招魂，家家怨別」。³⁸⁷那時候派人回湖南募勇竟無勇可募，此時湘軍已漸漸踏入暮氣之年。

淮軍發跡所本，實籍向來以有作戰經驗的之合肥西鄉民團。同時並增入為地方官所收編之官團。此之所謂團練者，尤非如一般團練制度之整齊體系，其組織不過地方英雄豪強之組合，用以保衛一鄉之有形武力而已。³⁸⁸這時候，太平天國還屹立於長江南北，兩淮捻軍方興未艾，湘軍既成強弩之末，不可復用，曾國藩不能不籌所以就湘軍之窮，補湘軍之缺的辦法，以應付當前形勢。但是曾國藩本一丁憂在籍侍郎，首創湘軍，以漢人而節制四省，已招猜忌，他說：「長江兩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弊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曾國藩處在這樣一個困難的環境裡，他卻藉別人的手來另建他的新武力，在曾國藩的督導下而由李鴻章統帥的淮軍成立。

一、士兵

淮軍士兵，成軍時以蘆洲、六安、安慶、揚州人居多。³⁸⁹迨同治2-3年間轉戰蘇、浙各城，無旬日不惡戰，各營傷亡過半，遂以降卒補額。³⁹⁰自同治四年，調往黃河流域抗捻軍，復隨地募補。³⁹¹

湘軍募兵制度，募兵必取湖南原籍農夫，不許隨地招募。因為兵取土著，一則明其家身，得以選擇，一則知其籍貫，使兵士入營後，不敢犯法為非，便於約束。淮軍制度本源自湘軍，而卻不守湘軍招募制度。所以同為募兵，而淮

³⁸⁵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頁144。

³⁸⁶ 田玄，《淮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32-138。

³⁸⁷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八《復左季高》，頁29。

³⁸⁸ 劉聲木，《異辭錄》卷一，頁26-27。

³⁸⁹ 《李文忠公奏稿》卷九《復陳奉旨督軍河洛折》，頁54。臣籍蘆洲，實在淮南。所部淮勇則蘆洲、六安、安慶、揚州人居多。《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籌辦目前緊要各事片》，頁69。

³⁹⁰ 《朋僚函稿》卷六《上曾相》，頁11。各軍兩年以來，無旬日不惡戰，各營傷亡過半，遂以降卒補額。

³⁹¹ 《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籌辦目前緊要各事片》，頁69-70。

軍兵士品質複雜，不如湘軍單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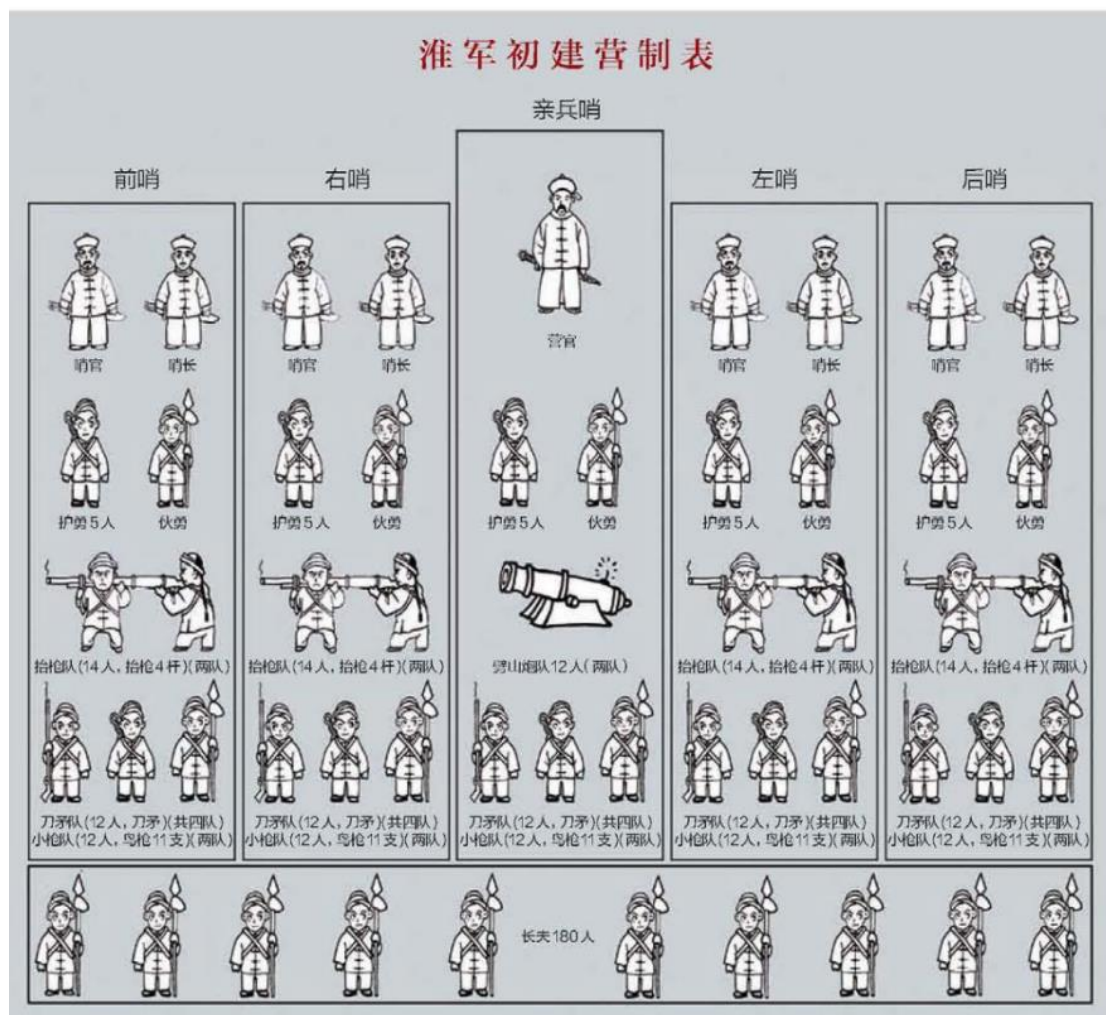


圖5-2 淮軍初建營制表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zh-mo/military/6nrp26v.html>

二、淮軍營制：³⁹²

淮軍因為是在湘軍之後成立，亦皆由曾國藩所創，因此其建置大致相同，在湘軍的基礎下完成建置。

(一)一營之制

以五百人為一營，設營官一員。每營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員。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率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共七十二人。哨官有哨長一名，有護勇五名。其外有什長，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抬槍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為十四名。其刀矛小槍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為十二名。每

³⁹² 周世澄，《淮軍平捻記》(上海：上海機器印書局，1877年)，卷十一〈附記〉，頁1。

哨合哨官、哨長、護勇為一百八人。合之營官親兵為五百四名。營官在外。

(二)聯伍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砲，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砲，四隊刀矛，五隊小槍，六隊刀矛。每哨八隊，抬槍為第一隊，刀矛為第二隊，小槍為第三隊，刀矛為第四隊，抬槍為第五隊，刀矛為第六隊，小槍為第七隊，刀矛為第八隊。共計一營劈山砲兩隊，抬槍八隊，小槍九隊，刀矛十九隊，共計三十八隊。

(三)長夫之制

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彈、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炮隊用長夫三名，刀矛小槍隊用長夫兩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運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抬劈山隊。哨官、哨場及護勇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抬槍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隊用長夫兩名，計四哨抬槍隊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共長夫四十八名。總計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

(四)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哨官、哨長、護勇共用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四哨同。哨官、親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共計一營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三、馬隊營制

(一)一營之制

每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一營立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立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官為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又散勇五棚，每十人為一棚，每棚什長一名，散勇九名。一營共營官一員，正哨官四員，副哨官六員，馬勇兩百五十名，什長二十五名，散勇兩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的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為二十五人。又一營長夫五十名，通計用夫八十一名。合計營哨官員、幫辦、字識、各勇人等共五百九十二人。

(二)馬匹之制

每營馬數，營官四匹，幫辦一匹，字識一匹，正副哨官共二匹，什長及馬勇各一匹，共為馬二百七十六匹。

(三)帳棚之制

營官領藍夾帳棚二架，白夾帳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領藍夾帳棚一架，白單帳棚一架。幫辦、字識領白單帳棚二架。馬勇每十人領單帳棚二架。

(四)搬運大車及准報倒斃馬匹之制

搬運鍋帳子藥，每哨雇用大車一輛，共車五輛。如獲置買大車，或採辦駱駝，均由糧台八架。每營白馬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四、步隊餉章³⁹³

(一)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每月給薪水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帳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衣各費在內，聽營管酌用。哨官以次，均以日算。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親兵及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營計營官一員，每月支銀二百兩，哨官每員大建月支銀九兩小建月支銀八兩七錢，一營四員，計大建月支銀三十六兩，小建月支銀三十四兩八錢。哨長每名大建月支銀六兩，小建月支銀五兩八錢，一營四名計大建月支銀二十四兩，小建月支銀二十三兩二錢。什長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八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錢，一營三十八名計大建月支銀一百八十二兩四錢，小建月支銀一百七十六兩三錢二分。營官親兵計六十人，哨官護勇每哨五人，四哨合二十人，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五錢，小建月支銀四兩三錢五分，一營共計親兵護勇八十人，大建月支銀三百六十兩，小建月支銀三百四十八兩。正勇每哨計八十四名，每名大建月支銀四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分，合營共四哨，計三百三十六名，大建月支銀一千四百一十一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一千三百六十四兩一錢六分。伙勇每名大建月支銀三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兩一錢九分，一營親兵隊伙勇六名，每哨伙勇九名，共計四十二名，通計大建月支銀一百三十八兩六錢，小建月支銀一百三十三兩九錢八分。長夫每名大建月支銀三兩，小建月支銀二兩九錢，一營統計一百八十名，大建月支銀五百四十兩，小建月支銀五百二十二兩。以上每營統計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二)統領薪水公費夫價之制

統領除自帶一營本營薪水共費夫價照支外，另外酌加。凡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二百兩，加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工費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帶萬人者，不准過五萬八千兩。凡帶

³⁹³ 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卷十一，附記一，頁5。

百人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

(三)小口糧之制

凡立新營頭，奉札招勇，未經大營點名，其勇丁、勇夫，均有小口糧。至大營，上憲委員點名後，始啟支大口糧。其小口糧之制，勇丁、勇夫一率每名日給制錢一百文。

(四)恤賞之制

凡作戰有陣亡者、受傷者，有恤賞之制。其陣亡者，每名恤銀五十兩。其受傷頭等者每名賞銀十五兩，二等者賞銀十兩，三等者賞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五、馬隊餉章

凡營官月給薪水並馬干銀五十兩，公費銀一百兩，幫辦月銀十六兩，字識銀九兩。一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員，共支銀一百七十五兩。正哨官每員月給銀十八兩，一營計四員，共支銀七十二兩。副哨官每月給銀十五兩，一營計副哨官六員，共支銀九十兩。以上均不扣建。什長每名日給銀二錢六分，大建月支銀七兩八錢，小建月支銀七兩五錢四分，一營什長共二十五名，大建月支銀一百九十五兩，小建月支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馬勇每名日給銀二錢四分，大建月支銀七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六兩九錢六分。一營共五哨，每哨馬勇五十名，統一營計二百五十名，大建月支銀一錢八百兩，小建月支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散勇如部隊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大建月支銀四兩二錢，小建月支銀四兩六分，一營共散勇二百五十名，大建月共支銀一千零五十兩，小建月共支銀一千零十五兩。火夫如伙勇例，每名日給一錢一分，大建月支銀三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兩一錢九分，一營共用火夫三十一名，大建月共支銀一百零二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九十八兩八錢九分。又每營長夫五十名，每名月給三兩，不扣建，每月共支銀一百五十兩。又每營油燭月給銀二十五兩。至游擊各處，爨煮一切需用柴草，每營月給八十兩，不准兵勇下鄉砍取樹木。此三項銀均不扣建。共計馬隊一營，大建月支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三錢，小建月支銀三千六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

(一)餉源

駐軍上海時，已江海關稅和江蘇厘金為大宗。同治4年曾國藩抗捻，督淮軍北征，李鴻章署兩江總督，以兩江財富併各省關協餉供前敵淮軍。軍餉出入共有山內糧台、江外糧台、金陵糧台、行營糧台四台。山內糧台所入的款有四項：一、饒州景德鎮半厘，二、皖茶飲捐厘，三、皖南分局牙厘，四、皖南地丁錢糧。江外糧台所入的款有四項：一、湖北督銷局鹽厘，二、江西督銷局鹽厘，三、安慶沿江厘卡，四、大通招商局鹽厘。金陵糧台所入的款有五項：一、下關鹽厘卡，二、大勝關厘稅卡，三、上海協辦厘捐，四、金陵善後捐輸，五、

湖南督銷局鹽厘。行營糧台所入的款有七項：一、江北厘金，二、兩淮運司收淮南鹽課所項，三、淮北鹽課鹽厘，四、五河正陽鹽厘，五、直東豫三省協餉，六、上海洋關協餉，七、六安牙厘總局。以上四台二十款，每年約可入五百餘萬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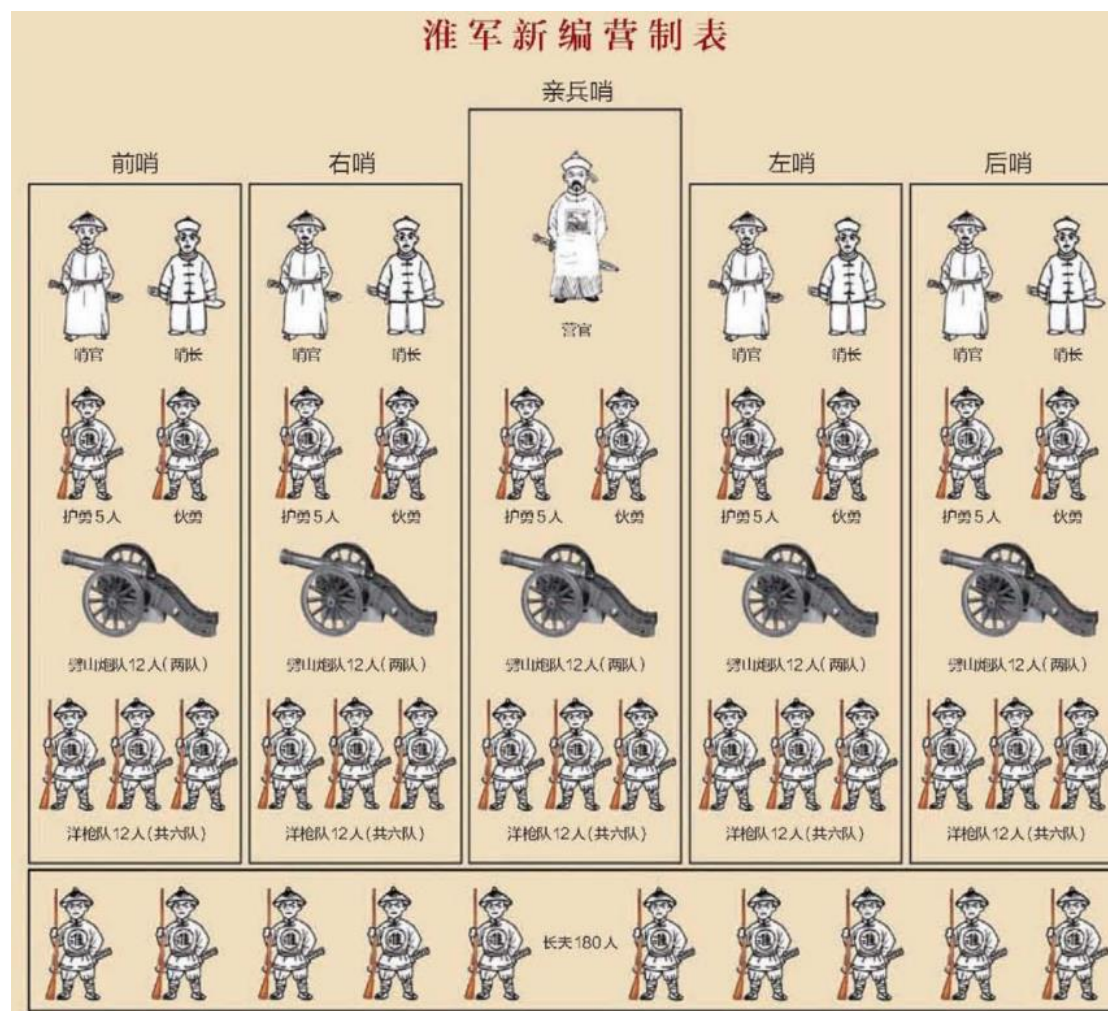


圖5-3 淮軍新編營制表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zh-mo/military/6nrp26v.html>

(二)兵器

淮軍兵器成軍時從湘軍制度，每營設小槍隊、抬槍隊及劈山砲隊。小槍（及鳥槍）、抬槍、劈山砲都是中國土制的舊式槍砲。

1862年（同治元年）期間，李鴻章曾多次上書曾國藩與之辯論關於新式武器之利弊，李鴻章說：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鴻章盡以全神攏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渠允為我請外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若學得一兩件好處，于軍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均意以為可否？³⁹⁴此時西洋

³⁹⁴ 吳汝綸輯，《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頁13。

新軍火初傳入，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樑部曾使用洋槍，結果卻敗亡。曾國藩引以為疑，李鴻章復信，把這個原因向曾國藩解釋說：「洋槍實為利器，和、張營中雖有此物，而未操練隊伍，故不中用。敝軍現擇能戰之將，其小槍隊悉改為洋槍隊，逐日操練，洗刷子路，有較抬砲更遠者」。李鴻章再寫信向曾國藩解釋說：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雲梯、砲台，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獨未能扎營著帳房，又臨陣審慎，膽氣多歉，此則不及中國好兵耳。忠逆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無從購覓真正炸砲。金陵、龍游軍中所用炸彈，亦恐未盡美善之處，洋酋僉云該兩國君主禁炸砲、大砲入中國。

英酋前與鴻章辦常勝軍事云，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無用。蓋常勝軍粗立戰功，僅賴幾件砲火，阿伯、華爾拼湊而成，其勇並非精強也。常熟投誠之賊，陸續來滬求救，但求波洋兵數百，炸砲數尊，賊必解圍而去，是賊亦徒震于炸砲之名也。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為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誠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程學啟、郭松林等皆堅壁自是，不肯求教，劉銘傳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砲、大砲不得。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³⁹⁵從曾、李二人往返辯論的書信中，看出當時將帥守舊思想的固執。

淮軍改用西洋新兵器，始於同治元年冬，³⁹⁶1864年（同治3年）5月，所屬郭松林、楊鼎勳、劉秉璋、王永勝四部萬五千人，洋槍萬餘支，劉銘傳部七千餘人，洋槍四千支，這實淮軍洋槍數目以過人數二分之一。³⁹⁷至同治4年冬，遂禁棄中國昔用的抬鳥槍，而全改用洋槍。計當時淮軍出發北上抗拒捻軍及留防江南全軍勇夫共五萬餘人，約有槍砲三四萬桿，開花砲隊四營。

當同治初年，淮軍在蘇滬與英法軍隊聯和抗拒太平軍時，英法軍與淮軍所用的都是前門槍砲，還未使用後膛槍砲。而各省軍隊卻還在用抬槍、鳥槍。同治末，鴻章令各營先酌換士乃得槍，而間以林明登認真操習，由漸而精，飭令津滬各製造局先酌林明登造子機器，仿製子藥銅卷，以便接濟，並與總理衙門傷狗亨利馬梯呢槍若干支，又與俄領事訂購卑爾打喇槍千支，以備將士選鋒者操用。至於砲位一項，李鴻章先後購到德國克虜伯後門鋼砲大小砲五十餘尊；德國克虜伯四磅彈後門鋼砲、美國格林連珠砲各數十尊。³⁹⁸

1884年（光緒10年），李鴻章又飭淮軍各營一律改用哈乞開斯及毛瑟槍，凡全營用哈乞開斯槍的即不領毛瑟槍，以仿西洋軍隊槍用一式的制度，並飭製造

³⁹⁵ 《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頁32-33。

³⁹⁶ 《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頁4。敝軍現擇能戰之將，其小槍隊悉改為洋槍隊，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較抬砲更遠者。程學起三營中併改出洋槍隊一營，臨陣時一營可抵兩營之用。

³⁹⁷ 《朋僚函稿》卷六《上曾相》，頁17。

³⁹⁸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籌議海防折》，頁14-15。

局專購此兩種步槍造子機器，源源應用。³⁹⁹這十門大砲仍以克虜伯最佳，李鴻章繼續添置，先後共有後門大小砲370餘尊。⁴⁰⁰

早在牡丹社事件時，清廷調來淮軍來臺灣，由唐定奎率領淮軍十三營合計6,500人，從徐州趕赴瓜州，然後從瓜州分批渡台，當時沈葆楨進行部署，調淮軍的福靖營到枋寮駐防，防備二十里外刺桐腳的日軍，隨後又派一個營駐紮東港，以聲援枋寮；其餘營伍分駐鳳山的西郊和東郊，形成犄角之勢。⁴⁰¹

第四節 土勇組織

勇營最早的出現大抵在嘉慶年間，因在剿辦盜匪時，該地區的武力不足，因此時常要到他地徵調，因此，開始在各地招募鄉勇。然而，如果亂事平定之後，這些招募的鄉勇要如何安排，則是一個很大問題。因此初期招募時，人數並不多。⁴⁰²其正式發展起來，應是清代中後期產物。並可確定言，為應太平軍發展之際會而形成。實可推敲至較早知兩個不同淵源。其正面成分較多者為團練，其反面相對成分較多者即為綠營。然在此處只可保守說，勇營之生成，與團練、綠營二者有密切關係，實際上既非兩者之合併，亦非兩者之直接轉化，實係另成一種完備之體系與制度。⁴⁰³

傳統團練跟所謂“防軍化”的團練，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仍有寓兵於農的深意，後者作風上已有職業軍人的身影，在台招募的勇丁一律統稱為“土勇”，只是防軍化的團練都以“營”為單位，所以也稱他們為“土勇營”，太平天國之後，福建地區綠營損失殆盡，才開始以練營補充兵源之不足。臺灣土勇營最早出現的時間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是跟牡丹社事件有關。當時後福建省正成立練營。

查通省內地陸路實戰守兵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名，茲擬按三成酌分之，挑練精兵五千四百四十八名，戰守各半，每四百五十四人為一營，共十二營，每營什長三十八名，親兵護兵共八十名，正兵三百三十六名，外募雇火夫四十二名，不在其數。營分四哨，以裨將一員為管帶，千把外額八人為正副哨長，以隊目為什長。⁴⁰⁴

團練鄉勇四字，每字各有實義，辨此者能名副其實乃有利而無害。「團」則聲勢氣誼接宜團結。「練」則進退擊刺接宜講求。「鄉」則取土著之人而客籍流氓不得與。「勇」則取壯健之士而老弱疲病不得充。則練而不團，臨事將各顧而不足

³⁹⁹ 《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十一《湘淮各軍少裁長夫折》，頁7。

⁴⁰⁰ 《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十一《湘淮各軍少裁長夫折》，頁7。

⁴⁰¹ 黃俊凌、李非凡，〈淮軍十三營與清末臺灣的海防建設及後山開發〉《閩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頁30-31。

⁴⁰² 《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五十九，嘉慶5年2月，壬辰，頁779-2。

⁴⁰³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2-3。

⁴⁰⁴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38-39。

恃。團而不練，臨事將亂次而不足恃。鄉而無勇，必至遁逃恐後而不足恃。勇而非鄉，必至遊勇客匪雜處而害更無窮。⁴⁰⁵

團練既為一種軍事組織，其結構系統自有一個大致形式。團練之組織，一般情形是以鄉為單位，鄉中有聲望者為首領，其成員或二三位或更多，即所謂總團。其下統轄若干團，各團以行政區劃之都，或團，或保為單位，其首領即所謂團長，或團正，或又有團副名稱，以為輔佐。此即構成實質上之軍事單位。團之下又有分戰鬥單位之哨，以百長領之，哨之下再分有牌，以什長領之。至最基層之成員，即所謂團勇或團丁或練勇。⁴⁰⁶

團勇名籍編造成冊，較詳細者每勇必記載年歲、籍貫、膂力、勤勞、智、勇、財、藝諸項目。完備者，團勇之外，更有長夫、子藥夫等名目。⁴⁰⁷這些團勇之來源，出自保甲系統中之編戶，大致以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男性，由各戶及齡男丁充當。至此即構成一團練組織之上下體系。⁴⁰⁸勇營營伍組織，創自湘軍，湘軍草創之最初一、兩年，嘗試摸索，原為三百六十人一營，繼後在咸豐三年十二月，改為每營五百人，外加長夫一百八十人，並時湘勇將弁，大致以五百人為度，亦無所更改。⁴⁰⁹

綠營定制之初，本無所謂「勇」。然因戰陣應急，募勇以充實軍力，「勇」之成員與其稱謂，則附於戰役之際，以別於兵。故所謂「勇」者，本始於招募並以依附於兵之分子而已。論其組織，更無一定形制可言。⁴¹⁰勇營之自立發展，始於其統領獨立應付戰役之機運，開始於偶然，發展為普遍。湖南與廣西接壤，太平軍初起，由桂入湘，在轉而延長江直下，迅速建立天京。各省用兵中間，遂與湘省人士一創立新軍制機會。⁴¹¹

勇營以營為基本單位，實並為有形結構之最大單位。蓋營之上並無任何固定單位組織，自兩營以上以致數十營之大枝軍伍，各營軍直接為統領所統帶。至就統領而言，其性質與職權，並無清楚規定，習慣上僅為招募與統率之首領，亦並為運用戰場之指揮官。所統部眾，多少不等。小則僅可為戰陣中之分枝首領，大則實足以為方面之統帥。⁴¹²

當時成立的土勇營，較為著名的二軍，一為卸任臺灣鎮總兵曾元福在鳳山所招募500人，由山東煙台稅務司博朗練成洋槍隊。這一支軍隊被沈葆楨命名為安撫軍。⁴¹³跟內地第一支洋槍隊—咸豐十年由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指揮的常勝軍相比，臺灣洋槍隊的成立晚了十四年。⁴¹⁴但它也標示者臺灣

⁴⁰⁵ 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八，頁16-17。

⁴⁰⁶ 《未灰齋文集》卷七，團練事宜

⁴⁰⁷ 朱孫詒，《團練事宜》，練勇格式，頁36-37。

⁴⁰⁸ 《王壯武公遺集》，卷一，頁6。

⁴⁰⁹ 《曾文正公書札》，卷四，頁52、卷五，頁10。

⁴¹⁰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頁15-16。

⁴¹¹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頁16。

⁴¹²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頁26。

⁴¹³ 王元禪，《甲戌公牘鈔存》，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三九種，1959年6月，頁98、107。

⁴¹⁴ R.J.史密斯(Richard Joseph Smith)著，汝企和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The Ever-Victo-

軍事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另一個是同年七月，清廷諭令沈氏可在淡蘭招募土勇二營。⁴¹⁵九月噶瑪蘭廳閩籍頭人陳輝煌，帶領該地土勇，跟隨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開山撫番。二年之後敘功，清廷特命陳氏統領蘇澳南二營、叭哩沙台勇營專防生番，並獎勵他的辛勞。⁴¹⁶

在光緒元年至9年這一段期間，臺灣防軍化的團練舉其大要者不多，當時重要的戍台武力還是以防軍為主。不過光緒十至十一年的清法戰爭打破了這個局面。在戰爭爆發之初，臺灣的兵力根據大員們的奏報是相當不足的。這有兩種解決之道。一是由內地調撥援軍，一是在台招募。于是就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各將領們除下轄的部隊之外，新募的土勇營也歸他們調度。例如：淮系福寧鎮總兵曹志忠指揮慶、祥營外，還指揮五堵土勇二營。淮系騎兵總兵劉朝祐指揮銘軍二營與土勇一營。淮系騎兵提督蘇得勝指揮水返腳土勇二營。提督銜留閩差委總兵桂占彪指揮土勇一營。營官蘇樹森指揮土勇一營。營官鄧長安指揮土勇一營。當然臺灣本地的頭人也有親率土勇營的例子，像武舉王廷理、捐職周玉謙的暖暖土勇營，在防守暖暖上就有不錯的表現。⁴¹⁷不過一戰成名的，恐怕非彰化縣霧峰任紳同時也是捐資堅生、郎中的林朝棟莫屬。

清法戰爭招募的勇營來自各個地方，如臺灣北部張李成朝募土勇500名，在滬尾登陸戰一役埋伏於海濱草叢中，⁴¹⁸最後贏得勝利。劉銘傳在其奏議中提到，臺灣自6月15日(1884年)基隆開戰以來，至今半載，僅江陰數次調到淮軍一千三百人。雖募土勇五千，器械不精，難當大敵。滬尾海口，尤關臺北安危，通計淮、楚七營、土勇三營。基隆一路，僅曹志忠所部六營，其餘蘇得勝、林朝棟等土勇五營，分紮暖暖、六堵一帶。⁴¹⁹因此，清法戰爭共募得5000土勇，滬尾三營，基隆五營。

林朝棟率領的土勇營從彰化縣發給的札飭來看，應是在光緒10年9月11日。當時臺灣道劉璈聽聞霧峰林家子弟擅長火器，林朝棟、林文欽叔姪素服鄉里，遂命他們招募五百名壯丁，編成“禮”、“義”二字號營，按楚軍營制一體訓練。⁴²⁰林朝棟後來率勇增援基隆，投入劉銘傳的麾下，在同年十月至隔年三月的戰事中，于月眉山、大水窟、大牛埔與淮軍各路並肩作戰，深受劉銘傳倚重。⁴²¹戰爭結束後林朝棟的土勇營受到眾用且被擴編；1.改以「棟」字號，仿淮軍營制編成六營，包括駐扎東大墩的棟字正營。2.駐扎橋仔頭、南北投、葫蘆墩的

rious Ar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2月), 頁24-96。

⁴¹⁵ 洪安全主編,《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9), 頁856。

⁴¹⁶ 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台北:正中書局, 1994), 頁153。

⁴¹⁷ 劉銘傳撰,馬昌華、翁飛點校,《劉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 1997), 頁123-124;《清宮月折檔臺灣史料(五)》, 頁3870、3994-3996。

⁴¹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 書先壯肅公守臺事, 頁76。

⁴¹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 臺北極危請飭速調勁旅援救摺, 光緒10年11月22日臺北府發, 頁187。

⁴²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頁53-54。

⁴²¹ 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募的由來》, 頁314-319。

棟字副營。3.駐扎平和厝的棟字前營。4.駐扎彰化的棟字隘勇副營。5.駐扎東大墩的棟字衛隊營。6.駐扎大湖的棟字隘勇營。更甚者劉銘傳將把駐防在中部的防軍，如：駐扎在埔里的屯軍正營，彰化的定海後營，交由已升任二品頂戴選用道員的林朝棟指揮。⁴²²

林朝棟的棟字營在臺灣建省之後，活躍了一陣子；尤其在苗栗、台中的開山撫番，棟字營是與當地生番戰鬥的主力。至於其他土勇營的表現，《淡新檔案》收藏有一份台東安撫軍成軍的敕文頗為難得。光緒十四年署埔里社通判吳本杰，經過劉銘傳的認可後在新竹縣招募土勇三百名，命名為“台東安撫軍”，成軍經費兩千兩由臺北府函請新竹縣照撥庫平銀發給。⁴²³

至於在勇營人員之待遇方面，一般而言，均以銀錢計算，而不似綠營之有銀有米兩項。⁴²⁴因此在待遇方面比起綠營、湘軍及淮軍等部隊來說，其所領之餉銀較少。

第五節 參與人員簡介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參與人員可以分成二個部份，正規軍及團練，正規軍包含臺灣綠營、湘軍、淮軍。如劉銘傳(1836-1895)、孫開華(1840-1893)、章高元(1843-1912)、曹志忠(1840-1916)、劉朝祐(1846-1888)、楊岳斌(1822-1890)、蘇得勝(?~1890)、龔占鰲、李定明、朱煥明、王三星、陳士貴、林則榮、廖得勝、桂占彪、唐仁元、葉友勝、龍惠南、梁秉成、畢長和、陳永隆、鄧長安、范惠意、孔光治、蕭定邦、聶士成、柳泰和、劉天雲、劉見榮、易玉林、談發祥、王詩正、陳鳴志。團練部分包含林朝棟(1851-1904)、蘇樹森(1827-?)、張仁貴(?-1885)、張李成(1842-1894)、陳振泰、黃國添、蔡國樑、王廷理、周玉謙、劉廷玉、陳維樂等人。

一、正規軍

1、劉銘傳(1836-1895)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1854年(咸豐4年)帶領鄉團練參加討伐太平天國戰役，授千總職。1862年(同治元年)率團練隨李鴻章救援江蘇，號銘字營。光緒7年(1881)春西捻平定後，累陞至一等男爵。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奉詔以福建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⁴²⁵劉銘傳抵台後積極整頓軍務，並且於基隆、滬尾(淡水)部屬防線。滬尾由孫開華鎮守、基隆則交由曹志忠、章高元等將

⁴²² 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折檔臺灣史料(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6141-6147。

⁴²³ 吳密察主編，《淡新檔案》(七)，第一編行政/財政類、建設類(台北：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頁114、123-124。

⁴²⁴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頁26。

⁴²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國史館傳包》，702002821-1號。

領把守。⁴²⁶

1884年5月至臺北籌劃戰守策略，法軍攻打基隆，劉銘傳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誘敵登陸。⁴²⁷8月份，法軍轉向滬尾，準備開創新戰局。劉銘傳因得李彤恩錯誤情報，撤出基隆，移防滬尾。⁴²⁸雖然8月20日在孫開華奮戰下滬尾戰勝，但基隆卻拱手讓人，因此引來朝廷的撻伐之聲，指責劉銘傳戰守失策，造成劉銘傳領導的危機。此時朝廷甚至懷疑其中可能有湘淮二軍不合的問題，甚至派出欽差大臣楊岳斌往臺灣，⁴²⁹一來是增援臺灣並查明案情，再者若劉銘傳真的判斷錯誤，也能陣前換將。

法軍佔基隆後，再進犯滬尾，由於滬尾為臺北要害，距臺北城又近，考量滬尾若失守，則臺北將不守，於是命令基隆駐軍撤兵，各提督力諫不聽，僅留統領林朝棟守獅球嶺，導致基隆失守。其後法軍攻打滬尾被擊退，左宗棠以基隆失守彈劾之，劉銘傳具疏申辯。

1885年（光緒11年2月），法軍奪下澎湖，劉銘傳又因此受責。⁴³⁰清法議和之後，清廷決定臺灣建省，劉銘傳奉詔以福建巡撫駐臺灣籌辦善後，提出「設防練兵」、「清查全臺賦稅」、「招撫生番」等三要務，定省會於東大墩，聘德人為工程師，修建基隆、安平、打狗各礮臺。設撫墾局、設番學堂，設招商局於新加坡，置腦務局、煤務局，採取官辦。興殖產、勸工商，鑄新幣，行保甲、創西學堂。因新政推行過激，頗受朝廷掣肘，以病陳請乞罷，回歸故里，1895年（光緒21年11月）去世，享年60歲，獲清廷贈太子太保，諡壯肅，賜卹，建專祠。⁴³¹

2、孫開華(1840-1893)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慈利人，為湘軍將領，武童出身，少時從軍，跟隨鮑超（1828-1886）征討太平軍，以軍功陞任總兵，⁴³²其初試啼聲於咸豐六年（1856），踏毀小池口城，陣中奮勇當先右膀受抬槍子傷深，記功在案，⁴³³爾後屢立軍功，加提督銜，1866年（同治5年）任漳州鎮總兵。⁴³⁴其後負責募兵勇成立「捷勝軍」，赴臺北蘇澳營辦理開山事務，署陸路提督。

1876年（光緒2年）率師渡臺，先駐基隆，後帶領所部抵達後山成廣澳（今臺東縣成功鎮），討伐當地社番告捷，獲朝廷賞黃馬褂。這開啟長達7年的開山

⁴²⁶ 劉銘傳，〈光緒10年6月4日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劉銘傳文集》，頁90-92

⁴²⁷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法船併犯臺北基隆滬尾同時危急移師保顧後路並接仗情形由，第129559號，光緒10年8月15日。

⁴²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39。

⁴²⁹ 王仁堪，〈光緒通籌臺防敬陳管見摺〉，《清奏疏選彙》，頁83-86。

⁴³⁰ 劉銘傳，〈光緒11年6月17日澎湖法兵退去查明失守各員分別處分摺〉，《劉銘傳文集》，頁372-374。

⁴³¹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205。

⁴³²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史館傳稿》，701007660號。

⁴³³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呈原任福建陸路孫故提督生前詳細出身履歷清冊》。

⁴³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國史館傳包》，第702002773-2號。

工作，與原住民部落發生多次征戰。1878年（光緒4年）又率兵平定加禮宛（噶瑪蘭族）⁴³⁵、巾老耶（撒奇萊雅族）的反抗。1883年（光緒9年）回任提督不久，國際情勢生變，法軍在越南與清軍衝突，海上因此戒嚴。此時，孫開華因曾涉及臺灣事務，故授命負責台北防務。⁴³⁶

在《劉壯肅公奏議》當中，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讚孫開華「器宇軒昂，精明強幹」、「該提鎮等於器械操練雖少講求，要皆久著靈軍，飽經戰陣，臣連日接談簡器練兵之法，類皆鼓舞歡欣。如能不畏艱險，於兵事切實講求，皆不負國家干城之選」。⁴³⁷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開始增派艦隊往滬尾河口，已經顯露進攻之勢。戰爭在即，滬尾通商委員李彤恩卻向劉銘傳匯報，指稱孫開華諸軍無法應戰，滬尾岌岌可危。⁴³⁸此時，提督孫開華督軍，與掛提督銜總兵章高元等前往抵禦，力挫法軍數次，兩軍短兵相接，孫開華率隊直前，於陣中斬殺執旗法將一名並奪其旗，此役擊斃法軍約三百名，法軍敗退至海邊爭相登艦，溺死者無數。⁴³⁹

劉銘傳於〈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當中提到：「滬尾英人登山觀戰，拍手狂呼，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餽食物以鳴歡舞。伏念各將士忍饑裹創，野宿山隈。當呻吟疲病之餘，處絕險孤危之地，奮身血戰，以弱摧強，實屬異常勞苦。所有統領擢勝等營署福建陸路提督記名提督漳州鎮總兵孫開華，身先士卒，忠勇善戰，危局獨支，厥功尤偉。該提督歷著戰績，已蒙恩賞穿黃馬褂，並賞給清字勇號，現署福建陸路提督，官職較崇，微臣未敢擅請，可否破格以獎戰功之處，恭候聖裁。」⁴⁴⁰孫開華獲朝廷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⁴⁴¹1893年（光緒19年）去世，諡壯武。⁴⁴²

3、章高元（1843-1912）

章高元字鼎臣，安徽合肥人，為淮軍後起名將，曾跟隨劉銘傳參與鎮壓太平軍、捻軍，累功升至副將。後來他被劉銘傳派任騎旅先鋒，轉戰於山東、安徽，因功擢升總兵，獲朝廷賞「奇勇巴圖魯」勇號。

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日軍侵臺，章高元亦奉命隨軍入臺灣，事

⁴³⁵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4，頁285-286。光緒4年10月3日廷寄。

⁴³⁶ 何璟等，〈光緒10年1月4日為法信日緊遵旨籌備台防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冊3，頁1500-1503。

⁴³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66。

⁴³⁸ 左宗棠，〈光緒10年10月29日為微臣抵閩詳察臺灣現在情形妥籌赴援恭摺仰祈聖鑒事〉，《左宗棠全集》，冊8，頁526-528。

⁴³⁹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頁299。

⁴⁴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

⁴⁴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58。

⁴⁴² 譚鍾麟，〈光緒19年9月4日為福建陸路提督因病出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3，頁479。

後撤回大陸，駐江陰。1884年（光緒10年），法軍入侵臺灣，章高元隨劉銘傳渡海守衛臺灣，⁴⁴³以記名提督擔任臺灣鎮總兵。⁴⁴⁴當時法軍已占至基隆，他誓死請戰，率部「乘夜蹈入法兵壘，短兵肉搏，鋒利不可當，法兵多死」。當時在海上的法艦以大礮榴彈攻擊章高元所率軍隊，章高元的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因受礮震導致終身失聰。⁴⁴⁵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章高元亦與提督孫開華等前往抵禦，力挫法軍數次。獲朝廷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個，並交部從優議敘。⁴⁴⁶戰後，他因功升簡署澎湖鎮總兵，賞換「年昌阿巴圖魯」勇號，1885年（光緒11年）調任臺灣鎮總兵。同年3月擔任山東登州鎮總兵官。⁴⁴⁷1887年（光緒13年）開山撫番工作，總兵章高元帶領軍隊及石工、民工開鑿從拔社埔（今水里鄉民和村、崁頂村）至丹社嶺的道路，即今所稱的「關門越嶺古道」其中的一段。⁴⁴⁸

《劉壯肅公奏議》當中對於章高元有這樣的稱讚：「淮軍將名章高元者，位望不逮開華，而勇略與之齊。」、「滬尾之戰，高元功最奇，袒身銳入，敵始退。惟嗜酒，戰畢乃痛飲為豪，醉臥不能起。孫開華獨以首功聞。高元既醒，上言，公已入告矣」。⁴⁴⁹

4、曹志忠（1840-1916）

曹志忠，字仁祥，湖南湘鄉人。隸屬於鮑超營下，為孫開華舊部。轉戰皖、鄂、江、粵等省，平定太平天國時有戰功。光緒8年授福寧鎮總兵，並由福寧帶兵換防至臺北府，分守滬尾與基隆兩地，自大甲以北至新竹滬尾及宜蘭之蘇澳，統歸曹志忠管轄。⁴⁵⁰

福寧鎮總兵曹志忠為湘軍將領，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讚曹志忠「性情樸實，穩慎過人」。光緒8年至光緒11年間，率師渡臺駐防臺北、基隆一帶。⁴⁵¹至光緒9年即被授與記名提督。⁴⁵²當時候其統領慶祥等營之部隊至光緒12年，之後統領凱字等營。⁴⁵³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曹志忠駐守基隆，營雖近海，中隔小山，

⁴⁴³ 《清季外交史料》，冊2，頁296。

⁴⁴⁴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楊在元撤署，請以記名提督章高元委令接署臺灣鎮篆務由，128353號，光緒10年06月22日。

⁴⁴⁵ 徐珂，《清稗類鈔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25-26。

⁴⁴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8-259。

⁴⁴⁷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5，光緒11年3月13日壬子，頁909-2。

⁴⁴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

⁴⁴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44。

⁴⁵⁰ 岑毓英，〈光緒8年5月29日修理大甲溪及基隆營礮報銷片〉，《岑襄勳公（毓英）遺集》，冊4，頁1907-1909；岑毓英，〈光緒8年5月29日由黔運閩炸礮仍存臺備用片〉，《岑襄勳公（毓英）遺集》，冊4，頁1911。

⁴⁵¹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39-240。

⁴⁵²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恭報到任日期事，408012050號，光緒11年09月30日。

⁴⁵³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頁239-240。

6月法兵4、500人前來，約半數在曹志忠營北山上築營，半數約200餘人則直逼曹志忠之壘，曹志忠一面飭守本營，親督王三星等率隊200人出戰，與蘇德勝東、西兩路夾攻，擊敗法軍。其後法軍進犯滬尾，曹志忠、章高元各營及蘇德勝自基隆趕回馳援。10月由於法軍佔據基隆附近之暖暖、深澳、四腳亭、慄魚坑、六堵、七堵、八堵等處，劉銘傳擔心團練防禦力量不足，指示曹志忠派營勇300人屯紮暖暖協助防禦，並添募士勇千人分駐六堵、大武崙一帶。

12月法軍再從獅球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曹志忠率領6營與林朝棟、劉朝祐共同抵禦，擊敗法軍。本次戰役自12月初，法軍百餘人於暖暖附近的大武崙探路時，被團勇擊退。曹志忠考量當地兵少難守，即撥王三星、陳士貴兩營前往助防。法軍進攻月眉山時，林朝棟與桂占彪等分途截擊，營官張仁貴也率勇200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經林朝棟馳援，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助張仁貴殺出重圍。兩軍血戰過程由於下著大雨，曹志忠與林朝棟皆跣足督戰泥淖中，於月眉山保衛戰獲得勝仗。⁴⁵⁴

爾後陸續署理福建陸路提督、⁴⁵⁵署漳州鎮總兵官，⁴⁵⁶至光緒30年擔任福建水師提督，⁴⁵⁷之後調任湖南提督。

5、劉朝祐(1846-1888)

總兵劉朝祐是淮軍將領，福建巡撫劉銘傳的姪兒，原駐守於江蘇省江陰，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之際，劉銘傳奏請朝廷將「銘武淮勇四營交劉朝祐統帶赴臺」，8月初劉朝祐即奉派帶兵600人搭乘所僱英商輪前來臺灣協防，⁴⁵⁸期間亦帶來不少軍械武器。⁴⁵⁹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隨同提督孫開華、章高元等前往抵禦。當時「章高元、劉朝祐各率營官朱煥明等伏北臺山後」、「劉朝祐所部百餘人，原助孫開華守滬，敵船連攻兩日，孫開華、劉朝祐伏軍海岸，屢遏敵鋒。」⁴⁶⁰福建巡撫劉銘傳於奏捷報的〈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當中提到：「章高元前於基隆獲勝案已邀獎勵，劉朝祐係臣姪孫，均未敢隨摺上請。」軍機處最後還是一體加恩。⁴⁶¹劉朝祐獲朝廷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鏢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個，並賞加提督銜。⁴⁶²為有效防衛臺北府城，劉銘傳於10月「調劉朝祐率所部並江陰新到勇八百人聊資守禦」。11月再調「劉朝祐所部淮勇千人，分赴暖暖、六堵間協戰」。其後法軍襲月眉山，曹志忠、劉朝祐共派七百人堅守戲臺山，劉朝祐、廖得勝因勇丁死

⁴⁵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76、166-170、175、181、184、191-192。

⁴⁵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408012068號。

⁴⁵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157652號。

⁴⁵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159015號。

⁴⁵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48、194。

⁴⁵⁹ 《清季外交史料》，冊2，頁318、334。

⁴⁶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3-176。

⁴⁶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8。

⁴⁶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8-259。

傷甚多，乃退至山下。⁴⁶³

1885年（光緒11年）提督劉朝祐負責開闢通往宜蘭的山道，次年(1886年)率兵討伐大嵙崁原住民，其後因染瘴疾而返。⁴⁶⁴ 1888年（光緒14年7月），統領銘字中軍記名提督劉朝祐病歿軍營。⁴⁶⁵

6、楊岳斌（1822-1890）

楊岳斌初名載福，字厚菴，湖南善化人。出身行伍，有軍功，受曾國藩提拔，與彭玉麟共治長江水軍。同治年間陞任陝甘總督。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奉命幫辦福建軍務。同年秋天在湖南招募鄉勇成軍，12月24抵達福建福州。⁴⁶⁶楊岳斌在接到委任時，起初以母親年老有病而不願擔當此任。且有官員認為，派楊岳斌來臺不見得對局勢是好。因為楊岳斌最高職務為陝甘總督，與劉銘傳幾乎是不分上下。他們若能合作，則對臺灣是好，但若是不能合作，只會引起另一次爭論。⁴⁶⁷

但是清軍自8月撤守基隆以來，雖然保住滬尾，然而曹志忠等部與紳民募集的土勇，一直與法軍周旋於暖暖山區。雙方你來我往，戰局陷入膠著。因此，清廷強迫並催促楊岳斌前往臺灣支援。

1885年（光緒11年）正月渡臺，繞往東海岸，於卑南登岸，⁴⁶⁸再由陸路前往府城。但此時，楊岳斌所帶之兵均未到臺灣，故而難以發揮支援的戰力。雖然此時清廷冀望楊岳斌的軍力可以協防滬尾與克復基隆，但兵力未到之時，甚難發揮作用。同時，法國也想透過新戰果來壓迫清廷，於是同年2月12日，法軍對澎湖展開攻擊，並於15日攻陷澎湖。爾後，楊岳斌部屬渡臺更為困難，法軍曾於海上扣押增援臺灣兵勇，造成一陣喧騰。⁴⁶⁹不過，楊岳斌至六堵一帶視察軍情時，發現防禦工事相當堅固，因此稍微放心。⁴⁷⁰

但爾後楊岳斌以母親老病為由，請朝廷先准其撤兵。8月份，楊岳斌獲准先行

⁴⁶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3、192-194。

⁴⁶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

⁴⁶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420。

⁴⁶⁶ 楊岳斌撰，《楊岳斌集》，〈行抵福週籌定各情形折〉（湖南：岳麓書社，2012），頁464。

⁴⁶⁷ 王仁堪，〈光緒通籌臺防敬陳管見摺〉，《清奏疏選彙》，頁83-86。

⁴⁶⁸ 楊岳斌，〈光緒11年2月28日為微臣謹遵電寄諭旨迅赴臺北會勦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6-37。

⁴⁶⁹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5，頁2973-2974。光緒11年4月28日

⁴⁷⁰ 楊岳斌，〈光緒11年2月12日為恭報微臣抵臺日期及現在籌辦大概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3-36；楊岳斌，〈光緒11年3月28日為恭報微臣馳抵臺北專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7-39；楊岳斌，〈光緒11年3月29日為陳明行抵基隆六堵前敵大營情形事〉，《楊勇愨公奏議》，頁42-43

離臺回籍。⁴⁷¹光緒16年病逝。⁴⁷²其生平重要奏議收錄於《楊勇愨公奏議》。⁴⁷³

7、蘇得勝(?-1890)

蘇得勝為安徽合肥人，從劉銘傳的銘軍參與討伐捻亂，為記名提督。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跟隨劉銘傳駐守臺北，法軍於基隆登陸後，蘇得勝、林朝棟等土勇五營，分紮暖暖、六堵一帶。與章高元所帶領元毅軍勇500人共同抵禦法軍。法軍進攻月眉山，蘇得勝帶領2營土勇防守六堵。月眉山退守之後，與鄭洪勝扼守大水窟、八堵尖等處要隘，扼守前鋒，與敵對壘，屢次接仗。法軍進攻滬尾，蘇得勝與曹志忠、章高元等共率奮勇數百人，馳救滬尾。

法軍自滬尾敗後，蘇得勝新募士勇千人駐防水返腳，以資策應。蘇得勝與章高元同獲朝廷褒賞，均著遇有海疆總兵缺出，即行簡放。蘇得勝並賞換西林巴圖魯名號。⁴⁷⁴其後補建甯總兵，仍留防滬尾。⁴⁷⁵清法議成，法提督李士卑斯曾派專差送信至蘇得勝駐紮的港仔口營，約請蘇得勝親到基隆面交被擄華人，將被擄船戶百餘名，放交蘇得勝等帶回。⁴⁷⁶

蘇得勝後來派駐於宜蘭，1886年（光緒12年）帶兵勦服溪頭三十餘社，1890年（光緒16年）剿平南澳番，後因感染瘴癘，積勞成疾，1890年（光緒16年8月19日）病逝。獲朝廷從優議卹，准於臺北府城建立專祠，入祀原籍並立功省分昭忠祠，生平戰績，宣付史館立傳。伊妻徐氏，以死殉夫，准其旌表。⁴⁷⁷

8、龔占鰲

右營官候補總兵龔占鰲是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以臺灣地廣兵單，向朝廷呈請添調「擢勝左、右、後三營營官閩浙補用總兵孫得友、龔占鰲、羅啟明」⁴⁷⁸等數營前來臺灣駐紮的部隊之一。法軍於光緒10年(1884)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孫開華等晝夜率軍分伏海濱，二十日清晨，法船忽散，孫開華決其必登岸，親督龔占鰲等設伏各處。」⁴⁷⁹提督孫開華令龔占鰲率右營伏於淺港，⁴⁸⁰此役右營官龔占鰲參與抵禦，沖鋒陷陣，戰功卓著，獲朝廷賞穿黃馬褂。⁴⁸¹

⁴⁷¹ 楊岳斌，〈光緒11年5月6日為臺防解嚴請先撤微臣所部乾軍十二營衛隊三百名以節餉需竝歷陳母病垂危苦情籲懇天恩賞假終養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43-45；楊岳斌，〈光緒11年7月9日為微臣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52

⁴⁷² 卞寶第，〈光緒18年1月22日為遵查原任陝甘總督楊岳斌生平事蹟謹繕節略恭呈御覽請飭史館立傳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7，頁923-924

⁴⁷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提要(上)》(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32。

⁴⁷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68、171、175、182、187、193、194、381。

⁴⁷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09、170。

⁴⁷⁶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45-46。

⁴⁷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215、419、420。

⁴⁷⁸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668。

⁴⁷⁹ 陳衍，《臺灣通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12。

⁴⁸⁰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6。

⁴⁸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9、李定明

中營官李定明是跟隨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鎮守滬尾的營官，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許「統帶滬尾防軍記名提督李定明，勇於任事，臨敵身先，文事粗通，槍能命中」⁴⁸²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孫開華令李定明率中營伏於油車，⁴⁸³此役中營官提督銜記名總兵健勇巴圖魯李定明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以提督記名，賞換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並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各省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⁴⁸⁴

10、朱煥明

朱煥明，安徽合肥人，字燦堂。從軍追隨劉銘傳征伐太平軍，又轉戰征伐捻軍，積功陞至總兵。1874年（同治13年），因牡丹社事件引起臺灣騷動，朱隨軍來臺備戰。沈葆楨佐理臺灣之時，朱煥明參與招撫番社，並對竹坑山、內外獅頭等處部落用兵。⁴⁸⁵

營官記名提督朱煥明是駐防滬尾的將領。⁴⁸⁶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朱煥明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各省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⁴⁸⁷

1886年（光緒12年），臺灣中路原住民騷動，劉銘傳調集澎湖與滬尾之軍隊，集中彰化進行鎮壓。朱煥明即由滬尾帶領軍事移駐彰化。光緒14年6月間因劉銘傳開山撫番、清賦政策引起民怨。傳言嘉義有械鬥發生，劉銘傳憂心亂事將起，於是調度軍士往嘉義預防。命令發出後，提督朱煥明即帶兵勇三百，由彰化往嘉義預防事端。此番調度，彰化地區布防反顯空虛。8月底，傳出鹿港鹽館被搶，匪徒滋事的消息，並且在九月初一時切斷彰化城與外界的聯繫。這就是光緒時期的施九緞反清事件。⁴⁸⁸

朱煥明得知消息後，立即帶領部隊回到彰化。⁴⁸⁹然而，反清勢力已然預防，施九緞等圍攻彰化縣城時遭李碰殺害身亡。⁴⁹⁰

⁴⁸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39。

⁴⁸³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6。

⁴⁸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

⁴⁸⁵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1，頁875。光緒1年10月16日上諭。

⁴⁸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210。

⁴⁸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⁴⁸⁸ 劉銘傳，〈光緒13年11月3日為中北兩路化番滋事派兵先後剿復謹陳剿撫情形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117，頁166-169。

⁴⁸⁹ 劉銘傳，〈光緒14年9月24日為彰化土匪搶劫鹽館圍攻城池先後派兵勦平謹將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119，頁208-21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冊6，頁276；劉銘傳，〈光緒14年10月仰懇天恩俯准飭部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0，頁491；《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14，頁346。光緒14年10月17日上諭。

⁴⁹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408。

11、王三星

總兵銜儘先副將王三星，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6月進犯基隆，王三星隨同福建巡撫劉銘傳率隊200人出戰，12月法軍進犯暖暖，王三星與陳士貴兩營奉派前往助防。獲朝廷恩賞以總兵記名簡放，並賞給額騰依巴圖魯名號。

491

12、陳士貴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暖暖時，陳士貴與王三星兩營奉派前往助防，其後法軍再犯大武崙，陳士貴與林則榮率隊奮擊，擊退法軍。⁴⁹²

13、林則榮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基隆大武崙時，20日法軍進攻大武崙，⁴⁹³林則榮與陳士貴率隊奮擊，擊退法軍。⁴⁹⁴

14、廖得勝

廖得勝為曹志忠所部營官，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500餘人分兩路自深澳坑、月眉山潛襲進犯，經廖得勝探知，得以及早準備應戰。法軍進犯月眉山情勢危時，廖得勝、葉友勝各帶楚勇三百人奮力夾攻，並與張仁貴等奮力仰攻，槍斃山上敵兵十數人，血戰一日，始奪踞其巔。⁴⁹⁵1885年(光緒11年6月)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

15、桂占彪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500餘人分兩路自深澳坑、月眉山潛襲進犯，桂占彪與林朝棟等分途截擊，戰役後，尤為出力之將官桂占彪與廖得勝獲朝廷准許彙案請獎，⁴⁹⁶1885年(光緒11年6月)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⁴⁹⁷1886年(光緒12年)管帶鎮海前軍右營總兵桂占彪因減發燒埋銀兩及扣發故勇存餉等情，遭革職提訊。⁴⁹⁸

16、唐仁元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總兵唐仁元參與抵禦，1885年(光緒11年6月)

⁴⁹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69-171、191。

⁴⁹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1-192。

⁴⁹³ 《臺灣通紀》，頁216。

⁴⁹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2。

⁴⁹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4、191-192。

⁴⁹⁶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3，光緒11年2月7日丁丑，頁885-1。

⁴⁹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1-193、376。

⁴⁹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441。

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⁴⁹⁹1886年(光緒12年)提督唐仁元帶領淡水銘軍三營參與生番剿撫工作，進紮南雅、義興一帶。唐仁元因撫番有功，著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並遇有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⁵⁰⁰唐仁元至義興後，積勞病歿。獲朝廷交兵部照立功後在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⁵⁰¹

17、葉友勝

葉友勝為曹志忠所部營官總兵銜副將，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月眉山情勢危時，葉友勝與廖得勝各帶楚勇三百人奮力夾攻，與龍惠南因不能力戰，遭撤去營官，革職留營效力，以示懲戒。⁵⁰²

18、龍惠南

龍惠南為曹志忠所部營官總兵銜副將，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月眉山，與葉友勝因不能力戰，遭撤去營官，革職留營效力，以示懲戒。⁵⁰³

19、梁秉成

記名總兵梁秉成是駐守滬尾的營官，法軍於光緒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記名總兵梁秉成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除了賞給克勇巴圖魯名號，並賞加提督銜。⁵⁰⁴

20、畢長和

副將畢長和為恪靖營營官，1875年(光緒元年)實施開山撫番時，帶兵參與討伐南部內外獅頭社之役。⁵⁰⁵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發生時，法軍於8月初進攻基隆時，畢長和帶領百餘人接戰。⁵⁰⁶與副將陳永隆共帶300餘人抵禦，使法軍無法前進。⁵⁰⁷法軍於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副將畢長和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副將陳永隆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⁵⁰⁸

21、陳永隆

陳永隆為恪靖巡緝營管帶，⁵⁰⁹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

⁴⁹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76。

⁵⁰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28，光緒12年5月8日庚子，頁74-1。

⁵⁰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214、394-396。

⁵⁰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4、191-192。

⁵⁰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4、191-192。

⁵⁰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⁰⁵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42。

⁵⁰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4。

⁵⁰⁷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5。

⁵⁰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⁰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441。

副將陳永隆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副將畢長和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⁵¹⁰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之際，總兵陳永隆駐滬尾，⁵¹¹

22、鄧長安

鄧長安為記名提督，建甯總兵蘇得勝的營官，身份為已革游擊，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於基隆登陸後，進攻暖暖，蘇得勝命鄧長安以土勇300人加上練兵百餘人參與血戰，獲朝廷恩賞，讓已革游擊鄧長安開復原官。⁵¹²

23、范惠意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遊擊范惠意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賞給額騰依巴圖魯名號，與遊擊孔光治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閩、浙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⁵¹³

24、孔光治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遊擊孔光治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遊擊范惠意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閩、浙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⁵¹⁴

25、蕭定邦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藍翎儘先都司滬尾營守備蕭定邦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著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⁵¹⁵

26、聶士成

記名提督聶士成是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李鴻章派遣帶領淮勇850人支援臺灣防務的將領，由於臺灣已遭法軍封鎖，運兵船遠道至東臺灣，於12月13日自卑南登陸。⁵¹⁶法軍進犯月眉山，聶士成帶領所部400人隨同劉銘傳馳赴六堵支援。提督聶士成，著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海疆總兵缺出，請旨簡放。⁵¹⁷聶士成後來擔任太原鎮總兵，1894年(光緒20年)甲午戰爭發生時，奉派與直隸提督葉志超帶兵東援，屯駐於牙山縣。日軍佔據朝鮮後，聶士成駐守於虎山。⁵¹⁸

⁵¹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¹¹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95。

⁵¹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1、191。

⁵¹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¹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¹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

⁵¹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2、194。

⁵¹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76。

⁵¹⁸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臺北：大通，1984)，頁29-36。

27、柳泰和

柳泰和為湘軍記名提督總兵，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時，柳泰和帶領楚勇一營駐守滬尾南岸觀音山一帶。滬尾告捷後，將周有基所募土勇四百餘人派歸柳泰和節制。1885年(光緒11年)總兵柳泰和帶領楚勇三營駐守彰化。1886年(光緒12年)提督柳泰和參與新竹大湖一帶生番剿撫工作。⁵¹⁹因勦滅生番有功，總兵柳泰和，著賞給健勇巴圖魯名號。⁵²⁰光緒12年10月以記名為甘肅肅州鎮總兵官。⁵²¹然而，其以營伍廢弛為由，被遣戍新疆，⁵²²晚景淒涼。

28、劉天雲

副將劉天雲於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時參與抵禦，清法議成，法提督李士卑斯曾派專差送信至蘇得勝駐紮的港仔口營，約請蘇得勝親到基隆面交被擄華人，福建巡撫劉銘傳派總兵劉天雲與蘇得勝同赴基隆，帶回被擄船戶百餘名。⁵²³其後獲朝廷恩賞，交部從優議敘。⁵²⁴

29、劉見榮

劉見榮為威營營官記名提督，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法軍進犯月眉山時，威營營官劉見榮與良營營官易玉林攻襲月眉山尾，後獲朝廷恩賞，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⁵²⁵

30、易玉林

易玉林為良營營官記名總兵，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法軍進犯月眉山時，良營營官易玉林與威營營官劉見榮攻襲月眉山尾，後獲朝廷恩賞，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⁵²⁶

31、談發祥

副將談發祥為黑旗管帶，於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以總兵記名簡放。⁵²⁷

32、王詩正

⁵¹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42、182、200、376。

⁵²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28，光緒12年5月8日庚子，頁74-1。

⁵²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33，光緒12年10月23日壬午，頁151-1。

⁵²²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39，光緒13年2月14日壬午，頁222-2。

⁵²³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45-46。

⁵²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76。

⁵²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4-195、376。

⁵²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4-195、376。

⁵²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76-377。

前江蘇候補道王詩正，⁵²⁸光緒8年2月派至江南為左宗棠調用。⁵²⁹光緒8年8月，王詩正總辦兩江營務處，舉措輕率，意氣驕矜，行事不檢，致招物議，實屬不知自愛，著即行革職，勒令回籍。⁵³⁰然而王詩正要來臺灣並不順利，左宗棠言，已檄飭前江蘇題奏道王詩正統領恪靖親軍三營，陸續開赴泉州蚶江一帶；先派楊在元馳往該處準備漁船多隻，俟王詩正兵勇取齊，扮作漁人黑夜偷渡，由笨港、鹿港、梧棲港等處分起上岸。⁵³¹

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左宗棠派遣帶領湘軍恪靖五營援臺之將領，1885年(光緒11年正月15日)抵達臺北。王詩正統經檄派統營渡臺，著歸劉銘傳節制調遣，左宗棠即咨明該撫，隨時察看，如不得力，即行撤回。⁵³²帶領恪靖五營至五堵支援，法軍進犯月眉山時，王詩正與曹志忠率各營血戰抵拒，雖然所率部隊曾經臨敵失利，其後仍獲朝廷賞給五品頂戴。⁵³³

33、陳鳴志

江蘇候補道陳鳴志於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時，招募恪靖士勇兩營渡臺參與抵禦。法軍進犯月眉山，陳鳴志親將土勇千人，與蘇得勝營相輔，防守火炭坑、馬陵坑一帶。⁵³⁴陳鳴志擔任臺灣道時，1886年(光緒12年)會同副將張兆連、陶茂森陸續招撫後山鳳山170餘社。1888年(光緒14年)以參與臺灣清賦有功，獲朝廷賞給三代一品封典。⁵³⁵

34、徐延旭 (?-1884)

清末將領，山東臨清人，字曉山，咸豐10年進士，出知廣西容縣。因參與鎮壓潯州農民起義有功，累晉知府，在任時以善治盜著稱。他在擔任太平知府時，曾奉命接待越南貢使和勘查邊境卡隘及道路，事後撰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在當時算是最了解越南情況的官員。在任梧州知府時，曾資助過時在廣西做官的鹿傳霖，光緒8年正月，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極力推薦徐延旭任廣西邊事，清政府納奏，並任徐延旭為廣西布政使，但還沒上任就因李維業攻下河內，越南情勢危急，而清朝官員又輪番上奏，舉荐徐延旭知兵，可勝任援越抗法重任。如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和張佩綸聯名上奏，建議讓徐延旭急引粵西現軍出關，分別剿撫諸土匪，借以牽制法兵。而在4月20日，山西巡撫張之洞兩次上奏舉荐徐延旭，清政府納奏，並讓徐延旭成為廣西邊軍的統帥，但徐延旭的軍事才幹從他的言論可看出端倪，山西戰前它函告總理衙門，認為法國陸軍也無甚可怕，並

⁵²⁸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大通，1968)，頁61。

⁵²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43，光緒8年2月9日乙丑，頁20-1。

⁵³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50，光緒8年8月8日辛酉，頁121-1。

⁵³¹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派員援臺並會籌一切情形摺，頁49。

⁵³²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9，光緒10年12月13日癸未，頁836-1。

⁵³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4、192-196、377。

⁵³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3-196。

⁵³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14。

在筆談時一本正經地告訴一位越南官員說：“洋人炮雖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槍一砲可容數十子，是一砲可敵旗數十砲矣，顧抬槍得力，其法與放鳥槍同”，可知徐延旭對熱兵器的戰爭是何等無知，北寧之戰戰敗後，遭判斬監候，後被發配到新疆。⁵³⁶

35、唐景崧（1841—1903）

字維卿，廣西省桂林府灌陽縣人。1865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三年，散館後授七品庶吉士。15年後始晉升一階，為吏部六品主事，還要候補，尚非實職。⁵³⁷他在光緒8年7月19日上奏清政府，提出他對法越情勢的看法和援越抗法的辦法，但清廷怕因為怕其前往越南會影響對法國的交涉，所以只是在八月初五日，下了一道意思含糊的諭旨，讓他前往雲南，交給岑毓英差遣，而他入越後透過跟越南官員交談，發現越南政府對劉永福很猜忌，並更堅定他抗法的決心，並向清朝報告劉永福的愛國忠貞，並希望清政府能夠盡快資助劉永福。而後在三月初八日唐景崧與劉永福會見，堅定了劉永福抗法的決心，並促使黑旗軍和清軍的聯繫漸漸正常，且爭取到滇、黔兩省的餉銀軍火支持，有利於兩軍的聯合作戰。⁵³⁸

清法戰爭過後，賞花翎，賜號霍伽春巴圖魯，晉二品秩，除福建臺灣道。光緒20年署理臺灣巡撫。⁵³⁹甲午戰爭過後，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民眾群情激憤，推唐景崧為臺灣民主國總統。日軍攻陷基隆之後，唐景崧逃至滬尾（今淡水區）的德商忌利士洋行，後來乘德國籍輪船鴨打號，棄職逃亡至廈門。

36、張達斌

湖南沅陵人，1879年（光緒5年）投靠陸路提督孫開華之營，受到孫開華重用。後隨孫開華來臺駐守兩年之久，後又隨軍回到福建。光緒十年清法戰爭爆發，臺灣受到法軍威脅，張達斌又隨孫開華部隊前來臺灣，駐守於台北。當法軍進攻滬尾時，張達斌督率兵勇，衝鋒陷陣。被法軍擊中雙腿，左腳傷勢嚴重，骨頭斷裂，傷癒後亦成跛行。是故，往後升遷時，免其騎射考驗。⁵⁴⁰光緒19年出任臺灣嘉義營斗六門都司。⁵⁴¹光緒27年，率領湘軍戍守福建馬尾砲台，舊疾復發身亡。

⁵³⁶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頁239。

⁵³⁷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頁398-399。

⁵³⁸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頁137-165。

⁵³⁹ 《清代職官年表》第2冊，頁1734-1735。

⁵⁴⁰ 楊昌濬，〈光緒13年仰懇天恩俯准將副將蔣葆齡劉萬順游擊張達斌援照軍營打仗受傷成廢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0，頁400-401

⁵⁴¹ 譚鍾麟，〈光緒19年5月28日為選員請補海外陸路都司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3，頁373。

二、團練

1、林朝棟(1851-1904)

林朝棟字蔭堂、號又密，彰化阿罩霧(今臺中市霧峰區)人，以世職襲騎者尉，循例納貲，敘兵部郎中。1884年(光緒10年)參與抵禦法軍犯臺，經福建巡撫劉銘傳保舉，獲朝廷賞加二品道銜、頂戴花翎。1885年劉銘傳巡撫臺灣，委辦中路營務，開撫墾局，擔任撫墾局長。1888年(光緒14年)彰化縣施九緞以清丈不公圍城，林朝棟自北馳援，事平之後獲賞穿黃馬褂。1888年(光緒15年)自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之馬鞍領至埔裏社(今南投縣埔里鎮)之大坪頂，約90里開闢官道，成立棟字隘勇營保護腦丁。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攜眷內渡，於申江去世，得年54歲。⁵⁴²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林朝棟募民勇500人、備糧餉兩個月協助抵禦，駐紮於暖暖、六堵一帶。法軍先佔領基隆，其後進攻滬尾失利，12月從獅球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林朝棟與曹志忠、劉朝祐共同抵禦，擊敗法軍。當法軍進攻月眉山時，林朝棟與桂占彪等分途截擊，營官張仁貴也率勇200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經林朝棟馳援，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助張仁貴殺出重圍。兩軍血戰過程由於下著大雨，曹志忠與林朝棟皆跣足督戰泥淖中，於月眉山保衛戰獲得勝仗。其後，林朝棟帶領團練助防臺北。劉銘傳本來不太信任地方團練，但是對於林朝棟則另眼相看，《劉壯肅公奏議》當中提到「獨見郎中林朝棟生長將家，負地望，則令統鄉練佐之。故戰法之後，勦匪撫番，恆得其死力，而團練亦無尾大難制之憂。凡此皆危難可法者」。⁵⁴³

2、蘇樹森(1827-?)

候選員外郎蘇樹森為林朝棟所率之民勇，擔任營官，1884年(光緒10年)參與抵禦法軍犯臺。蘇樹森土勇一營隸屬於蘇得勝，蘇得勝命營官鄧長安以土勇300合練兵百餘人助之。⁵⁴⁴法軍進攻月眉山，蘇樹森據四腳亭抵禦，遭法軍兩面夾擊，林朝棟、劉朝祐抵拒長牆敵兵，救出蘇樹森土勇，合同奪圍而出。其後蘇樹森奉派以土勇往守趙水坑，經福建巡撫劉銘傳保舉，獲朝廷賞加四品頂戴。⁵⁴⁵

3、張仁貴

義勇營官張仁貴本為宜蘭巨盜，經福寧鎮總兵曹志忠設法招致來營。⁵⁴⁶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其後進攻滬尾失利，12月從獅球

⁵⁴²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頁193。

⁵⁴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37、76、181、187、192。

⁵⁴⁴ 《臺灣通紀》，頁215。

⁵⁴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9-190、194-196。

⁵⁴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北：大通，1984)，頁161。

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營官張仁貴率兵通200餘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一天，遭法軍圍困。次日經林朝棟馳往援救，以及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張仁貴始出重圍。法軍隨後又增兵千餘前來接戰，以百人奪踞月眉山。廖得勝、張仁貴等奮力仰攻，槍斃山上敵兵十數人，血戰一日，始奪回月眉山巔。⁵⁴⁷其後法軍再進犯暖暖村月眉山一帶，張仁貴於是役陣亡。⁵⁴⁸

4、張李成(1842-1894)

別字炳南，臺北木柵人。道光22年（1842）八月生。性強毅，好武，有膂力，時與人角勝為樂。⁵⁴⁹時人稱張阿火，或是阿火旦。⁵⁵⁰軍功張李成本為臺灣北部小刀會首，經臺北知府李彤恩向福建巡撫劉銘傳推薦成為臺勇，《劉壯肅公奏議》記載：「張李成者，臺灣人，任俠，喜結交死士，人未之奇也，彤恩獨知之，言於公，使募士勇500人」。⁵⁵¹根據雷俊臣口述，張李成所部之軍隊主要招募自三角湧人（今新北是三峽區），在作戰過程中，奮力戰鬥的人數並不多，⁵⁵²這與清朝官方之記載多有出入。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軍功張李成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著以守備儘先補用，⁵⁵³並賞戴花翎、賞加都司銜。⁵⁵⁴《劉壯肅公奏議》記載其戰蹟：「敵攻滬尾，謀臺北。大將孫開華、章高元禦之。張李成以奇兵五百人夾擊，大破之，法兵死者千餘人」。⁵⁵⁵

5、陳振泰

軍功陳振泰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黃國添、蔡國樑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拔補，並賞加五品藍翎。⁵⁵⁶

6、黃國添

軍功黃國添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陳振泰、蔡國樑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拔補，⁵⁵⁷並賞加五品藍翎。⁵⁵⁸

⁵⁴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1。

⁵⁴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錄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85。

⁵⁴⁹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代（台北：國家圖書館，1993），頁421-422。

⁵⁵⁰ 吳逸生，〈滬尾守備阿火旦〉《臺灣風物》，17卷1期，1967年，頁79。

⁵⁵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75。

⁵⁵² 雷俊臣口述，柯設偕整理，〈淡水ニ於ケル清佛/日清兩役ノ概況〉。

⁵⁵³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庚申，頁747-1。

⁵⁵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⁵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3。

⁵⁵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⁵⁷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庚申，頁747-1。

⁵⁵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7、蔡國樑

軍功蔡國樑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陳振泰、黃國添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拔補，⁵⁵⁹並賞加五品藍翎。⁵⁶⁰

8、王廷理

王廷理為暖暖一帶的紳董，⁵⁶¹為當地之武舉人。⁵⁶²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練董武舉王廷理與周玉謙等捐資募勇三百人，與深澳等處各董練丁扼守，每處或數十百人，憑險堵禦。⁵⁶³

9、周玉謙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練董武舉周玉謙與王廷理等捐資募勇300人，⁵⁶⁴與深澳等處各董練丁扼守，每處或數十百人，憑險堵禦。⁵⁶⁵

10、劉廷玉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劉廷玉、陳維樂等，皆捐資募勇，數月來苦守血戰，力抗法軍。⁵⁶⁶1895年，日軍來臺，紳士劉廷玉、陳儒林等、洋商李春生請歐美人英德商先迎日軍安民。⁵⁶⁷

11、陳維樂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陳維樂、劉廷玉等，皆捐資募勇，數月來苦守血戰，力抗法軍。⁵⁶⁸

12、簡玉發

福建臺灣省臺北府淡水縣人，因清法戰爭有功，被授與五品藍翎儘先拔補外委，故年三十五歲，充當健勇營勇丁，於滬尾與法國陸戰獲勝，陣斬法兵首級案內，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賞給五品頂戴。光緒10年8月26日，奉到功牌執憑。嗣於福建臺灣基隆獲勝案內，又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咨保請獎軍功簡玉發以外委儘先拔補等因。光緒14年2月24日，奉准兵部咨復。又於臺灣勦

⁵⁵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19日庚申，頁747-1。

⁵⁶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⁵⁶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5。

⁵⁶² 《臺灣通紀》，頁213。

⁵⁶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1。

⁵⁶⁴ 《臺灣通紀》，頁213。

⁵⁶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1。

⁵⁶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0。

⁵⁶⁷ 《割臺三記》，讓臺記，頁40。

⁵⁶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0。

辦叛番土匪並歷年勦撫各路番社併案請獎案內，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咨保外委簡玉發准戴五品藍翎。光緒17年6月初5日，奉准兵部咨復各在案。光緒17年10月17日，奉統帶臺北隘軍勁勇等營鄭札委充當勁勇營左哨哨弁。11月14日，隨同大軍攻勦哈叻；督軍行抵吶哮被番圍困；是日16早，督軍衝出重圍，殿後陣亡，須至履歷者。⁵⁶⁹簡玉發因勦平大崙崁番不幸陣亡，因而從優撫恤。⁵⁷⁰

13、黃宗河

黃宗河為深坑地區士紳，自行募兵參與清法戰爭。法軍進攻滬尾時，黃宗河與自行招募之鄉勇與張李成部共同擊退法軍。⁵⁷¹其父親黃重殊，原籍福建泉州府安溪縣科名鄉，1835年來台，在拳山堡萬順寮和石碇一帶墾殖，經營大菁、茶葉及樟腦生意，獲利甚豐，後遷居深坑。黃宗河為長子，七歲已能代父計帳，並管理各種帳目，九歲入學讀書，最喜兵書。長大後繼承父業，更進而於台北大稻埕設「興記」經營，並加入「茶郊」。⁵⁷²

臺灣開山撫番之後，黃宗河跟隨劉銘傳進行撫番。黃宗河所轄之兩營由西路入，陸陳謙、黃希文各率土勇二十人前驅闢道。是夜二鼓，番目流明姑篤率番百餘人前來劫營，當經唐仁元率隊擊敗。初五日，兩軍除道，並集貓裏翁社，踞山開礮，各社懼而奔逃。⁵⁷³此後擔任守備一職的黃宗河管帶隘勇前營左哨駐石牛一帶，計十二堡。⁵⁷⁴日軍來台時黃宗河擔任都司一職，鎮守淡水。⁵⁷⁵

⁵⁶⁹ 《臺灣通志》〈勦平大崙崁內山番社獎卹案〉，頁919。

⁵⁷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310，光緒18年4月13日辛丑，頁35-2。

⁵⁷¹ 《新竹縣志稿》，兵燹，頁215。

⁵⁷² 許雪姬，《武翼都尉黃宗河傳—由德興黃氏祖譜及故宮檔案談起》（高雄：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編印，1986），頁481-491。

⁵⁷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頁202。

⁵⁷⁴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頁56。

⁵⁷⁵ 《割臺三記》，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頁16。

第六章 清代戰船樣式與武器配備

第一節 木質戰船

清朝在洋務運動（1861-1895）以前，並沒有自行設計或研發戰船之經驗。其戰船之船型除了沿用明代戰船以外，爾後，多仿造民間漁船及商船樣式改造。形成戰船、漁船、商船，甚至是海盜船都屬於同一種船型之現象。船舶搭載士兵，配置火炮，即為戰船。船舶搭載漁民，配置漁網，是為漁船。船舶搭載商品，遠赴他地進行貿易，是謂商船。如這些船舶被海盜劫掠，海盜即把船舶改造為海盜船。正因清廷沒有積極研發戰船，清朝戰船技術無法精進，與面對的對手實力積弱有很大關係。在制度面，用來對付海寇，因時制宜，妥善規劃，亦達到一定成效。在戰船的編制上亦能多方兼顧，每一支水師部隊皆由多種樣式的船舶所組成，彼此互相支援，使作戰時能達到最高效果，然而這樣的編制尚可對付海寇，但對於西方強權，則是不堪一擊。

水師人員編制完成之後，亦陸續設置戰船巡防海疆，臺灣戰船的設置於康熙朝領有臺灣時即已展開，初期戰船設置規格及任務並不明確，因此戰船數量不足問題時常發生。⁵⁷⁶乃至1725年（雍正3年）臺灣設置戰船廠後，戰船的數量與製造方有所依歸，戰船的數量由雍正朝至同治朝間，大抵皆在96艘上下。⁵⁷⁷依據《清史稿》記載，福建外海戰船設置有趕繒船、雙篷艍船、平底哨船、白艍哨船、哨船、平底船、雙篷哨船等十數種，⁵⁷⁸甚至更多。清廷的水師形制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大系統，長江口以北屬沙船系統，浙江、福建籍臺灣屬於福船系統。廣東及海南島則屬於廣船系統。臺灣的主要戰船如下所述。

清朝戰船的製造，初期以內河戰船為主，1646年（順治3年），設淮北、淮南、淮西并各道標大小27營，兵18,540名，標下官188名員，馬1,853匹，戰船160艘。⁵⁷⁹為了配合內河戰區的需要，此時期興建的戰船以內河戰船為主。定戰船、哨船以新造之年為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不依規定辦理者，皆受到嚴格處罰。⁵⁸⁰

康熙29年題准，自新造之年為始，屆三年准其小修，小修後三年大修，再屆三年如船隻尚堪修理，仍令再次大修，如不堪修理，該督等題明拆造。⁵⁸¹這

⁵⁷⁶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334-340。

⁵⁷⁷ 李其霖，《清代臺灣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頁29-31。

⁵⁷⁸ 趙爾巽，《清史稿》，〈志〉，卷135，〈兵〉6，頁4014。

⁵⁷⁹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24，順治3年2月丙戌，頁206-1。

⁵⁸⁰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卷575，〈兵部〉，〈軍器〉，頁30b。

⁵⁸¹ 《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23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1，

是清代台灣開始修造戰船之始。1703年（康熙42年），覆准沿海各營、汛，有島嶼之地區，應分定船數，以備官弁的駐守及巡弋之用。⁵⁸² 1725年（雍正3年），各省興建軍工戰船廠之後，對於戰船的製造狀況有更明確的規定。1732年（雍正10年），議准各省戰船在修造時，由督、撫、提、鎮，再委由副將、參將，會同文職道、府領價督修，再由都司及該地文職官員共同採辦木料，修造戰船的所有過程必需造冊備查。⁵⁸³對於支領款項興造戰船，各省必需在修造前兩個月領銀備料。臺灣及瓊州兩府，因遠隔外洋，遂可提前在修造前四個月領銀備料。⁵⁸⁴

1736年（乾隆元年），對於修船所需的料價銀數規定，料價500兩以上，工價二百兩以上者，令督、撫預行確估題報，工竣造冊註銷。如料價在五百兩以下，工銀兩百兩以下，令督、撫咨明工部議知照戶部，申請款項，完工之後，亦需造冊註銷。⁵⁸⁵

乾隆晚期，因為浙江、福建、廣東之海盜熾熱，原有水師戰船無法與海盜抗衡，故在各地新造同安船以取代趕繒船。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清廷開始檢討水師政策，然而官員各有堅持，因此無法在短暫時間內獲得共識，改變水師策略。加上當時的道光朝、咸豐朝以降之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故在水師政策上一一直無法擬定方針。

同治朝以後，這股改變水師方略的思潮再也無法抵擋，清廷決定由左宗棠（1812-1885）來佐理船政事宜，開始試造輪船，⁵⁸⁶1866年（同治5年）福建船政局船廠開工興建。⁵⁸⁷然而，新疆地區軍情告急，非左宗棠前去平亂不可，左宗棠遂推薦沈葆楨（1820-1879）擔任船政大臣一職。⁵⁸⁸福建船政局在沈葆楨主持之下，任用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 1831-1875）為正副監督，負責所有的船政事務。

福州船政局因設置於馬尾，亦稱馬尾船政局，福建船政局主要由鐵廠、船廠和船政學堂三部分組成，屬於清政府所經營規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廠。船政學堂設製造、航海兩班，分別要求學員達到按圖造船和擔任船長的能力；並派員留學英、法，學習駕駛和造船技術。1869年（同治8年6月10日），福建船局製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1871年為了解英、法等國的現代化工藝，曾國藩、李鴻章上奏，委派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闈，選派聰穎弟子出國學習相關技藝。⁵⁸⁹至1874年2月，共造輪船15艘。爾後，法國工程師日意格等數十人依照原合同規定從船廠撤退，廠務和技術則由船政學堂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接管，

〈各省外海戰船總略〉，頁1a。

⁵⁸²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575，〈兵部〉，〈軍器〉，頁31a。

⁵⁸³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575，〈兵部〉，〈軍器〉，頁31a。

⁵⁸⁴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575，〈兵部〉，〈軍器〉，頁31a-31b。

⁵⁸⁵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卷12，〈方略〉1，頁38a。

⁵⁸⁶ 《穆宗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百七十八，頁208-1。

⁵⁸⁷ 《海防檔》，福州船廠（上），頁59。

⁵⁸⁸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二百十四，頁785-1。

⁵⁸⁹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頁47-1。

新造的船艦皆由清人所駕駛。

1912年（民國元年）辛亥革命後，改稱為「海軍造船所」。但至對日抗戰期間，又遭到嚴重破壞，因而生產停頓。雖然中法戰爭之後，福建船政局的造船產量已不如以往，但從1866年至1907年間，福州船政局還是建造達41艘戰船。⁵⁹⁰時常來臺灣擔任運兵船的萬年青號，即是第一艘由福建船政局興建的船隻。

福建船政局興建的船隻，初期因技術尚未熟稔，因此船隻結構尚以木質船舶為主。1878年（光緒4年）以後，開始製造鐵製船舶，其造船技術慢慢精進當中，與國際接軌。然而清朝建造之戰船大部分於清法戰爭及甲午戰爭被殲滅或者戰敗被俘虜。

表6-1 福建船政局興建水師戰船表

船名	屬性	製造時間	噸位	所屬水師	備考
萬年青	運輸船	1869.6.10	1,370	福建水師	1887.1.20撞沉
湄雲	運輸船	1869.12.6	578	北洋水師	1895.3.6被日俘
福星	木質兵船	1870.5.30	515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伏波	木質兵船	1870.12.22	1,258	福建水師	1884.8.23自沉
安瀾	運輸船	1871.6.18	1,258	福建水師	1874.9.29遇風沉
鎮海	運輸船	1871.11.28	572.5	福建水師	
揚武	木質兵船	1872.4.23	1,393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飛雲	木質兵船	1872.6.3	1,258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靖遠	木質兵船	1872.8.21	572.5	南洋水師	
振威	木質兵船	1872.12.10	572.5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濟安	木質兵船	1873.1.2	1,258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永保	木質兵船	1873.8.10	1,353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海鏡	運輸船	1873.11.8	1,358	北洋水師	
琛航	運輸船	1874.1.6	1,391	福建水師	1884.8.23被擊沉
大雅	運輸船	1874.5.16	1,391	福建水師	1874.9.29遇風沉
元凱	木質兵船	1875.6.4	1,258	福建水師	1894.11被日俘
藝新	木質兵船	1876.6.10	245	福建水師	1884.8.23自沉
登瀛洲	木質兵船	1876.9.15	1,258	南洋水師	
泰安	木質兵船	1876.12.2	1,258	北洋水師	1937自沉
威遠	練兵船	1877.5.15	1,258	北洋水師	1895.2.6被擊沉

⁵⁹⁰ 《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三百十二，頁63-1。

超武	鐵脅木殼兵船	1878.6.19	1,268	南洋水師	
康濟	練船	1879.7.21	1,310	北洋水師	
澄慶	鐵脅木殼兵船	1880.10.22	1,268	南洋水師	1885.2自沉
開濟	鐵脅雙重快碰船	1883.1.11	2,153	南洋水師	1902.6.22爆炸沉
橫海	鐵脅木殼兵船	1884.12.18	1,230	南洋水師	1886.2觸礁沉
鏡清	鐵脅雙重快碰船	1885.12.23	2,200	南洋水師	
震泰	鐵脅雙重快碰船	1886.10.15	2,200	南洋水師	1902.8.17撞沉
廣甲	鐵脅木殼兵船	1887.8.6	1,296	廣東水師	1894.9.17擱淺
平遠	鋼甲鋼殼兵船	1888.1.29	2,150	北洋水師	1895.2.17被日俘
廣乙	鋼脅鋼殼魚雷快船	1889.8.28	1,110	廣東水師	1894.7.25擱淺自焚
廣丙	鋼脅鋼殼魚雷快船	1891.4.11	1,030	廣東水師	1895.2.17被日俘
廣庚	鋼脅木殼兵船	1889.5.30	316	廣東水師	
福靖	鋼脅鋼殼魚雷快船	1893.1.20	1,030	福建水師	1898.7遇風沉
通濟	鋼脅鋼殼練船	1894	1900	中央海軍	1937自沉
福安	運輸艦	1897.4.19	1,700	中央海軍	1938擊沉
吉雲	拖船	1898	135	中央海軍	
建威	魚雷獵艦	1899.1.29	871	中央海軍	
建安	魚雷獵艦	1900.3.3	871	中央海軍	
建翼	魚雷艇	1902.5	50		
海鴻	砲艇	1917	190	中央海軍	1937自沉
海鵠	砲艇	1918	190	中央海軍	1937自沉

一、趕繒船

為明代以來航行於大陸與臺灣之間的主要船舶。趕繒船為民間所使用的漁船，但大抵在明朝晚期，明朝水師即使用趕繒船作為戰船之用。1688年（康熙27年），為了使水師操縱更為快速，逐漸以趕繒船取代烏船，成為官方使用之戰

船，⁵⁹¹至清代晚期，趕繒船皆是水師所使用的戰船，因此趕繒船成為了明清之際使用時間最長的水師戰船。船型較大的趕繒船可做為犁衝⁵⁹²之用，亦稱為犁繒船。又趕繒船通常配掛有兩張風帆，也以「趕繒雙篷船」稱之。趕繒船的特色為，船甲板上左右兩舷，設置的樣式如垣，船身寬闊，篷高大，船底圓狀，便於使風，行駛快速，⁵⁹³《金門志》⁵⁹⁴對趕繒船的形態有清楚的描述，得以讓我們更了解趕繒船。

趕繒船為一尖底海船，可橫越大洋，趕繒船依照船隻大小，可分為大、中、小，三種型式。大趕繒船設兵80名，排槍42杆；中趕繒船設兵60名，排槍30杆；小趕繒船設兵50名，排槍25杆。⁵⁹⁵福建省大號趕繒船，身長9丈6尺，板厚3寸2分；亦有身長8丈，板厚2寸9分。二號趕繒船，身長7丈4尺、及7丈2尺，板均厚2寸7分。⁵⁹⁶趕繒船除了作為清代的主力戰船之外，也常被民間用于遠洋航運，尤其是用于對呂宋的客運和貿易。⁵⁹⁷

表6-2 宋、明、清三代製造海船長度規格表

朝代	宋代、元代	明代	清代
可造船之長度	1丈	10丈	11丈9尺
折合現代度量衡 (公尺)	34.72	31.10	34.88

資料來源：依據吳承洛（吳洛）《中國度量衡史》整理而得。⁵⁹⁸

說明：度量衡一丈為十尺。宋、元時期一丈為34.72公尺；明代一丈為3.11公尺；清代一丈為3.2公尺。

⁵⁹¹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4冊，德國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⁵⁹² 犁衝：清朝水師作戰的方式之一，以大船衝撞小船，使敵船沉沒。

⁵⁹³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

⁵⁹⁴ 林焜熿，《金門志》，卷5，頁95。

⁵⁹⁵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710，〈兵部〉，雍正6年，頁835-2-836-1。

⁵⁹⁶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936，〈工部〉，雍正10年，頁740-1。

⁵⁹⁷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296。

⁵⁹⁸ 各代度量衡換算，參閱吳承洛（吳洛），《中國度量衡史》（上海：上海書局，1987），頁6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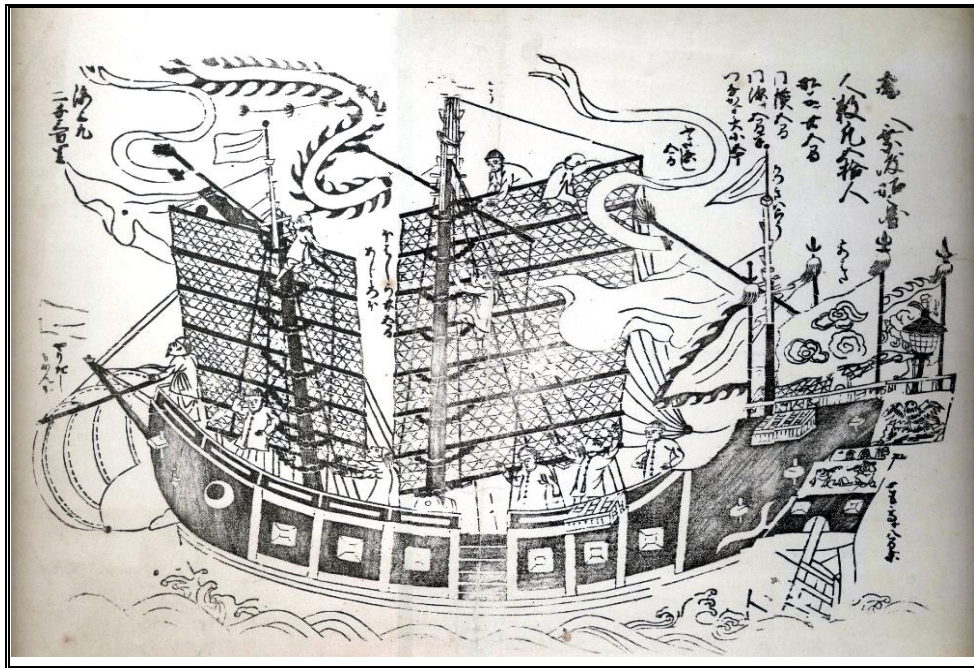


圖6-1 趕繒船

圖片來源：李其霖藏。



圖6-2 趕繒船

圖片來源：劉潞、吳芳思編譯，《帝國的掠影》，頁86。

說明：1793年（乾隆58年），馬戛爾尼使節團於寧波地區所見的清朝水師戰船，依此船樣式及時間、地點判斷，應屬於駐防於寧波的浙江提標之大趕繒船。

二、艍船

艍船的規模小於趕繒船，船型類似於趕繒船。大型的艍船特色為船底塗白色漆，亦稱「白底艍船」、「水艍船」等。艍船大部以雙篷樣式呈現，亦稱為「雙篷艍船」。⁵⁹⁹與趕繒船的分別之處在於艍船船頭微低，口張無獅頭，⁶⁰⁰其餘各處相當。繒船與艍船都是民間漁船的一種，因為艍船與繒船樣式相當，乍看之下相似，因此清廷及民間亦有稱作為「繒艍船」。艍船亦有大小之分，小型艍船所乘載的人員有，1捕盜、1舵工、2繚手、3旋手、1杉板、1抄、1艚、12官兵，共21人。⁶⁰¹中型艍船可載運30人，如廣州將軍錫特庫，曾建議派中型艍船載運官兵30名，增防廣州虎頭門附近之纜尾河、亭步港。⁶⁰²

民間的艍船亦常被徵調擔任載運工作。如廈門向有白底艍船，赴鹿仔港販運米石者，亦必由蚶江掛驗，始准出口。海道既紆，風信尤須守候，是以艍船漸次歇業。……再艍船，比蚶江之單桅、雙桅船較大，配運官米，亦得多載。⁶⁰³但有關艍船的史料記載極為有限，在現有的資料上，我們無法得知更多資訊，做出更詳細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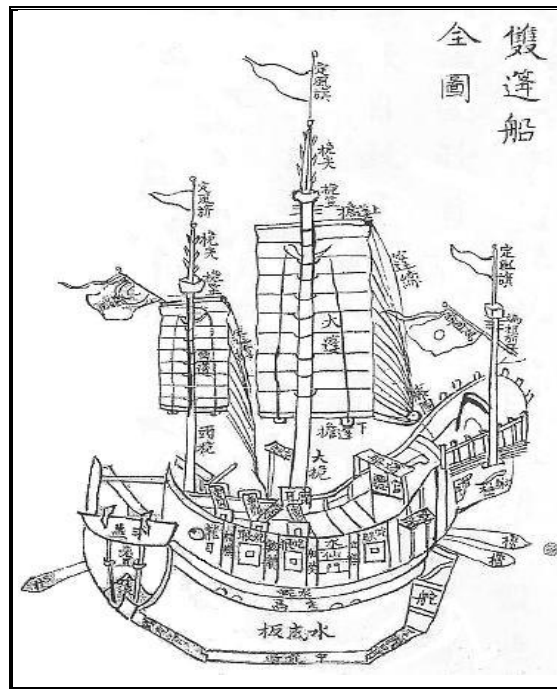


圖6-3 雙篷艍船

圖片來源：《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4冊。

⁵⁹⁹ 如乾隆3年10月，烽火營慶字十二號，雙篷艍船一隻，遭風擊碎。《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三年十月丙午，卷79，頁247-1。

⁶⁰⁰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不分卷。

⁶⁰¹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卷15，〈方略〉4，頁5b。

⁶⁰²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62，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乙卯，頁996-2。

⁶⁰³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57，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壬申，頁188-2-189-1。

三、同安梭船

同安梭船亦稱為同安船，為福建同安地區所使用的商船，同安梭船因駕駛便利，船身比趕繒船高大，因而在嘉慶初年取代了趕繒船成為清朝的主力戰船，爾後，浙江、廣東等地亦使用同安梭船。1805年（嘉慶10年），臺灣水師的戰船，開始由趕繒船改造為同安梭船。然而，為了確認同安梭船之操駕，是否更勝於趕繒船，嘉慶11年，直隸總督溫承惠（1754-1832）曾詢問李長庚等相關官員，同安梭船的操駕情況為何？得到的答案，即是同安梭船，其堅固與商船相等，⁶⁰⁴由此可見同安梭的性能受到官員的肯定。

同安梭船，因船型大小不一，載運人數亦不同，可分一號、二號、三號、集字號⁶⁰⁵、成字號等船型，集字號及成字號則為同安梭船中較大船型者，集字號同安梭可搭載人員50名，⁶⁰⁶一號同安梭船，依《軍器則例》載，人數約有30-40人上下。⁶⁰⁷其餘二、三號同安梭船所搭載的人數更少。改造後的同安梭船之武器配備，火力明顯增強，集字號，配二千觔重紅衣礮二位、一千五百觔重紅衣礮四位、八百觔重洗笨礮一位、一百四十觔重劈山礮十六位、窩峯子四百觔、籐牌牌刀三十面、口撻刀六十杆、竹篙槍六十杆；一號同安梭船，配一千觔重紅衣礮二位，八百觔重紅衣礮二位、五百觔重礮二位、一百觔重劈山礮四位、八十觔重劈山礮四位、窩峯子四百觔、籐牌牌刀二十面、口撻刀四十杆、竹篙槍四十杆。⁶⁰⁸在武器的配置上，無論火礮數量及礮位大小方面，皆可看出戰船的武力有明顯增強。

鴉片戰爭期間，清朝的水師主力即為同安梭船。但戰爭的結果，水師戰船毀損嚴重，同安梭船根本無法與英軍戰船相抗衡，因此，鴉片戰爭之後，於1843年（道光23年），針對同安梭船是否繼續做為水師戰船之用，朝廷內外多有討論，最後裁定，同安梭船吃水較深，於外洋相宜，因此得以繼續做為戰船使用。⁶⁰⁹至清末依然可以看到同安梭戰船游弋於大洋之中。

⁶⁰⁴ 《仁宗睿皇帝實錄》，卷161，嘉慶十一年五月庚午，頁87-2。

⁶⁰⁵ 集字號同安梭為同安梭船最大者，故又稱為「大橫洋同安梭」。陳壽祺，〔同治〕《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8，同治10年重刊本），卷84，〈國朝船政〉，頁36a。

⁶⁰⁶ 陳壽祺，〔同治〕《福建通志》，卷84，〈國朝船政〉，頁37a-38a。

⁶⁰⁷ 董誥，《欽定軍器則例》24卷，卷23，頁435。

⁶⁰⁸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898，〈工部〉，嘉慶二十二年，頁378-1。

⁶⁰⁹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712，〈兵部〉，道光二十三年，頁8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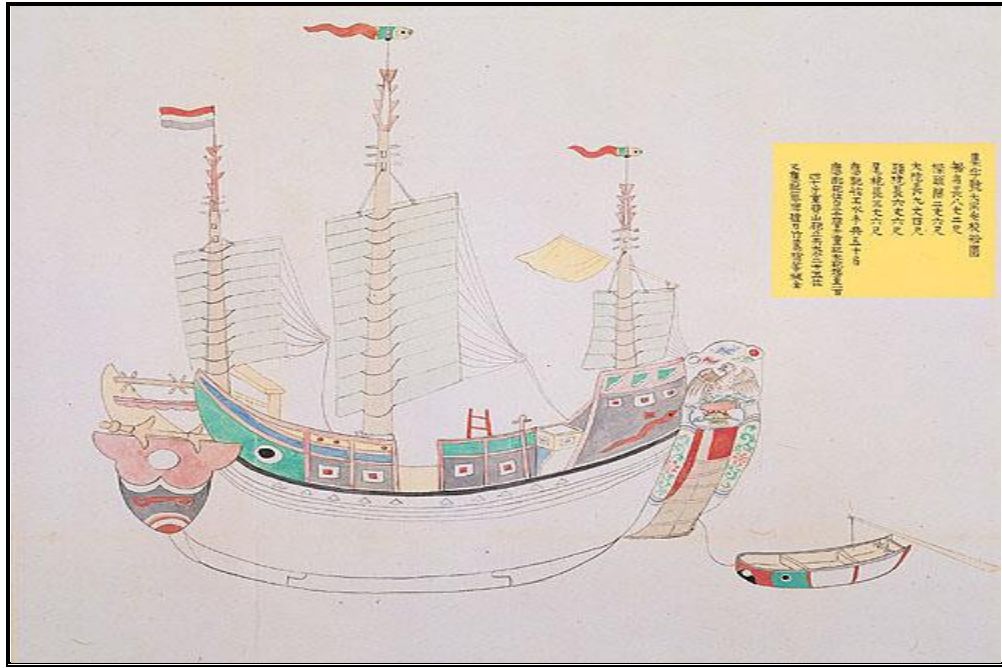


圖6-4 集字號同安梭船

圖片來源：李天鳴，《兵不可一日不備》（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41。

說明：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兩幅同安梭船圖，皆配掛荷蘭國旗的有趣景象，可參閱，陳國棟，〈好奇怪喔！清代臺灣船掛荷蘭國旗〉，《臺灣文獻別冊》14（2005）：2-11。

四、哨船、巡船、快船

哨船、巡船及快船都是航行於沿海到小船，部分船型稍大者配有兩枝桅杆，這些沿岸船舶皆配置槳，皆可稱之為槳船。槳船或稱櫓船（galley）是中國、埃及、歐洲等地，早期所使用的船隻，希臘、羅馬時期即以槳船做為主要的戰船。中國使用槳船的時間亦早，於河姆渡出土的古物中就有槳的發現，據說該槳已有7,000年歷史，⁶¹⁰可見槳船的使用時間有數千年之久，近代的海上戰爭皆可見到槳船參與其中。

槳船靠人力划槳航行，不借重風力，機動性較高，通常用於內河或近海。槳船的大小型態多有不同，以水師來看有二種，大者六槳、小者八槳。⁶¹¹1728年（雍正6年）議改，只供哨探差防之需，篷槳兼用，如此一來，風順則揚帆，風息則搖槳。槳船的槳設於船之兩旁，頭尖尾方，樣式與漁船相當，配備有二枝杉木桅杆，內艙一層做為放置5張帆之用，其速度可與小趕繒船相比擬，但因平底，故無法遠洋。⁶¹²槳船因大小不一，因此武器配備亦有差異。大者配置火礮，常用於作戰，小者速度快、機動性高，常成為州、縣官沿海巡哨、緝私之

⁶¹⁰ 楊樵，《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頁11-28。

⁶¹¹ 乾隆9年，水師提標五營添設槳船19隻，編列「江、河、千、載、謐」字號，分配五營，這些船隻都為八槳、六槳。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57。

⁶¹²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4冊，德國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用。

做為巡船用之槳船，型式較小，以八槳巡船來看，每艘配兵4名，內鳥鎗兵2名，籐牌兵2名。⁶¹³此種規模無法與海寇作戰，只能查緝沿海走私，及維護治安之用。槳船如配置於水師轄下，用於作戰，則配備有較強大的火力，如督標後營，額設第二號內河兩檣槳船一艘，配兵20名，大轟一副、母子砂礮三門、鉛封口彈子三百顆、鉛羣子一千五百顆、火藥四斤、扁刀六張、快鈹六枝、竹篙槍十枝、鈎鐮四把、銅鑼一面、鼓一面、桅旗一面，⁶¹⁴另外船頭則繪有獅頭。做為巡船以及戰船的槳船，無論人員及武器的配置都有一定的差距。槳船雖非作戰的主力戰船，但因其速度便捷，操駕迅速，在作戰時常用於戰術之使用，能發揮奇襲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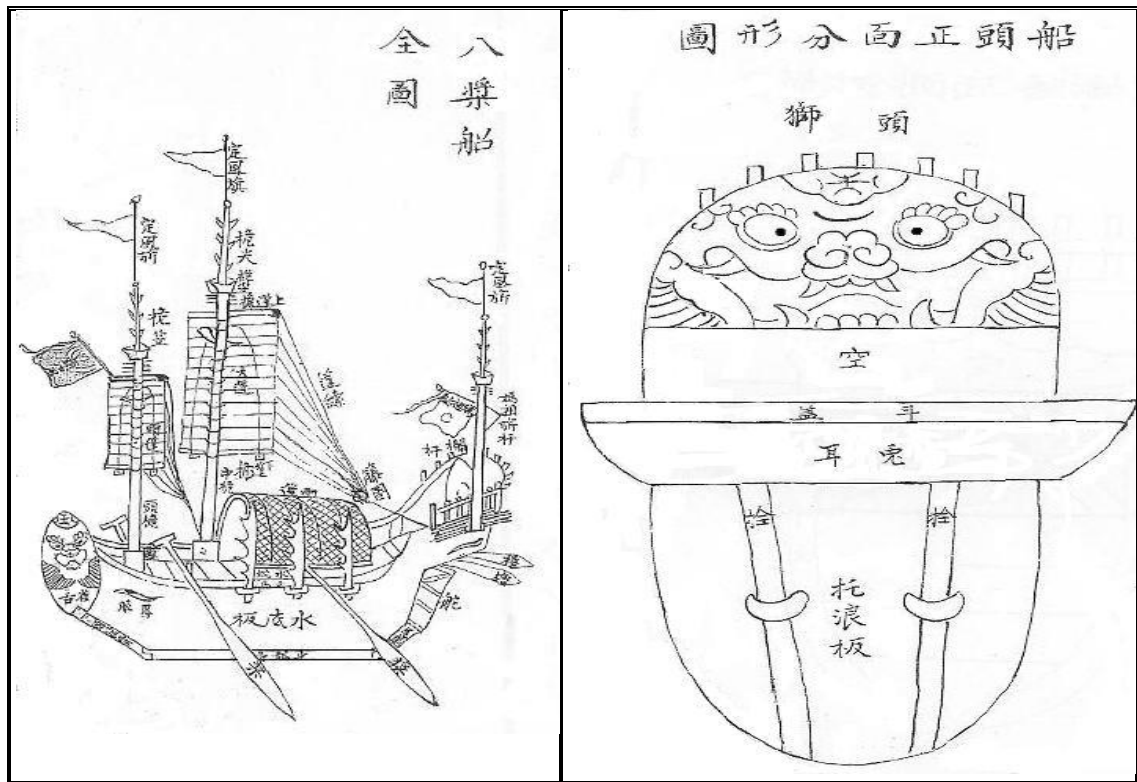


圖6-5 八槳船圖

八槳船首獅頭彩繪

圖片來源：《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4冊。

⁶¹³ 董誥，《欽定軍器則例》2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嘉慶兵部刻本），卷23，頁436。

⁶¹⁴ 董誥，《欽定軍器則例》24卷，卷24，頁440。

表6-3 清代臺灣主要戰船型式表

戰船名稱		船長	船寬	載運人數	配備武器	備考
鳥船	大鳥船	12丈	2丈5尺	70以上	礮、銃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1，頁2。 鳥船搭載人數史料記載不明，《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323，道光19年6月，頁1077-1。
	中鳥船	8-10丈	2丈	30	礮、銃	侯繼高，《全浙兵制》，卷3，頁84。 中型鳥船長寬尚無明確資料，初估約8-10丈。
	小鳥船	4丈2尺	1丈1尺	20	礮、銃	
趕繒船	大趕繒	9丈6尺	1丈9尺	80	礮、銃	《欽定八旗通志》，卷40，頁41a。 船寬依據比例概估。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936，〈工部〉，雍正10年，頁740-1。
	中趕繒	7丈4尺	1丈7尺	60	礮、銃	
	小趕繒	6丈5尺	1丈5尺	40	礮、銃	
艍船	大艍船	8丈9尺	2丈2尺	60	礮、銃	《清朝通典》，卷78，〈兵11〉，軍器，戰船，頁2602-2。陳壽祺，〔同治〕《福建通志》，卷84，頁38a。
	順字號	6丈4尺	1丈8尺	50	礮、銃	
	濟字號	5丈5尺	1丈5尺	40	礮、銃	
雙篷艍船		6丈6尺	1丈7尺	20-50	礮、銃	《清朝通典》，卷78，2602-2。
同安梭	集字號	8丈2尺	2丈6尺	80	礮、銃	陳壽祺，〔同治〕《福建通志》，卷84，頁37b-38a。
	成字號	7丈8尺	2丈4尺	70	礮、銃	
	一號	7丈2尺	1丈9尺	60	礮、銃	
	二號	6丈4尺	1丈6尺	50	礮、銃	
	三號	5丈9尺	1丈5尺	40	礮、銃	
槳船		5丈 4丈8尺 3丈2尺	9尺 1丈4尺 9尺	10-40	礮、銃、 槍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不分卷。
巡船		4丈3尺	6尺	12	銃、槍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48，乾隆18年10月癸未，頁831-1。
哨船	哨船	3丈8尺	8尺	10	銃、槍	搭載人數較少，約10人。《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57，乾隆19年2月庚戌，頁951-

						1。
	平底哨船	3丈6尺 6丈1尺	9尺 1丈6尺	10-50	銃、槍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不分卷。
	外洋快哨船	7丈	約1丈9尺	約70	銃、槍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56，乾隆11年正月丁丑，頁320-2。

資料來源：李其霖整理

戰船的布署地點，由康熙至道光年間多有改變，康熙年間的戰船布署區域主要於臺灣府城沿海一帶，北至彰化鹿港，南至現今高雄港，澎湖群島則以馬公港、西嶼鄉、湖西鄉及望安鄉等區域為主，其他區域再配合戰船交相巡防。⁶¹⁵乾隆以降，戰船的布署地點北至雞隆，南達枋寮。⁶¹⁶道光年間的戰船分布地點大致在此範圍。但戰船數量與以前相比較並無增加，此種海防布署將呈現許多漏洞，一旦發生戰事，敵人將輕易突破防線，長驅直入。在鴉片戰爭前，從姚瑩時常不安而藉故占卜，即可得知其焦慮情況。⁶¹⁷再者，據1840年（道光20年6月初一日）的統計，臺、澎地區可供操駕之戰船只剩62隻。⁶¹⁸再者，大同安梭戰船之數量並不多，各營不超過5艘，甚至於艋舺、澎湖水師左、右營皆只有1艘。各營數量最多之戰船種類，以中、小同安梭為多。

表6-4 道光初期臺灣戰船駐防區域表

水師營名稱	各營戰船類型	駐防地點	戰船數量	備考
艋舺營	波字號	淡水港口	6	道光四年，添設守港戰船八隻，知字號四隻、方字號四隻。
臺灣水師協標中營	平字號戰船	安平、鹿耳門、大港、蚊港、馬沙溝、鯤身頭	15	
臺灣水師協標左營	定字號戰船	鹿仔港、笨港、新店、三林、水里、海風港	16	
臺灣水師協標右營	澄字號戰船	安平、鹿耳門、打鼓山、東港、蛟港、萬丹、西溪、加藤	15	
澎湖水師	綏字號戰	疇里汛、新城、媽宮	7	

⁶¹⁵ 李其霖，〈清代臺灣的戰船〉《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299。亦可參見表2。

⁶¹⁶ 李其霖，〈清代臺灣的戰船〉《海洋文化論集》，頁300-304。

⁶¹⁷ 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臺灣殺俘事件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100。《銅城姚氏卦單》，轉引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181。

⁶¹⁸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文獻委員會，1994），〈臺灣水師船戰狀〉，頁62。

協標左營	船	汛、良文港汛、挽門、水淹、將軍澳		
澎湖水師協標右營	寧字號戰船	媽宮、新城、西嶼、小門、北山、吉貝、外塹	16	道光元年，奉文避諱，改為鞏字號。

資料來源：《臺灣采訪冊》，〈全臺軍制條目〉，頁157-161。

表6-5 鴉片戰爭前各營戰船種類、數量統計

水師營	戰船類型	大同安梭	中、小同安梭	大白底艍	小白底艍	總數
臺灣水師協標中營		2	6	1	3	13
臺灣水師協標左營		3	2	2	3	10
臺灣水師協標右營		5	3	3	3	14
艍舡水師營		1	2	3	1	7
澎湖水師協標左營		1	9			10
澎湖水師協標右營		1	7			8

資料來源：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水師船礮狀〉，頁62。

說明：臺灣水師協標中營船隻總數應為12，姚瑩誤植為13。

臺灣戰船的製造，由清廷領有臺灣之後即開始展開，但此時戰船的修造並未成定制。1725年（雍正3年），於各省興建軍工戰船廠之後，臺灣亦隨即設置臺灣軍工道廠，戰船製造的規定即有所依循。1732年（雍正10年），議准各省戰船在修造時，由督、撫、提、鎮，再委由副將、參將，會同文職道、府領價督修，再由都司及該地文職官員共同採辦木料，修造戰船的所有過程必需造冊備查。⁶¹⁹對於支領款項興造戰船，各省必需在修造前兩個月領銀備料。臺灣及瓊州兩府，因遠隔外洋，遂可提前在修造前四個月領銀備料。⁶²⁰1736年（乾隆元年），對於修船所需的料價銀數規定，料價500兩以上，工價200兩以上者，令督、撫預行確估題報，工竣造冊註銷。如料價在500兩以下，工銀200兩以下，令督、撫咨明工部議知照戶部，申請款項，完工之後，亦需造冊註銷。⁶²¹

臺灣除了設置軍工道廠之外，因1822年（道光2年），臺江改道，影響了軍工道廠戰船的製造。遂於1825年（道光5年）興建另一處軍工府廠，接替軍工道廠未修完成之戰船。軍工道廠由臺灣道負責修造臺灣水師協等水師官員負責監

⁶¹⁹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575，〈兵部〉，〈軍器〉，頁31a。

⁶²⁰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575，〈兵部〉，〈軍器〉，頁31a-31b。

⁶²¹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卷12，〈方略〉1，頁38a。

督。軍工府廠則由臺灣知府負責修造，再由駐防的水師官員監督。⁶²²臺灣在戰船製造上，因木料取得不易等因素，因而衍生出一套軍工匠制度，負責木料之供給和船舶製造。臺灣戰船的製造，一直延續至馬關條約後，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止。

清代的戰船武器配備，以火礮來看，火力最強者為二千斤發射實心彈之銅礮，這與英軍的火礮比較相去甚遠，⁶²³這是因為船舶的形制太小，而限制了火礮之搭載重量，另外，這與中國長期以來所使用的海上戰術亦有很大之關係。中國戰船擅用鑿船、火攻、犁衝⁶²⁴等傳統戰術，即便到清朝中葉以後這樣的戰術亦普遍運用。

清戰爭其間，除了舊式水師戰船之外，因南洋水師的參戰，因此新式輪船及戰船亦是此次戰爭的裝備之一。

表6-6 清法戰爭中國參戰主要艦艇一覽

艦名	艦型	排水量	材質	主尺度（米） （長、寬、吃水）	航速 （節）	武備
揚威	巡洋艦	1560	木脅木殼	60.8×11.52×5.12	12	190mmx1,160mm 前膛炮 x10，100mmx4
伏波	炮艦	1258	木脅木殼	69.6×11.2×3.51	10	160mm 前膛炮 x1，120mmx2，120mmx4
飛雲	炮艦	1258	木脅木殼	64×9.6×3.8	10	60mm 前膛炮 x1，120mmx2，120mmx4
濟安	炮艦	1258	木脅木殼	64×9.6×3.8	10	160mm 前膛炮 x1，120mmx2，120mmx4
福星	炮艇	515	木脅木殼	51.8x7.48x3.39	9	160mm 前膛炮 x1，100mmx4
振威	炮艇	572	木脅木殼	3.12x8.32x3.77	9	60mm 前膛炮 x1，100mmx4
藝新	炮艦	245	木脅木殼	38x5.44x2.43	10	20磅 x1，9磅 x2，前膛炮 x2
福勝	炮艇	256	鐵脅木殼	6.52x7.92x2.51	8	254mmx1
建勝	炮艇	256	鐵脅木殼	6.52x7.92x2.51	8	254mmx1

⁶²² 有關軍工戰船廠設置問題請參閱李其霖，〈清代臺灣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頁38-57。

⁶²³ 清朝水師所有的火礮，在製造工藝上落後英國許多。如礮身鐵質差、鑄礮工藝落後、礮架和瞄準器具不全或不完善、礮彈種類少。各方面條件皆不如英軍。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36。

⁶²⁴ 李其霖，〈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378-382。

南琛	巡洋艦	2200	鐵脅木殼	8.9x11x5.49	14.5	203mmx2,120mmx8
南瑞	炮艦	2200	鐵脅木殼	85.9x11x5.49	14.5	203mmx2,120mmx8
開濟	炮艦	2200	鐵脅木殼	83x11.5x5.44	16	210mmx2,120mmx8
澄慶	炮艦	1268	木脅木殼	9.47x9.95x5.08	12	160mmx1,120mmx6
馭遠	巡洋艦	2800	木脅木殼	1.44x13.4x6.4	10	90磅 x2,42磅 x24

第二節 輪船

萬年青號運輸艦

福州船政局成立後建造的第一艘軍艦，1868年1月18日安放龍骨，耗時一年六個月的工時於1869年6月10日完工，造價16萬3千兩。萬年青為木質戰船，船身並無裝甲，長72.5米，寬8.5米，吃水4.3米；排水量1370噸。兩座燃煤鍋爐，配置由法國進口的往複式蒸汽主機，有580匹馬力；風帆總面積804平方米，順風航速約15節；乘員100人，裝有六門5.5英寸火炮。

清法戰爭期間載運兵丁人員來臺灣。1887年1月20日，於上海吳淞口外之東沙洋面遭英國京申公司商輪碰撞沉沒，"萬年青"艦死七十餘人並淹沒京餉公文等，後經調查責任在英方由英航商賠償。⁶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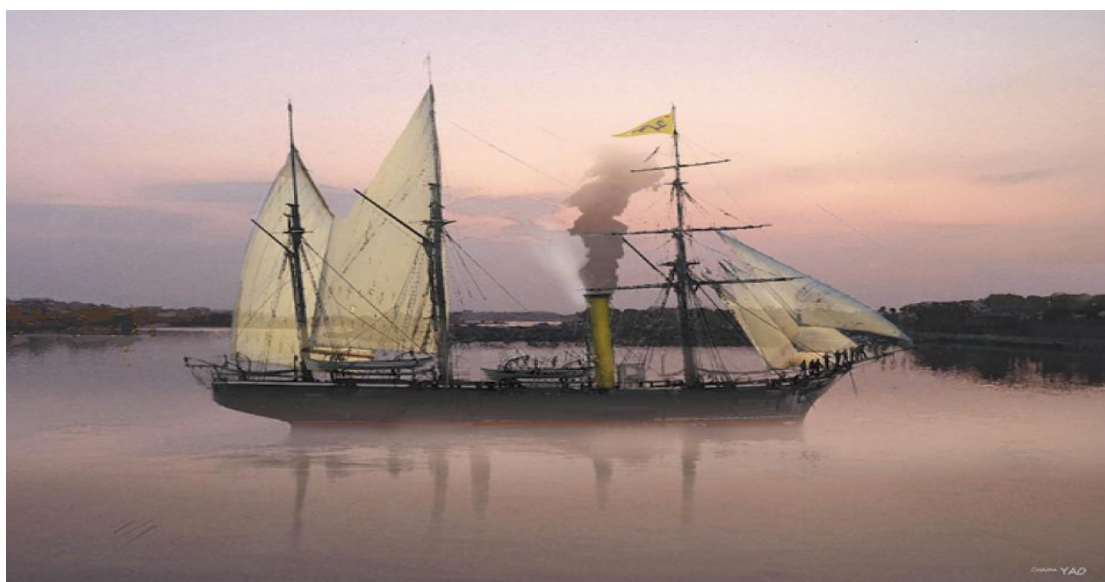


圖6-6 萬年青兵船

圖片來源：姚開陽，《龍紋章-大清帝國船艦圖集》（臺北：蒼璧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8。

⁶²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劉銘傳具奏萬年青輪船被碰沉沒請飭總督照會英公使照章賠由，光緒13年02月15日，館藏號01-13-017-0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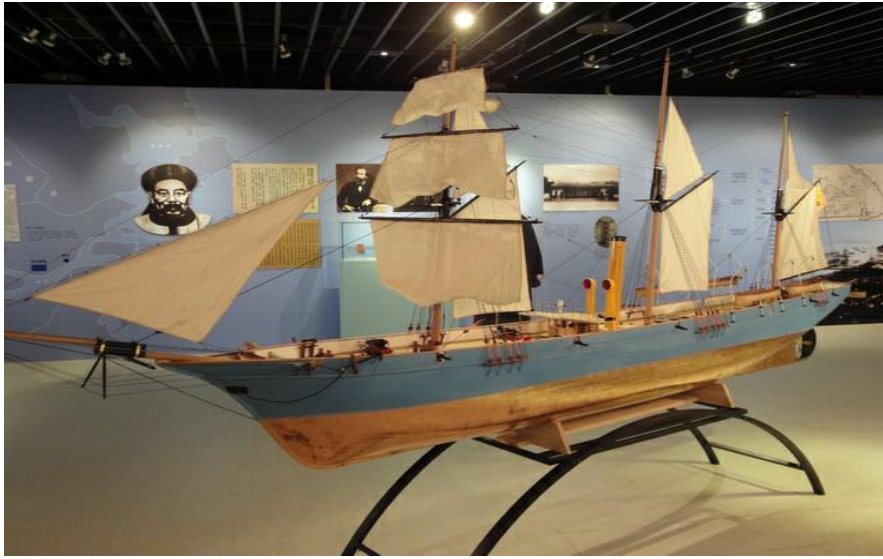


圖6-7 萬年青模型圖

圖片來源：長榮海事博物館提供

第三節 武器配備

清朝戰船上的火礮，依照船隻樣式及大小不同，配備的火礮樣式亦不同，乾隆朝以前，水師的主力戰船，分別為趕繒船及艍船，嘉慶朝以後，同安船逐漸取代趕繒船成為戰船主力，但趕繒船及艍船並未如此而被淘汰，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以下將這兩類型戰船來檢視其武器配備，有何異同之處。

趕繒船的武器配備有，大煩銃二門（重三、四百觔，各備藥子十出）、斗頭銃一門（重二、三百觔，各備藥子十出）子母銃十枝（各帶子五個，各用木匣收貯）、噴筒五十枝、火藥三百斤（心藥備足）、碎小生彈二百斤、火罐三十個（俱收查庫艙）、高陞火藥一百枝（如九龍垂珠或連陞三級）、戰箭五百枝、挑刀十枝（收存戰棚下）、鈎鎌鎗六枝（收戰棚下）、雙手大刀十把（收存官廳）、藤牌十面（收艙）、竹篙鎗二十枝（收尾樓邊）、大銚鍋二口（并蓋架）、大水桶二個、小水桶二担（小弔桶二個）、大鼓一面（并架）、小鼓二面、大鑼一面（重五斤）、竹梆二個、飯桶四個、飯碗一百個、粗箸十副、柴刀二把、火盆二個、烘爐二個、斧頭二把、鐵鋸、鐵鑿、錐、斧、銚備用，桐油一担、麻絨、竹絲、網衫棕各一担、大小鐵釘五十斤、石灰二担（亦可為灰包用）、尾樓大鐵被一張、中笨大戰被二張（俱收舵公、艙交香公）、兩舟皮邊竹甲牌各五面、繚岫處牛皮牌各二面。⁶²⁶

艍船的武器配備則為子母銃六枝（各帶子5個，并藥彈百出，各用木匣收貯）、噴筒三十枝、火藥二百斤、碎小生彈一百個、火罐十個、戰箭三百枝、挑刀四枝、雙手刀四把、藤牌六面、竹篙鎗六枝、鈎鎌鎗四枝、大小銚鍋二口（并蓋架）、大水桶二個、小水桶一担（小弔桶二個）、中鼓一面（并架）、小鼓

⁶²⁶ 陳良弼，《水師輯要》，頁335。

一面、大鑼一面（重四斤）、竹梆一個、飯桶二個、飯箸三十副、柴刀一把、火盆一個、斧頭二把、鐵鋸、鐵鑿、錐、斧、銼備用，桐油50斤、麻絨、竹絲、網杉棕各10斤、大小鐵釘50斤、石灰100斤。⁶²⁷

從趕繒船及艍船所配置的武器來看，幾乎沒有配備500百觔以上的火礮，主要以輕型的火銃為主，再配合火磚、火箭，以及其他的短兵器。但在這資料中，陳良弼沒有註明船型大小，依筆者推斷，極可能是中小型的繒、艍船。我們可以再看乾隆年間，在廣東潮州水師的艍船配備，船長6丈，寬1丈6尺6寸，配官兵41名，內配防器械，銑鐵礮六位，并架蓋熟鐵，靖海礮一位并礮凳，河塘礮一門，帶銼仔三個，斑鳩礮三門，帶銼子九個，鳥鎗十二桿、過山鳥鎗六枝、籐牌五面、長桿木鎗三枝、封口六百個、羣子三千粒、火藥三百九十三斤五兩、黑鉛二百斤、鉛彈七百四十粒、犁頭鏢二十枝、鐮刀二枝、鈎鐮十二枝、桃刀二枝、戰箭三百枝、竹篙鎗十枝、鐵貓二個并鍊火箭二匣、火罐六十個、火箭三筒、火龍三個、木火桶一個、火磚三塊、火筒三枝。⁶²⁸此艍船型式屬於中、大型艍船船型，其武器配備情況，與陳良弼所載之艍船武器配備相去不遠。可見當時的戰船配備大致上維持這樣的規模。

乾隆以後的同安梭船，配備與趕繒及艍船有所不同，小號同安梭船的武力配置有，釘槍四桿、繚風刀四把、鈎鐮槍四桿、三鬚鈎四桿、火箭四十枝、火毬十箇、噴筒八桿、紅衣礮二位、劈山礮二位、子母礮二位、百子礮十位。⁶²⁹如以集字號大同安梭來看，1817年（嘉慶22年）的天津海口所屬戰船，集字號大同安梭船，配二千四百觔重紅衣礮二位、二千觔重紅衣礮二位、一千五百觔重紅衣礮四位、八百觔重洗笨礮一位、一百四十觔重劈山礮十六位、窩峯子四百斤、籐牌牌刀三十面口、撻刀六十杆、竹篙槍六十杆；一號同安梭船、配一千觔重紅衣礮二位、八百觔重紅衣礮二位、五百觔重礮二位、一百觔重劈山礮四位、八十觔重劈山礮四位、窩峯子四百斤、籐牌牌刀二十面口、撻刀四十杆、竹篙槍四十杆。⁶³⁰從《欽定軍器則例》以及《大清會典事例》的記載中可了解，在同安梭船的武器配備方面，趨於簡單，不再配置樣式眾多的火礮及近身兵器，除了紅衣礮及劈山礮為較重型火礮之外，其他屬於輕兵器。大型同安梭船的紅衣礮，最大則有二千四百觔上下，這也是鴉片戰爭前，水師戰船中所配備的最強大的火礮。

再比較與同安梭船同期間使用的艇船⁶³¹的武器配備，以大型艇船一隻配兵八十名，帶本身器械外，另配紅衣礮四位、劈山礮八位、籐牌十面、腰刀五十把、鈎鐮槍二十桿、單刀四把、火藥三百觔、大小鐵彈三千出、鉛子二千出、噴筒二十桿、火箭四箱、火毬四十箇、火繩五十盤。⁶³²從艇船的武器配備可了

⁶²⁷ 陳良弼，《水師輯要》，頁336。

⁶²⁸ 周碩勳，〔乾隆〕《潮州府志》42卷，卷36，頁46a。

⁶²⁹ 董誥，《欽定軍器則例》24卷，卷23，頁435。

⁶³⁰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898，〈工部〉37，〈軍火〉5，嘉慶22年，頁378-1。

⁶³¹ 艇船為蔡牽海盜事件中，由李長庚所督造專門對付蔡牽的戰船。亦是嘉慶間清朝最大戰船。

⁶³² 董誥，《欽定軍器則例》，卷23，頁435。

解，艇船與同安梭船的武器配備樣式是相同的，艇船大於同安梭船，因此在武器配備的數量上明顯較多。這是受到船隻大小的限制，所產生的差距。再將船礮與岸礮相比較，則形態差距更大。明、清船隻所使用的火礮噸位遠低於岸礮，這是因為依照船隻吃水深淺，給予配備等值的火礮，如此才不會影響船隻安全。明、清戰船規模小於西方甲板船，因此在船舶的火礮配置上，在數量及規模上都不及西方船隻。以下針對中式帆船時常配備的火礮做一說明。

早期清代的陸砲與水師戰船上的火砲皆是一體適用，爾後因新式砲台之興建，使得砲台上的砲已無法使用在水師戰船上，因為岸上之砲的噸位普遍比戰船上之砲更大，此時清朝戰船並未升級為鐵甲船，故無法在戰船上安裝大型砲。這也是陸上與海上火砲上的分野。

由福建船政局自行興建之戰船，部分安裝前膛砲等舊式火砲，較新型的戰船或從國外購買之鐵甲艦則直接安裝外國製造之火砲，而此時岸砲與艦砲已有所分別，不能像以前一樣輪流使用。

一、紅衣礮

紅衣礮鑄鐵，前奔後豐，底圓而淺，重自一千五百觔至五千觔之間，長自六尺六寸至一丈五寸，中鏤雲螭，隆起八道，旁為雙耳，受藥自二觔六兩至七觔八兩，鐵子自五觔至十五觔，載以三輪車，如神威無敵大將軍礮車之制。⁶³³雖然紅衣礮最重有五千觔，但配置在戰船上的紅衣礮甚少超過二千觔。⁶³⁴二千觔以上的紅衣礮大部分配置於岸上礮臺，以及陸師攻城作戰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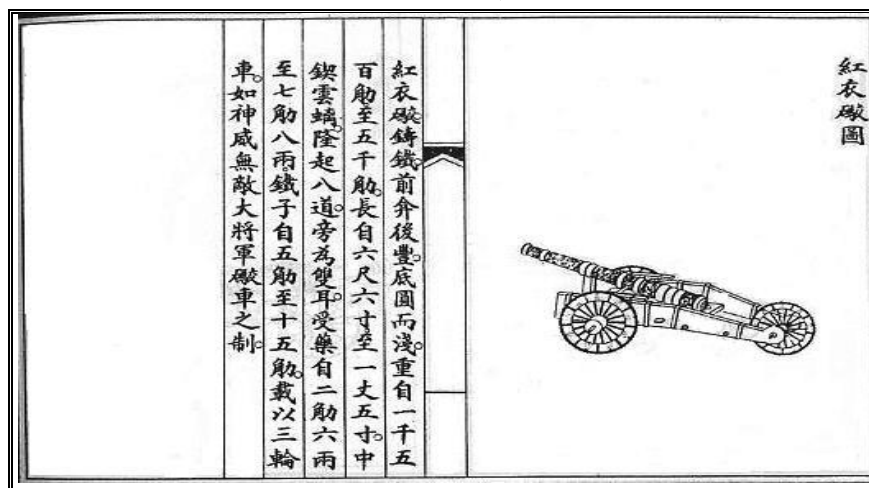


圖6-8 紅衣礮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0，頁132。

二、得勝礮圖

得勝礮在清朝發明製造使用，在《欽定大清會典圖》中，對得勝礮有詳細的描述：鑄銅，前奔後豐，口如銅角重三百六十五觔、長六尺三寸，通髹以漆，不鏤花文，隆起三道，旁為雙耳，受藥六兩，鐵子十二兩，載以雙輪車，通髹

⁶³³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1，頁132。

⁶³⁴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0，頁132。

朱，正箱為鐵鑿，以承礮耳，轅前後出長一丈二尺六寸，端皆施鐵鑲輪，在中，各十有八輻。⁶³⁵得勝礮的噸位小於紅衣礮，屬於輕型火礮，便於攜帶，主要用於攻擊人員，可發揮較大的殺傷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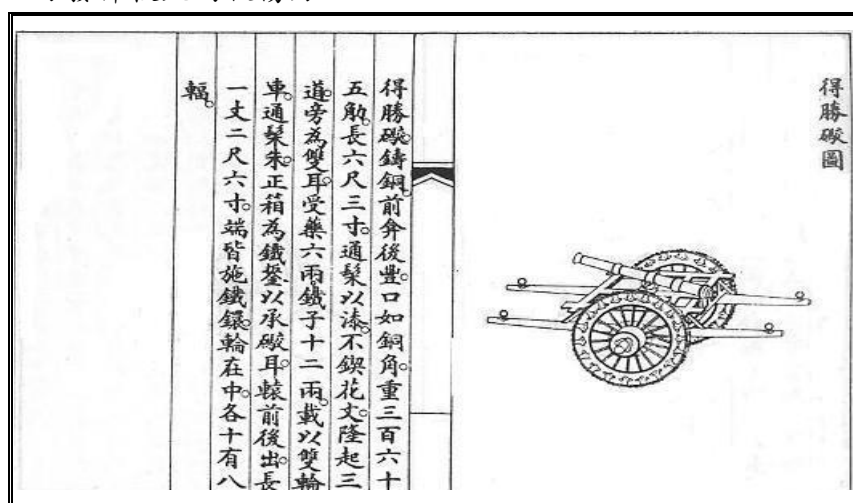


圖6-9 得勝礮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98，頁114。

三、劈山礮

劈山礮於清朝才製造量產，其噸位小於紅衣礮以及得勝礮，噸位有約一、二百觔上下，⁶³⁶劈山礮與子母礮相較，雖子母礮噸位較小，但相形之下，劈山礮比子母礮更容易攜帶。⁶³⁷數個人即可扛打，上下左右移動時，均屬便捷。⁶³⁸劈山礮用於對西北、及西南戰爭為多，此後亦配備於戰船上使用。

四、子母礮

子母礮於明朝嘉靖年間製造使用，此用於驚嚇敵營或夜間遠放入賊營時，專門進入賊營對付沒有配備火銃之兵，如使用子母礮對付，將可得到良好功效。⁶³⁹子母礮皆鑄鐵，前奔後豐，底如覆笠，重九十五觔、長5尺3寸，礮身上漆但不鏤花文，星斗旁為雙耳，有子礮，管連、火門各重八觔，受藥二兩二錢，鐵子五兩，礮面開孔與子礮相稱，用時內之固以鐵鈕，遞發之相續而速，載以四輪車，如凳形，中貫鐵機，以鐵鑿承礮耳下施四足橫直，皆楔以木，後加斜木撐之，足施鐵輪，輪各八輻，左右推輓，末加木柄，後曲而俯，以鐵索聯於車上，載以四輪車。⁶⁴⁰

⁶³⁵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98，頁114。

⁶³⁶ 崑岡，《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898，〈工部〉37，〈軍火〉5，嘉慶22年，頁378-1。

⁶³⁷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140，乾隆46年9月壬子，頁270-1。

⁶³⁸ 徐家駘，《洋防說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據清光緒13年木刻本影印），頁8。

⁶³⁹ 鄭若曾，《籌海圖編》，卷13，頁1276。

⁶⁴⁰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0，頁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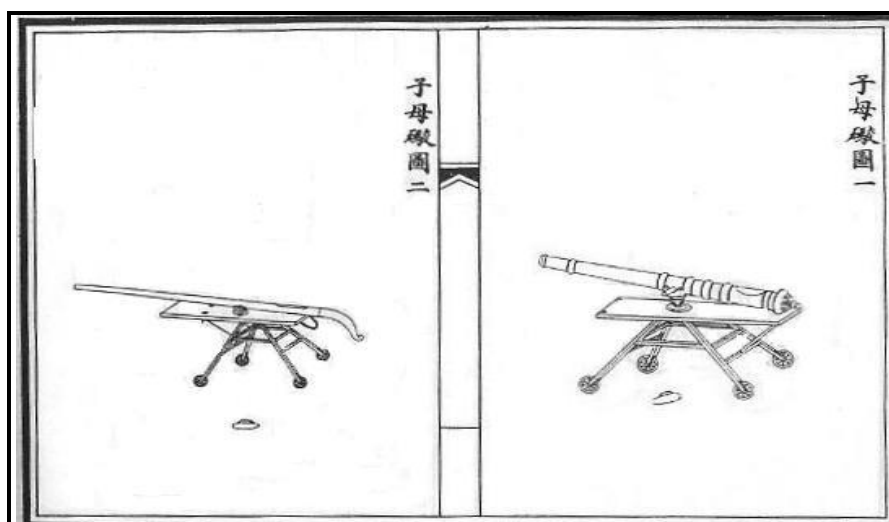


圖6-10 子母礮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270卷，卷100，頁130。

五、人員的武器

戰船上兵丁所使用的武器，與陸師兵丁略有不同，除了有遠距離的火礮之外，大部分不外乎，銃、鎗、弩、火箭、火磚、刀、劍、槍等兵器。在明朝時期，依《明會典》記載：凡海運隨船軍器，洪武年間每船配有黑漆二意弓二十張、弦四十條、黑漆鈇子箭二千支、手銃筒十六個、擺錫鐵甲二十副、碗口銃四門、箭二百支、火鎗二十條、火攻箭二十支、火叉二十把、蒺藜炮十個、銃馬一千個、神機箭二十支。⁶⁴¹由這些配備中可看出，洪武年間尚未將火礮配備於戰船上，嘉靖以後，戰船皆已配備重量較小的火礮。

清朝時期，戰船上的武器配備樣式繁多，然而，依省份不同，船隻大小形制不同，所配備的武器亦不同。依據《欽定軍器則例》32卷中所羅列的武器，本文將其分成身上配件、近身武器、火器、各種套件、號令配件、工事工具、防禦設備、炊事設備、鎗與銃、其他等10項。浙江省的戰船武器配備最為簡要，福建省居次，廣東省最為多樣、複雜。

烏槍為各省戰船上的兵丁之主要配備。其他的身上配件方面，廣東與福建相當，惟廣東多一盞襯。在近身武器方面，浙江與福建配備相當，廣東省則配置較多樣式的刀、鎗、叉、鐵蒺藜等等。在火器方面，三省皆配備有火藥桶、火箭、噴筒，其他的火器以廣東最多、福建次之、浙江最少。在武器套件方面，廣東省的樣式最多，浙江次之，福建最少。在號令配件上，戰鼓、海螺、號帽三省皆配置，銅號、號筒、號掛，於浙江及廣東配有之，福建則不配備。號袍則只配備於浙江，銅鑼則只配備於廣東。這與廣東洋面廣，需以銅鑼連繫，浙江洋面較為狹小，以號袍即可達到訊息傳遞目的。在其餘各種配備，可以看出都以廣東最多，大部分都是用於戰術及戰鬥之用。

表6-7 清朝福建水師兵丁武器配備表

⁶⁴¹ 申時行，《大明會典》，卷156，〈兵部〉39，頁10b-11a。

身上配件	棉甲、鐵甲、鐵盔、棉盔、皮盔
近身武器	弓、箭、牌刀、腰刀、長槍、三鬚鈎、鈎鐮刀、雙手帶刀
火器	火藥桶、火箭、噴筒、火藥葫蘆、烘藥葫蘆、九龍袋、火罐、火筒、火磚、火號
武器套件	撒袋、鎗套
號令配備	戰鼓、海螺、號帽
工事工具	鐵鋤、鐵鍬、鐵錘
	鐵斧、割繚刀、鐵槓頭
防禦設備	藤牌、戰被
鎗、銃	鳥鎗
其他	鉛子桶、浮水庫

資料來源：董誥，《欽定軍器則例》32卷，卷32，頁3b-9a。

六、火磚、火罐

火磚為使用火攻時的主要器物，明朝即開發使用火磚，⁶⁴²焦玉（朱元璋時期將領）對火磚的製作與使用如此記錄：

用紙板為匣紙糊四、五層，與方磚一樣，長一尺，濶四寸，厚二寸，開一頭用熬化松香盪在藥內，摻硝黃末在上，入火藥一觔四兩，飛燕、火鼠各二十，鐵蒺藜三十，仍用油紙糊好，臨敵燃信拋入敵船，敵陣飛燕、火鼠、蒺藜四散燒擊，足亂敵心，此亦舊制，取其輕便錄之。⁶⁴³

火磚猶如現今之手榴彈，但威力較小，用於近距離交戰時，對付敵兵，對船舶的損害有限，如能引起火苗，則對船舶有較大的殺傷力。廣東地區使用的火磚，每塊長八寸、寬四寸、高二寸，用木胎紙胎，內藏火藥，硃紅油飾。⁶⁴⁴各省間的火磚樣式不見相同，但威力大同小異。雖然火磚無法給敵船進行致命的一擊，但卻是作戰之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之一。

火罐，耑為水戰之用，舊制將葯信縛在罐外，向船丟去，然而風帆上下往來不定，點燃引信之後，一旦掌握住機會就不能遲疑，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否則，將危及本船。明朝的火罐，每罐八鼻（孔），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點燃，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但一旦投出，則火罐將破，罐破則八面皆火繩，將點燃火苗。⁶⁴⁵清朝火罐每個高四寸、口徑三寸、中圍一尺八寸，底徑三分，內藏火藥十一兩六錢外，加火繩纏繞。⁶⁴⁶因此，火磚及火罐的作用，主要是針對敵船人員，使敵船引發火災，進而使船隻沉沒。

⁶⁴² 火磚為僅次於礮、與銃之後所發明使用之火器，對敵船殺傷力大，但必須妥善保存，如受潮則無法使用。（明）朱國禎，《湧幢小品》32卷，卷12，〈火器〉，頁14b-16b。

⁶⁴³ 焦玉，《火龍神器陣法》，《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清鈔本），〈火磚〉，頁13a-14b。

⁶⁴⁴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卷21，〈方略〉10，頁45b。

⁶⁴⁵ 劉基，《火龍經》，三卷，卷上，頁27。（摘自中國基本古籍庫資料庫）

⁶⁴⁶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卷21，〈方略〉10，頁46a。

但其投射時的有效時間相當短暫，因此如果訓練不確實，將可以引發自己的船舶發生火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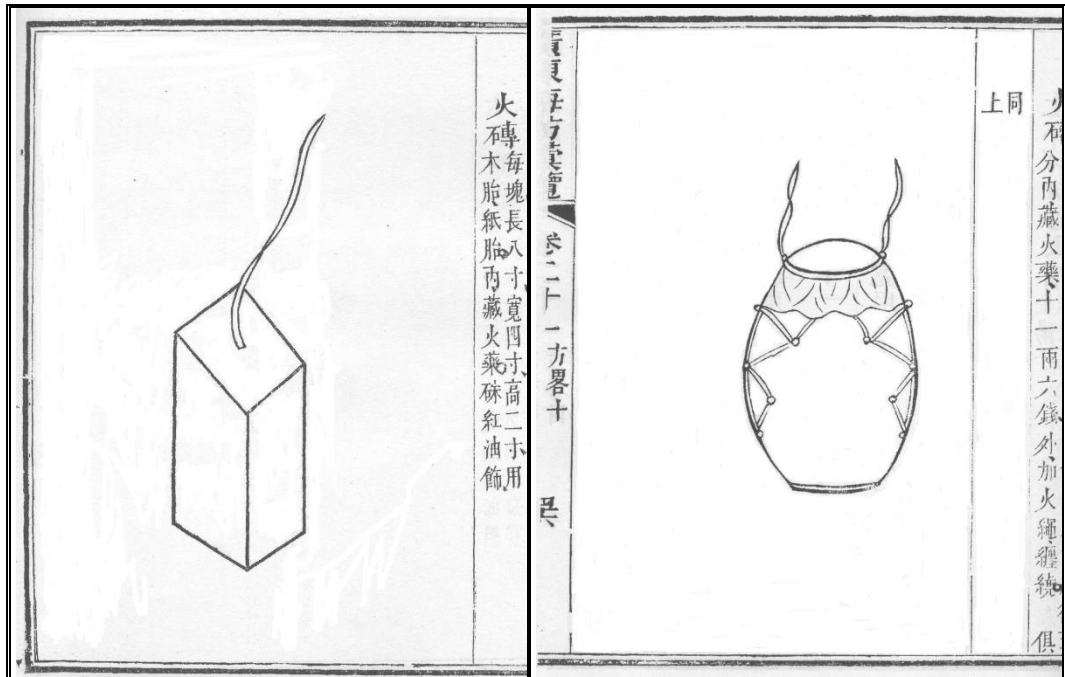


圖6-11火磚、火罐

資料來源：盧坤，《廣東海防彙覽》，卷21，〈方略〉10，〈戎器〉4，頁45b；46a。

七、噴筒

噴筒於宋朝時期即已使用，明朝時種類更多，主要用於近身攻擊，可噴出火苗，或傷敵人及發生火災。其形制為，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⁶⁴⁷其樣式有如現今所使用的煙火筒，但其威力倍於民間嬉戲的煙火筒，如筒內火藥多，所噴出的火花極具殺傷力，產生的煙霧可讓敵人瞬間無法辨識方向，此間，即可乘機砍殺。噴筒操作簡單，攜帶方便，並可依目標處不同隨時移動，在躍上敵船後，展開近身接戰時可發揮很大效能。

⁶⁴⁷ 夏良勝，〈論用兵十二便宜狀〉，收於陳九德輯，《皇明名臣經濟錄》18卷，卷17，〈兵部〉4，頁10a-10b。



圖6-12 噴筒圖

圖片來源：嚴如煜，《洋防輯要》，卷21，頁16b。

八、鳥槍

鳥槍亦稱為「鳥銃」、「鳥嘴銃」，稱鳥銃原因，大抵認為能射中天上的鳥，另有一說，是根據其槍托近似鳥嘴而稱之。⁶⁴⁸根據周維強、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及義大利人帕羅·維太利（Gian Paolo Vitelli, ?-1499）之研究，亦認同其名稱用法是與鳥有關的。⁶⁴⁹在史料的相關記載上，則有各種名目，如稱子鳥槍、虎槍、排槍、鉸槍、盤條鳥槍（盤絲鳥槍）、馬上槍、大鳥槍、威子追風鳥槍、神槍、蕩寇槍、琵琶槍、長柄義槍、攢把鳥槍、藤牌小鳥槍、三眼槍、四眼槍等。⁶⁵⁰兵丁所用的鳥槍，一般重六觔，長六尺一寸，不鏤花文，素鐵製成，火機受藥三錢、鐵子一錢、木牀。滿洲、蒙古俱髹以黃，漢軍髹以黑，綠營髹以朱。⁶⁵¹因此，依照鳥槍顏色情況，即可判斷為何種軍隊所使用。

⁶⁴⁸ 王兆春，《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頁134。

⁶⁴⁹ 周維強，《明代戰車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112。

⁶⁵⁰ 《清朝文獻通考》，卷194，〈兵〉16，頁6590-2。

⁶⁵¹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1，頁377。

鈎鎌鎗是專門在切斷敵船篷繩所使用。其形制為，鐵鈎二，長四寸、一寸五分、厚一寸、重一觔、竹柄長一丈二尺、圍圓四寸。⁶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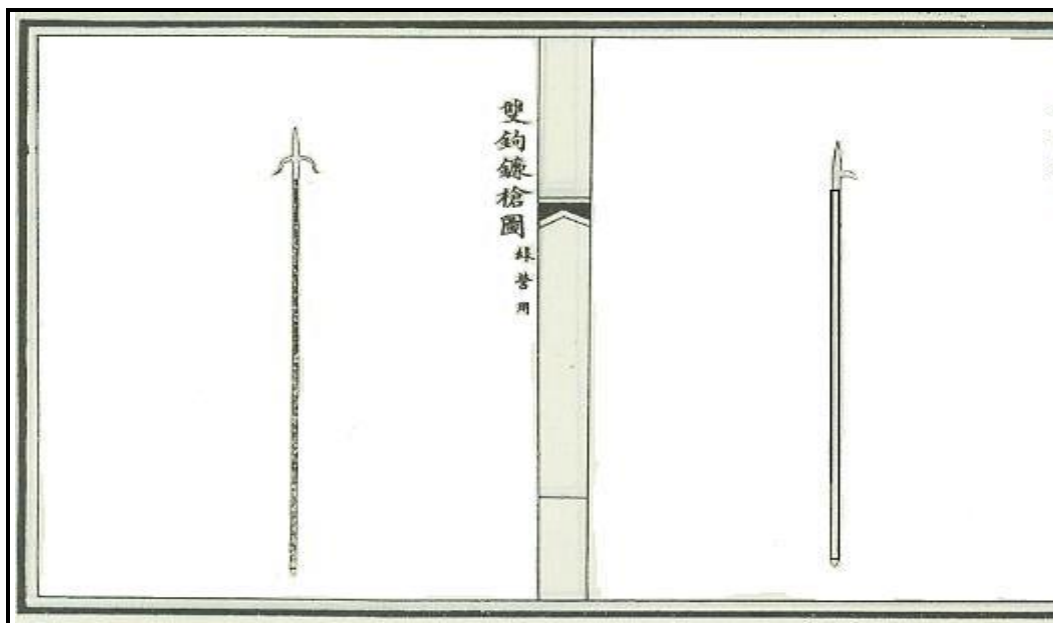


圖6-15 鈎鎌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49。

十一、釘槍

為綠營用之武器，長三尺四寸二分，刃長五寸七分，柄長二尺九寸，圍一寸七分。⁶⁵⁴因其柄長，是面對手拿短刃之敵人，具有較高的優勢，用法是刺傷敵人，如力道重，可將敵人刺死。在兩船並列時，是使用釘槍的最好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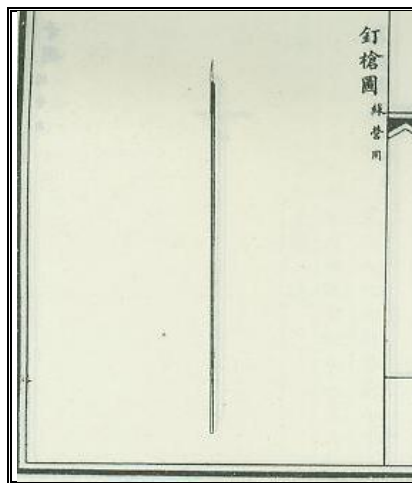


圖6-16 釘槍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53。

十二、片刀

綠營用，片刀通長七尺一寸二分，刃長二尺闊一寸三分，上銳而仰，鑿為

⁶⁵³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42卷，卷21，〈方略〉10，頁7a。

⁶⁵⁴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53。

鐵盤，厚二分、柄長四尺七寸、圍四寸木質，繫朱於末鐵，鐔長四寸。⁶⁵⁵片刀亦稱掃刀、斬馬刀，專門斬斷敵人手腳，在短兵相接時，可發揮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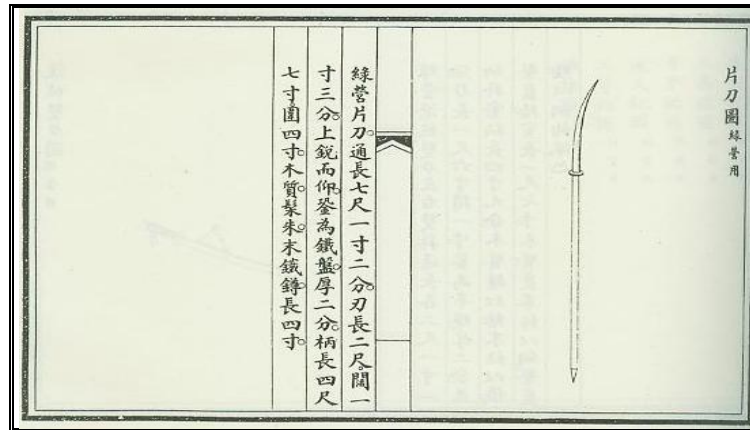


圖6-17 片刀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1，頁145。

十三、滾被雙刀

綠營滾被雙刀，為兩枝形式，左右手雙持，通長各二尺一寸一分、刃長一尺六寸、闊一寸蓋為半規，厚二分，並納於室，柄長四寸九分，木質纏紅絲，末鈔以鐵繫，藍綉室長一尺七寸，木質裹革飾，以銅繫藍綉以銅鈎佩之。⁶⁵⁶在面對較多敵人時使用，兩手各一刀，砍殺範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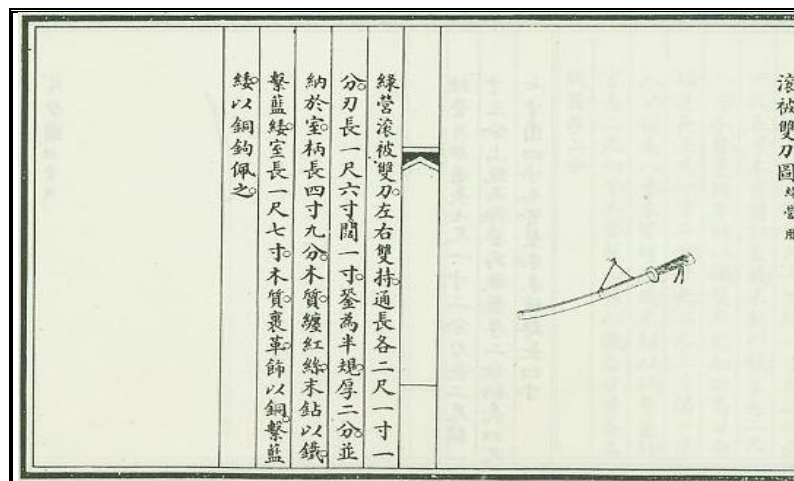


圖6-18 滾被雙刀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46。

十四、三鬚鈎

綠營使用，三鬚鈎，通長一丈五尺七寸，鈎各長七寸分，置三面，下曲如雞距，皆鍊鐵，竹柄長一丈五尺、圍一寸八分，繫朱束藤八道。⁶⁵⁷主要用於勾

⁶⁵⁵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1，頁145。

⁶⁵⁶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46。

⁶⁵⁷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387。

物之用，亦可用於割斷敵人繚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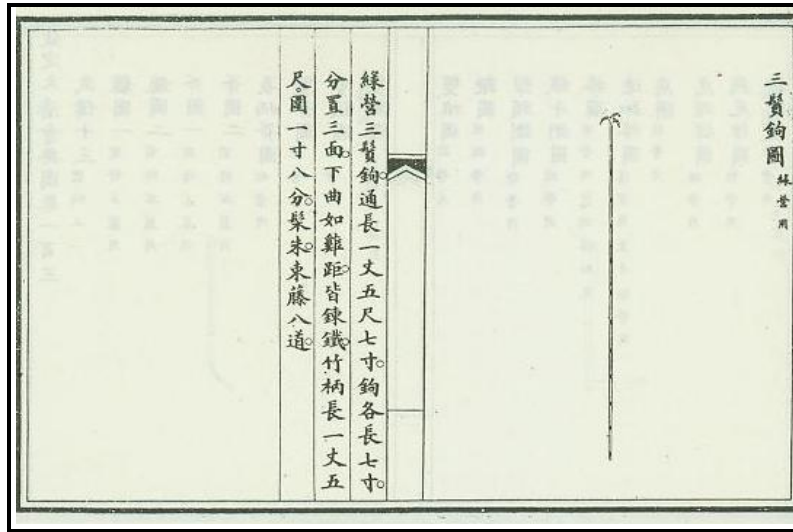


圖6-19 三鬚鉤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2，頁157。

十五、雙鉞圖

綠營使用，雙鉞，刃如半月，柄首左右雙持，背圓而俯，刃徑各四寸六分、背徑二寸四分、厚四分，自刃至背四寸七分，柄如雙斧之制。⁶⁵⁸為砍殺敵人的利器，因型態較重，需魁梧者使用，亦可砍去敵人桅桿或木製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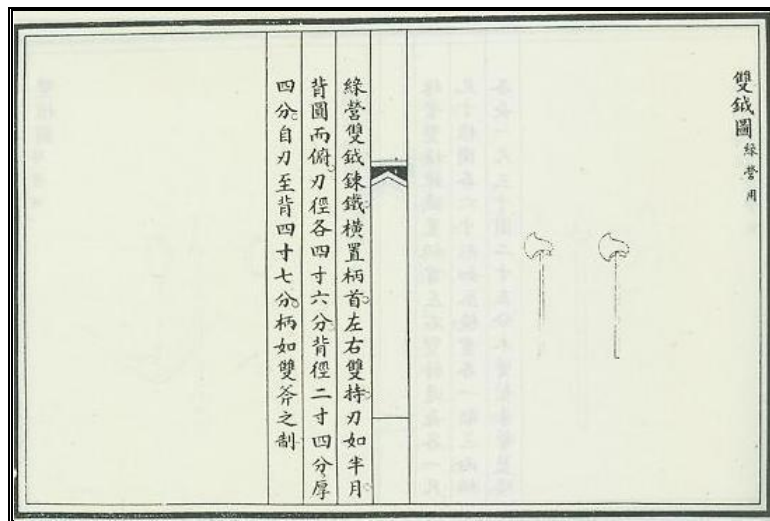


圖6-20雙鉞圖

圖片來源：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3，頁161。

⁶⁵⁸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圖》，卷103，頁161。

第七章 法軍戰船樣式與武器配備

第一節 法國軍艦之組成

法國軍艦在當時主要分成兩支艦隊，分別為東京支隊和中國（Division Navale Tonkin）、日本海支隊（Division Navale des Mers de Chine et du Japon），分別以越南海域和東亞海域為巡防區域。前者從1883年7月由孤拔中將指揮，包括貝雅德號和阿塔朗特裝甲巡洋艦、雷諾堡號和阿米林號巡洋艦、巴斯瓦爾號通報艦、野貓號、蝮蛇號和益士弼號炮艦，及45和46號杆雷艇等。後者則從1884年3月由李士卑斯副司令指揮，包括拉加利桑尼亞號和凱旋號裝甲巡洋艦、德斯丹號、杜居土路因號和窩爾達號巡洋艦，魯汀號炮艦等 (Loir, 1886)⁶⁵⁹。清法戰爭期間，兩支艦隊組成遠東艦隊由孤拔中將指揮，因此兩支艦隊的船艦皆參加了清法戰爭之役。法軍進攻滬尾之役，法船四艘泊滬尾口，隨後又到三艘，⁶⁶⁰最後一共有七艘在淡水口外面。

表7-1 中法戰爭法國參戰主要艦艇一覽
東京支隊 Division Navale Tonkin

艦名	艦型	排水量	材質	主尺度（公尺） （長、寬、吃水）	航速 （節）	武備
貝雅德 Bayard	裝甲巡洋艦	5915	鐵甲	81x17.45x7.67	14.5	240mmx1,190mmx2,
阿塔朗特 Atalante	裝甲巡洋艦	3515	鐵甲	68.88x14.2x6.66	11.9	190mmx6,140mmx4,37mm5管x8
雷諾堡 Château Renault	巡洋艦	1820	木脅木殼	78.18x10.74x5.74	14.3	160mmx1,140mmx6
凱聖 Kersaint	巡洋艦	1330	木脅木殼	63.24x10.41x4.98	12.8	160mmx1,140mmx5,37mm5管x8
巴斯瓦爾 Parseval	通報艦	856	木脅木殼	60.75x8.56x3.96	11.4	140mmx4,37mm5管 x5/6

⁶⁵⁹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p. 324.

⁶⁶⁰ 《李文忠公選集》第三冊〈寄譯署〉，頁469。

阿米林 Hamelin	巡洋艦	1323	木脅木 殼	63.4x10.36x4.85	12.5	160mmx1,140m mx4
野貓 Lynx	炮艦	492	鐵脅木 殼	44.07x7.29x3.3	11	140mmx2,100m mx2,37mm5管 x2/4
蝮蛇 Vipère	炮艦	492	鐵脅木 殼	44.07x7.29x3.3	11	140mmx2,100m mx2,37mm5管 x2/4
益士弼 Aspic	炮艦	492	鐵脅木 殼	44.07x7.29x3.3	11	140mmx2,100m mx2,37mm5管 x2/4
No.45	杆雷艇	31	鋼	26x3.6x0.8	18	杆雷 x1
No.46	杆雷艇	31	鋼	26x3.6x0.8	18	杆雷 x1

資料來源：陳悅著，《中法海戰》，頁330。

表7-2 中國、日本海支隊 Division Navale des Mes de Chine et du Japon

艦名	艦型	排水量	材質	主尺度（公 尺）（長、 寬、吃水）	航 速 （節）	武備
拉加利桑尼亞 La Galissonnière	裝甲巡 洋艦	4645	鐵甲	78.03x14.94x 7.37	12.7	240mmx4190mm x1,140mmx6
凱旋 Triomphante	裝甲巡 洋艦	4585	鐵甲	78.64x14.86x 7.37	12.7	240mmx4,190m mx1,140mmx6
杜居土路因 Duguay Trouin	巡洋艦	3479	鐵脅木 殼	89.64x13.18x 6.25	15.5	190mmx5,140mx 10,37mm5管 x10，魚雷管 x2
維拉(威刺士) Villars	巡洋艦	2382	鐵脅木 殼	75.97x11.58x 5.49	14.5	140mmx15， 37mm5管 x8
德斯丹 D'Estaing	巡洋艦	2363	鐵脅木 殼	81.92x11.38x 5.87	15	140mmx15， 37mm5管 x10
窩爾達 Volta	巡洋艦	1323	木脅木 殼	63.4x10.36x4 .58	12.5	160mmx1,140m mx4
魯汀 Lutin	炮艦	492	鐵脅木 殼	44.07x7.29x3 .3	11	140mmx2,100m mx2,37mm5管

						x2/4
成功 Victorieuse	裝甲巡 洋艦	4585	鐵甲	78.64x14.86x 7.37	12.7	240mmx4， 190mmx1， 140mmx6
圖爾維爾 Tourville	裝甲巡 洋艦	5698	鐵甲	98.6x15.39x7 .85	16.9	190mmx7,127m mx14,90mmx1,3 7mm5管 x8

陳悅著，《中法海戰》，頁331。

因陳悅所建立之表格並無出處，因此根據法國海洋殖民地的資料，亦記載相當船舶的介紹可以做為比對。

表7-3 法軍船艦表

船型	船籍港	中文艦名	法文艦名	排水量	馬力	炮口 數	艦上人員
裝甲巡洋艦	Brest	貝雅德號	Bayard	6000	850	12	450
裝甲巡洋艦	Lorient	拉加利桑尼亞號	La Galissonnière	4700	500	12	415
裝甲巡洋艦	Toulon	凱旋號	Triomphante	4700	575	13	450
裝甲巡洋艦	Brest	亞他朗特號	Atalante	3900	450	2	314
裝甲巡洋艦	Brest	帝雷恩號	Turenne	6400	850	12	450
一級巡洋艦	Cherbourg	度居土路因號	Duguay Trouin	3300	900	10	311
一級巡洋艦	Brest	德斯丹號	D'Estaning	2400	550	15	264
一級巡洋艦	Brest	尼葉里號	Nielly	2300	550	15	264
一級巡洋艦	Cherbourg	維拉爾號	Vullars	2400	550	16	269
一級巡洋艦	Toulon	普利莫給號	Primauguet	2400	550	17	267
二級巡洋艦	Cherbourg	雷諾堡號	ChâteauRenault	1850	4650	8	201
二級巡洋艦	Toulon	偵查艦	Eclairer	1830	500	9	195
三級巡洋艦	Cherbourg	窩爾達號	Volta	1350	250	7	157
三級巡洋艦	Brest	迪沙佛號	Duchaffaut	1340	250	6	157
通信運輸艦	Toulon	索恩號	Saône	1400	175	4	105
通信運輸艦	Toulon	德拉克號	Drac	1600	175	4	105
砲艇	Rochefort	眼鏡蛇號	Aspic	480	100	4	77
砲艇	Cherbourg	魯汀號	Lutin	490	100	4	78
砲艇	Cherbourg	野貓號	Lynx	485	100	4	77
砲艇	Rochefort	腹蛇號	Vipère	490	100	4	77
一級運輸艦	Toulon	尼夫號	Nive	5600	650	4	300
一級運輸艦	Toulon	阿那米特號	Annamite	5600	650	3	243
一級運輸艦	Toulon	瞻號	Tarn	3900	430	2	220
魚雷艇	Toulon	魚雷艇45號	Torpilleur No45	32	20		
魚雷艇	Toulon	魚雷艇46號	Torpilleur No46	32	20		

魚雷艇	Cherbourg	魚雷艇54號	Torpilleur No54	36	20		
魚雷艇	Cherbourg	魚雷艇55號	Torpilleur No55	36	20		

資料來源：Liste de la Flotte au 1er janvier 1885, Ministè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4年10月，Rigault de Genouilly 號, Nielly 號和 Champlain 號巡洋艦的加入加強了遠東艦隊的勢力。第四艘巡洋艦 Éclaireur 號也於1884年11月底抵達。接著，1885年1月則是 Duchaffaut 號和 Lapérouse 號兩艘巡洋艦加入。約1885年三月底，Kerguelen 號巡洋艦加入，是年春天，更有 Fabert 號和 La Clochetterie 號巡洋艦，以及下龍灣的 Jaguar 炮艦加入，法國海軍勢力顯著加強。⁶⁶¹

1885年4月第三個從法國出發，由 Adrien-Barthélémy-Louis Henri Rieunier 少將指揮的海軍支隊也加入了遠東艦隊，包括了杜亨號裝甲巡洋艦，Magon 號、Primauguet 號和 Roland 號巡洋艦，以及 Comète 號和 Sagittaire 號炮艦，另有44和50號兩個杆雷艇，一個輔助巡洋艦 Château-Yquem 號。雖然 Rieunier 的軍力到達時已經太晚了，無法積極參與作戰，但一些艦艇仍參與了1885年4月至6月期間長江的封鎖行動。⁶⁶²下圖說明了1884年10月8日法國艦隊在淡水登陸的佈陣。本研究經資料查找，舉出下列幾艘船艦分別簡述之：

一、貝雅德號 (Bayard)

本艦為法國設計駐海外的巡洋戰艦，於1880年3月在布雷斯特(Brest)下水，1882年成軍。船長81米、寬17.45米、深7.62~7.67米，排水量5,915噸。8具鍋爐、雙軸推進、馬力4,400匹、最高速率14~14.5節、儲煤量400~450噸。裝備4門240mm 礮、2門193mm 礮、6門140mm 礮、4門3磅礮、12門37mm 哈乞開斯五管輪轉礮，載員451人。本艦於1899年除役報廢。

貝雅德艦屬於大型鐵甲艦，由於吃水較深，也是孤拔艦隊中之旗艦，孤拔通常都位於本艦上進行指揮。貝雅德艦在馬江之役時是守在海口監視岸礮台避免出海口被封鎖。本艦在孤拔病逝澎湖後載其靈柩返回法國，1899年本艦報廢拆解。⁶⁶³

⁶⁶¹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p. 215, 224, 273-274.

⁶⁶²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p. 294-295.

⁶⁶³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圖 7-1 貝雅德號(Bayard)

圖片來源：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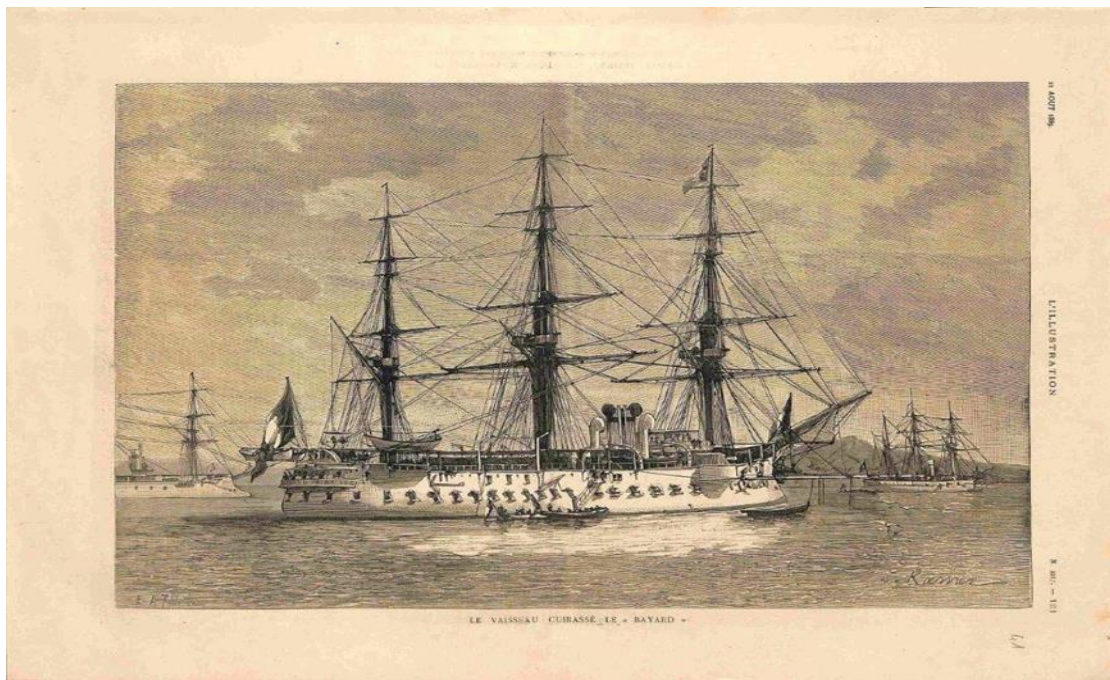


圖7-2 貝雅德號(Bayard)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2018/5/18點閱) ACOMAR (法國中央官員和後備軍官協會)

二、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為「La Galissonnière」級鐵甲戰艦的首艦，於1872年5月7日在 Brest(布雷斯特)下水，1874年7月18日成軍。船長76.62米、寬14.84米、深6.55米、排水量4,654噸。4具鍋爐、2座直立式蒸汽主機雙軸推進、

馬力2,370匹、最高速率12節、航程2,920海里(10節)。裝備6門240mm 礮、4門120mm 礮、6門138mm 礮、4門3磅礮、12門37mm 哈乞開斯五管輪轉礮，載員352~382人。本艦於1894年12月24日除役報廢。本艦參與馬江之役時的艦長是Fleuriais。⁶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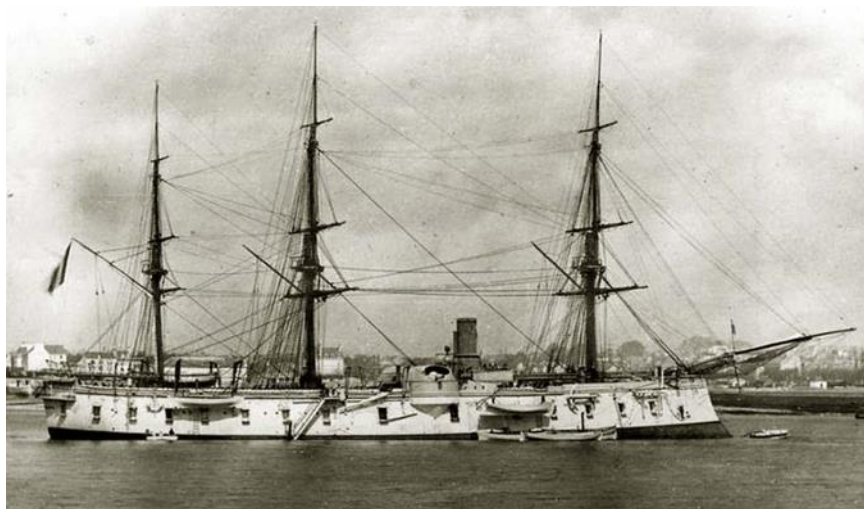


圖7-3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 dex2.html>
(2018/5/18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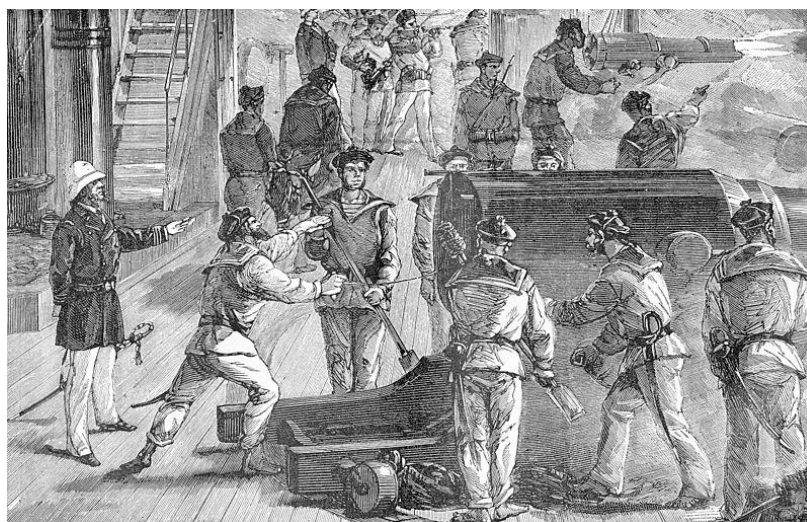


圖7-4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ère) 1884年8月5日轟炸基隆場景

圖片來源: Huard, L., La guerre du Tonkin (Paris, 1887)

三、凱旋號(Triomphante)

⁶⁶⁴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檢閱日期：2019/1/4)

凱旋(Triomphante)為「La Galissonnière」⁶⁶⁵級鐵甲戰艦之首艦，於1877年3月28日在羅什福爾 (Rochefort)下水、1880年10月17日成軍。船長76.85米、寬14.88米、深6.3米、排水量4,150噸。4具鍋爐、2座直立式蒸汽主機單軸推進、馬力2,214匹、最高速率12節、航程2,740海里(10節)。裝備6門240mm 礮、1門194mm 礮、6門138mm 礮、4門37mm 哈乞開斯五管輪轉礮，並有魚雷發射裝置，載員352~382人。本艦於1896年7月18日除役報廢，1903年售出。本艦參與馬江之役時的艦長是 Baux。⁶⁶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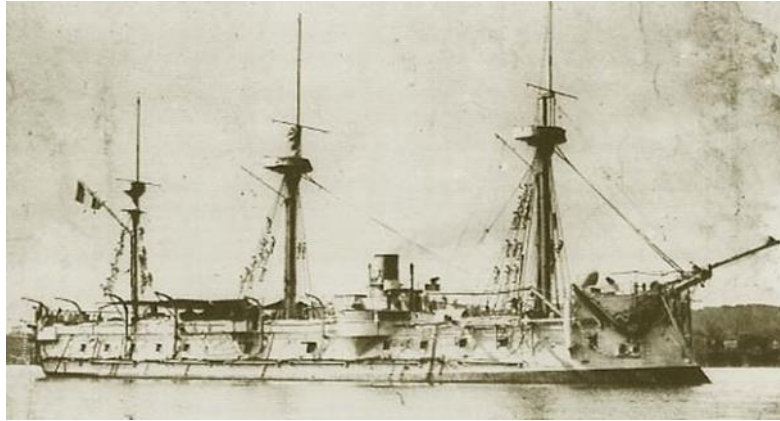


圖7-5 凱旋號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2018/5/19點閱)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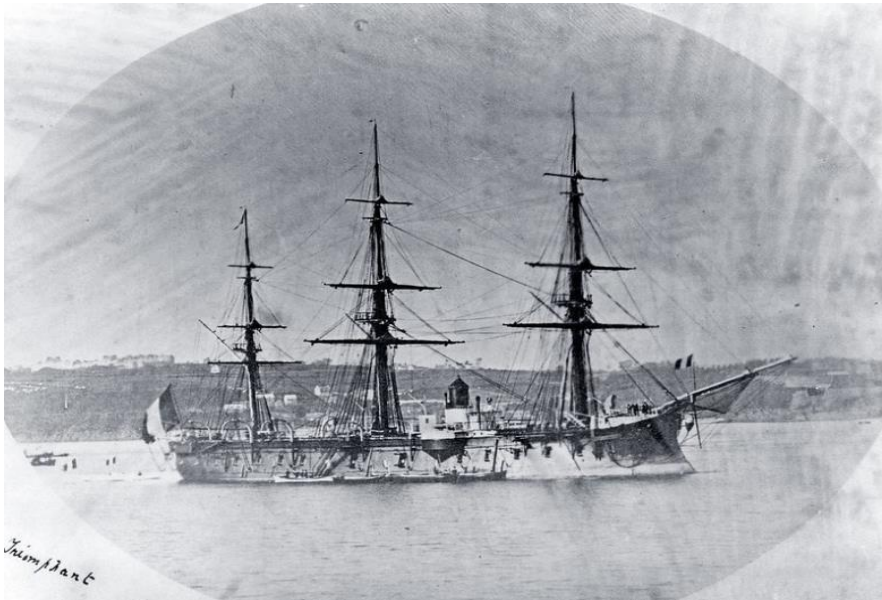


圖7-6 凱旋號(Triomphante)在1870年代晚期第一次完成船舶裝備

圖片來源: 現存於美國海軍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Navy, 簡稱 NMUSN), 編號 NH74937。由海軍歷史基金會, 華盛頓特區美國海軍歷史和遺

⁶⁶⁵ http://navypedia.org/ships/france/fr_cr_la_galissoniere74.htm

⁶⁶⁶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檢閱日期: 2019/1/4)

產司令部照片提供⁶⁶⁷

四、阿塔朗特號 Atalante

本艦為"Alma"級鐵甲戰艦，於1868年4月9日在瑟堡-奧克特維爾 (Cherbourg) 下水，1869年成軍。船長68.78米、寬14.2米、深6.56米、排水量3,825噸。1座直立式蒸汽主機單軸推進、馬力1,640匹、最高速率11節、航程1,460海里(10節)。裝備6門194mm 礮、載員316人。本艦於1887年除役後破損沉沒。⁶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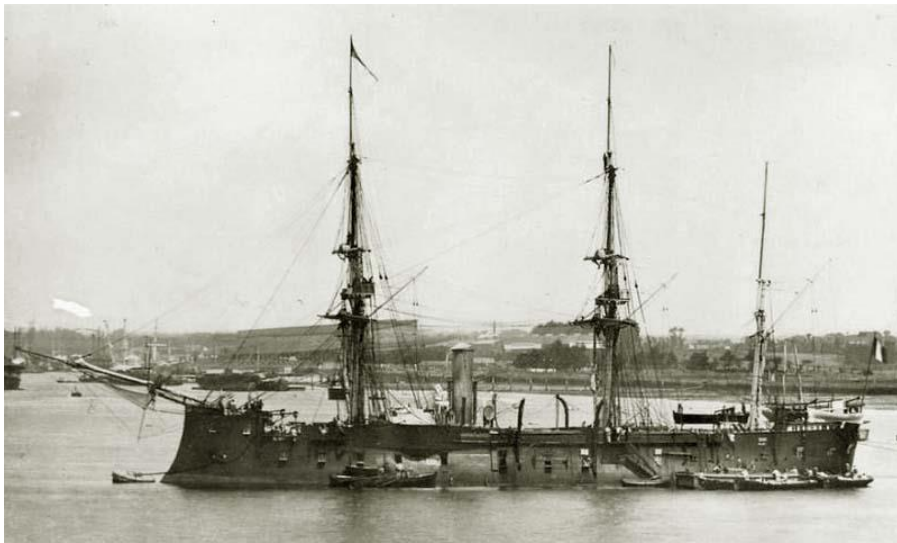


圖7-7 阿塔朗特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2018/5/19點閱)

五、維拉號(Villars)

維拉(Villars)是「Rigault De Genouilly」級一等巡洋艦，法國瑟堡船廠建造，1879年下水，1881年成軍。本艦船身長75.97米、寬11.58米、吃水5.23~5.49米、排水量2,382噸、動力為6座鍋爐1台蒸汽機、2,750馬力、煤艙容量400噸、航速14.5節。本艦裝備15門140mm 後膛砲。參與馬江之役時的艦長是 Vivielle。⁶⁶⁹

⁶⁶⁷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27906254@N06/18872200453/in/photostream/>

⁶⁶⁸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⁶⁶⁹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檢閱日期：20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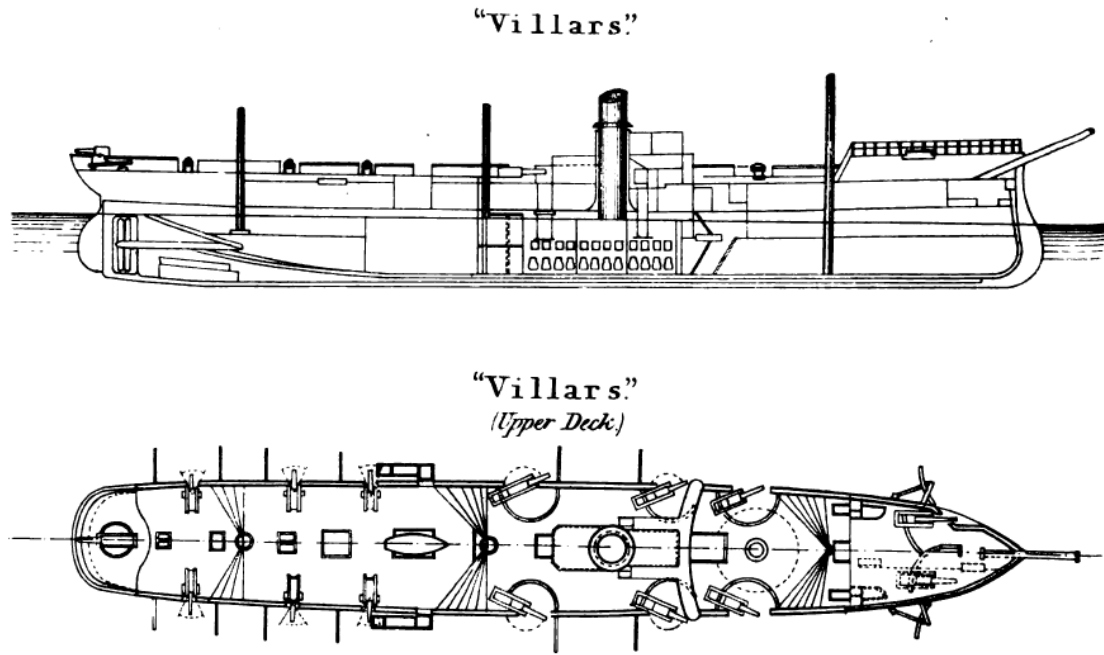


圖 7-8 維拉號(Villars)平面圖

圖片來源: Brassey's Annual; the Armed Forces Year-book, 1888⁶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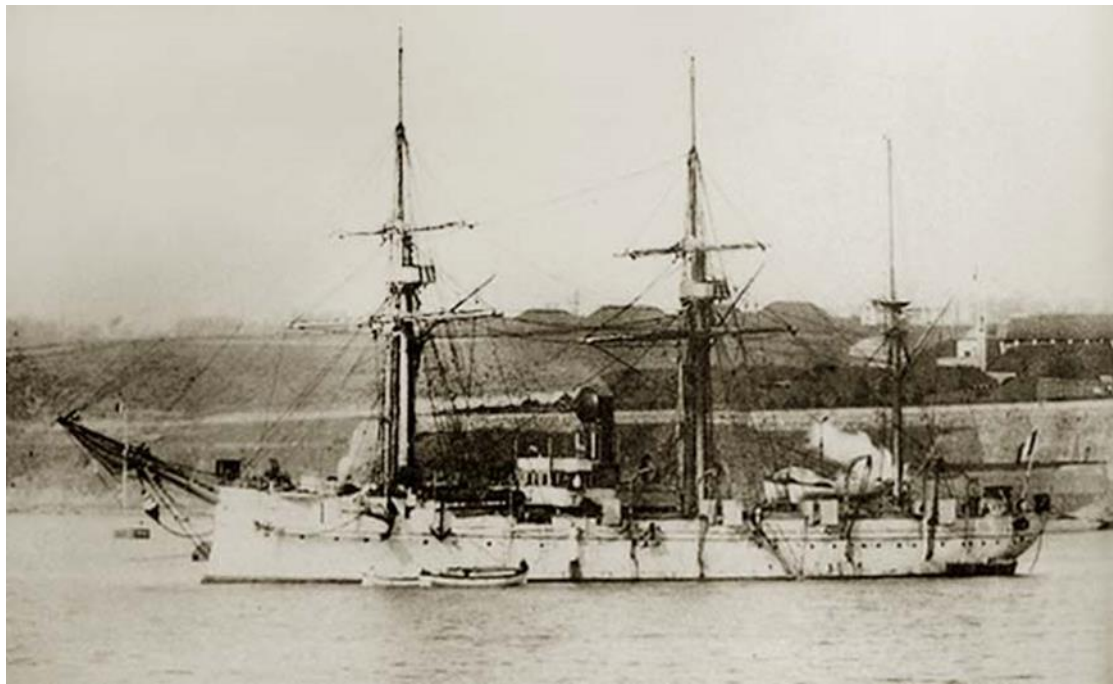


圖7-9 維拉(Villars)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2019/3/19點閱)

⁶⁷⁰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RhYAAAAAMAAJ&hl=fr&pg=PP1#v=onepage&q&f=false>

六、雷諾堡號(Château-Renaud)

雷諾堡(Château-Renaud)為木殼巡洋艦，於1868年7月20日在 Le Havre 的 Augustin Normand 下水，1880年10月17日成軍。船長78.18米、寬10.74米、深5.74米、排水量1,830噸，4具鍋爐、馬力1,700匹、最高速率14.27節、載煤290噸。裝備1門163mm 砲、6門140mm 砲，載員202人。本艦在服役後曾多次修改主機與武器，此處不詳列。本艦於1896年9月1日除役報廢，1892年5月16日拆解。本艦參與馬江之役時的艦長是 Le Pontois。⁶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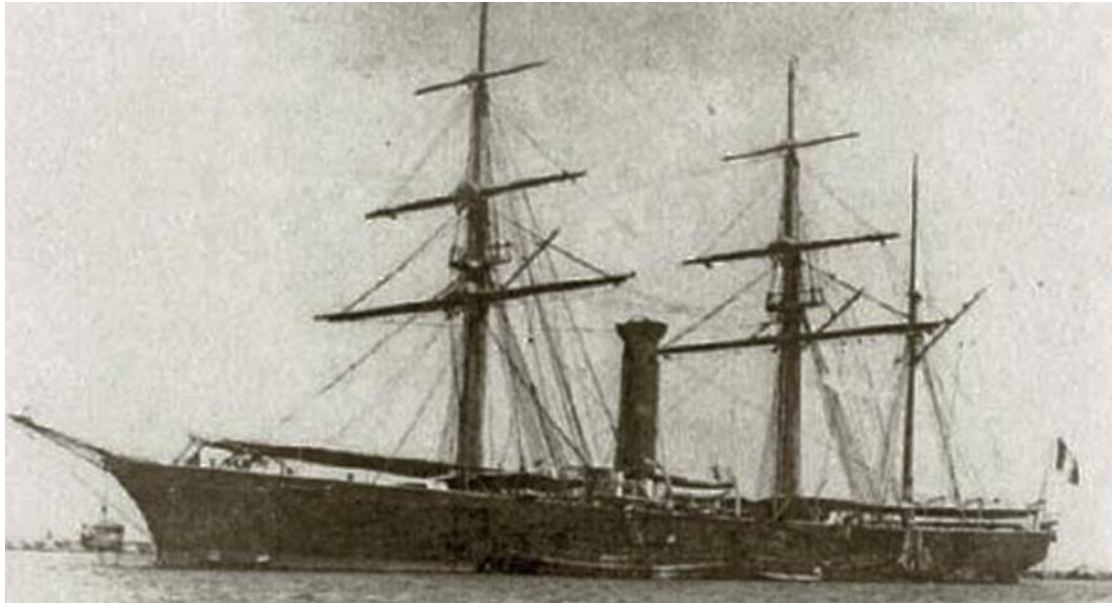


圖7-10 雷諾堡號(Château-Renaud)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

(2019/3/19點閱)

⁶⁷¹ 中國軍艦博物館，〈中法馬江海戰法方參戰艦艇〉，《中國軍艦史月刊》，第四十四期，<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98/98-index2.html>。(檢閱日期：20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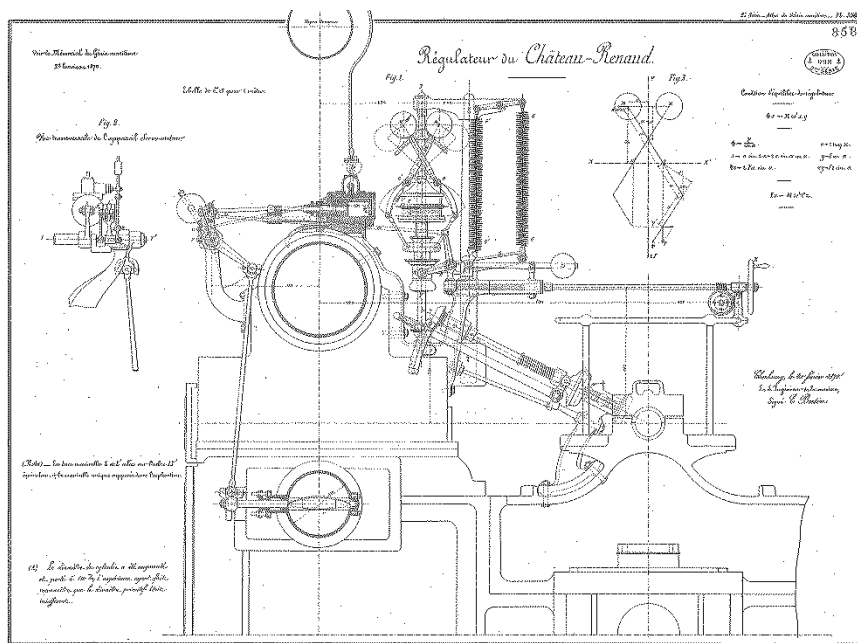


圖 7-11 雷諾堡號(Château-Renaud)引擎系統圖

圖片來源: Engine steering system by Chateau-Renaud, Cherbourg 1870⁶⁷²

第二節 法國軍艦配置

一、軍艦估價

根據 1888 年出版的「Brassey's Annual, the Armed Forces Year-book」一書，其附錄有各國軍艦船體和機械 1887 與 1888 年的估價，我們摘選其中參與中法戰爭的法國軍艦，並列出其英鎊價格如下：

表 7-4 法國軍艦估價

裝甲巡洋艦	1888/01/01	1887/01/01	二級巡洋艦	1888/01/01	1887/01/01
Bayard	169,296	169,293	Champlain	16,156	19,076
Turenne	203,656	217,789	Château-Renaud	12,056	12,053
La Galissonnière	26,608	34,063	Eclairer	31,664	14,988
Triomphante	67,320	75,989	Rigault de Genouilly	30,636	33,841

⁶⁷² The Atlas du Génie Maritime,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https://www.finemodelships.com/ship-plans/plans-Atlas-du-Genie-Maritime.htm>

Victorieuse	76,308	76,144			
一級巡洋艦	1888/01/01	1887/01/01	三級巡洋艦	1888/01/01	1887/01/01
Duguay-Trouin	83,356	87,420	Duchaufaut	10,000	10,677
D'Estaing	42,364	47,097	Kerguelen	12,516	12,513
Lapérouse	41,516	45,861	Volta	5,332	5,332
Magon	58,912	63,264	炮艦	1888/01/01	1887/01/01
Primauguet	84,148	91,037	Aspic	11,408	12,816
Nielly	49,648	53,952	Vipère	13,040	14,420
Roland	67,320	71,938	Sagittaire	11,204	12,177
Villars	43,208	43,208	Lutin	9,680	7,568
通報艦	1888/01/01	1887/01/01	Lynx	9,148	10,181
Saone	17,552	19,797	Comète	15,140	16,184

資料來源: Brasseys's Annual; the Armed Forces Year-book, 1888⁶⁷³

二、軍艦配備

「Les Merveilles de la science」⁶⁷⁴一書，論述工業時代各項發明的運作原理，其中一項主題就有蒸氣船艦的說明，內容特別提及了 D'Estaing 號, Villars 號, Lapérouse 號與 Bayard 號的蒸汽機。重點摘錄如下：

D'Estaing 號的蒸汽機具有三個水平汽缸，由地中海鍛造與造船協會於 1880 年生產，可提供 D'Estaing 號 2100 匹馬力。相同的設計也用在 Forfait 號上，一個由大汽缸一分為二，放置在兩側的複合式蒸汽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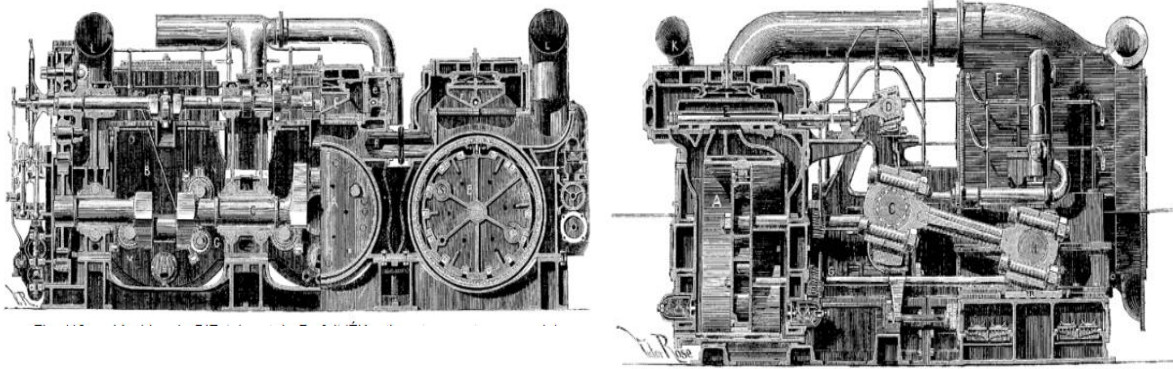


圖 7-12 D'Estaing 號蒸汽機(左:橫面圖，右:縱面圖)

資料來源: Figuiet, 1891

⁶⁷³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RhYAAAAAMAAJ&hl=fr&pg=PP1#v=onepage&q&f=false>

⁶⁷⁴ Louis Figuiet, 1891, Bateaux à vapeur, dans Les Merveilles de la science ou description populaire des inventions modernes (Tome 1 des Suppléments, p. 111-250)

https://fr.wikisource.org/wiki/Les_Merveilles_de_la_sciences/Bateaux_%C3%A0_vapeur_-_Suppl%C3%A9ment

這類型的複合蒸汽機(type Compound)應用有兩個劣勢，三個汽缸取代原有的雙汽缸設計，使用上複雜，也更笨重。再者，兩個體積相等的汽缸較單一汽缸有更多可供降溫的面積，更容易冷卻。然而，三連桿 120°設置具有極大的優點，即在馬達軸上均勻分佈力，並確保極大的規則性和良好的運動平穩性。最後這台機器達到完美的平衡；它將不同部分組合在一起，因此易於監控。

佔據整個軸心的傳動軸良好的放置有助於總體穩定性，可惜機械配置的複雜性使得某些配置不易理解，位於 Indret 的國家鑄造廠於 1877 年建造給 Villars 號使用的機器即是屬於此類。由 Creusot 廠製造，Lapérouse 號的蒸汽機與上述類型不同之處僅在於氣缸更加分開，並且蒸汽箱是橫向放置。

有關 Bayard 號，跟前述相同，都是 Compound 型有三汽缸的蒸汽機，不同的是採用了杵式設計，由三個大垂直框架支撐，類似於普通的研杵類型，內部裝設的引導裝置能確保活塞橫桿的直線傳動。書中有較多篇幅解釋鍋爐運作怎麼產生蒸氣，以及如何在機器內部傳遞的過程。簡要來說，三個活塞採用相同的傳動行程，透過三隻同樣長度的直桿來驅動電機軸的三個彎頭，使其彼此形成 120°。雖然三個完全隔離的氣缸會造成容易降溫的缺點，但至少在各方面來看都是相對簡單易懂的。另外，冷凝器也不再固定於汽缸的底板，而是機器的另一側，因此，能避免蒸汽缸影響冷凝器的冷卻效果。Bayard 號具備兩台相同的蒸汽機，根據船艦的軸線對稱放置，冷凝器放置在船壁附近，汽缸則朝向船艦的軸線。每個蒸汽機的傳動軸都驅動一個螺旋槳。這種帶有兩個螺旋槳的配置目前非常適用於戰艦，並對其進化有很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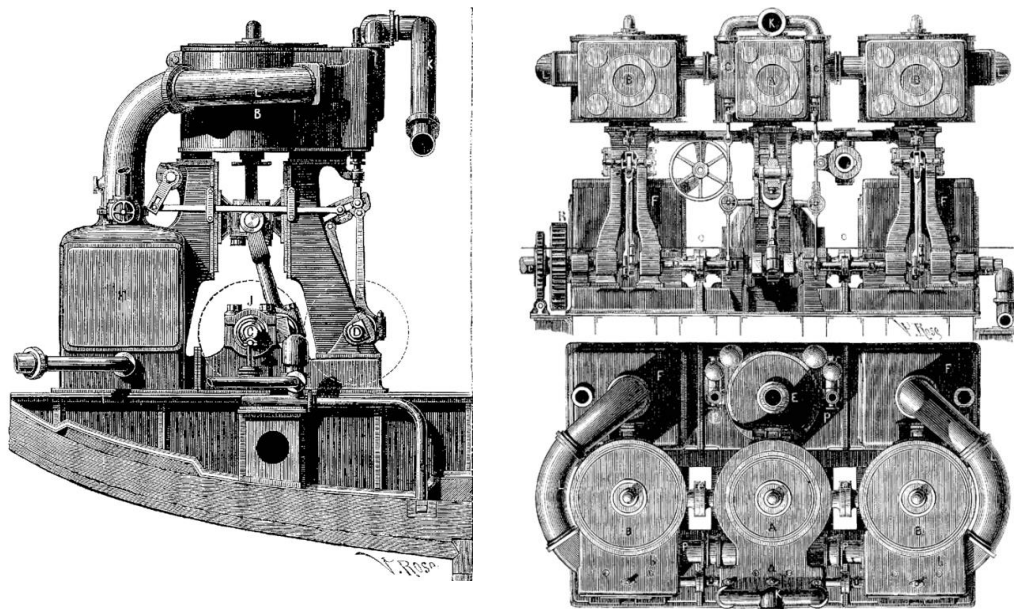


圖 7-13 貝雅德號蒸汽機(左:橫面圖，右上:縱面圖，右下:平面圖)

資料來源: Figuiet, 1891⁶⁷⁵

⁶⁷⁵ Louis Figuiet, 1891, Bateaux à vapeur, dans Les Merveilles de la science ou description populaire des inventions modernes (Tome 1 des Suppléments, p. 111-250)

三、人員配置

孤拔中將所率領的兩個艦隊在整個戰爭期間，動用了數十艘戰艦，各船艦的人員配置在 Loir 所撰《*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⁶⁷⁶ 附錄中有詳細列舉(見表 7.4 至表 7.34)。各船艦大抵均有一名艦長及護衛艦隊長(或大副)，中尉數名，以及不同等級之醫師、技師等，分別擔任艦上各項職務，因應戰場上各種需求。

表 7-5 貝雅德號 (Bayard)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Parrayon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Gourdon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De Marliav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Amelo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Gourjon Du Lac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eceveu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uboc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Hervau	一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Serrant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Guégux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Landouar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Jombert	Apirant
Péan De Ponfilly	Apirant	De Marquessac	Apirant
Richard	Apirant	Jeau	Apirant
De Boyer De Camprieu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6 拉加利桑尼亞號 (La Galissonnier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Fleuriais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Jacquemier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De Marte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eprinc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our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Vuillaum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Hare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artin	enseigne de vaisseau
Aubriot	一級高等技師	Coignet	助理行政官員

⁶⁷⁶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324 p.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379777m>.

	Médeci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Puech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Verlynde	Aspirant de 1 classe
Nouette D'Andrezel	Aspirant de 1 classe	Voillagme	Aspirant de 1 classe
Linkeneld	Aspirant de 1 classe	Van-Gaver	Aspirant de 1 classe
Le Gouz De Saint-Seine	Aspirant de 1 classe	Morin	Aspirant de 1 classe
Houdet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7-7 杜亨號 (Turenn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Dupuis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Raoul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Gran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oper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ierx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Huyo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ulaurent De Montbru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iquel	一級高等技師 Médeci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Capdegelle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Thamin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 7- 8 凱旋號 (Triomphant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Baux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Charil De Ruillié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Poiro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erli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oir , Mauric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rio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anel	enseigne de vaisseau	Pourpe	enseigne de vaisseau
De Marsay	enseigne de vaisseau	Cattiaux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Marin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Breton	一級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Lombard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Grout	Aspirant de 1 classe
Augagneur	Aspirant de 1 classe	Vesco	Aspirant de 1 classe
Néple	Aspirant de 1 classe	Calmette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7- 9 阿塔朗特（Atalant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Tréve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Rivet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Chanard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erry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Goëz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ourri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ergevi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Zévaco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De Gueydon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Miquel	一級高等技師 Médeci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Picoux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Gueit	Aspirant de 1 classe
Mineur	Aspirant de 1 classe	Lequerré	Aspirant de 1 classe
Leloup	Aspirant de 1 classe	Glox dit Villeneuve	Aspirant de 1 classe
Sallebert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0 杜居土路因（Duguay Troui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Desnouy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Peyronnet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Joulla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Thor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uiss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urand-Brag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Passerat De Silans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eret De Pagnac	enseigne de vaisseau
Froomageau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Bobet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Petit	一級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Castellan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Girard	Aspirant de 1 classe	Lévy-Bing	Aspirant de 1 classe
De Périxelle- Dumay	Aspirant de 1 classe	Vivier	Aspirant de 1 classe
Ripoteau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1 維拉（Villars）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Vivielle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Pellet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oqueber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oy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e Maudui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artige Du Fourn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Keller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Paqueron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Rialan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Le Dantec	Aspirant de 1 classe
Morel	Aspirant de 1 classe	Rous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2 德斯丹（D’Estaing）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Coulombeacd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Magexc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heval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Pradère-Niqu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ouxe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Nicolas	enseigne de vaisseau

Goumarre	一級高等技師 Médeci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Le Moine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Auvray	Aspirant de 1 classe	Gouzien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3 Laperouss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Méquen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Daniel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Gibory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Nény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Heurte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ubois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azalas- Gaillon	Aspirant de 1 classe	Issartel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Laurier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Duval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14 Nielly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Dorlodot Des Essarts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Gadaud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De Rulhiè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utur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Goudo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atyé	Aspirant de 1 classe
Thomas	Aspirant de 1 classe	Passo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Bro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Guérard De La Quesnerle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Copix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5 Mago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Puech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Courrejolles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Brich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Jean-Pasca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lerc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arqu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annade	Aspirant de 1 classe	Moysax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Serres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Jabix- Dudognon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16 Primauguet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Buge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Pissère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De Roch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én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Pillot	中尉	Delpi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e Fauque De Jonquières	Aspirant de 1 classe	Perruisse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Jacques-Leseigneur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Gueit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17 Roland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Mayet	艦長 Capitaine de vaisseau, Commandant	Caillard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Sceond
Coustoll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Fiéro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Raboui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onin De Rosiè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e Gall	Aspirant de 1 classe	Chamaillard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Delacour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Lelandais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18 Champlai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Martial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Dufaure De Lajart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Barbi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ladou	enseigne de vaisseau
La Port	enseigne de vaisseau	Pumpnéel	Aspirant de 1 classe
Guyon	Aspirant de 1 classe	Nardin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Daval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Griés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19 雷諾堡 (Chateau-Rauaud)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Le Pontois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De La Motte De La Motte-Roug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D'Auriac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Préaubert	enseigne de vaisseau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Tirard	enseigne de vaisseau	Guédon	enseigne de vaisseau
Reboil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Blin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Aramt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Gamon	Aspirant de 1 classe
Gaborit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20 Eclairer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Fournier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Havard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Guyomar	enseigne de vaisseau	Blanchard	enseigne de vaisseau
Moulun	enseigne de vaisseau	Levot	enseigne de vaisseau auxiliaire
Exelmans	Aspirant de 1 classe	Cabanes	一級高等技師 Mécanicien principal de 1 ^{re} classe
Salles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Deirieu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21 Rigault-De-Genouilly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Richard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Houett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Busnel	enseigne de vaisseau	Schwéerer	enseigne de vaisseau
Hennecart	enseigne de vaisseau	Duville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Jamet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Orhond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De Reinach De Werth	Aspirant de 1 classe	Indert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22 Kerguele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Fournier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Ridoux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Decourson	enseigne de vaisseau	Mercier De Lostende	enseigne de vaisseau
Pacquer	Aspirant de 1 classe	Phérvong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Palasne De Champeaun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Camail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23 窩爾達 (Volta)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Gigon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Picho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Laugier	enseigne de vaisseau	Mottez	enseigne de vaisseau
Marius	enseigne de vaisseau	Rheinhart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Chédan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Delrieu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24 Duchaffaut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Le Mercier- Moussaux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Bune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Prat	enseigne de vaisseau	Fournier	enseigne de vaisseau
Joubert	enseigne de vaisseau	Nen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Néis	一級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Reboul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表 7- 25 Saon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Monin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egate, Commandant	Ferriè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Barbier	enseigne de vaisseau	Sauvaire- Jourdan	enseigne de vaisseau
Layrle	enseigne de vaisseau	Courtial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Le Quément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Boiteux	Aspirant de 1 classe

De Larosière	Aspirant de 1 classe		
--------------	----------------------	--	--

表 7- 26 魯汀 (Luti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Deba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Serpett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Riquier	enseigne de vaisseau	De Lagarde	Aspirant de 1 classe
Lièvre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Themoin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7- 27 蝮蛇 (Viper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Boué De Lapeyrè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D'Agoul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Borgella	enseigne de vaisseau	Charlier	Aspirant de 1 classe
Masson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Castellan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 7-28 野貓 (Lynx)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Bonnair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De Kernafflen De Kergos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Doynel De Quincey	enseigne de vaisseau	Fitte	Aspirant de 1 classe
Marquier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Paquier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 7- 29 Comet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Noiro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Le Golleu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Yves	enseigne de vaisseau	Richard	enseigne de vaisseau
Jeans-Pascal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Carles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 7- 30 Sagittair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Krantz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èz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Sceond
Carrè	enseigne de vaisseau	Bardoul	enseigne de vaisseau
Moreau De Montcheuil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Mazet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表 7-31 益士弼 (Aspic)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De Fauque De Jonquières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Olivieri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Rabaglia	enseigne de vaisseau	Lagrésille	enseigne de vaisseau
Baudon	助理行政官員 Aide-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Cauquil	二級助理醫師 Médecin auxiliaire de 2 ^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32 Jaguar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Fouet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Commandant	Conrad	enseigne de vaisseau
De Paul	enseigne de vaisseau	Lidin	enseigne de vaisseau
Jabri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Médecin Major		

表 7- 33 Annamite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Le Bourguignon-Duperré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igate, Commandant	Tajasqu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Coreil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allé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Pourqu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aubent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Dangibeaud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Bertrand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Suard	三級醫師 Médecin de 3 ^e classe	Gaillard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Pellen	助理藥劑師 Aide-Pharmacien		

表 7- 34 Tonkin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	----	----	----

Nabona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igate, Commandant	Terl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Monge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aureau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Gaschard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oumet	二級高等技師 Mecanicien principal de 2 ^e classe
Guis	副專員行政主任 Sous-Commissaire, Officier d'administration	Martixexg	一級主醫師 Médecin de 1 ^{re} classe, Médecin Major
André dit Duvigneau	二級醫師 Médecin de 2 ^e classe	Le Guen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Piron	助理醫師 Aide-Médecin	Dezeuze	助理藥劑師 Aide-Pharmacien

表 7- 35 Chateau-Yquem 主要人員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Lejard	護衛艦隊長 Capitaine de frigate, Commandant	Bounin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Sceond
Terqueu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Fournier	中尉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onhomme	Aspirant de 1 classe	Colson	Aspirant de 1 classe

第三節 法軍服裝調查

一、法軍服樣式

法國軍隊的制服根據軍隊的成員來區分：國家憲兵隊，陸軍，海軍，空軍。在這些軍隊中，還必須區分不同情況下的儀式制服，現役服和制服。事實上，軍裝不只提供衣著功能，更是代表軍人應該必備的男子理想的展現。1870年初期，一個好的軍人儀表要求經常在於掌握強調垂直和筆直的身體幾何學，當時年輕人在服兵役時，大多會將自己穿著軍服的樣子拍照記錄下來，作為榮耀家庭的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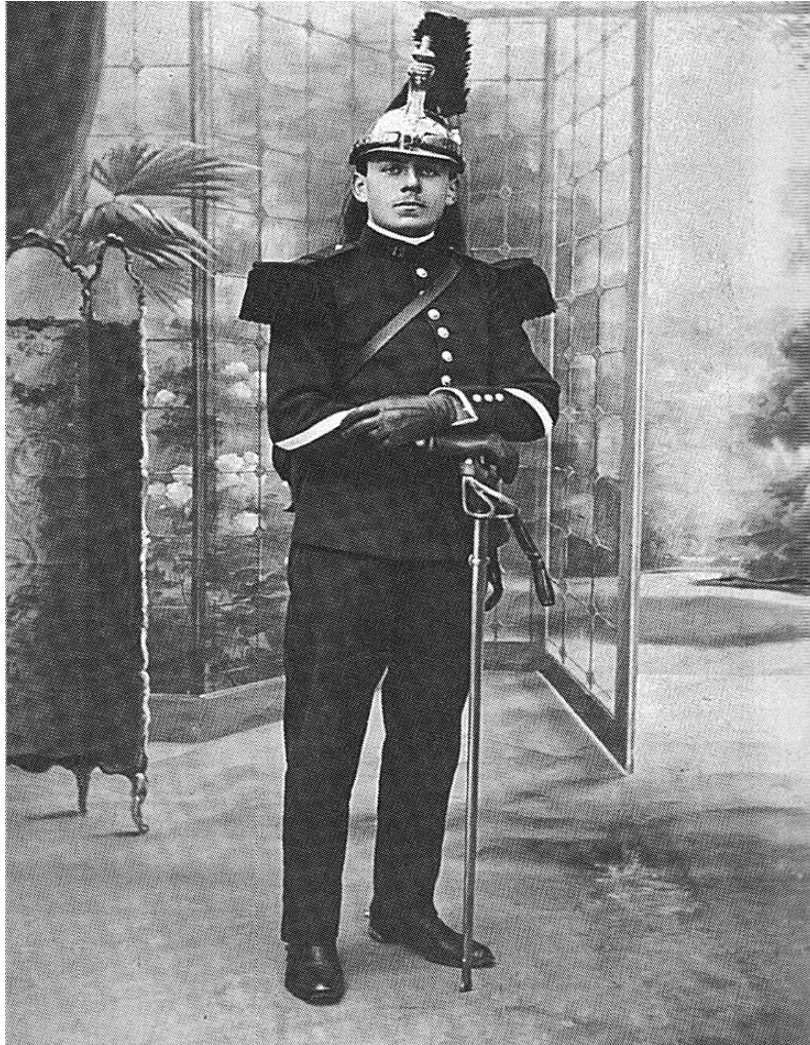


圖7-14 穿著軍服留影的軍人

資料來源：Odile Roynette, *L'uniforme militaire au xixe siècle : une fabrique du masculin*, Cléo. Femmes, Genre, Histoire [En ligne], 36 | 2012, 36 | 2012, p.16.

在18-19世紀這段時間法國步兵的基本服裝，上半身是紅藍色帆布帽和水藍

色大衣，下半身則是紅長褲搭配護踝和半筒靴，裝備由上而下分別有藍色領帶、背包、腰帶、子彈袋、乾糧袋、1公升水壺以及勒貝爾槍和刺刀兩種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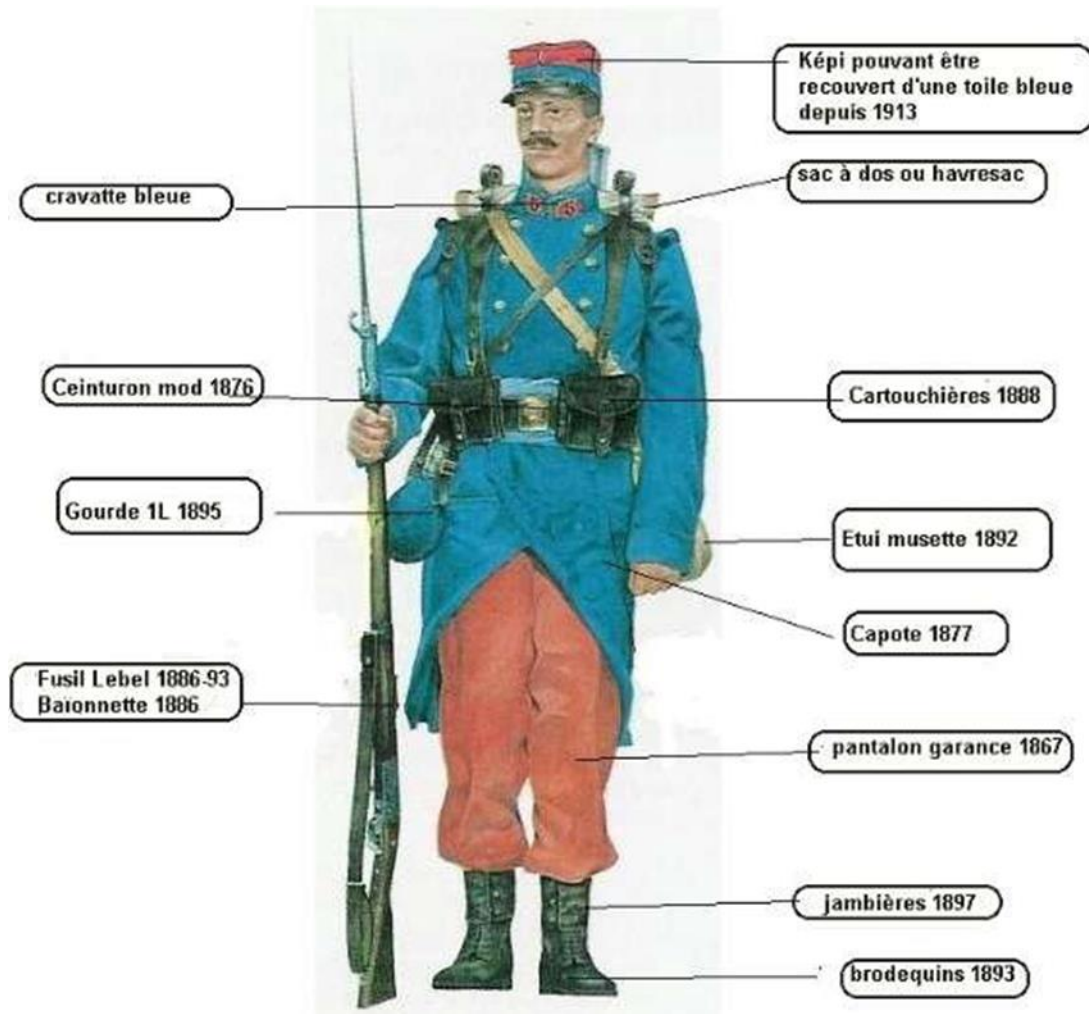


圖7-15 18-19世紀法國步兵裝備

資料來源: <http://opex88.skyrock.com/3133046866-Uniformes-Militaires-Francais-XVIII-XIX-Siecle.html> (2018/5/14點閱)

但這樣的裝束卻有不少問題，鮮明的色調在戰場上不容易隱匿身形，往往成為敵人的攻擊目標；大衣的禦寒性不理想，使得冬季作戰時士兵無法抵禦寒冷，但夏天穿著大衣又太過炎熱，且大衣和帽子本身防禦性不佳，無法抵抗彈片，反而造成作戰上的阻礙。直到1915年法軍才將這不理想的裝備改良，成為更適合作戰的軍服。



圖7-16 1915年改良後的法國軍服

資料來源：

https://fr.wikipedia.org/wiki/Uniformes_de_l%27Arm%C3%A9e_fran%C3%A7aise
(2019/3/19點閱)

另外，除了一般的武器及必要裝備外，軍服上的配件及裝飾也代表著軍階的不同，如圖7-18中該名軍人胸前的徽章在當時就是代表他軍官的身分，圖7-17這位軍人肩上的肩章也有著相同的意義，而他們衣領上的號碼則可能是所屬部隊的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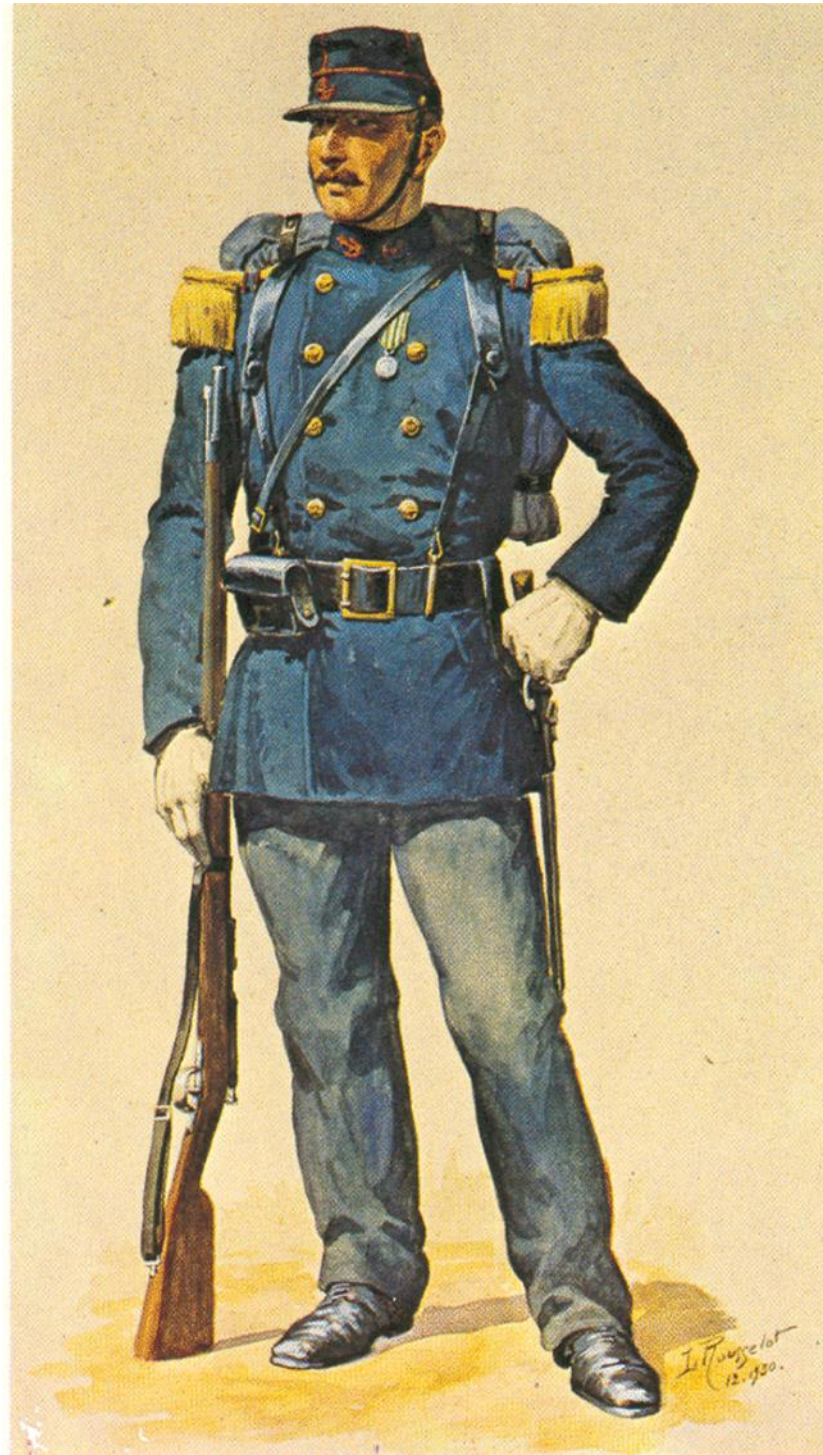


圖7-17 法國海軍軍官

資料來源：<https://history.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9074/french-military-uniform-identification> (2018/5/14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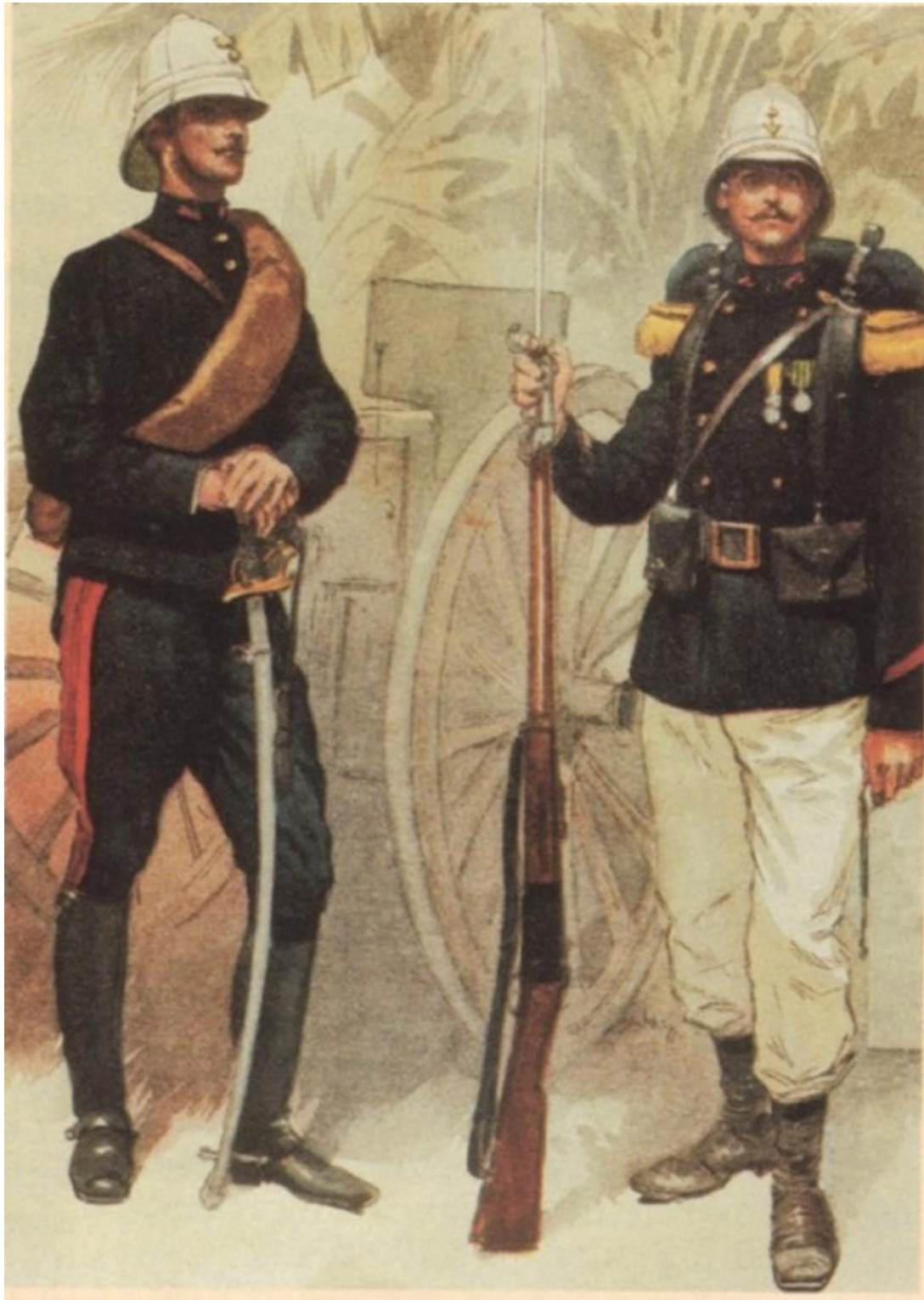


圖7-18 法國軍官服裝

資料來源：

<http://antan.unblog.fr/planches-sur-les-uniformes-du-xixe-siecle/> (2018/5/14點閱)

二、法國參與清法戰爭人物與軍裝介紹

(一) 孤拔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法國海軍中將，率領法國遠征軍出兵越南阮朝，促成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建立，於清法戰爭期間先後擔任法國海軍北圻支隊司令、北圻遠征軍司令及遠東艦隊司令，在福建馬尾擊敗清代南洋水師，之後轉往攻擊臺灣，並攻陷基隆，圍攻滬尾，最後將戰場轉往澎湖，任內死於澎湖馬公。

百年來法國海軍已有三艘主戰船艦相繼以孤拔為名，係法國自普法戰爭(1870-1871)以來唯一享此殊榮的軍人。⁶⁷⁷即便孤拔因病陣亡死於臺灣，他的遺體被運回法國之後還是以盛大的葬禮送他走向最後一程，顯見其在法國人心中地位之重要性。



圖7-19 孤拔提督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資料來源：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頁2。

⁶⁷⁷ 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臺灣風物》，52卷4期（2002年12月），頁1。



圖 7-20 孤拔提督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

資料來源：Eugène Appert, Amédée Courbet, photographie, Paris, BNF.

(二) 波里也 (Louis Alexandre Esprit Gaston Brière de l'Isle, 1827-1869)

法國將領，曾任塞內加爾總督、北圻遠征隊總司令等職。1881年（光緒7年），被任命為準將和北圻遠征隊第一旅旅長，參與北圻遠征。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取代米樂(Charles-Théodore Millot)，成為遠征隊總司令。1884年，他在越南該普戰役中大敗清軍，使其聲名大振。1885年1月升為師長，2月擊敗清軍，奪取諒山。稍後，波里也的錯誤決策使得攻勢陷入困境，尼格里 (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 的軍隊困於諒山，他因而向法國政府發出電報，宣布了遠征隊的失敗，導致茹費理 (Jules Ferry) 政府於1885年3月30日垮台，並影響法國對殖民擴張的支持。1884年8月東京法國遠征司令米樂以精神欠佳為由請求調回法國。法國政府同意米樂的意願之後，於該年8月30日（7月10日）任命布里葉接替米樂職務。⁶⁷⁸布里葉於1885年10月離開北圻。

⁶⁷⁸ Le Journal des débats(法國辯論報)，Le commandement en chef, après le départ t du général Millot, sera exercé par le général Brière de l'Iste, 1884年8月31日。



圖7-21 波里也 (Louis Alexandre Esprit Gaston Brière de l'Isle, 1827-1869)
資料來源：https://fr.wikipedia.org/wiki/Louis_Bri%C3%A8re_de_l'Isle
(2019/3/15點閱)



圖 7-22 波里也肖像

資料來源：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PORTRAIT-1129⁶⁷⁹藏於巴黎地理學會

⁶⁷⁹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49866g/fl.item>

(三) 李士卑斯 (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 1828–1897)

在清法戰爭期間擔任法國海軍副司令，也是滬尾之役的總指揮官，地位僅次於孤拔。1857年被派往遠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南圻遠征中十分活躍，擔任要職。在1884年的清法戰爭期間，由少將升任法國遠東艦隊的副司令，負責執行孤拔之命令。福建馬江海戰中，李士卑斯率軍艦自基隆開來，試圖闖入閩江口，但被清軍擊退，被迫撤離。1884年10月，他進攻臺灣的滬尾，在進攻前先以火砲轟擊淡水，再派遣600名部隊登陸淡水，然因在陣前換將，新任指揮官也沒有依照原先計畫進行，在登陸戰近一小時後，子彈已用盡，因為退出戰場，此後，法軍不再繼續於淡水進行登陸戰。滬尾之役亦為清法戰爭在臺灣戰場上贏得的重要戰役。



圖7-23 李士卑斯 (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 1828-1897)

資料來源：https://fr.wikipedia.org/wiki/S%C3%A9bastien_Lesp%C3%A8s

(2018/7/20點閱)

(四) 尼格里 (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 1839-1913)

北圻遠征隊第二旅旅長。北圻遠征期間，1884年參與攻占北寧(3月)和奪取興化(4月)的戰鬥。7月，因清軍與法軍在北黎的觀音橋附近發生衝突(觀音橋事變)，米樂中將派遣杜然中校前去攻打清軍，尼格里也隨軍前往。這次衝突是中法戰爭的導火線。10月，率三個縱隊參加該普之戰，擊敗清軍廣西兵右翼。尼格里左腳受傷並落馬；他的部隊誤以為他已被殺，但仍作戰英勇並將清軍擊退。翌年1月，他奉波里也中將之命，率部襲擊諒山，切斷北黎地區清軍的退路；隨後乘勝追擊，攻破同登，並搗毀鎮南關。然而不久後，波里也在宣光被清軍和黑旗軍包圍，被迫棄城逃往河內。尼格里所守的諒山成為孤城。尼格

里試圖扭轉戰局，率部1500人攻打鎮南關，遭清軍馮子才部擊敗，是為鎮南關之役。

1885年3月28日的奇驢之戰中，尼格里所率法軍本可以大勝，但尼格里胸部中彈而重傷，其副將赫本哲(Paul-Gustave Herbinger)驚慌失措而撤退，導致法軍的戰敗，被迫拋棄諒山等地。赫本哲也被清軍殺死。尼格里迅速從受傷中恢復，並在中法戰爭結束後的5月，被任命為北圻遠征隊第二師師長，第一師師長則是他原先的上司波里也。



圖7-24 尼格里 (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 1839-1913)

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6%96%AF%E5%8D%A1%C2%B7%E5%BE%B7%C2%B7%E5%B0%BC%E6%A0%BC%E9%87%8C> (2019/3/13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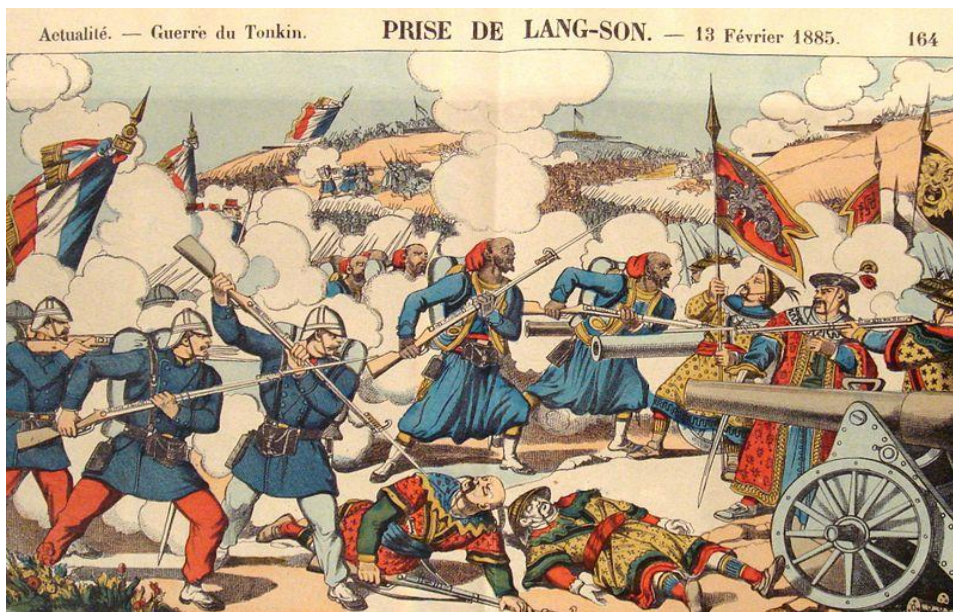


圖 7-25 1885 年 2 月 13 日尼格里指揮諒山戰役的場景

資料來源：Musée de l'Armée



圖 7-26 清法戰爭時波里也與他的同袍合影，尼格里(手放置胸前者)和赫本哲(雙手緊握手杖者)皆在前排

資料來源：奧爾卡 (Charles-Edouard Hocquard, 1853-1911) 擔任軍醫隨法國軍隊出征越南時(1884-1885)所拍攝照片⁶⁸⁰

⁶⁸⁰ http://hinhxua.free.fr/autrefois/docteur-hocquard/page4/photo_docteur_hocquard_4_fr.htm



圖7-27 法國軍裝

說明：十九世紀中晚期法國軍裝

資料來源：Olivier LARRAY and André JOUINEAU，FRENCH CARABINIERS, 1679-1871, Histoire & Collections，2013 p.79.

第八章 法軍火礮配置與滬尾礮擊之調查

在滬尾礮擊之前，中法雙方曾先在基隆交戰，Loir (1886)和 Garnot (1894)⁶⁸¹是這樣形容的：根據李士卑斯的命令，La Galissonnière 號、Villars 號以及 Lutin 號於 1884 年 8 月 5 號參加了對基隆的轟炸行動。8 月 5 日下午登陸基隆的是 Bayard 號和 Villars 號上的部隊，分別由 Martin 上尉和 Jacquemier 中尉領隊。而這兩支隊伍於 8 月 6 日上午遭遇數量更為優勢的中國軍隊攻擊，並且往海岸撤離。此次行動法軍共計 2 死 11 傷。

滬尾礮擊的前幾日，即 1884 年 10 月 1 號，李士卑斯派出 La Galissonnière 號、Triomphante 號、D'Estaing 號與 Vipère 號攻擊滬尾。由於意識到海軍轟炸無法實現目標，而且只有一支小型登陸部隊，李士卑斯在 10 月 2 號晚上將 D'Estaing 號派回基隆，並要求增援一支海軍步兵營，從淡水河北面登陸攻佔堡壘，然後摧毀可以引爆地雷的指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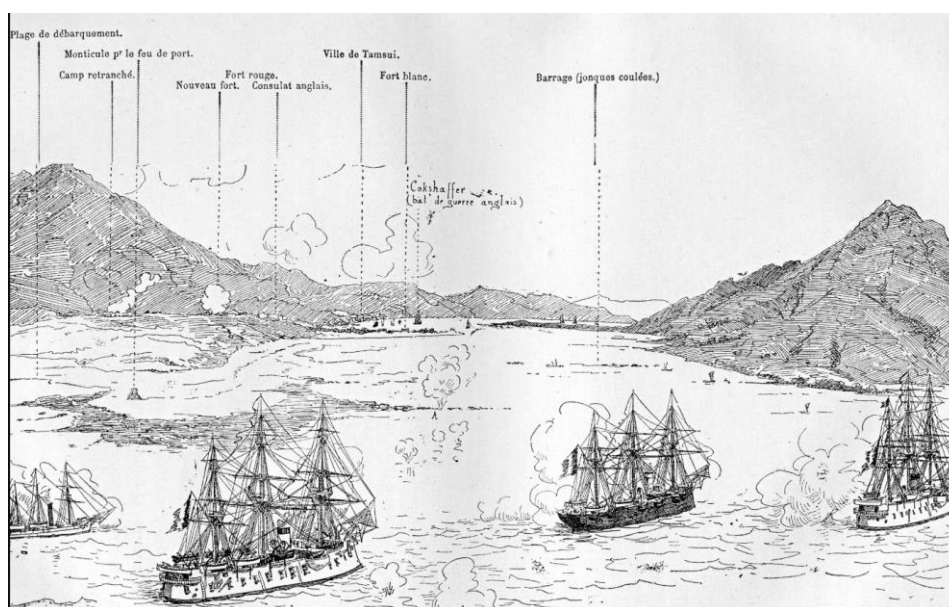


圖 8-1 1884 年 10 月 2 日年法國遠東艦隊砲擊淡水

由左到右分別是 Vipère 號, Triomphante 號, D'Estaing 號, La Galissonnière 號

資料來源: Huard, L., *La guerre du Tonkin* (Paris, 1887)⁶⁸²

⁶⁸¹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324 p.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1894

⁶⁸² Huard, L., *La guerre du Tonkin* (Paris, 1887)

https://fr.wikipedia.org/wiki/Bataille_de_Tamsui#/media/File:Bombardment_of_Tamsui.jpg

孤拔提供了李士卑斯更多登陸軍力，加派的三艘船 Tarn 號、Château Renault 號和 Duguay-Trouin 號於 10 月 5 日晚間抵達淡水。這些艦隊以及從 Bayard 號派來的部隊，共帶來了 600 名海軍陸戰隊士兵進行岸上行動。這 600 人分屬五個連，統一由之前 8 月 5 號已經領導過基隆登陸行動的 La Galissonnière 號的 Martin 上尉負責。援軍原計劃於 6 日登陸，但 6 日和 7 日均有大風，無法登陸。8 日，海面風平浪靜，但 Martin 上尉馬丁竟因病不能指揮登陸戰鬥，只好臨時改由 Château-Renaud 號的艦長 Boulineau 接任。艦隊部署在海港口前方以便支援攻擊，由 Château Renault 號領軍，隨後是 D'Estaing 號、Tarn 號、Triomphante 號, Duguay-Trouin 號和 La Galissonnière 號，Vipère 號則留在後方。

Boulineau 將五個連分為兩線推進，在左側中國側翼攻擊最強的地方布置堅固的防衛。第一線包含 La Galissonnière 號和 Triomphante 號兩連各 120 人，聽從海軍上尉 Fontaine 和 Dehorter 的指揮。距離第一線兩百公尺的後方，則是第二線，由較小的艦艇組成兩個混合連，一是 D'Estaing 號和 Château Renault 號，二是 Tarn 號和 Duguay-Trouin 號，兩連各 130 人。Bayard 號則有 100 名較強軍力（由運輸艦 Tarn 號載運），負責掩護左翼，朝左側推進。軍隊在上午十點完成部署，受到法國海上艦隊的炮火掩護，清除海灘和堡壘之間的障礙。

第一節 法軍船艦上的火礮配置

一、貝雅德號（Bayard）

就主砲的配置而言，從 1860 到 1880 的二十年間，法國第一線鐵甲戰艦與第二線鐵甲巡洋戰艦都經歷三個階段逐漸演進。清法戰爭期間派到遠東作戰的五艘鐵甲巡洋戰艦剛好分別隸屬這三代：

1. Broadside ironclad，主砲都在舷側成列的砲門（gunport）內，從艦首到艦尾大致均勻分佈，一如 17、18 世紀的帆艦。曾在淡水外海和舟山執行封鎖任務的 Atalante 就是。

2. Central battery ironclad，主砲仍安置在舷側的砲門內，但砲位集中在船艙。孤拔的副手、李士卑斯（S. N. J. Lespès）少將所率領的「加利松涅」（La Galissonnière）、「凱旋」（Triomphante）就是。

3. Barbette ironclad，主砲安置在艙面的露砲座。孤拔的「貝雅德」和同型艦「杜亨」就是法國最早採用露砲座的巡洋戰艦。「貝雅德」級巡洋戰艦主砲的配置和當時第一線的戰艦 Amiral Duperré 相同，在艦橋左右各一座，其餘兩座沿中心線在主檣前後各一，每座都是單管，24 公分（9.4 吋）口徑。

「貝雅德」的舷側護甲自水線上方4呎3吋至水下5呎3吋。其厚度在船舳為10呎，下沿和兩端則減為6呎。「貝雅德」為巡洋戰艦，裝甲遠不及第一線戰艦堅厚，排水量因而也小很多。⁶⁸³

二、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Duguay-Trouin」的五尊7.6吋（19公分）主砲其中一門安在艦首，射擊扇面張角30度。其餘四門分別裝在舷側四座突出的舷臺（sponson）上，射角各有128度。四門單管14公分副砲位於前後舷臺之間，左右舷各兩門。第五門14公分副砲在艦尾。⁶⁸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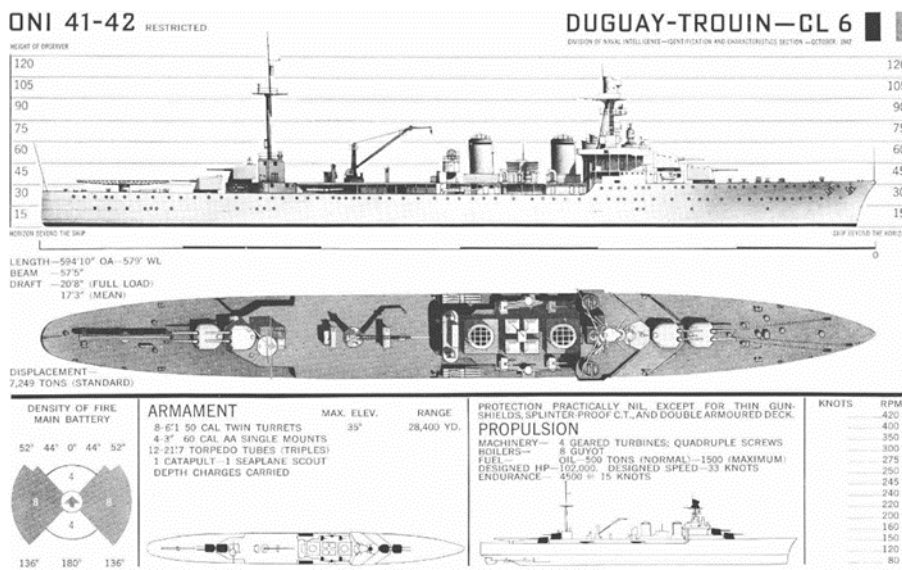


圖8-2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平面圖

圖片來源：<https://www.thegalleria.eu/search/?q=duguay+trouin> (2019/3/27點閱)

⁶⁸³ 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臺灣風物》，52卷4期（2002年12月），頁5。

⁶⁸⁴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淡江史學》，2010年第22期，頁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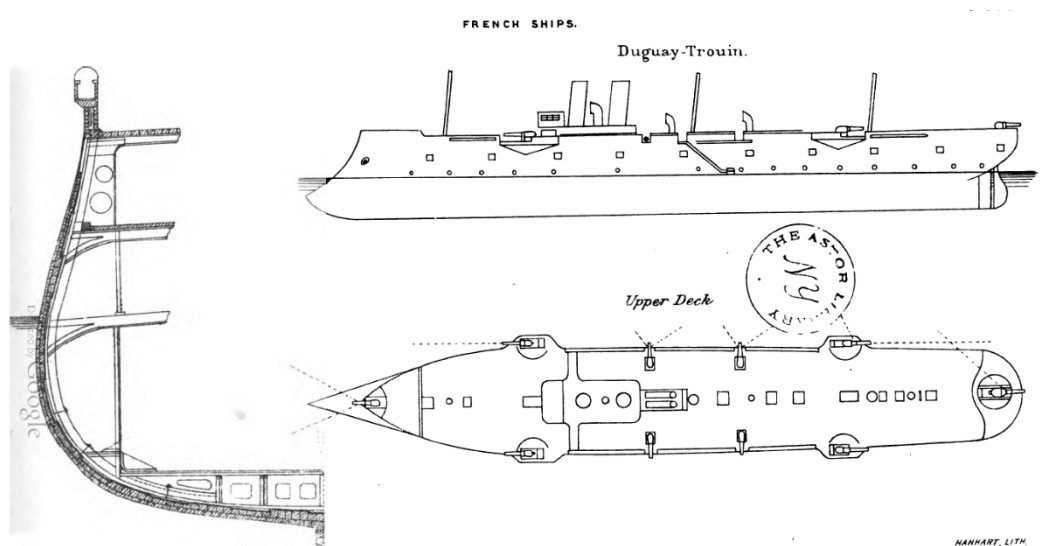


圖 8-3 杜居士路因號 (Duguay-Trouin) 平面圖

圖片來源: Brassey's Annual; the Armed Forces Year-book, 1888⁶⁸⁵

第二節 火礮的射程與威力

本節依第七章所列舉的船艦，經資料查找，舉出貝雅德號 (Bayard)、杜居士路因號 (Duguay-Trouin)、窩爾達號 (Volta) 與鱷魚級砲艦，來說明火礮的射程與威力。

一、貝雅德號 (Bayard)

拿破倫三世在位期間 (1852-1870)，法國應用產業革命所帶來的造船新技術，有計劃地擴充軍備，和英國再度爭奪海上霸權。這二十年間所引進的船艦、武器和戰術不止在當代的戰爭中一一測試改進，也在清法交鋒 (1884-1885) 時發揮作用。⁶⁸⁶

Bayard 即為此時期之產物，當時的「Bayard」級戰艦包含貝雅德號 (Bayard) 和杜亨號 (Turenne)，「Bayard 級」戰艦之規格和武備詳見表 8-1。

表 8-1 「Bayard」級規格

艦名	建造地	安放龍骨	下水	成軍	除役/拆解
Bayard 貝雅德	Brest	1876-10	1880-03	1882	1899報廢

⁶⁸⁵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RhYAAAAAMAAJ&hl=fr&pg=PP1#v=onepage&q&f=false>

⁶⁸⁶ 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臺灣風物》，52卷4期(2002年12月)，頁5。

Turenne 杜亨	L'Orient	1876	1879-10	1882	1907除籍
------------	----------	------	---------	------	--------

長(水線)	寬	吃水	基準排水量	鍋爐	船機
81米	17.45米	7.62-7.67米	5,915噸	8cyl boilers	VC 2軸

馬力	最高速率	儲煤量	乘員
4,400ihp	14-14.5節	400-450噸	451

舷側水線護甲	10吋-6吋 (254-152公分) 厚熟鐵塊
Barbette 砲座護甲	8吋 (203公分)
主砲	4門單管，9.4吋 (24公分) 口徑，短砲身 (19cal)，1870年式
副砲	2門，7.6吋 (193公分) 口徑 6門，5.5吋 (140公分) 口徑，1807年式 4門3磅砲 12門一磅砲 Revolver
魚雷管	2管，14吋 (355公分) (僅「杜亨」安裝)

資料來源：紀榮松，〈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八野」座艦〉，頁4。

二、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Duguay-Trouin」的五尊7.6吋 (19公分) 主砲是1870年式，後膛單管，和鐵甲巡洋戰艦「Bayard」、「凱旋」安裝的副砲同一型式：砲身長415公分，重7,960公斤，彈頭重75公斤，裝藥15公斤，初速每秒448米，在1,000碼外可穿甲7.5吋。四門單管14公分副砲，射角66度。艦首接敵時，三門7.6吋主砲 (含前舷臺的兩門) 齊發，可拋擲彈頭496.5磅。後舷臺兩門7.6吋主砲和艦尾5.5吋副砲可向艦尾方向拋擲彈頭400.5磅。從事舷戰時，片舷火力含兩門7.6吋主砲 (即前、後舷臺各一門) 及兩門14公分副砲，齊射可拋擲彈頭470磅。1870年式的14公分副砲砲身長313.5公分，重2,600公斤，彈頭重28公斤，裝藥6.15公斤，初速每秒460米。⁶⁸⁷

⁶⁸⁷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淡江史學》，2010年第22期，頁12-13。



圖8-4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圖片來源: 紀榮松, 〈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 頁15。



圖8-5 杜居土路因號 (Duguay-Trouin)

圖片來源: Christophe Rouil.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 Le Pigeonnier, 2001. 頁67.

三、窩爾達號 (Volta)

巡洋艦 Volta 是 Limier 級，在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軍艦裡最為老舊。Limier 級巡洋艦共造了5艘，原本裝置1864年式或1866年式16公分砲1門，1864年式或1867年式14公分砲4門。完工不久一律換裝1870年式。

孤拔當時的座艦 Volta 排水1,323噸、長208呎、攜砲5尊，與清軍的「飛雲」、「濟安」、「伏波」相當，比清軍旗艦「揚武」噸位還小。⁶⁸⁸



圖8-6 窩爾達號 (Volta)

圖片來源: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頁23。

⁶⁸⁸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頁20-21。



圖 8-7 窩爾達號甲板

圖片來源: <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theme/theme-49/49-index.html>

說明：1884年福州戰役時窩爾達號甲板遭受攻擊

四、鱷魚級砲艦

「鱷魚」級砲艦水線長144呎7吋，吃水10呎10吋，單軸、臥機，440匹馬力，速力10-11節，攜煤50噸；載1870年式5.5吋砲2門，3.9吋砲2門，1磅砲2至4門；乘員76人。⁶⁸⁹表7-1中野貓號（Lynx）、蝮蛇號（Vipère）、益士弼號（Aspic）、魯汀號（Lutin）均屬此類。

這類砲艦所搭載的人員、武器規模都遠比主力艦來得少，如貝雅德號、拉加利桑尼亞號皆屬於指揮艦。砲艦得船長比起主力艦長度也都差距近20公尺，在船舶航速上也略為遜色許多，因此這些軍艦主要是做為戰術使用。如在滬尾戰場上的腹蛇號，他是滬尾之役最小的法國軍艦，但卻肩負起相當大的工作，如進行偵查、運兵等，都必須使用這種靈活度迅速的小船，才能進行戰鬥中的策略進行。

⁶⁸⁹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頁30。

French gunboat Lynx, from F. Dousset, 《Les navires de guerre français – de 1850 a nos jours》 (1975), P. 282.



圖8-8 鱷魚級砲艦野貓號 (Lynx)

圖片來源: 紀榮松, 〈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 頁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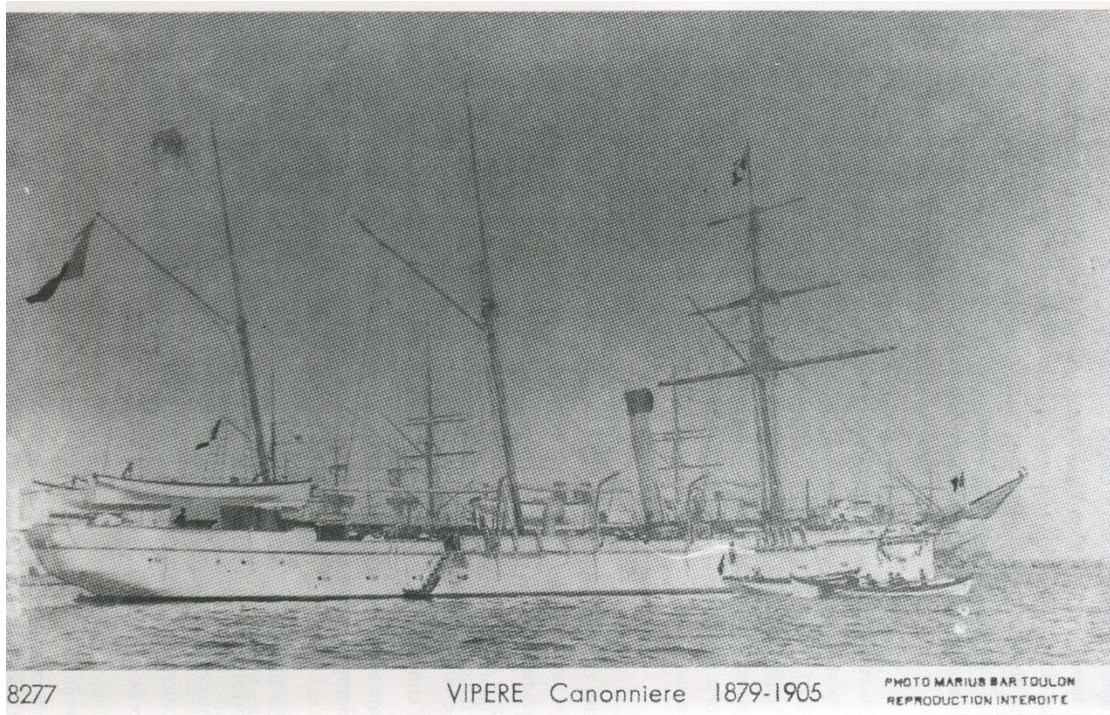


圖8-9 腹蛇號

圖片來源: Christophe Rouil.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 Le Pigeonnier, 2001. 頁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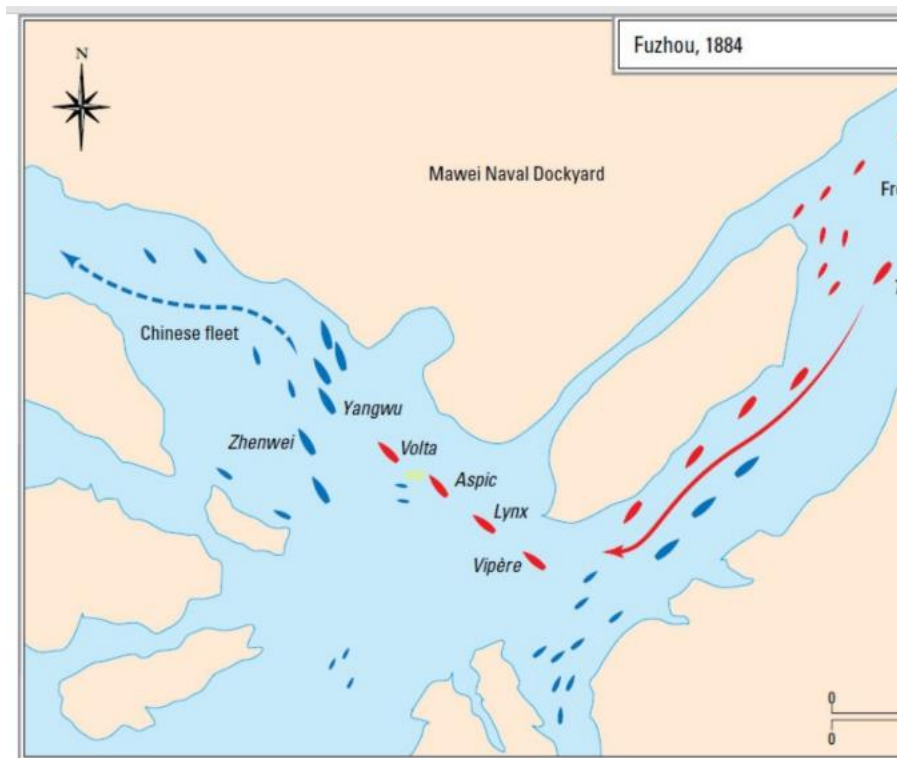


圖 8-10 1884 年福州戰役時鱧魚級砲艦與窩爾達號海上配置

圖片來源: The Encyclopedia of warfare : Imperial Wars 1815-1914, 2013⁶⁹⁰

690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AvKxAg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fr#v=onepage&q&f=false>

第九章 清法戰爭滬尾地區之損傷與新式礮台之興建

第一節 建築物的損壞調查研究

一、馬偕住宅附近

清軍的主要防禦地點約在淡水紅毛城至沙崙路的區域。馬偕住宅則位於淡水紅毛城附近100公尺處。清法戰爭期間，在馬偕所居住的屋子四周約一百呎內，就找到了六顆四十磅重的未爆彈，為了誤觸砲彈傷人，因此將這些未爆彈搬到船上再丟進去河底。⁶⁹¹清法戰爭期間，馬偕住家一帶成為砲彈落地最多之處，尤其是他們家的庭院。⁶⁹²然而，法軍進行礮轟淡水時，馬偕已經離開臺灣，因此他和他的家人並沒有受到損傷。

二、淡水紅毛城

清法戰爭期間，英國是中立國，英國駐淡水副領事與法軍指揮官等相關人員亦保持連繫，法軍並不會攻擊英國所屬的相關機構設施。不過砲彈無眼，準確性有誤，因此淡水紅毛城亦受到砲彈攻擊。如依據陶德的記錄，至少有兩發砲彈打到紅毛城內。其中有一發砲彈打到紅毛城牆角，砲彈落到領事會客室前五十碼(45.72公尺)的草皮中，⁶⁹³10月8日法軍砲擊紅毛城城牆，反彈到監獄放風處，再彈到廚房。⁶⁹⁴這兩發雖然都打到紅毛城城內，但並沒有造成建築物的損傷。

三、淡水海關碼頭倉庫

淡水海關碼頭為船舶停靠以及人員進出之場域，然而淡水海關碼頭屬於洋關，⁶⁹⁵這區域屬於中立的場所，不過清法戰爭期間，海關碼頭稅務司法來格的辦公室也被砲彈擊中。

四、滬尾偕醫館

滬尾偕醫館在清法戰爭期間為救助傷患最重要的醫館，無論是清軍、百姓等受傷者，大部分都送到偕醫館醫治，雖然馬偕等人已離開淡水，但偕醫館的人員還是留在工作崗位上，不過偕醫館一樣受到法軍艦的砲擊，如10月8日偕醫

⁶⁹¹ 馬偕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184

⁶⁹²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⁶⁹³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⁶⁹⁴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58。

⁶⁹⁵ 清代的海關分成常關和洋關，常關為清國船隻及人員的登記海關，洋關則是專門處理外籍人員船貨的海關。

館被砲擊，⁶⁹⁶但並沒有太多的損傷。

五、淡水女子學堂

根據陶德的記載，淡水女子學堂和馬偕住宅是兩個砲擊最多的區域，⁶⁹⁷而淡水女子學堂和馬偕住宅就在隔壁，但這個區域卻是洋人住宅區，反而是砲擊的重點區域。除了這兩處之外，於10月8日女學堂周邊也受到嚴重之砲擊。⁶⁹⁸因此這個區域是重災區域。

六、黎約翰牧師家

黎約翰牧師家也是位於馬偕住宅區附近，⁶⁹⁹因此同樣的遭受到砲火的襲擊，建築物受到部分的損失。

七、廟宇

清法戰爭期間，相傳滬尾地區的廟宇神明現身來幫助居民抵抗砲彈的攻擊，在陶德的日記中亦記錄，在滬尾街的一間廟也被砲擊。⁷⁰⁰而民間相傳淡水清水祖師廟被砲擊，但未知陶德所稱的是否就是淡水清水祖師廟。

八、白砲台

白砲為中崙砲台，根據資料記載，白砲台最為滬尾地區的主要砲台之一，因此自然成為砲擊的目標。1884年10月2日法軍砲轟白砲台(White Fort)。⁷⁰¹當天10點以後白砲臺已經被摧毀。

九、新砲台

新砲台為油車口砲台，與白砲台一樣成為砲擊的主要目標，法軍在1884年10月2日第一輪砲轟之後，新砲台損害相當嚴重。這個新砲台在清法戰爭前剛裝置三門克魯伯砲。⁷⁰²而這幾門克魯伯砲本來是要運送到基隆的相關砲台使用，但因法軍封鎖基隆，因此才由基隆運到滬尾。

十、埔頂地區

埔頂地區，指的是淡水境內的五虎崗之一，屬於五虎崗中的第二崗，在清領時期這個區域屬於外國人活動之區域，如前所述，馬偕、黎約翰牧師等皆住在此區域。這個地區有紅毛城砲台，因此又稱為「砲台埔」。其範圍大致是今日

⁶⁹⁶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58。

⁶⁹⁷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⁶⁹⁸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58。

⁶⁹⁹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⁷⁰⁰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58。

⁷⁰¹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3。

⁷⁰²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3。

紅毛城，小白宮、真理大學、淡江中學、淡水國中、文化國小等地。在這些區域的房子都受到砲擊。⁷⁰³當然也包括周邊的外僑住宅區。⁷⁰⁴

十一、得忌利士洋行

得忌利士洋行為當時後英商重要的倉庫之一，當時後英國船艦金龜子號就停在得忌利士洋行的碼頭邊上。雖然法國不主動攻擊外僑區域，不過從相關資料得知，此區域成為了砲擊的重點區域。法軍如欲攻打清軍的砲台和營帳，就可能打到這個區域。因此得忌利士洋行前受到砲擊，後面的房子被一顆打到山壁而彈回來的砲彈給擊毀了，洋行前的防波堤也被砲擊，滿地碎片。⁷⁰⁵

十二、鼻子頭

鼻子頭大約在現今淡水捷運站一帶，距離淡水河口之距離較遠，但在清法戰爭期間，鼻仔頭附近被砲擊的相當嚴重，寶順洋行周邊也一樣被砲擊，此區域大概是被砲擊的熱區。⁷⁰⁶

第二節 滬尾礮臺之興建

滬尾砲台建於1888年，為清法戰爭之後所興建之砲台。滬尾所築砲臺，外垣、護垣均頗堅固，惟弁勇站立之處，均無矮牆以護其後；臺內平寬地所，均不知掘坎開池以防彈落而炸裂。或轉於中築地使堅，以便馳騁；或造客廳、臥室其間，以圖便逸。猶之燕雀處堂，不知棟焚禍烈，已為失算。⁷⁰⁷

滬尾砲台其興建原因主要是1884年8月1日法軍向基隆進攻展開清法戰爭，當時臺灣巡撫劉銘傳注意到法軍可以利用淡水河直接進入台北府城，因此決定棄守基隆把兵力改移至淡水。當時清朝曾在淡水的沙崙、中崙、油車口先後修築砲台，但在清法戰爭時，這三座砲台幾乎全被法軍摧毀。當時清軍派駐在淡水便有一位名將孫開華率領擢勝營與地方士勇對抗法軍，並獲得清法戰役中唯一一場勝利。

清法戰爭結束之後，臺灣巡撫劉銘傳深知臺灣海防的脆弱及重要性，決定加強臺灣海防的建設並在各海口增建砲台以利防禦。劉銘傳聘請德國籍技師巴恩士（Lieut Max E. Hecht）負責督造，以西洋砲台為建築範本於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等五處海口趕造十座新式砲台。其中，滬尾有兩座砲台，一為「北門鎖鑰」即今日滬尾砲台，另一為「保固東瀛」⁷⁰⁸今已不見其遺跡，並

⁷⁰³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⁷⁰⁴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⁷⁰⁵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⁷⁰⁶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46。

⁷⁰⁷ 《臺灣日記與稟啟》卷一，〈同日稟撫軍〉，頁52。

⁷⁰⁸ 現今關渡沙崙裝甲師所在地。

透過英商怡和洋行向英國購買「阿姆斯特朗」大砲三十一尊全數安裝於這十座新砲台上。1889年（光緒15年）大砲安裝完竣後，滬尾砲台便未曾實際參與戰事，所以建築部分至今保存相當完整，也是劉銘傳在臺灣本島所建砲台中唯一碩果僅存的一座。

劉銘傳所聘請的軍事專家便是葬在淡水外僑墓園中，墓碑上刻著〔大清欽賜雙寶三等第一寶星德國人巴恩士之墓〕，其人就是多年來臺灣史及學者們遍尋不著的臺灣海防砲台監造專家－巴恩士。這位巴恩士在1885年（光緒11年）北洋武備學堂創立時，應聘擔任教習，因而與淮軍有關被推派來臺灣協助劉銘傳治理臺灣防禦工事，設計了當時臺灣地區數座重要的近代化砲台，結果竟埋骨異鄉。日治初期日本曾經調查滬尾砲台之狀況，對於滬尾砲台有較詳細之記錄，但後來日軍撤走滬尾砲台內的四門大砲，改將此地作為砲兵射擊的練習場。臺灣光復後，滬尾砲台改由國軍駐防，再針對砲台內部重新整建，因此滬尾砲台雖為清代所建，但因資料侷限，已無法了解清代、日本時代及中華民國時期的內部情況，況且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擺設與規劃，因此要復原每個時期狀況較為困難。雖然無法了解滬尾砲台之內部結構，但因砲台外觀和結構保存良好，因此被政府列為國定古蹟，在修護計畫結束之後，於民國74年指定後開放參觀。

至於滬尾砲台的內部結構狀況，無論在清代、日本時期或者是中華民國時期，並沒有相關的設置圖片留下來，因此無法說明甬道內之配置情況，但可以了解的是清代時期因為已有設置營房於砲台中間位置，故甬道應屬辦公場所或戰時的活動空間，以及彈藥庫、其他庫房等。同時間與滬尾砲台一起建立的其他砲台，除了部分毀壞之外，亦無復原內部駐軍生活模擬狀況，主要是無相關紀錄，如自行模擬，也並不符合當時狀況，已不屬於歷史重現，只能說是想像復原圖。

以目前收集資料來看，也只有日本時期所留下來對滬尾砲台的調查報告書，及毀壞情況報告書，但報告書內容亦沒有針對砲台內部擺設提出說明，故無法了解清末之情況。但依照報告書內容可以了解當時後的砲台保存情況尚屬良好，可以繼續使用。

滬尾砲台因四周土垣及樹林的遮蔽不易為人所發現，十分利於防禦，稱之為暗砲台。砲台呈矩形形狀，由外而內分別為土垣、壕溝、營門、子牆、砲座、被覆、甬道與廣場，構造層次分明。

土垣：又稱為母牆。砲台外圍以土堆成與砲台約略等高土垣，高約 6.5公尺，具有掩蔽功效增加砲台的防禦性。

壕溝：環繞砲台四周區隔土垣與子牆以利砲台防衛。

營門：整座砲台只有一座門，門額上有劉銘傳親題的「北門鎖鑰」四字。

子牆：以鐵水泥修築是砲台的主要壁體，子牆最大厚度達 4.2公尺，最高達7公尺，砲台附近的子牆成弧形且下凹，是為因應彈道的淨空。

主砲座：以鐵水泥修築設 12吋徑阿姆斯特朗後膛砲一尊，弧形護牆上設有置彈孔，中間用360度迴轉的全圓磨心砲架，方位涵蓋整個淡水河口。旁邊另

設有8吋徑克魯伯後膛砲一尊。

副砲座：副砲座設 10吋徑阿姆斯脫朗後膛砲及8吋徑克魯伯後膛砲各一尊。砲座集中於面海的兩面，最大的砲設置於轉角，其餘三座砲用半圓磨心砲架，方位角較窄。

被覆：覆蓋在兵房上的泥土，質地柔軟有吸彈效果，被覆上立有兵房的通氣孔。

甬道：子牆內設有甬道分隔成彈藥室及兵房，甬道供士兵聯繫往來彼此相通。

廣場：原為操兵場。在台北縣政府收回整修後發現地表挖掘出以前所遺留的地基，現在仍在考證及歷史價值，所以廣場暫不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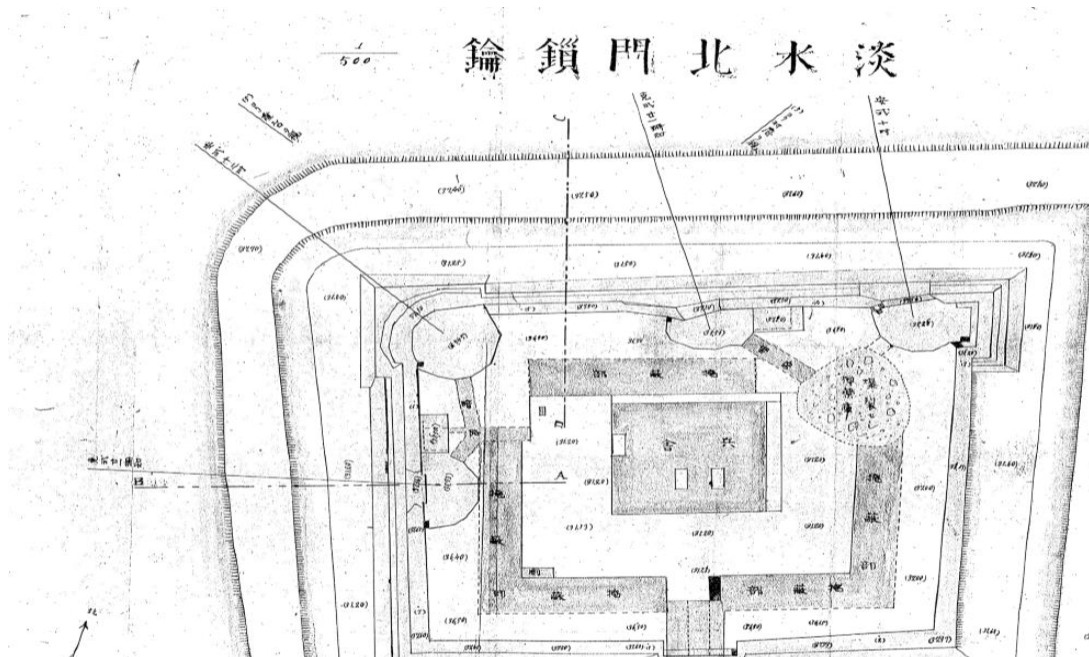


圖9-1 滬尾砲台空間圖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より淡水砲台概況報告の件，日本亞細亞資料庫。

筆者在計畫期間亦到高雄旗后砲臺進行了解，雖然以前去過幾次，但沒有細緻觀察。從這次去旗后砲台所拍攝之照片可以確認，旗后砲台的營房已無原來模樣，內部完全沒有任何的擺設。台灣其它地區的砲台如澎湖的西嶼西砲台和西嶼東砲台和基隆諸砲台亦都沒有呈現原貌。

因此想要運用台灣其他砲台的復原情況或照片及圖像等資料來施作於滬尾砲台上是有其困難性的。另外也透過朋友在中國沿海所收集的砲台圖片，亦沒有營房復原之情況。在歐洲的一些國家的砲台情況亦皆如此，因為古代砲台位於河口，砲台內部相當潮濕，因此要保存這些設備有其困難性。



圖9-2 旗后砲台現況一覽

圖片來源：李其霖攝於2019年4月



圖9-3 浙江鎮遠砲台內部一覽

圖片來源：嚴昊提供，2019年7月

第三節 小白宮礮坑與場景對應

一、小白宮礮坑調查研究

小白宮後面共有三個大坑，是否為清法戰爭所留下之坑洞，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確切的史料可以證明。但依據推論顯示有三種可能性，該地早期即為丘陵地，高地落差大，而且泥土鬆散容易積水成坑。因此可能該三處本來就是水坑地。在英國領事報告書和海關報告書中並沒有特別記載此處狀況。

第二種可能性，根據清法戰爭史料記載，亦是本研究著錄之相關內容顯示，小白宮在清法戰爭期間確實為法軍火砲攻擊之熱區。亦即是馬偕街一帶，從紅毛城至得忌利士洋行周邊都曾遭到法艦火砲攻擊，而且相當普遍。根據記錄，小白宮周邊亦受到攻擊，不過目前小白宮後院的坑洞是否為當時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所引起，則無從查證。

第三種可能，根據周宗賢教授在進行小白宮修護計畫，擔任審查時認為，如果當時法軍的砲彈攻擊小白宮後院的可能性很高，⁷⁰⁹因為當天早上或法軍砲擊滬尾時的天氣不好，無法掌握正確地點。而且也無法進行砲擊後的修正工作，所以在判決別上確實有其問題。⁷¹⁰另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轟炸淡水期間，也有可能炸出好幾個坑洞。但歷史學講究證據，並無直接證據談及小白宮後院之狀況。

二、場景對應

關於五個景點與三個場景對應現今之淡水點位之部分，五個景點分別為沙崙海域、英國領事官邸、油車口礮台、清軍大營和偕醫館。這幾個場景是滬尾之役的主要場域。

第一個場景沙崙海域即是當時的沙崙海灘，是法軍的進攻路線，也是撤退地點。當時法軍七艘軍艦排列於滬尾外海，對進攻人員進行掩護，但最後法軍在此地損失數名人員。

第二個場景英國領事官邸即是當時的砲臺埔，也稱埔頂，在滬尾之役前，英國領事館成為一個交涉的重要場所，做為中立國之英國，皆接收許多來自於法國和清國之訊息，當然也成為外國僑徵詢意見之處。

第三個場景油車口礮台即當時油車口靠近淡水河之位置，亦稱之中崙，現今蘇府王爺廟前。油車口砲臺主要是控制淡水河水雷之引爆裝置，也是此次法國登陸站之主要地點，法軍估計只要拿下此地，就可以掌控整個北臺灣。

第四個場景清軍大營即現在的高爾夫球場區域，亦屬於當時油車口範圍，

⁷⁰⁹ 周宗賢口述，李其霖報導，2018年12月22日。

⁷¹⁰ 周宗賢口述，李其霖報導，2018年12月22日。

此地為孫開華指揮作戰的場所，大部分的作戰規劃都在此地進行，此地居高臨下，可以掌握各地戰局之情況。

第五個場景偕醫館即是當時之龍目井，清法戰爭期間，清軍受傷人員皆送往此地，而偕醫館志工在此場戰役對於清軍幫助頗大，因此偕醫館志工嚴清華，也就是馬偕的學生還被授與五品軍功，表彰功勞。

提出五個景點各3個場景部分

清法戰爭主要的戰場是在沙崙海域至現今天生國小處，然而其他場域雖然不是主要戰場，但在戰爭的角色扮演上亦相當重要，此部分目前規劃的狀況如下。第一個景點 沙崙海域(現今沙崙海水浴場)

第一個場景為「法軍登陸」

沙崙海域是法軍選擇登陸的地點，主要是淡水港周邊只有沙崙海域是沙岸，暗礁較少，比較適合進行登陸作戰。但沙崙海域水深較淺，因此法國主力軍艦無法直接靠岸，必須使用接泊小船進行登陸作戰，所以法軍可以攜帶的重型武器相當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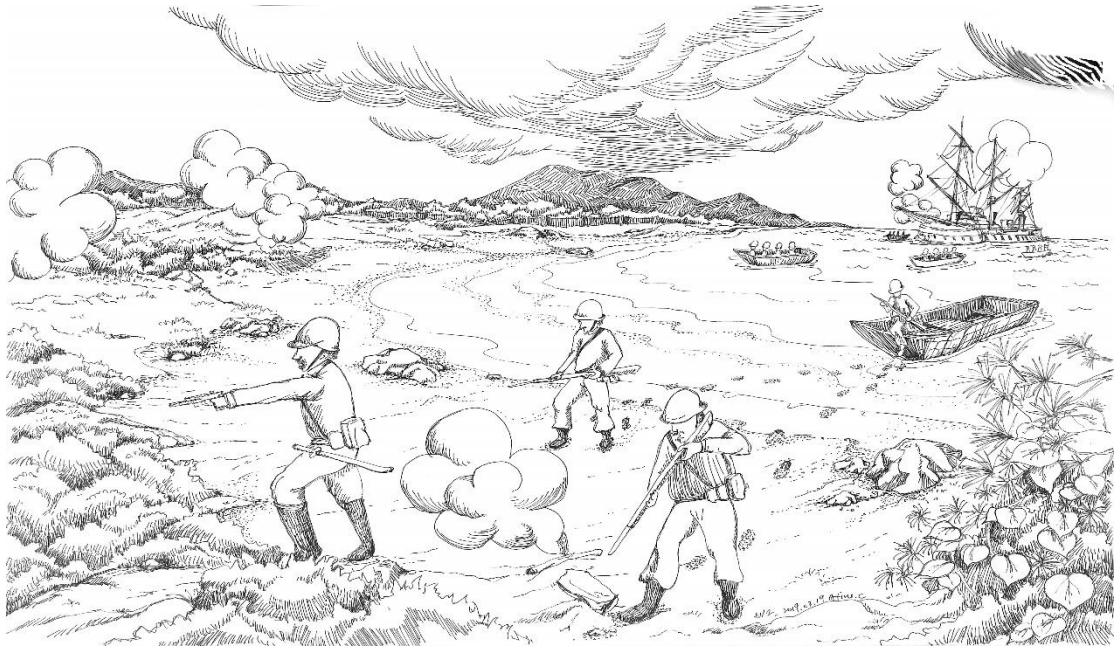


圖9-4 法軍登陸

圖片來源：張雅婷繪

第二個場景為「法軍進攻」

法軍知道要從沙崙海域進攻，當然清軍做為防守的一方，也能猜想法軍亦只能從此處登陸，所以清軍的所有防禦工事都是以沙崙為登陸地點的設計，因此除了埋伏在樹林之外，在沼澤區外圍也興建了城岸，阻擋法軍進攻，這個城岸發揮了極大效益，因為消耗了法軍的彈藥，才使得法軍不得不撤退。如果法軍不選擇沙崙而是其他地方登陸，清軍的大部分防禦工事可能就起不了作用了，

如此一來清軍是否就容易獲得勝利，那就很難說了。



圖9-5 法軍進攻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三個場景為「法軍撤退」

這場登陸戰爭不到四小時就結束，與法軍所預期的相差太遠，原本法軍認為可以佔領淡水，控制水雷的引線，接著掌握戰場主導權，因此就沒有規劃撤退路線。但最後法軍彈藥用盡，無法繼續作戰，所以只能撤退。這撤退的過程也是在倉促中進行，所以法軍無法帶走陣亡官兵的屍體，甚至部份軍械掉進沙崙海域。



圖9-6 法軍撤退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二個景點 英國領事官邸(現今淡水紅毛城)

第一個場景為「防禦工事的準備」

清法戰爭期間，英國為中立國，因此英國領事官的地位就顯得特別重要，除了保護自己的僑民之外，其他各國僑民也都會透過英國領事館的協助。雖然英國為中立國，但領事館的位置位於清軍防禦工事的附近，因此有可能被砲火誤射，在此情況之下，英國領事人員在撤退時也必須進行一些簡單的防禦工事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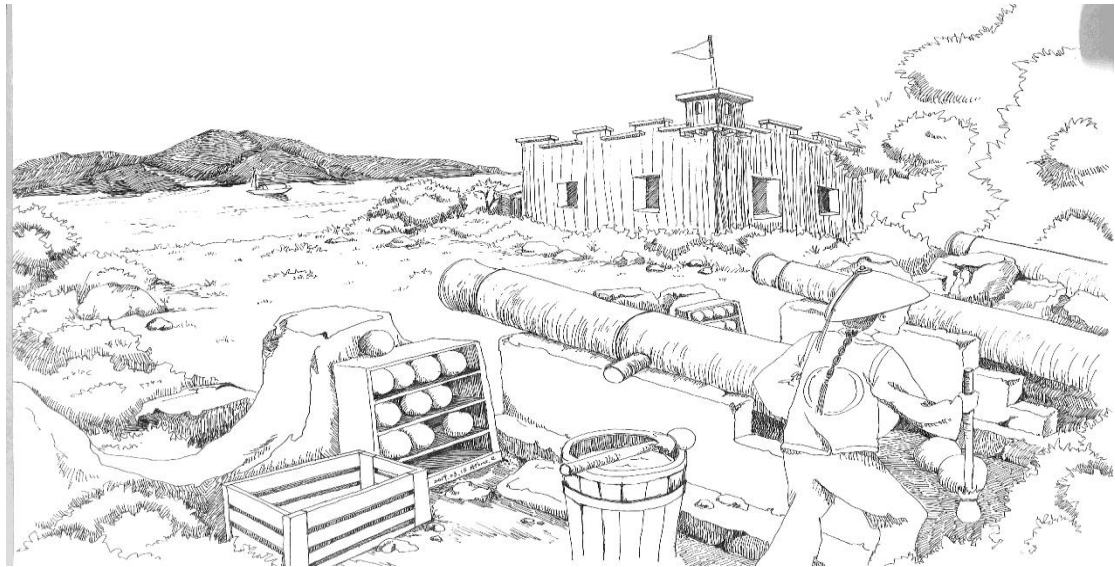


圖9-7 防禦工事的準備

圖片來源：張雅婷繪

第二個場景為「領事館人員與他國人員之交涉過程」

英國領事館除了保護本國僑民之外，也會與他國僑民、商人、甚至是清國官員進行交涉與討論，為作戰進行相關的規劃與處理。



圖9-8 領事館人員與他國人員之交涉過程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三個場景為「領事官邸人員的撤退情況」

法軍進行登陸前砲擊已經先知會法國領事館，因此領事館人員為了減少傷亡，開始進行撤退，以減少人員之損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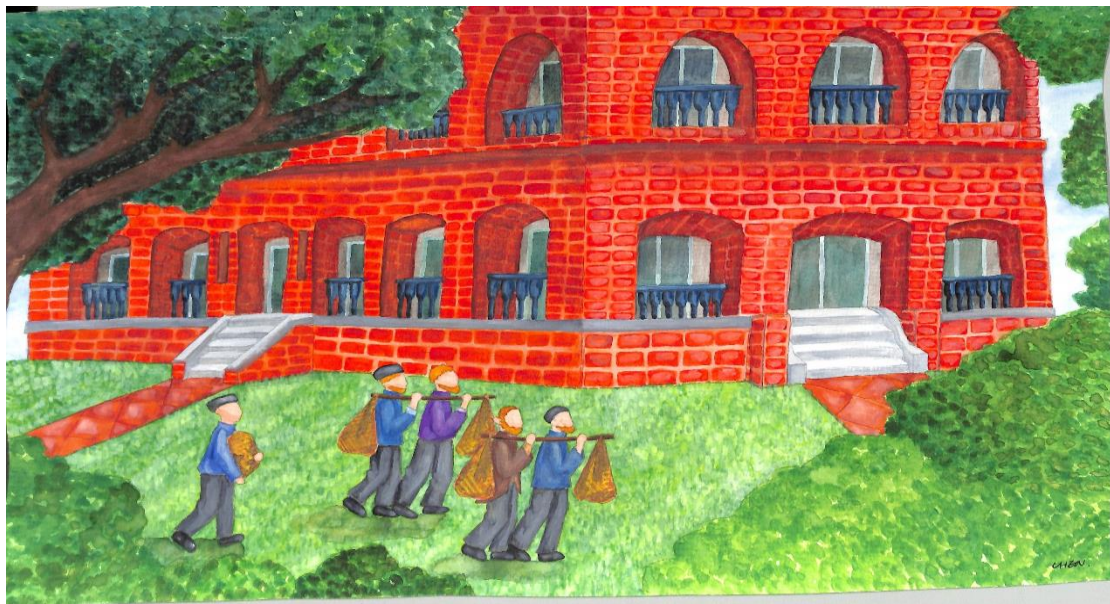


圖9-9 領事官邸人員的撤退情況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三個景點 油車口礮台(蘇府王爺廟前靠近淡水河口處)

第一個場景為「清軍的準備狀況」

油車口砲台控制水雷之引爆，故為法軍積極攻取之地點，清軍亦知道此區域之重要性，故積極準備相關的防禦措施。



圖9-10 砲台清軍的準備狀況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二個場景為「作戰過程礮台被摧毀情況」

油車口砲台因距離淡水河口較近，也是法國軍艦轟擊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在法軍未登陸之前，油車口砲台即已經被摧毀，許多受傷清軍皆送到偕醫館救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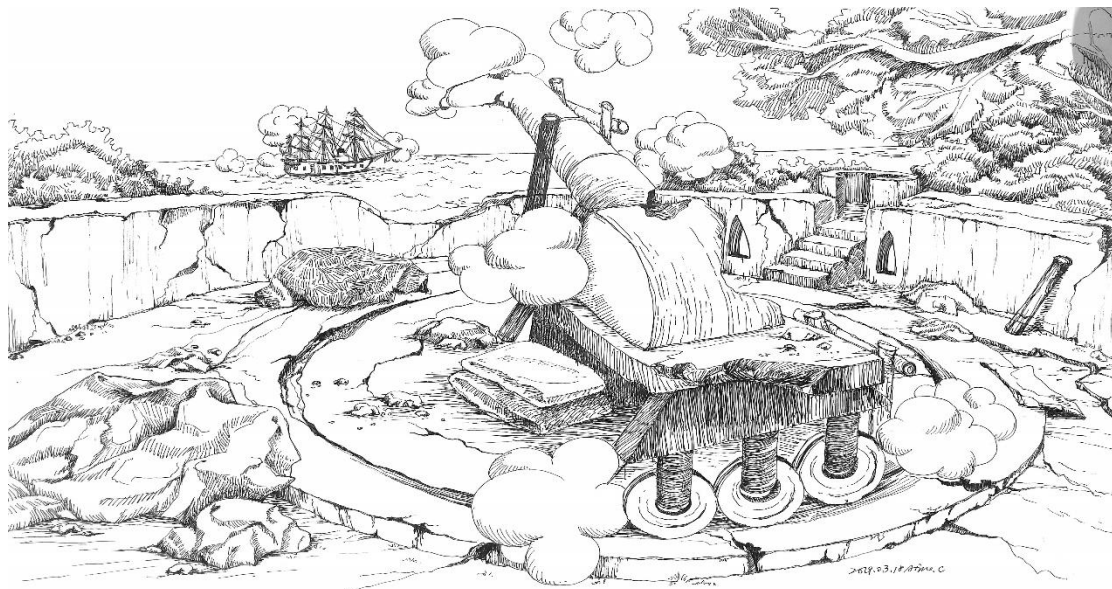


圖9-11 作戰過程礮台被摧毀情況

圖片來源：張雅婷繪

第三個場景為「守軍撤退情況」。

在油車口砲台被摧毀之後，砲台守軍已經沒有防衛能力，因此開始撤退，轉由范惠意和李定明等部隊接手防務。



圖9-12 砲台守軍撤退情況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四個景點 清軍大營(現今淡水高爾夫球場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行政中心一帶)

第一個場景為「開戰前孫開華指揮調度情況」

法軍未來到滬尾之前，孫開華即是滬尾地區的指揮官，負責所有滬尾地區的營務工作和防務之規劃。



圖9-13 開戰前孫開華指揮調度情況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二個場景「開戰中的運籌帷幄狀況」

滬尾之役期間，孫開華除了運籌帷幄、調兵遣將之外，亦自行衝鋒陷陣，斬殺法兵。



圖9-14 開戰中的運籌帷幄狀況

圖片來源：張雅婷繪

第三個場景「戰爭結束後的戰場恢復與調度」

滬尾之役結束之後，最重要的是滬尾地區的恢復，如何安置傷兵和居民，戰場的清理等，都必須進行處理，避免產生相關之疾病傳染。



圖9-15 戰爭結束後的戰場恢復與調度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五個景點 偕醫館(馬偕街6號)

第一個場景「戰爭前民眾至禮拜堂禱告」

戰爭前滬尾居民皆相當緊張，雖然教堂和醫館皆未撤離，但可以看到許多信徒到教堂附近祈求平安。



圖9-16 戰爭前民眾至禮拜堂禱告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二個場景「戰爭中傷患不斷運到偕醫館情形」

滬尾之役作戰時間雖然不到四小時，但因交戰過程激烈，因此清法雙方各有死傷，這些受傷人員大部分都送到偕醫館進行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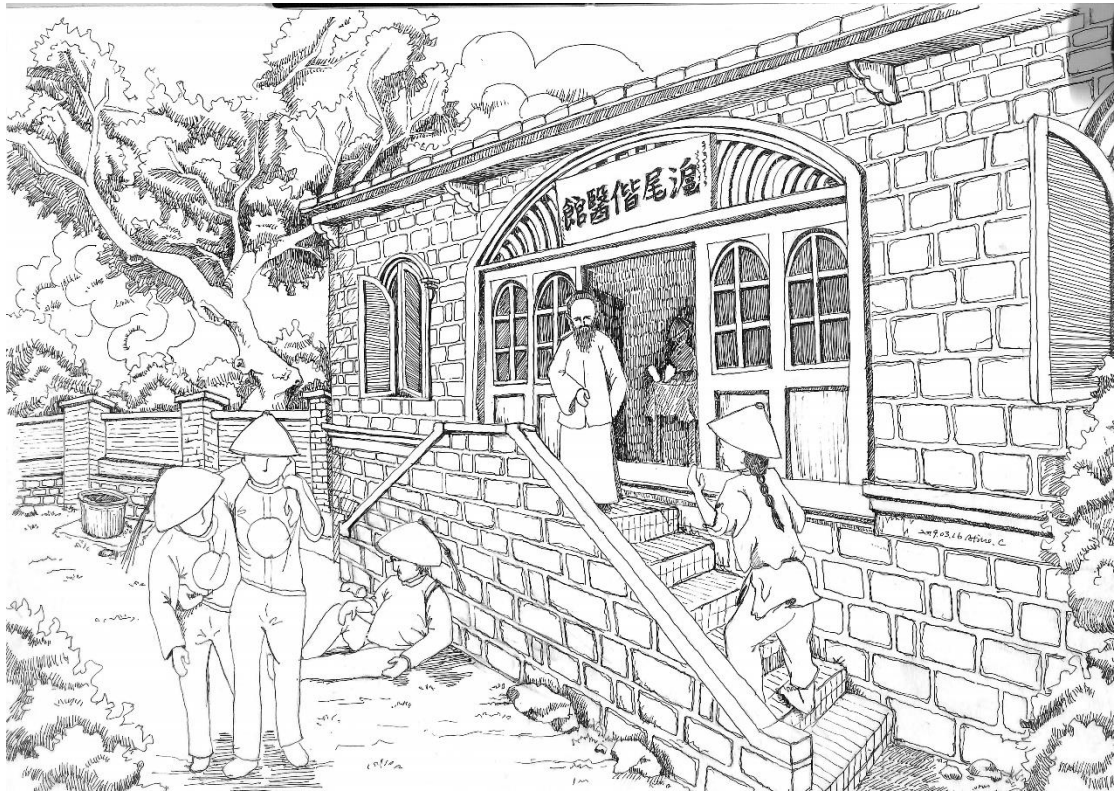


圖9-17 戰爭中傷患不斷運到偕醫館情形

圖片來源：張雅婷繪

第三個場景「戰爭後偕醫館成為詢問傷亡的地點」

戰爭結束之後，是進行人員盤點的時候，因此無論是清軍或是淡水居民，皆至偕醫館來找尋相關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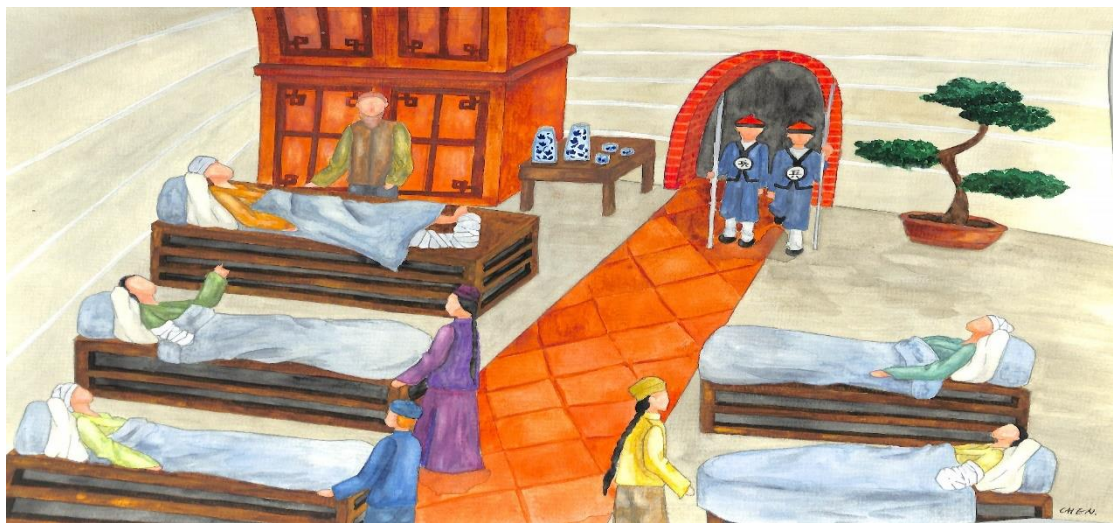


圖9-18 戰爭後偕醫館成為詢問傷亡的地點

圖片來源：陳郁文繪

第十章 史料收集與建檔

一、傳統史料

-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 李鴻章，《李文忠公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永瑤，《歷代職官表》，臺北：中華書局，1966。
- 沈葆楨，《沈文肅公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林豪，《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胡傳，《台東州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唐贊袞，《台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明亮、納蘇泰，《欽定中樞政考》72卷，《續修四庫全書》，第8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徐珂，《清稗類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楊嶽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劉璈，《巡台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蔣師轍，《台遊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 諸家，《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諸家，《臺灣關係文獻集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 諸家，《新竹縣志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大事年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速報法軍侵台紀事殘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淡新檔案(一)：第一編行政/總務類》，臺北：臺灣大學，1995。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第一至八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1995。
- 《中法簡明條約》，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
- 《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大清官員履歷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劉永福歷史草》，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2015。
- 《督辦臺灣事務劉銘傳奏報起程日期折》，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
-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澗于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 《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張佩綸等來電》，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 《李鴻章全集》21，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福州馬尾港圖志》，福建：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4。
- 《最新清國文武官制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南京圖書館藏清末石印本。
- 《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4冊，德國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二、專書(含政府出版品)

- 不著編人，《基隆築港要覽》，臺北：基隆築港出張所，1928。
-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制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
-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二)》，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 尹章義等，《五股志》，臺北：五股鄉公所，1997。

-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再版。
- 王兆春著，《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
- 王爾敏，《淮軍志》，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
-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平，《八里鄉志(上冊)》，臺北：八里鄉公所，2006。
- 李其霖，《見風轉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臺北：五南圖書，2014。
- 李其霖，《清代黑水溝的島鏈防衛》，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8。
- 李乾朗，《臺北市古蹟簡介》，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1。
- 李乾朗，《臺北市古蹟簡介》，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1。
- 周宗賢，《淡水：輝煌的歲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 周星林、孫培厚《孫開華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 林君成，《晚清的禦侮戰爭與臺灣存亡—以中法戰爭臺灣戰役(1883-1885)為論述中心》，臺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
- 馬偕紀念醫院、淡江高級中學，《北台灣宣教報告-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1868-1901》，台北：明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 張連忠，《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 曹永河，《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 陳悅，《中法海戰》，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
- 陳國川，《續修臺北縣志(卷二土地志·第一篇地理)》，臺北：臺北縣政府，2005。
-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 黃淑清，《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黃繁光，《淡水第一期口述歷史研究調查案》(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5)。
- 慈利縣志編纂委員會，《慈利縣志》，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
- 張建隆、蘇文魁，《你所不知道的淡水水史》，新北：淡江高中，2018。
- 楊仁江，《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北：內政部，1995。
- 楊仁江，《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檔案圖說(一)》，臺北：內政部，1996。
- 溫振華，《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

-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劉敏耀，《基隆炮臺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
- 劉鴻亮，《中西火炮與英法聯軍侵華之役》，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 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許仁圖編，《清史資料彙編補編》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三、期刊、論文（含政府出版期刊及碩博士論文）

- 丁彩霞，〈中法戰爭期間《申報》對清政府援臺抗法的認識〉，《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5期，2009年10月，頁84-87。
- 不著編人，《基隆築港要覽》，臺北：基隆築港出張所，1928年4月。
- 孔祥吉，〈《樸園越議》與中法戰爭〉，《中國文化》，期8，1993年，頁131-1466。
- 孔祥吉，〈是避敵自保還是高明戰略—劉銘傳撤守基隆新史料辨析〉，《清史研究》，總第25期，1997年3月。
- 王紅，〈近代中國首次的軍事留學〉，《軍事史資料》，2010年第6期。
-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一八八四年)〉，《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1，頁7-21。
-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戰艦上看福爾摩沙—法國海軍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1884年-1885年)〉，《第三屆淡水學國際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4，頁215-230。
- 皮明勇，〈晚清“練軍”研究〉，梁巨祥主編，《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 佚名，《中法戰爭資料》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 吳玫，〈中法戰爭期間大陸對臺灣的支持〉，《臺灣研究集刊》總第26期，1989。
- 吳逸生，〈滬尾守備阿火旦〉，《臺灣風物》，17卷1期，1967。
- 呂士朋，〈中法越南交涉期間清廷大臣的外交見識〉，收於《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編，1988年6月，頁265-313。
-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6月。
- 李宜憲，〈晚清後山駐兵初探〉，臺北《臺灣風物》第50卷第1期，2000。
- 李宜憲，〈晚清後山駐軍與民莊的關聯性〉，臺北《臺灣風物》第50卷第3期，2000。
- 李國祁，〈中法戰爭期間劉銘傳在北臺灣迎戰法軍始末〉，《歷史月刊》，第190期，頁41-55，2003年11月。
- 李毓中，〈艋舺船與肥沃平原：1632年第一份進入大臺北盆地探勘的西方文獻〉，

- 《臺灣文獻別冊》2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6月），頁3-7。
- 李毓中，〈艋舺船與肥沃平原：1632年第一份進入大臺北盆地探勘的西方文獻〉，《臺灣文獻別冊》2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6月。
- 周宗賢，〈淡水與淡水砲臺〉，《臺灣文獻》，第41卷第1期，1990年3月。
- 周晏霆，〈北洋海軍現代化之檢討〉，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林志松，〈清廷處理越南問題之決策過程分析（1880-1885）〉，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林志雄，《圖說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與其時空分析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
- 林志雄；王明志；黎驥文，〈中法戰爭期間臺灣軍事籌防之時空分析與探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2014。
- 林其泉，〈中法戰爭中的臺灣保衛戰〉，《大同高專學報》，第12卷第1期，1998年3月，頁53-64。
- 林松有，〈中法戰爭與中國決策〉，《人文世界》，第8卷第5期，臺北，1978年9月。直字150，2004，頁299-344。
- 姜道章，〈臺灣淡水之歷史與貿易〉，《臺灣銀行季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9月），14卷3期。
-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淡江史學》第22期，
- 胡志堅，〈中法滬尾之役〉，《臺灣文獻》，第29卷第1期，1978年3月。
- 韋慶遠，〈劉銘傳與中法戰爭期間的臺灣保衛戰〉，《歷史月刊》，第96期，臺北：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
- 夏維奇，〈清季電報的監控與中外戰爭〉，《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4期，總第603期，2010年6月。
- 張先翔，〈從淮軍到新軍—聶士成與晚清軍事變革(1862~1900)〉，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 張志強，〈孫開華淡水之役獲勝之原因〉，《歷史月刊》vol.205，頁67-73，2005。
- 張肯銘，〈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 張俊良，〈清季中法對越南保護權的爭議--中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張建隆，〈八月二十西仔返〉《金色淡水》第20期，1994年10月。
- 張建隆，〈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與認知〉《臺灣文獻》，53:3，2002。
- 張建隆，〈從地方記憶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臺灣風物》，65:4，2015。
- 戚其章，〈劉銘傳撤基援滬與滬尾大捷述論〉，《臺灣研究集刊》，總第36期，1992年5月。
- 莊明紘，〈臺灣海權發展之歷史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 士論文，2005。
-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06年6月，頁1-50。
- 許宗傑，〈清代澎湖方志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
- 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蹟考〉，《臺灣文獻》，第36卷第3、4期合刊。
- 許雪姬，〈劉璈與中法戰爭〉，《臺灣風物》，第35卷第2期，1985年6月。
- 許毓良，〈“西仔反”在臺灣—清法戰爭的基隆、淡水、澎湖之役〉，《臺北文獻》，2010，頁147-188。
- 許毓良，〈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末「鳳山縣地圖」的史料價值〉，《輔仁歷史學報》，第27期，2011年9月。
- 許毓良，〈北京國圖典藏三張清末臺灣地圖考：一個得自清法戰爭經驗的海防建設〉，《淡江史學》，27期，2015年09月1日，頁69-101。
- 許毓良，〈列強侵臺—清法戰爭〉，《臺灣學通訊》，第75期，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年5月。
- 許毓良，〈清代臺灣社會用鐵與硝磺考——兼談火器的使用〉，《臺灣文獻》第55卷第4期，2004年12月。
- 許毓良，〈清代臺灣綠營的再析論〉，《臺灣文獻》第56卷第1期，2005年3月。
- 許毓良，〈清末打狗礮臺考—以北京國家圖書館典藏《鳳山縣地圖》所做的解讀〉，《高雄文獻》，第1卷第3、4期合刊，2011年12月。
- 許毓良，〈清末臺灣的防軍〉，《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78-99，2007。
- 許毓良，〈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臺灣文獻》第54卷第1期，2003年3月。
- 許毓良，〈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1875~1895)—以1892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臺灣文獻》，第57卷第4期，2006年12月。
- 許毓良，〈清法戰爭與海防建設—北京國圖典藏清末臺灣地圖的考察〉，《淡江史學》，第27期，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15年9月。
- 許毓良，〈清法戰爭與基隆—兼論建省後的海防建設〉，2017基隆學研討會第二場族群文化與環港廊帶之回顧與前瞻，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17年8月26日。
- 許鼎彥，〈中法戰爭臺灣戰事評述〉，《德明學報》，第10期，1995年2月。
- 陳三井，〈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5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3月。
- 陳在正，〈中法戰爭前後臺灣的海防〉，《臺灣研究集刊》，總第38期，1992。
- 陳欣之，〈赫德（Robert Hart）在中法越南衝突期間所扮演的外交角色（1883-1885）〉，《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14期，1996年12月，頁119-156。

- 陳燕翎，〈清代澎湖海防經營(1684~1895)〉，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 陳國棟，〈淡水河的適航性與淡水河的船隻〉，《淡江史學》30期，2018，頁85-118。
- 陶維達，〈清季洋務運動的改革思想(1861-1894)與越南改革思想(1863-1895)之比較〉，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 陸健嫩，〈晚清臺灣兵制的變化—以棟軍為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7。
- 彭增龍，〈民間信仰在清法滬尾戰役角色之研究〉，臺北：臺北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曾敏泰，〈駐德公使許景澄於晚清軍備購辦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9。
- 黃宇暘，〈李鴻章與清季購艦政策研究：1874-1891〉，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 黃振南，〈首次中法基隆之役考〉，《大同高專學報》，第11卷第2期，頁40-51，1997年6月。
- 黃振南，《中法戰爭諸役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 楊慶平，〈清代的宜蘭駐軍〉，廖英傑主編，《“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文化局，2000。
- 楊蓮福，林于昉，〈清法戰爭與淡水砲台的再考證〉，《第三屆淡水學清法戰爭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4。
- 義群，〈論劉銘傳抗法保台最佳戰略戰術的選擇〉，《歷史檔案》，總第68期，1997年11月。
- 萬克夫；龔孟強，〈論清季中法戰爭所涉之戰爭法問題〉，《湖南涉外經濟學院學報》，第1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35-38。
- 葉振輝，〈中法戰爭澎湖之役〉，《硯古石：澎湖縣文化局季刊》，第20期，2000。
- 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1884〉，《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編，臺北：國史館，1999，頁135-165。
- 葉振輝譯，〈清光緒二十年打狗之布防〉，《高市文獻》，第4卷第3、4期合刊，1992年5月。
-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南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
- 劉敏耀，〈基隆炮臺研究〉，《臺灣文獻》，第52卷第一期，2001年3月。
- 劉敏耀，《基隆炮臺手冊》，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年8月。
- 劉鳳翰，〈清季自強運動與軍事初期改革〉，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1988，頁343-393。
-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中法戰爭文學集》，臺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4月。
- 歐淑惠，〈近代以來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1842-2003》〉，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 賴淙誠，〈清越關係研究—以貿易與邊務為探討中心（1644-188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謝紀康，〈清季臺灣海防經營之研究（一八七四--一八九四）〉，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 魏曉鏞，〈淡水之役清軍取勝原因之探析〉，《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學》，第22卷第2期，2009年4月，頁27-32。
- 羅運治，〈清法戰役法國封鎖臺灣之探討〉，《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4，頁92-111。
- 關威，〈講授中法戰爭史有關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第3期，天津，1999年。
- 蘇小東，〈劉銘傳海防思想與實踐—兼論臺灣在中國海防中的戰略地位〉，《安徽史學》，2007年第1期，頁99-105。

四、外文資料

- 季茉莉譯註，《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 張登桂等纂，《大南實錄》東京：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81。
- 日本海軍參謀本部編撰科，《清佛海戰紀略》，1888。
-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上海：上海出版社，2000。
-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 陶德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 A.T. Mahan 著；安常容、成忠勤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2版。
- E.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台始末(L'Exp'e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臺灣研究叢刊第73種。
- G. L. MacKay (馬偕) 著，陳宏文譯，《馬偕博士日記》(臺北：人光出版社，1996。
- 雷俊臣口述，柯設偕整理，〈淡水二於ケル清佛/日清兩役ノ概況〉。
- 福島幾太郎編，《清佛戰爭實記》(大阪，1884，9月)。
- 酒井忠誠編，《清佛戰信錄》(東京，1884，9月)。
- 河原英吉編，《清佛戰爭事件》(東京，1884，9月)。

佐野喜多編，《清佛戰爭飛報》(東京，1884，9月)。

坂本金次郎，《繪本清佛戰爭記》(東京，1884，11月)。

谷口政徳，《今の譽黑旗軍記》(東京，1894)。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明治天皇公布的勅旨，〈局外中立勅旨〉。

R.J.史密斯(Richard Joseph Smith)著，汝企和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The Ever—Victorious Ar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2月。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John Lang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imothy J.Kutta,"The French Foreign Legion", Strategy&Tactics, issue200, (Nov. / Dec).

E.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 Ch. Delagrave, 1894)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James W. Davidson ,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 SMC Publishing INC. , 1992) .

Woodward David , A rmies of the World 1854 —1914 (New York : G. P. Putnam's , 1978).

Patrice Morlat, Indochine années vingt: le balcon de la France sur le Pacifique, Indes savantes, 2001.

L'INTRANSIGGANT, No1562, Joudi 23 October 1884.

"The Formosans at home." Anon. "South Cape of Formosa, or Kan-shan." Harper's Bazaar XV, No. 47 (November 1882).

Actualité. 《Prise de Lqng-son guerre,du Tonkin》,13.21885,p.164

AN. Cote LH /58613. Archives nationales. Fond Léo-no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ANOM. 《Succession de Henri Coppin》,INDO / GGI / 41072.Aix en Provence :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er.

Armand-Ameller,Paule. 《De quelques blocus. Ré-flexions sur les blocus : quelques exemples de succès et d'échec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C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no 214,février 2004,pp. 7-27.

Asie, mœurs, usages et contumes. 《Un Formosan》.Bruxelles: Librairie-Artisque,1845,p.20.

Attané, Isabelle. Une Chine sans femmes ? Paris : Librairie Acqdémique Perrin,2005.

Billot, Albert.L'Affire du Tonkin: bistore diplomatique de l'etqabablissement de notre

protectorat sur l'Annam et de notre conflit avec la Chine,1882-1885,par un diplomate.Paris : J. Hetzel,1888.

Brun, « Le Bayard , à bord duquel est mort l'amiral Courbet » ,Le Monde Illustré, 29 année,o 1474,27.6.1885,page de couverture.

Brunschwig, Henri. «Une Colonie inutile : Obock (1862-1888)»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 vol. 8, no 29,1928,pp.32-47.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no22,1928,p.138.

Busch,Noel F. The Emperor's Sword: Japan vs. Russia in the Battle of Tsushima. New York: Funk & Wagnall's,1969.

Cahu, Théodore. L'Amiral Courbet en Extrême-Orient : notes et correspondances. Paris : Léon Chailley,1896.

Chevrier Yves, Alain Roux et Xiaohong Xiao-Planes(co-éd.).Citadins et citoyens dans la Chine du XXe siècle.Essai d'histoire sociale. Paris :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0.

Clermont-Ganneau, Charles. «Un Fragment d'inscription himyarite recueilli aux environs d'Obock par M.Lagarde »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34e année,no5,1890.

Couderc,Jule. « Interactions des deux grands fleuves dans le paysage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Montpellier :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 Montpellier III(dissertation non publiée),2004.

Dargène,Jean. Le Feu à Formose : roman d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 G. Havard et Fils,1897.

Davidson, J.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 Macmillan & Company,1903[reprinted Taipei : SMC Inc.,1988].

de Mutrécy, Charles. Journal de la campagne de Chine,tome deuxième. Paris : A.Bourdilliat,1862.

de Mutrécy, Charles. Journal de la campagne de Chine,tome deuxième. Paris : Dentu,1862.

de Poyen-Bellisle,H.L'artillerie de la Marine à Formose.Paris : [s.n],1888.

Decraene,J.-F.,Gonzales Sylvie,Tillier Bertrand.La Nourriture pendant le siège de Paris,1870-1871.Saint-Denis :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2005.

Deighton, H.S. «Les relations anglo-égyptiennes» ,Politique étrangère,12e année,no1,1947,pp.23-50.

Delisle, Guillaume. « Carte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 ,Atlas de géographie.[1707]1730.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5e édition. Paris :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de France, 1835.(www.cnrtl.fr)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00e édition. Paris : Larousse,2005.

Dubard, Maurice. La vie en Chine et au Japon Précédée d'une expédition au Tonquin.

Paris : E. Dentu, 1882.

Duboc,Émile. Trente-cinq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qu tonkin. Paris : Picard,1899.

Dumas,F.-G Catalogue illustré du salon. Paris : [s.n],1882.

Edgertob-Tarpley, Kathryn. Tears from Iron :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Ferrero, Stéphane. Formose,vue par un marin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aris : L’Harmattan, 2005.

Fix, Douglas and John Shufelt (eds.).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2012.

Fix, Douglas and John Shufelt (eds.).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e Temp Legentil me Ro History, 2012.

Garnot, Eugène. L'Es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 C. Delagrave, 1894.

ousheh, J. « Historique des relations médicales franco- Legge iraniennes », La Revue de Téhéran, n° 39, 2.2009.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Hawks, Francis L. Na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by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Levain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Lévy, States.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1856.

Hume, David, Campenon (trad.). Histoire d'Angleterre. Paris : Rolland, 1839-1840.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Extra Supplement). "A StreetCab at Shanghai", 1896.10.28.

Imbault-Huart, Camille. 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aris : Ernest Leroux, 1893 [réimpr. Taipei : SMC Inc., 1995].

Jarry, lieutenant de vaisseau.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de 1884-1885. Formose. Les Iles Peseadores, École de guerre navale, promotion 1922, exemplaire n° 71 Toulon :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SHM).

Joeck, Claude R. « Le cimetière français de Keclung et Min le monument à la mémoire de l'amiral Courbet de Makung (Taiwan) », Le Souvenir français, no 25, décembre 2008, pp. 7-8.

Journal des Voyages et des aventures de terre et de mer. tome XV, 1884-1885.

Journal des Voyages. no 408, 4.1885, p. 287.

Journal illustré. «Les obsèques de l'amiral Courbet à Abbeville », 22 année, n° 36, 6.9.1885, page de couverture.

Lise Boehm, China Coast Tales, cheng we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L'illustration.« La canonnière Fei-ho» ,3.21.1885, p.192.

L'Univers Illustré. «Portrait de Monsicur Ferdinand de Lesseps », 11.8.1884, p. 708.

La Gazette Drouot. n 1205, 3.2.2012, p. 19 .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Chronique de la quin-zaine », tome 67, 31.1.1885.

-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 Les ports de Chine » tome 14, 1852.
-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 Obock, notre correspondant d'Aden nous écrit le 8 septembre », vingt-quatrième année, n° 8J8, 23.9.1884.
- Le Monde Illustré. « L'amiral Courbet », n° 37, 14.9.1884, p. 292.
- Le Monde Illustré. « Nos Héros au Tonkin. Le colonel Duchesne (Bac-Lé) », 29 année, n° 1474, 27.6.1885, 29e année, n° 1474, p. 189.
- Le Monde Illustré. « Portrait de l'amiral Courbet », n°37.
- Le Monde Illustré. « Un bâtiment français dans le port de Tamsui à Formose », 21.3.1885, p. 188.
- Le Petit Journal. « La Chine se modernise. À Shanghai, des Chinois font en public le sacrifice de leur natte », n° 1055, 5.2.1911.
- Legentil de La Galaisière Guillaume. Voyage dans les mers des Indes, tome premier. Paris : Imprimerie Royale, 1761.
- Legge, James. "The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The Famine in China: Illustrations by a Native Artis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London: C. Kegan Paul, 1878.
- 2009 12 pan under
- Levainville, Jacques. « Le port de Brest », Annales de Géographie, tome 28, n° 153, 1919, pp. 208-225.
- Lévy, Roger. « Demiéville Paul. Le Concile de Lhasa »,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ume 19, n° 1, 1952.
- Lionval, le Comte de. La Croix et l'épée, vie illustrée de l'Amiral Courbet, 1827-1885. Abbeville : C.Paillart,[s.d.].
- Liste de la Flotte au 1er janvier 1885, Ministè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Loir, Maurice.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 Notes et souvenirs. Paris : Berger-Levrault, 1886.
- Loti, Pierre. «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no 70, 1885, p. 925.
- Loti, Pierre. Cette Eternelle nostalgie : journal intime. Paris : L'harmattan, 1991.
- MacKay, G. From Far Formosa. Edinburgh, London : [n.n], 1896.
-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Affaire avec la Chine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Paris :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5.
- Montgaillard, l'Abbé de.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V. Paris : Moutardier, 1827.
- Moréchand, Guy. « Caractè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une région de pêche maritime du Centre-Vietnam (Nha-trang) »,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47, no 1, 1955.
- Mossy, Léon. Principes d'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 de l'Indo-Chine. Saigon: Imprimerie

de l'Union, 1926.

Nebbs, Adam. *The Great Fi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nham Media, 2010 .

Nguyen, Thê Anh. *Monarchie et fait colonial au Viêt-Nam 1875-1925*. Paris : L'Harmattan, 1992.

Northern Territory Times and Gazette. "Great Fire in HongKong (Abridged from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1879.1.18, p. 2.

Oudart, J. « Les Pharmaciens coloniaux », *Médecine tropicale*, 65, n° 3, 2005.

Petit, Maximc. *La France au Tonkin et en Chine*. Paris: Librairie Illustrée, 1885.

Ramona, Philippe. *Paquebots vers l'Orient*. Paris : AlainSuton, 2001.

Raoul, Édouard. *Les Gages nécessaires*. Paris [s.n.], 1885.

Ratray, Alexandre. « Influence du régime, du climat et des longs voyages sur la santé et les maladies des marins », *Archives de la médecine navale et coloniale*, tome 12, 1869.

Reboul, Licutenant de vaisseau. *Les Expéditions contre Formose (Japonais 1874, Français 1884-1885, 1895)*, exemplaire n 63. Paris : Ecole de guerre navale, 1924.

Rollet de l'Isle, Maurice.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Souvenirs et croquis*. Paris : Plon, Nourrit, 1886.

Rouil, Christophe.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 Le Pigeonnier*, 2001.

Saw, Swee-Hock. « Migration »,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SHM. « Courrier de l'amiral Courbet », dossier 56 GG2, n° 93, 25.7.1884. Vincennes (Archives du château de Vincennes):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Fonds privés Vivielle.

SHM. « Formose. Les Pescadores. 1884-1885 », dossicr 15H 118. Toulon: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c. Troupes d'infanteric de marine.

SHM. BB4 1388, pp. 449-453. Vincennes (Archives du château de Vincennes) :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Société de militaires et de gens de lettres. *Victoires, conguêtes, désastres, revers er guerres civiles des Fran- çais*, tome 7. Paris: C.L.F. Panckoucke, 1818.

The Graphic. .« Le port de Fuzhou pendant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en 1884 », 1884.8.30, p. 217.

Th ong u Viet- 92. *Fire in mannc g Daily decine e*. Paris: čoridès,

Théoridès, Jean. «La contribution française à la para- sitologic médicale et à la pathologie exotique de 1900 à 1950-», *Histoir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tome XXVII, no 3, 1993, p. 225.

Thirion, P.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Paris : [s.n.], 1898.

Thomazi, A.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 [s.n.],1934.

Toudouze, George G. *La Vie Hiroique de l'Amiral Courber*. [s.l.]: Militaires illustrées, 1944.

Tourtin (ou Tourtain). «Nos héros au Tonkin- Le lieutenant de vaisseau Duboc, et le général de brigade», *Le Monde Illustré*, n°1460, 21.3.1885, p. 189 .

Van Gulik, Robert. *La Vie sexuell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Paris: Gallimard, 1971.

Vercier Bruno, Alain Quella-Villegier et Guy Dugas (eds.). *Pierre Loti, Cette éternelle nostalgie*. Paris: Table Ronde, 1997.

Viaud, Julien.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8.1885, Asian Pp. 919-930.

Zheng Chantal, Shun-De Zheng.«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et Taiwan vus par Pierre Loti, marin et écrivain» , *Outre-Mers*, tome 3, n 346-347, 2005.

Campbell, William (1915).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OL 7051071M.

Davidson, James W.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OL 6931635M.

Davidson, James W.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 historical view from 1430 to 1900,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OCLC 780197423.

Duboc. Émile Charles Eutrope (1898).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Paris: Charavay, Mantoux, Martin. OCLC 9328158.

Eastman, Lloyd E. (1967).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LC 575485068. OL 5535411M.

Ferrero, Stéphane (2005). *Formose vue par un marin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aris: Harmattan. ISBN 9782747594158.

Garnot, Eugène Germain (1894).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Librairie C. Delagrave. OCLC 3986575. OL 5225244M.

Loir, Maurice (1886).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Berger-Levrault. LCCN 03013530. OCLC 23421595.

Lung, Chang (1993). *越南與中法戰爭[Vietnam and the Sino-French War]* (in Chinese).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ISBN 9789570513141.

Mackay, George L. (1896). *From Far Formosa*. New York: F. H. Revell Co. OCLC 855518794.

Poyen-Bellisle, Isidore Henry de (1888). *L'artillerie de la Marine à Formose*. Paris. OCLC 752993458.

Rollet de l'Isle, M. (1886).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OCLC 12425765. OL 23279748M.

Rouil, Christophe (2001).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Taipei. ISBN 9789578820050.

Thomazi, Auguste (1934).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Payot. OCLC 4422548. OL 6313805M.

Tsai, Shih-shan Henry (2009). *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illustrated ed.). M.E. Sharpe. ISBN 9780765623287.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Jul 13, 2010. Retrieved 24 April 2014.

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清法戰爭的戰場分成越南、福州及臺灣三個部分。臺灣又分成基隆之役、滬尾之役和澎湖之役。這幾個清法戰爭之研究陸續都有相關研究學者進行論述，成果亦相當豐富，但每個戰場的論述時間不同，因此可以使用的資料亦不同，也會有些差異。

在清法戰爭的檔案和史料方面，至目前為止大部分都可以閱讀，這方面的資料分成幾個部分，在法國方面，如法國外交部檔案、國會報告書、幾位親身參與戰鬥的人員專著，如《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LE FIGARO* 等等，這些第一手資料部分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因此較容易閱讀。在日本方面，主要是《清佛海戰紀略》，尚未被解讀，引用的人相對較少，英國方面則是以國會報告書和英國相關的報紙為主。

雖然可以引用的資料相當多，但亦有些許資料可以繼續爬梳運用的，比如說法屬交趾支那的相關檔案資料、法國的相關報紙報導、英國的報紙報導，英國駐在清國各地的領事報告書等，皆未進行有系統之整理，這部分應可以再繼續進行研究。

本研究雖然是文獻調查研究，但只有一年不到的時間，依委託單位建議書寫之內容主要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重點的研究，因此對於文件的收集和解讀，會有相當多之侷限性，於此短暫時間，難以全方面之兼顧，扣除資料收集時間，剩下時間要將全部檔案資料閱讀完畢，而通盤了解，確實有其困難性。不過至少對於清法戰爭的內容大要已有較清楚之了解。這些內容的著述將有助於往後人員對於清法戰爭之研究參考。

本研究除了簡要記錄清法戰爭之過程之外，對於滬尾之役的研究有較多內容介紹，雖然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約3個小時就結束，但清法雙方在戰爭之前的準備。戰爭經過以及造成之影響都足以改變歷史，因此有必要針對滬尾之役再重新檢視。不過因為時間的因素，無法將法文和英文資料逐一解讀，這部分的解讀研究可以持續進行，以填補內容不足之處。

對於雙方武器的使用狀況在史料上的記錄較不明確，其一，法軍並沒有佔領淡水，因此並沒有清理戰場，而清軍對於清理戰場的記錄皆是一筆帶過，只注重敵軍的傷亡數量，因此無法對於雙方所使用的武器有完整之報導。清方的資料必須去參閱奏摺和檔案資料，如無記錄就很難了解。關於法軍所使用的武器狀況，至今尚未有檔案資料專門記載，只能從相關資料中了解狀況。其他有關法國軍艦的配備與人員搭載情況則有較完整的資料。

在清軍組織、武器和服務的研究方面，已能掌握相關之史料，但這些資料

相當之雜散，要完整的闡述確實必須再花一點時間進行研究。而在當時，相關的圖片本來就不多，因此要收集當下之圖像亦有其困難性。尤其是在滬尾戰場，因為法軍並未佔領，所以無法像基隆或澎湖得以保留相當多之圖像資料，提供研究就良好題材，這部分只能運用史料內容的敘述進行解讀了。

本案之完成為眾多研究人員及助理們共同努力之成果，並非主持人一人可以獨力完成。因本案所需要處理的議題相當多，要在一年內完成相當不容易，因此每一個部分在本研究的基礎下，皆可再繼續進行更深入之研究。因內容較多，如有錯誤不完整之狀況，應由主持人承擔未完整之責。

本案之顧問人員專司其職，對本案之進行皆有相當程度之幫忙，歷史部分周宗賢教授提供與滬尾之役相關的研究報告書提供參考，並接受訪談有關淡水地區之地理位置情況，以及有關滬尾砲台及小白宮修護計畫之情況。陳國棟教授提供清法戰爭的外國資料資訊，戰爭過程的結構組成之理解，以及個人之研究成果參考等。周宗賢教授提供相關圖片，以及說明淡水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之演變，提供背景知識。林煌達教授提供章節內容結構之安排，內容敘述整合，及行政方面之協助。陳意文教授及林俊賢教授協助展覽方面的設計與規劃。鄒佳樺顧問協助收集法文資料及翻譯。

第二節 建議

- 一、可以將資料再進行整理，編撰專書出版。
- 二、有關法國和英國的資料收集應另案編列處理，將英、法資料，包含報紙、圖像部分完整收集，將有助於往後研究之用。
- 三、清法戰爭滬尾之役雖然時間短暫，但影響甚廣，可以將資料集結完成後，編寫劇本進行記錄片之拍攝。
- 四、進行記錄片或電影之拍攝，清法戰爭之役是少數的在臺灣當地戰爭，因為在地的所有人之合作，同心協力之後所贏得之戰爭。滬尾之役參與的人員甚多，雖然組成複雜，但大家能夠一致對外，最後贏得勝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題材。
- 五、可以編寫小圖冊進行導覽之用，以闡揚清法戰爭的歷史意義。
- 六、可以進行清法戰爭歷史再造現場之觀光旅行，帶動淡水之觀光。
- 七、可以設計各種文創商品提高民眾對於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了解。
- 八、舉辦話劇、古裝穿著體驗活動。

第十二章 小型展覽成果內容

目錄

- 壹、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記事
- 貳、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資料介紹
- 參、 調查研究成果展
- 肆、 成果展覽集錦

壹、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記事

清法戰爭中的滬尾之役，是清代晚期第一次擊敗歐洲殖民國家的唯一之戰。清法戰役由1883年持續至1885年（光緒9年-11年）。戰場也由越南北部延伸至廣西、廣東、福建及臺灣等地。在臺灣的戰場上，最後法軍佔領澎湖之後，不再繼續戰鬥，結束了長達一年六個月的戰事。在臺灣的戰事，清法兩國可謂損失慘重，並沒有贏家，雖然法國佔領基隆和澎湖，但也付出慘痛代價，然而清軍於滬尾重擊法軍，使得法軍不得不離開滬尾戰場。

滬尾之役的成功主要歸功於當地防衛的布防完善，策略運用得宜，以及駐地官、兵、民奮勇合力抵抗，才能阻擋法軍攻破滬尾，雖然此戰法軍人員傷亡有限，但至少已經成功的擊退法軍，從此往後，法軍就再也沒有攻擊滬尾了。這也是臺灣在清代第一次成功的擊退歐洲列強，值得稱許。

貳、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資料介紹

一、 參戰人員法軍介紹

1、李士卑斯（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1828—1897）

在清法戰爭期間擔任法國海軍副司令，也是滬尾之役的總指揮官，

地位僅次於孤拔。1857年被派往遠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南圻遠征中十分活躍，擔任要職。在1884年的清法戰爭期間，由少將升任法國遠東艦隊的副司令，負責執行孤拔之命令。福建馬江海戰中，李士卑斯率軍艦自基隆開來，試圖闖入閩江口，但被清軍擊退，被迫撤離。1884年10月，他進攻臺灣的滬尾，在進攻前先以火砲轟擊淡水，再派遣600名部隊登陸淡水，然因在陣前換將，新任指揮官也沒有依照原先計畫進行，在登陸戰近一小時後，子彈已用盡，因為退出戰場，此後，法軍不再繼續於淡水進行登陸戰。

2、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1827-1885）

法國海軍中將，率領法國遠征軍出兵越南阮朝，促成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建立，於清法戰爭期間先後擔任法國海軍北圻支隊司令、北圻遠征軍司令及遠東艦隊司令，在福建馬尾擊敗清代南洋水師，之後轉往攻擊臺灣，並攻陷基隆，圍攻滬尾，最後將戰場轉往澎湖，任內死於澎湖馬公。百年來法國海軍已有三艘主戰船艦相繼以孤拔為名，係法國自普法戰爭（1870-1871）以來唯一享此殊榮的軍人。

二、 法國軍艦介紹

法國軍艦在當時主要分成兩支艦隊，分別為東京支隊和中國（Division Navale Tonkin）、日本海支隊（Division Navale des

Mers de Chine et du Japon)，分別以越南海域和東亞海域為巡防區域。前者從1883年7月由孤拔中將指揮，包括貝雅德號和阿塔朗特裝甲巡洋艦、雷諾堡號和阿米林號巡洋艦、巴斯瓦爾號通報艦、野貓號、蝮蛇號和益士弼號炮艦，及45和46號杆雷艇等。後者則從1884年3月由李士卑斯副司令指揮，包括拉加利桑尼亞號和凱旋號裝甲巡洋艦、德斯丹號、杜居土路因號和窩爾達號巡洋艦，魯汀號炮艦等（Loir, 1886）。清法戰爭期間，兩支艦隊組成遠東艦隊由孤拔中將指揮，因此兩支艦隊的船艦皆參加了清法戰爭之役。法軍進攻滬尾之役，法船四艘泊滬尾口，隨後又到三艘，最後一共有七艘在淡水口外面。分別為加拉利桑尼亞號、杜居土路因號、雷諾堡號、瞻號、腹蛇號、德斯丹號、凱旋號。

三、 法軍服裝

在18-19世紀這段時間法國步兵的基本服裝，上半身是紅藍色帆布帽和水藍色大衣，下半身則是紅長褲搭配護踝和半筒靴，裝備由上而下分別有藍色領帶、背包、腰帶、子彈袋、乾糧袋、1公升水壺以及勒貝爾槍和刺刀兩種武器。但這樣的裝束卻有不少問題，鮮明的色調在戰場上不容易隱匿身形，往往成為敵人的攻擊目標；大衣的禦寒性不理想，使得冬季作戰時士兵無法抵禦寒冷，但夏天穿著大衣又太過炎熱，且大衣和帽子本身防禦性不佳，無法抵抗彈片，反

而造成作戰上的阻礙。直到1915年法軍才將這不理想的裝備改良，成為更適合作戰的軍服。

軍服上的配件及裝飾也代表著軍階的不同，軍人胸前的徽章在當時就是代表他軍官的身分，軍人肩上的肩章也有著相同的意義，而他們衣領上的號碼則可能是所屬部隊的編號。

四、 清軍服裝

臺灣班兵的軍官衣服與綠營相同，官員皆穿著馬褂補服，因是武將所以補服以猛獸類圖案為主，一品官為麒麟、九品官為海馬。孫開華署理提督，屬一品官，故補服為麒麟圖樣。如是文官，其補服則以鳥禽類為主。衣服的穿著夏、冬一致，冬天則會穿著外衣，外衣則無特殊規定。

在官帽方面，夏天配戴斗笠狀帽子，稱之涼帽。冬天則配戴暖帽。帽子為圓型，周圍有一道簷邊，材料多為皮制，也有緞制及布制的，視其天氣變化而定。顏色為黑色。皮毛之類也有分別。最初，以貂鼠為貴，其次為海獺，再次為狐。暖帽中間還裝有紅色帽緯，或以絲制等。帽子上方鑲有頂戴材質的珠寶，一品官為紅寶石，二品官為珊瑚，九品官為陽文鏤花金，頂無珠者，即無品級。雍正朝以後，頂戴材質改為玻璃充當。

湘軍軍官之服飾與綠營武官相同，以補服樣式來判斷品級，頂

戴、花翎的配戴方式與賞賜情況皆同。但湘軍的基層兵丁的衣服與一般綠營兵稍有不同，因為勇營各為體系，其發展由團練而來，所以帶有各地色彩，部分服飾上繡有部隊番號，部分服飾則並無特別標誌，因此全國並未統一。

淮軍軍官身穿行袍馬褂，士兵都頭裹巾帕，身穿圓領窄袖衫外罩淺色無袖馬褂，馬褂的胸背有五葉形圖案，下穿褲，褲外罩有戰裙，腳穿布鞋，軍官則穿布靴，士兵腰束皮帶。20世紀以後的淮軍，其衣服上的背章與先前者不同，如在士兵的袖口會有袖章，一條或兩條，這是現代軍階之用法。

五、 武器介紹

清法戰爭期間，清軍所使用的武器相當多元，砲陣地所使用的火砲以傳統後膛砲、部分的克魯伯砲和阿姆斯脫朗砲為主。在陸軍的使用武器來看，除了早期的鳥槍以外，尚有德製的毛瑟槍、英製的李氏槍(黎意槍)、美製的溫徹思特等。雖然清軍使用現代化武器，但這些官兵對武器的使用並不熟稔，因此法軍認為，還好清軍的訓練不足，不然他們的武器也算是先進的，這樣就很難應付，這也就是為什麼法軍不再繼續對基隆進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援軍，而清軍武器並不弱，如要繼續進攻，恐怕要付出慘痛代價。要佔領

澎湖相對的會比較容易。因為澎湖的砲台威力較弱，也沒有較為健全的防衛工事，清軍要防守相對困難。

六、 清軍參戰人員

1、孫開華(1840-1893)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慈利人，為湘軍將領，武童出身，少時從軍，跟隨鮑超（1828-1886）征討太平軍，以軍功陞任總兵，其初試啼聲於咸豐六年（1856），踏毀小池口城，陣中奮勇當先右膀受抬槍子傷深，記功在案，爾後屢立軍功，加提督銜，1866年（同治5年）任漳州鎮總兵。其後負責募兵勇成立「捷勝軍」，赴臺北蘇澳營辦理開山事務，署陸路提督。

1876年（光緒2年）率師渡臺，先駐基隆，後帶領所部抵達後山成廣澳（今臺東縣成功鎮），討伐當地社番告捷，獲朝廷賞黃馬褂。這開啟長達7年的開山工作，與原住民部落發生多次征戰。1878年（光緒4年）又率兵平定加禮宛（噶瑪蘭族）、中老耶（撒奇萊雅族）的反抗。1883年（光緒9年）回任提督不久，國際情勢生變，法軍在越南與清軍衝突，海上因此戒嚴。此時，孫開華因曾涉及臺灣事務，故授命負責台北防務，成為了滬尾之役的統帥。

2、劉銘傳(1836-1895)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1854年（咸豐4年）帶領鄉團練參加討伐太平天國戰役，授千總職。1862年（同治元年）率團練隨李鴻章救援江蘇，號銘字營。光緒7年(1881)春西捻平定後，累陞至一等男爵。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奉詔以福建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劉銘傳抵台後積極整頓軍務，並且於基隆、滬尾（淡水）部屬防線。滬尾由孫開華鎮守、基隆則交由曹志忠、章高元等將領把守。

1884年5月至臺北籌劃戰守策略，法軍攻打基隆，劉銘傳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誘敵登陸。8月份，法軍轉向滬尾，準備開創新戰局。劉銘傳因得李彤恩錯誤情報，撤出基隆，移防滬尾。雖然8月20日在孫開華奮戰下滬尾戰勝，但基隆卻拱手讓人，因此引來朝廷的撻伐之聲，指責劉銘傳戰守失策，造成劉銘傳領導的危機。此時朝廷甚至懷疑其中可能有湘淮二軍不合的問題，甚至派出欽差大臣楊岳斌往臺灣，一來是增援臺灣並查明案情，再者若劉銘傳真的判斷錯誤，也能陣前換將。

法軍佔基隆後，再進犯滬尾，由於滬尾為臺北要害，距臺北城又近，考量滬尾若失守，則臺北將不守，於是命令基隆駐軍撤兵，各提督力諫不聽，僅留統領林朝棟守獅球嶺，導致基隆失守。其後法軍攻打滬尾被擊退，左宗棠以基隆失守彈劾之，劉銘傳具疏申辯。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成為第一任臺灣巡撫。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調查研究成果展

一八八四 滬尾
BATTLE OF TAMSUI

1884
BATTLE OF TAMS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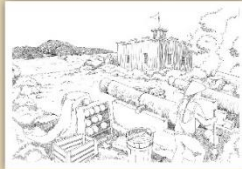
開戰前孫開華指揮調度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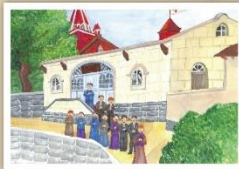
清軍的準備狀況



守軍撤退



防禦工事的準備



戰爭前民眾至禮拜堂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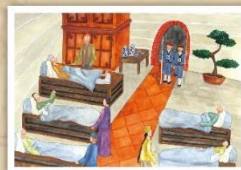
開戰中的運籌帷幄



法軍進攻



領事官邸與他國人員交涉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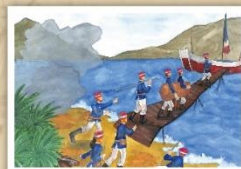
戰爭中傷患不斷 運到借醫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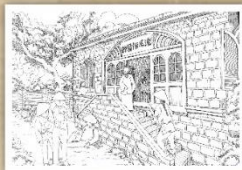
作戰過程砲台被摧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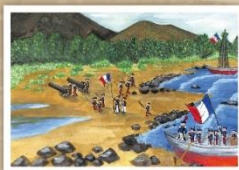
領事官邸人員撤退



法軍撤退



戰爭後借醫館成為詢問傷亡的地點



法軍登陸



戰爭結束的戰場恢復與調度

再造歷史現場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S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調查研究成果展

一八八四 滬尾

BATTLE OF TAMSUI



穿越清法 網美是我



清朝一品文官



清朝一品武官



清朝二品武官



清朝五品文官



清朝九品武官



官夫人



再造歷史現場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S

肆、 成果展覽集錦



成果集錦與民眾互動情形1



成果集錦與民眾互動情形2



成果集錦影片在舞台播出

附件1 清法戰爭年表

西曆	中曆	事件
1862年	同治元年	越南跟法國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
1867年	同治六年	劉永福率黑旗軍退入越南
1868年	同治七年	劉永福被越南政府承認為宣光團首。旋因殲滅盤文義，受封為百戶。
1869年	同治八年	黑旗軍入駐保勝
1870年	同治九年	爆發普法戰爭，清軍第一次入越援剿
1871年月	同治十年三月	清軍第二次入越援剿
1871年5月10日	同治十年	德法簽署《法蘭克福合約》
1873年10月	同治十二年九月	劉永福協助越南官軍收復湖寧和立石二縣，越南封劉永福為權充興化保勝防禦史
1873年11月19日	同治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安邨率領百餘人向河內城發動進攻，並輕易地攻占河內城，河內巡撫阮知方絕食殉國
1873年12月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第一次紙橋之戰爆發，安邨中伏被殺
1874年3月15日	同治十三年二月	越南與法國簽訂《法越和平同盟條約》
1874年11月	同治十三年十月	越南封劉永福為權充三宣副提督
1875年3月	光緒元年二月	清軍第三次應邀入越援剿
1875年11月	光緒元年十月	援越清軍撤回，但應邀留兵越境
1878年9月	光緒四年八月	李揚才反叛入越。清軍第四次應邀入越援剿
1881年7月22日	光緒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由法國總理茹費理主導的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250萬法郎的軍費用於越南作為法國侵略北圻的經費。
1882年4月25日	光緒八年三月八日	法國西貢殖民政府派海軍上校李威利（又譯為李維業）率領法軍於4月占領河內
1883年3月~5月	光緒九年一月至四月	3月李威利一軍占領南定。4月唐景崧跟劉永福相見，堅定了劉永福抗法的決心。阮福時再次邀請劉永福出兵，在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灸一部的支援下，於5月19日在紙橋設置伏兵等待法軍，在法軍大意之下，將法軍打得潰不成軍，李威利戰死，即第二次紙橋之戰。法軍陣亡35人，清越軍陣亡50人。殘餘法軍只能死守河

		內。劉永福之後並升為「三宣正提督」。法國政府隨即宣布要「為她的光榮的孩子復仇」，撥給河內法軍 350 萬法郎。
1883 年 8 月	光緒九年七月	波滑沿紅河進攻黑旗軍，同時孤拔率海軍進攻越南首都順化。波滑一軍遭到黑旗軍的阻擋，無功而返，但孤拔一軍卻攻入順化，阮福時正好病死，朝政混亂，無法組織有利的抵抗，因此繼位的越南（安南）皇帝阮福昇於 8 月 25 日和法國簽訂《第一次順化條約》。8 月 31 日波滑再度率法軍夾攻丹鳳，但是又因黑旗軍的頑強抵抗下退回河內。
1883 年 10 月 9 日	光緒九年九月初九日	清政府任命徐延旭為廣西巡撫，下令援越清軍抵抗法軍，並命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募兵前赴廣西
1883 年 12 月 13 日~16 日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	孤拔率領法軍從渴江口登陸，向山西逼近，黑旗軍跟清軍與法軍交戰後，迫不得已從山西撤退，即山西之戰。
1884 年 2 月	光緒十年一月	孤拔改為艦隊統帥，米樂代替孤拔統領法國陸軍
1884 年 3 月	光緒十年二月	劉永福率黑旗軍 4000 人前來北寧助戰，法軍第二旅在海軍艦隊炮火的幫助下攻下扶朗，隨後在 3 月 12 日分三路進攻北寧，北寧失守。
1884 年 4 月 7 日~4 月 9 日	光緒十年三月十二至十四日	法軍占領興化，滇軍、黑旗軍退扎大灘一帶
1884 年 4 月 13 日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法軍船艦窩爾達號騷擾基隆
1884 年 5 月 11 日	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	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
1884 年 5 月 17 日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福祿諾通知李鴻章法國已派巴德諾為全權公使會議詳細條款，並單方面規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清朝軍隊原駐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鴻章既沒有同意，也沒有明確反對，且未上報清廷。
1884 年 6 月 6 日	光緒十年五月十三日	法國政府與越南（安南）阮朝皇帝阮福明訂立《第二次順化條約》，否定了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
1884 年 6 月 23 日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一日	法國政府指示米樂派出軍隊去接收諒山等地，米樂派杜森尼率 800 人執行任務，法軍要求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但清朝駐軍僅接到李鴻章通知的撤軍意向還未接正式命令（李一直沒有接受法國提出的撤兵日期），不敢決定，要求法軍向北京發電要來命令才能執行。法軍強硬前進走進清朝軍隊陣地，清軍被迫開火，造

		成「北黎衝突」（中國因稱「北黎」為「觀音橋」而稱「觀音橋事變」）。
1884年8月5日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	法艦襲擊基隆，並占領了基隆港，將清軍的陣地全部炸毀，並派人到上海報告喜訊，結果當天晚上因下起大雨，法軍無法休息，隔天利士比為了占領基隆煤礦和市街派人偵察，被清軍夾攻潰不成軍，逃回艦上。清朝因此向各國駐華公使揭露法軍的所作所為。
1884年8月23日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	法國海軍部長命令中國海艦隊司令孤拔攻擊清朝南洋水師，摧毀福建沿岸海防設施。馬江海戰，孤拔乘貝亞德號率遠東艦隊突襲，由於張佩綸跟何如璋不懂海戰，將各地的弱艦聚集起來，成為法艦的炮火目標，因此駐福建馬尾的福建水師遭到全殲。時任日本「天城」艦艦長的東鄉平八郎率艦隨遠東艦隊觀察戰局；後來法軍攻打臺灣時，東鄉亦隨行觀察。
1884年9月8日	光緒十年七月十九日	法國政府任命波里也代替米樂任東京遠征軍總司令
1884年10月1日	光緒十年八月十三日	法軍開始進攻基隆
1884年10月3日	光緒十年八月十五日	劉銘傳命曹志忠、章高元等將率數百人支援滬尾
1884年10月4日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	獅球嶺被法軍攻下
1884年10月6日~10月10日	光緒十年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二日	清軍跟法軍戰於船頭、郎甲。
1884年10月8日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	法軍 600 名官兵攻向淡水，當時劉銘傳已事先抽調兵力預防法軍來犯，並且沉船、投石及布水雷，阻止法軍進入淡水河。設置新砲台，鞏固舊砲台，並興築城岸防線。滬尾地區防務則由孫開華統一指揮，率領湘軍、淮軍及台灣勇營部隊進行防禦工作。法軍選擇在沙崙沙灘登陸，分五個小隊進攻，但遇到清軍強力抵抗及為公，使得法軍無法衝破火網。最後法軍無法依照原定計畫攻克油車口水雷營，再加上法軍彈藥耗盡，因此只好撤退，放棄登陸滬尾。
1884年10月13日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清軍再增援鄉勇團練已增至 6000 多人軍力，由於法軍強攻淡水不下，準備再改由基隆方面攻向大稻埕，法軍在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搶灘登陸時被清軍及臺灣鄉勇擊退。
1884年10月29日	光緒十年九月11日	清政府任命劉銘傳為福建巡撫

11月11日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曹志忠欲奪回獅球嶺陣地，但最後仍被法軍擊退。
11月17日	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	暖暖之役以周玉謙團練為主，林朝棟，曹志忠支援防守，阻擋法軍連續3日的猛烈進攻，使法軍無功退回
1885年1月23日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八	清軍攻打宣光數日，損失慘重，毫無所得收場。
1885年1月25日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十日	法軍發動第一次月眉山之役，由曹志忠，林朝棟，張仁貴共同協防，但不敵法軍，清軍退至基隆河南岸，情勢岌岌可危。
1885年2月6日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軍占領谷松
1885年2月23日	光緒十一年一月初九日	法軍進攻鎮南關，鎮南關淪陷
1885年3月2日	光緒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劉永福率黑旗軍與支援宣光的法軍激戰，雖戰敗但以少擊多，重創法軍近500人
1885年3月4日~7日	光緒十一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基隆法軍進攻月眉山，清軍敗撤
1885年3月21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馮子材派兵進攻文淵，使得法軍的尼格里深受刺激，認為清軍的實力脆弱不堪，決定主動出擊
1885年3月23日~24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	法軍進攻關前隘，法軍敗績
1885年3月27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馮子材率軍出關收復文淵
1885年3月28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清軍與法軍戰於驅騾，法軍旅長尼格里受重傷。
1885年3月29日	光緒十一年	清軍收復諒山。與此同時法軍攻占澎湖。費如里內閣倒台
1885年3月31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清軍報稱攻緬旺，收付清山、清水二縣
1885年4月4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中法簽訂《中法停戰條款》
1885年4月5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清軍報稱收復廣威府
1885年6月9日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簽署《中法和平友好貿易條約》
1885年6月11日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孤拔因病死於澎湖媽宮

附件2 50本史料目錄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資料
1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鄭順德譯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2	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	陶德著，陳政三譯	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3	巡臺退思錄	劉璈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4	左文襄公奏牘	左宗棠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5	劉壯肅公奏議	劉銘傳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6	劉銘傳文集	劉銘傳撰，馬昌華、翁飛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1997
7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8	澗于集	張佩綸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9	法軍侵臺檔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10	中法越南交涉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11	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季茉莉譯註	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12	清佛海戰紀略	日本海軍參謀本部編撰科	日本海軍省藏，1888。
13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14	李鴻章全集21	李鴻章	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5	東溟奏稿	姚瑩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16	李文忠公奏稿	李鴻章	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Loir, Maurice	par Maurice Loir, Paris, BERGER-LEVRAULT, 1886
18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Loti, Pierr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	L'INTRANSIGEANT	亨利·羅什福爾創辦	1880年7月創刊

20	清德宗實錄		台北：華文書局，1964
21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	崑岡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22	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	崑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	水師輯要	陳良弼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4	甲戌公牘鈔存	王元穉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25	欽定軍器則例	董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6	淡水廳志	陳培桂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27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二)	洪安全主編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28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	洪安全主編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29	清稗類鈔選錄	徐珂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30	楊岳斌集	楊岳斌撰	湖南：岳麓書社，2012
31	楊勇愨公奏議	楊岳斌	臺北：大通，1968
32	寄鶴齋選集	洪棄生	臺北：大通，1984
33	福建臺灣奏摺	沈葆楨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34	清代官員履歷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5	清季外交史料選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北：大通，1984
36	福建通志	陳壽祺	台北：華文書局，1968
37	臺灣日記與稟啟	胡傳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38	速報法軍侵台紀事殘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39	中法簡明條約		上海：新知識出版社，2015
40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Christophe Rouil	台北：信鴿書店，2001
41	馬偕日記	偕叡理	台北：玉山社，2012
42	點石齋畫報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43	LE FIGARO 報紙		法國巴黎
44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Eugène Germain Garnot	文化部藏
45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origins de la guerre de		Sous la direction de Charléty 1871-1914

	1914: publication officielle des telegrammes		
46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84-1885		英國國會圖書館
47	Le Temps		1882-1885
48	Le Journal des débats		1883-1885
49	The Times		1883-1885
50	法軍侵臺始末	Garnot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51	L'artillerie de la marine à Formose	H. de Poyen-Bellisle	Paris. 1888
52	法軍侵臺檔補編	臺灣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灣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1964

1、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本書由 Jean L. 所著，作者是清法戰爭的其中一名成員，書中並沒有說明其是誰，但依照內容來看，應該是參與清法戰爭中的一名成員。其將所看的事情記錄下來，並無特別體例，以隨看隨記的方式進行，據譯者說明，原書作者的文筆較差故原文較不容易閱讀。內部主要描述1884年的清法戰爭之經過之外，也添加作者對一般事務及對英國人及德國人之看法。本書作者喜歡使用菜肴來形容事情，思路又時常有脫續現象，也使用了許多的十九世界口語。另外中譯本除了中法文對照之外，也將法文版的照片全部放入譯本中，而譯本作者也至法國的相關博物館找出清法戰爭之相關圖片放入本書中。

本書的記錄從進攻福州城開啟，對福州之戰有清楚的描述。第二部分描寫基隆之戰，以及對於法國政治轉變情況些許說明。第三部分描述淡水之役，對於淡水之役的狀況及死傷人數有清楚的說明。第四部分說明過程中的疾病傳染情況。第五部分說明作戰期間的物質生活。第六部分說明中國人的野蠻，喜歡獵人頭。第七部分講到北洋水師的五艘救援船如何與法軍作戰之情況。第八部分講中越邊境的涼山之役情況，不過內容較少。第九部分說明涌江之役，但沒有太多戰爭過程之描述。第十部分講澎湖之役，內容記錄甚為詳細，是所以部分中內容最多的。第十一部分記錄孤拔去逝。

2、北台封鎖記: 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

本書作者陶德是當時後在滬尾和大稻埕經營臺灣烏龍茶的茶商，其在淡水亦有住宅，位於今淡水捷運站前。本書為當時極少的第一手資料之一，內容記錄外商與本地居民對於參戰官兵或是民間土勇的種種看法，文章內容很多是他個人對於戰爭的臆測。內容雖然部分是陶德親眼所見，但許多部分亦是經由他人口傳，因此相關的內容有必要再查證。然此書記錄的時間為1884年8月至1885年7月，亦為法軍第一次攻臺至其從澎湖撤退為主。

此書為雖為中譯本，但譯者陳政三為了提高此書之閱讀性，特別在本書有疑誤之部分也補充了相關史料，進行了考證與詳細說明，確立了陶德書中之說法是否正確，這對於我們理解清法戰爭之狀況與史料之正確性有相當大之助益。這也是從在地外國人的視野來記錄此次事件之狀況。

本書分成基隆砲戰、淡水砲戰、封鎖臺灣、解除封鎖，重見天日，每個章節主要是以時間順序來記事，內容的呈現方式即像是日記的書寫方式，並沒有特別的格式。很多不是作者親眼所見之事，會以據說方面呈現，如後文撰寫時發現前文有務，作者亦會補充說明。

3、巡臺退思錄

巡臺退思錄是劉璈分巡臺灣時各項公牘的彙錄，共計一百十四篇(每篇依次編號，凡一百十四號；以下引用原文，只記號數，不錄篇名)。其中只有「開山撫番條陳」作於同治十三年秋；因為年代較早，所以列為全書的第一篇；但本書非劉璈巡臺任內的文字。除此以外，其餘一百十三篇，都是他做臺灣道臺任內的文稿。這些文件所載的年月，始於光緒七年九月，迄於光緒十年八月，計共三年。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劉璈傳，璈為劉銘傳所劾，奉旨革職、查辦、定罪，係在光緒十一年夏間。然則自光緒十年秋到次年夏，還有半年多的案卷沒有編入退思錄。

這部退思錄都是原始的文件，其在史料上的價值自然不是任何轉手的敘述所可比擬的。就這些資料的內容來說，有關於「開山撫番」的，有關於「匪亂械鬥」的，有關於「稅釐煤務」的，有關於「軍事海防」的，還有關於文教和外交的。為時雖只三年，然而我們從這些資料上卻可以窺見臺灣在建省之前的一切情況。三年間關於臺灣開撫、煤務、海防和外交四方面的概況。因為這些事項較為重要。

4、左文襄公奏牘

為左宗棠之奏摺及相關文件資料之收錄。左宗棠為湘軍領導人之一，清法戰爭期間，左宗棠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當時台灣的駐軍為湘軍和淮軍，但湘軍和淮軍時常無法和睦相處，乃至時常爭權。

清法戰爭時，台灣道隸屬於湘軍的劉璈指揮，但隸屬於淮軍的劉銘傳突如其來，造成指揮系統之混亂，原本在淡水的指揮官孫開華亦屬於湘軍，但劉銘傳來之後重用淮軍將領，使得雙方心存芥蒂。在戰爭過程中，劉銘傳難免在奏摺中以淮軍為美言重心，亦多有偏袒。因此從左宗棠的奏摺中亦可補充相關資料之不足之處。

雖然清法戰爭期間，左宗棠並沒有來到台灣，但卻能掌握相當之狀況進而向朝廷奏報，這些資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清軍之情況。

本書計一百二十八本；原書除卷首外，分為奏稿六十四卷、謝摺二卷、文集五卷（附詩集、聯語、說帖）、書牘二十六卷、批札七卷（附咨札、告示），附有「張大司馬奏稿」四卷、「駱文忠公奏稿」十卷、年譜十卷（湘潭羅正鈞纂）。本書節取其「奏稿」及「書牘」中與臺灣有關各篇，合而輯為「奏牘」並附錄著者的「國史本傳」及「神道碑」（二文於書末。

奏讀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為同治2年至5年（一八七六一七九），初則專意兩浙，繼則勦辦「粵賊」，較少顧及關於臺灣的治理。後一時期為光緒十年

至十一年（一八八四—八五），時值法兵侵臺，專為督辦援臺軍務赴閩。書牘部分，一在閩浙總督駐浙之時，與閩撫徐宗幹及臺灣道丁曰健等討論戴潮春事變有關事宜；二在調任陝甘總督之後，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欽派總理船政巡視臺灣防務大臣沈葆楨等咨商與甲戌日兵侵臺防有關問題。

5、劉壯肅公奏議

本書共分十卷，劉銘傳撰。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任俠；清咸豐間太平軍之役，隨李鴻章以「銘軍」所向克捷，授直隸提督。又以平捻功，封一等男。清光緒十年中法戰起，詔任督辦臺灣事務大臣，屢拒法兵；尋授福建巡撫，仍駐臺督辦防務。明年，和約成，專籌善後；迨建省議定，改任臺灣巡撫。在臺竭力經營，舉凡清賦理財、開礦築路、撫番設防，次第舉行。清代臺灣之積極建設，實始於此。至十七年四月，由於政府每多掣肘、輿論又譏過激，半途以去。逾四年乙未，正面竟淪於日本殖民地，銘傳亦於是冬卒。所遺奏議，凡二十四卷；後由桐城陳澹然重加釐訂，別為出處、謨議、保臺、撫番、設防、建省、清賦、理財、獎賢、懲暴十略（略各為卷）；各撰小序，以括其端。其中除卷一「出處略」「督師陝西請訓摺」年十四篇及卷二「謨議略」「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摺」等二篇係在蒞臺之前者外，餘均關係臺灣之章奏。書首除陳澹然序一及各略序十外，並附載劉銘傳傳狀碑銘等多篇。

此外，臺灣省立博物館藏有用劉氏撫臺期間及其後恒春、彰化兩縣部分檔案，另行整理刊行，題曰「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參見第二七六種篇。

6、劉銘傳文集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於1995年整理劉銘傳遺著，收錄《劉壯肅公奏議》、《大潛山房詩鈔》與《盤亭小錄》，並增補劉銘傳散佚的詩文，以及孫家鼐撰寫的劉銘傳行狀，共約三十萬字。

因為是文集形式出版，出版者另對一些歷史事件、地名、方言等加以註釋，點校完成後，列入「安徽古籍叢書」，1997年由黃山書社印行出版。

本書可補充《劉壯肅公奏議》及《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內容不足之處，雖然此三本書內容有部分雷同，但如能掌握相關內容，將對於了解清法戰事之樣況有極大助益。

7、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臺灣本身留存的清代檔案並不多見，目前得知只有兩種，此書為其中之一

(另一為淡新檔案)，本書係據原臺灣省立博物館所藏清季光緒年間恒春、彰化兩縣部分檔案整理刊行。該檔案一般通稱「劉銘傳撫臺檔案」，但實際上雖以劉銘傳撫臺期間之光緒十一年至十七年的文件居多，卻不僅只於此，亦涵蓋了光緒二年至二十一年的文件，因此改題名為《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原藏檔案分類整理編目，該書改按各官署發文日序排比，共一百六十個文件，大體為臺灣(南)府(或道)轉行辦理或知照各案。其內容以設防、撫番、建省、人事等案為多，清賦、理財、郵電、礦務、洋務等次之，樟腦、鴉片及風化等又次之。書末附錄收入「皇朝道咸同光奏議」中與劉銘傳有關之臺灣摺片五件，以及沈葆楨、何璟、裴蔭森之摺片各一件，共計八件。

本檔案部分內容亦記錄了清法戰爭之前後之情形，因此得以與《劉壯肅公奏議》及《劉銘傳文集》進行資料整理，將可梳理完成有關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基隆之役，以及澎湖之役的歷史記錄。

8、澗于集

作者張佩綸，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光緒年間官侍講學士，署左都副御史。與李鴻藻、潘祖蔭、張之洞、陳寶琛、寶廷等同為「清流」，以糾彈大臣、振肅政紀名聞朝野。其學問淵博，致力於研究《管子》，擅長奏議；清、法爭端初起時，多次上奏力諫朝廷主戰，強調清與越南唇齒相依，越亡，清廷必受其害。光緒十年，受命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但因對以商船示人停泊在馬尾港的法軍艦不加戒備，以致福建水師在馬尾海戰中覆滅，兵敗而被褫職遣戍。

曾入李鴻章幕，並在第三次婚姻中娶李鴻章之女李菊藕。其有三子一女，二子張志潛(元配所生)於1907年在憲政編查館總務科科員任職期間，從檔案中收集其父的奏議，編成《澗于集》，內含奏議六卷。

張佩綸在清法戰爭期間被認命為福建地區防務的欽差大臣，然因張佩綸並無主動攻擊法軍之權力，只能用被動的方式監視著法軍。這在戰陣上已經失去先機，因此當法國軍艦對清國砲台和軍艦進行攻擊時，清軍根本反應不及，無法應對，最後導致全軍覆滅。本書著錄當時運籌帷幄之狀況，以及和中央進行溝通之始末。

9、法軍侵臺檔

《法軍侵臺檔》一書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依照編「中法越南交涉檔」(據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外務部所有關於越南部分「清檔」影印)選輯而成；不分卷，按年編次，並編列「大事年表」。按清光緒十年因安南(今越南)

問題而引起中法戰爭，閩海成為海上主要戰場。法國在閩海作戰之目的係在「據地為質」，進而向清廷索賠兵費之要求；臺灣之基隆，遂成為法國奪取之首要目標。始自法軍提督孤拔（Courbet）攻陷基隆，繼而封鎖臺灣西海岸，並於隔年佔領澎湖。至清法雙方和約簽訂，始撤兵解嚴。而本書取材，以法軍侵臺為中心；起始於光緒九年十月間諭令南、北洋及沿海各省籌防，結束於十一年澎湖收復以及稍後有關臺、澎善後事宜，共錄二百六十七件檔案。因此以「法軍侵臺」為中心，取名為「法軍侵臺檔」。

同時第二〇四種《法軍侵臺檔補編》分五部分，依據故宮博物院先後就清代軍機處檔案所輯各種史料有關中法戰爭關涉臺灣文件彙選而成，目的為補前編《法軍侵臺檔》之不足。《法軍侵臺檔補編》第一部分，選自「清光緒中法交涉史料」一書。除少數奏摺外，大部分均為電寄、電報等件；第二部分，選自「光緒十年中法交涉電報檔」；第三部分，選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一書。中法戰爭期間，日本有接濟法國情事及朝鮮發生「甲申之亂」，收錄與法軍侵臺有關之電報。第四部分，則為「醇親王奕譞致軍機處尺牘」；第五部分，則為「軍機處雜檔中之尺牘」。

10、中法越南交涉檔

中法越南交涉檔共七冊，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後出版。本檔案收集之內容自光緒元年（1875），迄於宣統三年（1911），原為總理衙門清檔 135 冊，約 10,300 頁。文件形式與性質，有詔諭、奏疏、咨文、函札、電報、稟文與批示、告示、條約、合同、照會、談話紀錄、新聞消息等。其中除缺光緒三年與十四年外，其餘均大致完整而有系統。

本檔案起自光緒元年（1875），迄於宣統三年（1911）止。其內容有詔諭、奏疏、咨文、函札、電報、稟文與批示、告示、條約、合同、照會、談話紀錄、新聞消息等。其中除缺光緒三年與十四年外，其餘均大致完整而有系統。

檔案內容一共分為 15 大類，分別為北圻剿匪、法越糾紛、中法交涉、籌防、北圻之戰(一)、李福簡約及撤兵爭議、各國態度及調停、閩浙台之戰、北圻之戰(二)、和議、善後、界務、商務、會剿與對汛、其他。與清法戰爭臺灣有關之內容主要在閩浙台之戰的部分。

11、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作者何內·科邦（Rene Coppin）係清法戰爭期間法軍的隨軍醫官。他在隨軍期間手寫的日記和書信，匯集了紛雜細微的訊息，記錄下周遭海員親歷戰爭現場的見聞與攝影師獵奇目光的經驗，以好奇、激情的口述筆調，呈現歐洲人窺

探「遠東」的姿態和應對。對照同時期的戰爭紀行文本，雖然不能與其他參戰大員的回憶錄相提並論，但科邦的記錄不僅是十九世紀末法國海軍醫療員之執業狀況與艦船生活的珍貴側寫，透過書信隨機和不經意的載錄，也暴露出戰爭的本質，有助於重新了解清法戰爭的歷史。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將館藏1884至1885年科邦的日記、書信手稿進行輯錄、翻譯，以中文、法文對照的方式予以出版；從法國人的角度，記述了對清法戰爭的實際體驗與觀察。

12、清佛海戰紀略

該史料的收錄主要是由東鄉平八郎等人，由日本搭乘天城號至臺灣海域觀察清法戰爭之情況。資料藏於日本海軍省，該文件內容有電報譯稿、地圖、戰報內容著錄、說明雙方布署之情況，松村少將上呈法國攻取雞籠及攻擊淡水報告書、法國軍艦砲擊淡水之情況、淡水外僑居民動態、清軍動態、當地百姓之狀況、法國軍艦砲擊淡水之情況等方面的記錄。

在第十號的文件中，對於法軍在淡水的沙崙登陸作戰有詳細說明，內容載，天城艦經過雞籠淡水，昨日抵達廈門，10號，600名法國水軍登陸攻擊淡水，午後3點法國軍隊撤退，死傷65名，中國軍隊死傷30名，法軍以少擊多，以快速攻擊為戰略。

本史料亦少數以外國人旁觀者的角色為出發點的觀察記錄，有別於法方、中方及淡水地區之觀點。當時東鄉平八郎擔任日海軍天城號少校艦長，跟隨著法國艦隊，在臺灣及福建等地海域觀摩作戰方略。法國占領基隆之後，東鄉平八郎獲得孤拔提督允許進入基隆觀察狀況，了解基隆一戰之情況。

13、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該史料原是在193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從軍機處所存上諭、電寄、洋務、錄副奏摺諸檔中選出有關清法戰爭的檔案而編成，出版了二十二卷。收入光緒元年正月至光緒十年六月的檔案計一千零七十六件，另有附件二百六十二件，依收文時間先後依次編排，並於每件標題下註明收文及發文日期。

卷一所輯光緒元年至光緒五年的文件，主要內容有四川等地的民教爭訟案件，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曾紀澤等的交接事宜及一般交涉事件。卷二以下為光緒七年至光緒十年六月期間有關法國侵略越南和清法戰爭的文件，反映了清廷主戰、主和兩派官員之間的矛盾和爭執，以及慈禧、奕訢、李鴻章等推行妥協退讓政策及其危害，是史料價值極高的第一手檔案。1968年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系列，由文海出版社重新出版。

14、李鴻章全集

2008年出版之新編《李鴻章全集》，共三十九卷、二千八百餘萬字，全面收錄奏摺、附片、咨劄、批牘、問答節略、題本、電報、信函、家書、詩文等文獻史料，廣泛涉及晚清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面向。其中包含大量未刊資料，例如由李鴻章親筆擬定，涉及邊防軍事、人員保薦、對外交涉等密摺，以及可看出李鴻章真實想法的數百封家書，是目前內容最完備的一部李鴻章著作彙編。

對比吳汝綸編纂的《李文忠公全集》（光緒三十一年刊刻），《李鴻章全集》納入許多不見於吳編版之關係軍國大計的奏摺，牽涉到清法戰爭、甲午戰爭、伊犁條約、八國聯軍等重大事件，李鴻章的態度和清廷政策的前後變化等皆十分重要。而在清法戰爭時期的對外交涉中，李鴻章先後與法國代表簽訂了李寶協議、李福協議、李巴條約等，對戰爭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亦可藉由這部書的資料進行研究。

15、東溟奏稿

全書分為四卷，近十一萬字。作者姚瑩為嘉慶十三年進士。嘉慶二十四年任臺灣知縣，旋兼理海防同知。道光元年移署噶瑪蘭通判，興利除弊，士民稱善，卻因遭忌而罷職。道光三年，方傳燧調任臺灣府，復應邀渡臺襄助。道光十八年擢臺灣道，以臺灣民情浮動，外阻大海，內逼悍番，收養遊民以兵法部署之，又訓練士卒、為戰守計。鴉片戰爭期間，道光二十一年英軍先後進犯雞籠與大安港，其與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數次擊退英軍攻擊，立下戰功。

姚瑩在臺十餘年，對臺灣的地勢民情有深刻了解，文章亦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著作《東槎紀略》、《東溟奏稿》並為關係臺灣的重要史料，《東溟奏稿》即其在臺灣道時會同達洪阿所為，幾以辦理「夷務」為中心。卷一有〈籌剿三路匪徒奏〉等五件，卷二有〈會商臺灣夷務奏〉等十一件，卷三有〈遵旨籌備覆奏〉等六件，卷四有〈謝賞恩奏〉等十一件。

16、李文忠公奏稿

為李鴻章的奏摺檔案節錄內容，其中清法戰爭的相關奏摺皆有收入。奏摺內容記錄之事項相當廣泛，如對於清法交涉的內容記要、清廷對於清法戰爭的決策略、對於軍隊與指揮官的調派情況、戰情的回報、賞罰之情況，物質的支援與補給情況。這些奏摺內容有助於了解中央決策之情況。

有關於臺灣戰場內容之記錄，如調派部隊來臺支援的情形，武器、彈藥的補

充與運送情況。臺灣軍隊的布置情況、戰情的內容節錄、臺灣防務的規劃與進行、勇營的招募與指揮系統的運作等。皆可在其奏摺內容中爬梳重要事項，有助於了解清法戰爭的後勤補給情況。

17、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本書由 Loir, Maurice 撰寫，內容為記錄孤拔司令的海軍中隊之行動，亦是1883年後，法國任命孤拔擔任遠東海軍司令開始記錄。因此內容將涵蓋清法戰爭的所有記錄。此書共372頁，全部由法文書寫，以時間順序做為寫作原則。內容以描述為主，並輔以相關圖片，如有基隆地形圖、淡水清軍布防圖、澎湖地形圖等。圖中已將清軍的防守陣地之情況完整的記錄下來，圖中並有標示出各陣地之名稱以及防衛之狀況。

本書也是一個筆記和回憶錄，用比較寫實的方式進行闡述清法戰爭之情況，有關臺灣部分的記錄相當完整。如封鎖臺灣、攻擊基隆、淡水和澎湖。對於孤拔生病死亡至撤退出臺灣戰場亦有詳細之探討。

18、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法國小說家 Pierre Loti，曾服役於海軍，到過近東和遠東，因此創作不少富有異國色彩的作品。清法戰爭期間，Loti 以海軍上尉的身分，參與法軍的攻臺行動。他在"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孤拔海軍上將的死亡）一文，記載福爾摩沙島的戰事，法國士兵歷經了風暴、嚴寒、酷熱、痢疾、熱病等各種苦難；即使沒有吃飯、沒有休息，身上衣服又被基隆不間斷的雨水淋透，一旦總司令孤拔下令，就必須開赴前線。

Loti 除了描述戰爭過程的殘酷，也寫到孤拔人性化的一面：孤拔以嚴厲且不屈不撓的態度指揮作戰，但在戰事結束後，就立刻變成一個溫和的人，掛著恰到好處、悲傷的笑容探視傷員，即便是地位卑微的人，也與他們一一握手，為傷者帶來了些許快樂和慰藉。

然而，儘管身為軍人的孤拔，極力想為法國爭取在遠東的利益，卻受到國內政客的牽絆，最後坐困澎湖，部下病死近千人，自己終究也沒有逃過病魔的侵襲，於1885年6月11日撒手歸天。當時在 Triomphante 號上的 Loti，替孤拔寫下了輓詞，提及士兵對孤拔的愛戴，「我不曾看過執槍的水兵哭泣，但此刻所有儀隊的水兵，卻靜靜地流著眼淚」，以及在澎湖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式。

19、L'INTRANSIGEANT

中文譯名有「果敢報」、「強勢報」、「強硬報」、「不妥協者」等。由金融家

Eugène Mayer 出資，記者兼政治評論家 Henri Rochefort 擔任主編，於1880年7月在法國巴黎所創辦，一共四頁，發行七萬份。最初是一份立場偏向左派的社會主義報紙，但在1886年以布朗熱將軍（G. Boulanger）為首掀起的民族沙文主義運動中，漸次向右傾斜；又在1894年的屈里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呈現反猶太主義的立場。

在1884至1885年法國入侵越南、與清廷作戰的期間，在該報上可見部隊增援方面的報導。1905年，民族主義傾向鮮明的 Léon Bailby 加入該報，在他的主導下，發行量達到四十萬份，成為主要的右派報紙。1931年，Bailby 因生病和經濟拮据，逐漸失去對報紙的控制權，1932年12月徹底離開，將報社出讓給 Louis-Dreyfus 集團。不過，1940年6月，該報因德國入侵法國而停刊。二次大戰結束後，1947年曾短暫以 *L'Intransigeant-Journal de Paris* 的名稱復刊，旋後與 *France Soir*（法蘭西晚報）、*Paris Presse*（巴黎新聞報）合併，納入 Societe Franpar（法蘭帕報業公司）旗下。

20、清德宗實錄

實錄為歷朝皇帝統治時期的大事紀，調取上諭、朱批奏摺、起居註等檔案，由纂修官按時間順序和纂修凡例加以編輯，為編年體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及自然現象等方面。《清德宗實錄》是《大清歷朝實錄》的一部分，由世續、陸潤庠等人負責纂修，記述愛新覺羅·載湉—清德宗光緒皇帝朝實錄，計五百九十七卷。

華文書局於1964年分八冊出版《清德宗實錄》，時間自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載錄了清朝最後一位有正式諡號、廟號的皇帝，其內外交迫的朝章國政。

清德宗實錄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很多重要事蹟都被節錄於實錄當中，因此查閱實錄可以很快的掌握內容大要。然實錄的內容主要是摘錄，因此記載之內容並不完整，仍需查閱奏摺和檔案資料，如此才能掌握第一手訊息。

實錄為編年體，因此可以運用實錄的編年情況為主軸，來進行大事紀的撰寫，如此得以節省時間，很快的掌握清法戰爭之要事。

21、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

《大清會典》是清朝官修典章制度的彙編，詳細纂輯中央文武衙門的編制、職掌、官員品級、統屬關係以及各項辦事制度，以供治國施政中遵循而行。清代的會典共有五部，分別編修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與光緒朝。從乾隆朝第三次編修起，將原附在會典之後的事例與會典分編，即另編專載具體歷史事

件的一書，名為《大清會典則例》；按時間順序，以事例形式記載各項典章制度的變遷，彙集歷年頒布的各種法令規範。嘉慶朝第四次編修，改稱《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五修，沿用其名。

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共計六十四函三百八十四冊，包括首二冊八卷，正文三百八十二冊一千二百二十卷。由崑岡等人編撰，詳載清入關前直至光緒二十二年朝廷各衙門的事例，堪稱是最完整的一部，足以反映有清一代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

大清會典雖未節錄清法戰爭內容，但對於相關的典章制度，如官員獎懲、調任、職責、功能。官員的頂戴、服務樣式。軍事制度的記錄和轉變情況等等，皆有詳細說明。

22、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

會典圖的編修起於嘉慶朝，除會典外，別編事例，並附圖說，各自為卷，互資考證，主要是對會典關於祀典、祭器、禮服、樂器、樂舞、鹵簿、儀駕、甲冑、槍炮、器械、幄纛、天文、算術、輿地等的附圖說明。

光緒十二年續修會典，由崑岡等奉敕編撰。在圖說方面，將嘉慶朝的一百五十七幅會典圖，擴編為三百三十三幅，更為完備。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圖》共計七十三冊，包括首一冊卷首一，正文七十二冊二百七十卷；分為禮、樂、冠服、輿衛、武備、天文、輿地七門，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

如欲了解綠營軍、八旗軍、團練、湘勇的武器、盔甲等配備，皆有詳細說明，並有圖像可以提供參考。圖像旁的圖說，則有助於了解圖像之功能和結構等。清法戰爭的相關人員及武器資料可在大清會典圖中收集。

23、水師輯要

由陳良弼編撰的一本兵書，作者擔任過水師提督，對於海上事務相當熟稔，因此編輯成此書。書中內容介紹中國沿海形勢，將沿海地區的關城、砲台進行詳細介紹。另外亦介紹沿海船舶之種類情況，沿革，以及武器配等等。對於清代海防的相關問題亦詳細介紹，如水師會哨問題、水師的任用情況、水師的訓練，水師所具備之技術等等。另外對於水師的招募、水師之薪俸亦多有紀錄。

24、甲戌公牘鈔存

由王元穉所輯。其於光緒二年由丁日昌汲引，隨營渡臺；光緒三年入臺灣道夏獻綸幕，七年奉委署鳳山縣學教諭，十年署臺灣府學訓導。藉任職道署之便，將同治十三年日本藉口琉球難民被臺灣原住民殺害事件而出兵臺灣之相關

公牘錄存副本，輯編成書。其中以委員周有基探報十二件、華廷錫與袁聞柝探報二件、鄭秉機探報十七件暨地方文武如枋寮巡檢玉懋功、千總郭占鰲、遊擊玉開俊、鳳山知縣李瑛、孫繼祖等稟報二十五件以及未具職銜姓名「另紙探報」二十件，幾乎將日人在臺舉動逐日查明記錄。另有地方官吏與日本帶兵官辦理交涉之談話記錄。

全書共載一百七十九件文牘，除二十件奏章及十七件上諭與《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所載相同外，其餘多為原始材料。而《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的內容以日兵侵臺事件實地發展情況為主要，該書則重在清廷辦理此一事件的經過。

25、欽定軍器則例

由董誥編輯而成，是一本官方出版，專門介紹大清帝國所有武器定例之書。軍器則例為記錄清朝軍事武器的官方資料。內容有各種軍事武器的介紹，如陸師武器，包含一般的傳統武器，火藥製成之武器。針對武器之功能、武器之保養、武器的規格、武器的使用狀況皆有詳細紀錄。此外亦針對武器使用之情況進行紀錄。

軍器則例之介紹按照年代順序編年書寫，將每個軍器之背景、製作及使用、保養、拆造時間皆有詳細說明，對於了解清代的武器裝況甚有幫助。

26、淡水廳志

由淡水同知陳培桂於同治九年開局纂輯，同治十年五月正式刊行。在此之前，道光年間中期，為纂修《福建通志》之需，淡水同知李嗣鄴命鄭用錫設局採訪完成《廳志》二卷，但未刊行，僅留下抄稿；同治六年，時任同知嚴金清有鑑於淡水廳設治一百四十餘年卻無志書，乃聘金門舉人林豪纂修廳志十五卷，卻因嚴去職而未能刊行。直到陳培桂任內重新開局採訪，延請侯官舉人楊浚代為草創，以「嚴稿」為藍本，亦參酌「鄭稿」，新搜資料與實地勘查而重修，後經陳培桂與臺灣兵備道提督學政黎兆棠的刪訂，成定本十六卷，是為《淡水廳志》。

該志分為圖、志、表、傳、考五類，圖詳山川，志覈政事，表括職官、選舉，傳紀人物、行實，考繫俗尚、物產、古蹟、祥異，而附以文徵。除了收錄不少時人著作，圖繪數量也有一定篇幅，包含淡水廳全圖、分圖、沿山各隘圖、沿海礁砂形勢圖、廳治圖、廳署圖、學署圖、書院圖、倉署圖、義倉圖、育嬰堂圖及淡水八景圖；對於研究當時的八景、行政區域與村舍聚落，是重要的參考史料。

27、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二)

由洪安全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本書選自本院所藏夷務始末全書共四冊，第二冊內容部分與清法戰爭有關。本書為清代自強運動已來所著錄的相關資料，包含奏摺、官書、文集、檔案資料等等，其中節錄內容以臺灣相關的史料紀錄為主。包含武器製作、洋務的推動情況、與其他國家之交涉、戰事的紀錄等等。本書亦記錄清法戰爭前後在臺灣所發生之事情之奏摺、檔案資料的收錄。

28、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

清宮岳哲檔臺灣史料選輯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之清代《奏摺檔》及《議覆奏摺檔》中與臺灣相關之史料。《奏摺檔》為清代時軍機處用於抄錄遵旨議奏或查奏事件的記錄簿；《議覆奏摺檔》則為軍機處抄錄遵旨議覆事件的記錄簿；除抄錄奏摺外，尚抄有咨文、函啟、照會、清單等文書及譯漢奏摺等。

其中第五集收錄清法戰爭時期有關臺灣戰的奏摺資料，收集之奏摺以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的奏摺和軍機處檔為主。

29、清稗類鈔選錄

作者徐珂於清末民初年間，仿照《宋稗類鈔》、《明稗類鈔》體裁，分門別類，按事情性質與年代先後，事類相從，匯輯野史和當時新聞報刊中有關清代的朝野遺聞，以及社會經濟、學術、文化等事蹟，編撰成《清稗類鈔》。共分九十二類，一萬三千五百餘條，約三百萬字，時間上起順治、下至宣統。

《清稗類鈔選錄》係據1928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清稗類鈔》，錄其有關南明或臺灣者一百零七則。其中搜錄〈天地會〉、〈三合會〉、〈哥老會〉之會黨類記載，較為少見。此外，〈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李世鴻與法日戰〉等數則與清法戰爭相關，亦可資參考。

30、楊岳斌集

楊岳斌，原名楊載福，行伍出身，以軍功累擢至陝甘總督，卒謚勇愨。其生涯跨越道、咸、同、光四朝，親歷諸多重大事件。清法戰爭時，雖已是遲暮之年，仍被朝廷啟用，幫辦福建軍務，光緒十一年率部赴援臺灣。

從咸豐七年十一月始，至光緒十二年四月止，其撰寫了大量奏摺。光緒年間，楊岳斌的奏摺被編纂成《楊勇愨公遺集》，共十六卷，首一卷；全書按奏摺

先後順序排列，卷首為其相關傳記文獻。該書係以光緒二十一年問竹軒刻本《楊勇愨公遺集》為底本校點排印，更名為《楊岳斌集》，2012年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是了解晚清社會的重要文獻。

31、楊勇愨公奏議

本書（一冊六九面四一、四百字）不分卷，楊岳斌撰。岳斌初名載福，字厚菴；湖南善化人。由行伍，有軍功，受知於曾國藩，與彭玉麟共治長江水軍。清同治間，歷升至陝甘總督。光緒十年法軍侵臺灣，命幫辦福建軍務。乃於是年秋在湘募勇成軍，十二月至閩，翌年正月渡臺，繞往東海岸埤南登岸，至三月下旬始抵臺北；時已停戰，旋即和成，遣撤募勇同籍。後卒，謚「勇愨」。本書「奏議」凡四十一件，均為赴援臺灣前後之摺片。按「楊勇愨公奏議」全帙不止此數，此祇取其中十五、十六兩卷，並錄原書卷首「國史本傳」及「楊勇愨公神道碑銘」兩文列於正文之前。

32、寄鶴齋選集

作者洪棄生為清末鹿港秀才，臺灣割日後即絕意仕進，潛心於詩詞、古文。一生撰述宏富，著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詩話》、《瀛海偕亡記》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考量其詩文各集篇幅至鉅，無法全刊，就其子洪炎秋提供的家藏遺稿選編後，冠以「寄鶴齋」之名，於1972年出版《寄鶴齋選集》。

該書分為文選、詩選及專著三編。文選包括古文、駢文、書札、詩話。詩選包括詩（分上、中、下三目）、詞，另附〈八州詩草〉。專著有兩種，分別是以以上、下兩卷記述清法戰爭的〈中西戰紀〉，與言及甲午戰爭的〈中東戰紀〉，此兩戰役對臺灣均影響深遠。而在〈中西戰紀〉中，可看出洪棄生對劉銘傳棄守雞籠、堅守滬尾的戰略有所指摘。

33、福建臺灣奏摺

本書（一冊九三面五五、八百字）正文為「沈文肅公政書」卷五「福建臺灣奏摺」全卷，而以「政書」卷六、卷七「兩江總督任內奏摺」中有關臺灣摺片選作「附錄」。作者沈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初由進士，歷官至江西巡撫。清同治六年，奉旨充總理福建船政大臣。十三年，日兵侵臺，命巡視臺灣兼辦各國通商事務。初請閩撫移駐臺灣，實施南北兩路「開山撫番」；繼奏設臺北府，移駐理番同知——南路駐卑南、北路駐水沙連。他如請建明延平王祠，以勵風俗、正人心；議購外洋開煤機器，計劃開坑採礦；均屬臺灣開

創事宜。至五年十一月，卒於兩江總督任，謚「文肅」。在臺所上「福建臺灣奏摺」共五十九摺片，即為本書正文全卷。

此外，另有前未經見之摺片八件，後收於第二七六種「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中。

34、清代官員履歷冊

為記錄清代所有官員履歷資料的文件。是一手抄本文獻，以草書書寫，除了針對官員的出生履歷作介紹以外，亦記錄該官員生涯之所有獎罰情況。本書並未出版，需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室借閱。

35、清季外交史料選輯

該史料始編於王彥威、王亮父子。王彥威於光緒十二年補軍機章京，利用入值之便，得睹軍機處所藏外交錄副檔案，遂抄錄光緒元年至三十年四月有關外交之上諭、奏摺、函電、照會、條約等文件，篩選刪削，編成《光緒朝籌辦洋務始末記》。其子王亮復搜集光緒三十年五月至宣統三年之涉外文件，按年順序編次，賡續成書，1934年刊行《清季外交史料》。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則從《清季外交史料》當中選編臺灣相關文獻，1964年出版《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該書所選，以清法戰爭、甲午戰爭兩役與臺灣關涉之史事為主，此外零星資料如同治十三年日兵侵臺事件善後事項、光緒初年西班牙船在臺灣洋面失事事件等。而光緒十年法兵事起，以電牘、電奏、電旨為多。書末，節錄原書所附〈清季外交年鑑〉光緒元年至二十一年的部分內容，做為附錄。

36、福建通志

清代四次纂修《福建通志》，依序刊於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與同治十年。第四次纂修起於道光九年，以建築福州貢院的餘款設立福建通志局，重修《福建通志》，由翰林院編修陳壽祺總纂，立義例，自撰〈形勢〉、〈山川〉及〈儒林〉、〈文苑〉後傳；道光十四年完稿，因梁章鉅聯合士紳反對，志稿遭封存審查。道光十九年由魏敬中等將原稿的四百卷刪補為二百七十八卷、首六卷、附一卷，卻再遭到梁章鉅抵制，遲至同治十年方付梓完成。

該志又稱《重纂福建通志》，包含〈省府州縣沿革表〉、〈山川〉、〈水利〉、〈經籍〉、〈職官〉、〈宦績〉、〈人物〉等，經籍皆考訂精審，足可呈現福建之地方歷史與人文地理。

37、臺灣日記與稟啟

作者胡傳於光緒十七年奉旨調往臺灣，次年二月抵臺，充任全臺營務處總巡，親赴全臺三十一營、二十八哨、二隊，考察防務設施及訓練情形，其後辦理臺南鹽務。光緒十九年五月，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一職，旋兼統鎮海後軍，大力掃除軍中鴉片，加強後山防務，迄至臺灣割日。

胡傳在臺三年五個月，留有「日記」及「臺灣稟啟存稿」，1951年曾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合題《臺灣紀錄兩種》。後其子胡適接受方豪教授建議，將日記與稟啟按照時日合編，定名為《臺灣日記與稟啟》，1960年印行。該書分為三卷，卷一自光緒十八年正月至八月，記渡海並巡閱全臺防營；卷二自同年九月至十九年四月，記提調臺南鹽務；卷三自十九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五月，記赴臺東州任至在任上預立遺囑止；卷後附有遺稿〈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並書後〉。內容雖為地方官的日常生活與公事記錄，但由此可知臺灣在割地之前若干措施與東部情況，反映清末政治和軍事的部分情形。

38、速報法軍侵台紀事殘輯

「述報」是種一小型報紙，於清光緒十年創刊於廣州，至翌年二月宣告「停派」三天；此後有無續刊，不得而知。因此刊行於中法戰爭期的述報，其所錄存這場戰爭的史料，擁有極高研究價值。而在「述報緣起」附列的章程提到：『中外時事，隨時訪探，擇要登報。如近日法、越有事，則於法、越確耗，格外加意採錄。倘事有未確，縱經他報紛傳，本報亦不敢隨聲附和；務必探其實據，然後登報。又多閱法國西字日報，以求知其國中一切要事』。其注重採錄中法戰爭事宜，由此可見。選輯其中法兵侵臺的記述，當可成為一種研究臺灣史事的有用文獻。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有此報刊行將近一年的殘帙六卷，但不見其全。惜選自「述報」殘帙之記載，祇見其部分而已。因此，本書題為『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

「述報」殘帙已由臺灣學生書局攝製印行，本書即為選輯。其中凡有缺字的部分，印刷本均留白處理，可能為存報破損所致。至於間有文字似通未通之處，極為原文本身的樣子。

同時於《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本書末，另外收入了不署編者所輯「中法戰爭資料」中佚名著「澎湖考略」、羅惇齋著「中法兵事本末」、池仲祐著「甲申戰事記」、唐景崧著「請纓日記」(節錄)及李光漢諸人著「後海疆」等詩文若干篇，作為附錄。

39、中法簡明條約

介紹中法雙法所簽訂之條約內容情況，包含清法戰爭的相關條約內容。

40、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被遺忘的清法戰爭）一書，填補了十九世紀臺灣與法國的歷史空白，敘述了雙方之間一個被淡忘的事件，也就是清法戰爭中在臺灣的戰役。法國希望藉由占領基隆的煤礦來逼迫清廷，在臺灣北部進行了多場艱苦的攻防戰；福爾摩沙捍然防衛自己的領土，法軍卻因水土不服，為霍亂、傷寒等疾病所苦。作者根據1884、1885年期間在基隆、淡水、澎湖的戰事中所累積的資料，介紹當時的裝備、戰略與作戰人員等，反映了19世紀末歐洲強權在亞洲發動砲艦外交的歷史。

書中特別記載了孤拔帶兵進攻基隆時，法軍所增援的非洲外籍兵團也加入了戰場，使其在法國的殖民征戰中占有一席之地。再者，可以閱讀到參戰軍官包括 Garnot、Lange、孤拔的私人記錄。此外，亦收錄1885年6月9日法國與清廷為結束戰爭所簽訂的和約內容。

在這本書的尾聲，講述了基隆的法國公墓、澎湖馬公的孤拔紀念碑由來，透過這些紀念物，觸發對歷史戰役的緬懷。同時，作者也提出引人省思的問題：法國與臺灣應如何建構歷史記憶，以及紀念那些因國際衝突而犧牲的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擁有豐富的插圖，除了地圖，還有關於法國軍艦、戰役、紀念碑、當地景物的照片和圖畫，更有助於讀者認識這段歷史。

41、馬偕日記

加拿大長老教會牧師 George Leslie MacKay，於十九世紀末來臺宣教。馬偕日記，記錄了他從1871年11月至1901年2月在臺灣的生活與見聞，內容包括宣教、教育、醫療事業，以及當時臺灣的社會、自然、族群與人文樣貌。除了1880年1月1日到1881年12月19日，與1893年9月6日到1895年11月19日這兩段返回加拿大述職的時間之外，其餘書寫都與臺灣相關。

馬偕在臺期間經歷了清法戰爭，日記中亦有提及。如光緒十年八月法軍砲擊雞籠，其為受傷士兵進行手術；同年九月，看到劉銘傳下令鑿沉石頭封鎖淡水河口以防止法軍登陸等。戰役結束後，面對被毀壞的房舍、遭劫掠的信徒，以及殘破的禮拜堂，馬偕在日記的字裡行間中，也吐露了對這場戰爭的不滿。全書共三冊，為馬偕日記的完整漢譯版。

42、點石齋畫報

為光緒年間上海發行的旬刊畫報，每冊八頁九圖，隨《申報》附送。由英國旅滬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創辦於光緒十年五月八日，光緒二十四年停刊，前後發行十四年共四千六百餘幅。因由點石齋石印書局印刷，故得名。

《點石齋畫報》的產生與清法戰爭有著密切關係。光緒九年劉永福率軍赴越南與法軍對戰，有人將戰事繪成圖畫，「市井購觀，恣為談助」，美查因而仿效並創辦畫報。此後陸續刊出清法戰爭的新聞圖畫二十餘幅，重要戰役如〈基隆懲寇〉、〈甬江戰事〉、〈法犯馬江〉，李鴻章與法人談判的〈和議畫押〉等。其後又歷經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前，畫報以刊登社會新聞畫和戰事新聞畫為主，從中外戰事、朝廷要聞至各行各業、奇人奇聞，均有觸及，成為反映晚清社會的重要材料。

43、LE FIGARO

該報前身是查理十世統治時期，詩人 Maurice Alhoy 與作家兼政治家 Étienne Arago 於1826年在巴黎創辦的一本諷刺性周刊，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報刊，每期印刷四頁，以小尺寸紙張刊行。報名取自法國劇作家 Pierre Beaumarchais 的政治喜劇《費加洛的婚禮》（Le Mariage de Figaro）中的主人翁 Figaro，其報頭和座右銘亦摘自 Figaro 在最後一幕的獨白：倘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亦無意義。

由於內容帶有濃厚的諷刺性，屢遭遇阻力，發行時而中斷並幾經轉手，直到1854年由 Hippolyte de Villemessant 接手，重新開始，奠定了以巴黎文化為主的基調，以巴黎的知識階層為目標讀者。1856年提高發行頻率，於每周四、日發行兩次。1866年11月16日更轉型成日報，且擁有第一批在法國或海外進行現場報導的記者，見證了十九世紀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優質的報導內容很快獲得肯定，售出五萬六千份，包括一萬五千名訂戶，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報紙。

Belle Époque（美好年代）也是法國媒體界的黃金時代，受益於印刷機的技術發展與法國識字人口的增加，記者成為文字工作者追求的職業，有大量新血加入。在1879至1895年間，該報的印刷量超過八萬份，是為當時的主流媒體，直至今日。在政治光譜上，採取中間偏右立場，吸引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的認同，被歸類為法國中產階級的代言者。

44、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1884-1885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出版於1894年。作者 Eugène Germain Garnot 是清法戰爭時的參戰軍官，對法軍在北部淡水、基隆及澎湖的軍事行動有頗為詳盡的描述，是目前所見西文書籍中描寫法軍攻臺最為詳盡的一本，呈現了法人觀點下的清法戰爭及十九

世紀軍方文書資訊。今臺南市存有此書的手稿，並於2013年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號登錄為重要古物。

該書手稿附有福爾摩沙北部一帶的十張手繪彩色地圖，用色、線條精細，呈現十九世紀地圖學工藝技術。印行成書出版時，附上了當時法國國防部發給 Garnot 之同意信函，另一份信函上也有 Garnot 的簽名；由此推斷，這份手稿應是 Garnot 呈給國防部的出版前手稿，因內容牽涉到當時法國軍方內部資料的對外公開，須徵得國防部的同意方能出版，具圖書版本學史上的研究價值，具有相當的珍稀性。

1932年，臺灣總督府臺灣時報發行所出版了此書的日文譯本《仏軍台湾遠征史：1884年・1885年》。1960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則出版中文譯本，定名為《法軍侵臺始末》。

45、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origins de la guerre de 1914: publication officielle des telegrammes

記錄法國的外交文件。清法戰爭相關資料等亦收錄。

46、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84-1885

英國國會文件，收錄有關清法戰爭的相關資料。

47、Le Temps

Le Temps（時報）是今法國第二大報 *Le Monde*（世界報）的前身，1861年4月25日由 Auguste Nefftzer 所創辦並擔任總編輯十年。該報最初受到自由主義的啟發，但經營維艱，所幸得到工業界友人的金援，方能繼續刊行。1872年 Adrien Hébrard 買下股權，強力主導報紙經營將近42年。

由於報導內容認真、嚴肅而客觀，逐漸受到讀者肯定。特別是從1870年起，實行以匿名方式撰寫政治議題，相對於巴黎其他主要報紙 *Le Figaro* 和 *Journal des débats*，此舉讓該報得以保持獨立性並具有權威性。此外，報紙也豐富了包括科學、文學、歷史在內的知識性內容。在各種努力之下，發行量從1861年的三千份，提高到1880年的二萬二千份，是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重要的報紙之一，也成為精英份子主要的參考刊物。

Adrien Hébrard 於1914年去世後，由其子繼承報業，1929年轉手給律師暨前巴黎市議員 Louis Mill。1940年德軍侵入法國，該報與 *Le Figaro*、*Paris-Soir* 等報皆受到影響。1944年12月，在戴高樂的促成下，法國著名的抵抗運動記者 Hubert Beuve-Méry 接收 *Le Temps* 在二戰期間被查封的產業，並沿用其版型和字

體，以 *Le Monde* 之名重新問世。

48、Le Journal des débats

中譯名有《辯論報》、《論辯日報》等。最初以 *Journal des Débats et des Décrets* 為名，由律師暨政治家 Gaultier de Biauzat 所催生，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舉行之後創辦於巴黎，不久即爆發法國大革命。該報旨在如實報導國民議會上的論爭，以及刊載議會發布的各種法令，為民眾提供確切消息。1789至1799年間，報紙為印刷出版商 François-Jean Baudouin 所持有；1799年起，轉由 Bertin 家族經營經營將近四十年。

1804年法蘭西第一帝國建立時，該報站在反對拿破崙的立場，並改稱 *Journal de l'Empire*。1813至1814年第一次波旁王朝復辟時，又以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為名。在第二次復辟時，採取了保守路線。查理十世在位期間，1827至1829年則聲援自由派的立場。

1830年七月革命發生後，《辯論報》超越 *La Presse*（新聞報）與 *Le Petit Journal*（小日報），成為當時最多人閱讀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三千份。1844年8月至1846年1月曾斷續連載大仲馬創作的小說 *Le Comte de Monte-Cristo*（基督山恩仇記），廣受讀者歡迎。該報對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文學及文化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初期，《辯論報》為鼓吹法國對外殖民的刊物之一。1893年發行權易主，後由記者 Étienne Bandy de Nalèche 主導。直至二次大戰，在法國被德國占領下的維琪政府時期仍持續出刊，但在1944年盟軍解放巴黎後停刊。

49、The Times

1785年，出版商 John Walter 在英國倫敦創辦 *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並擔任總編。1788年，正式更名為 *The Times*（泰晤士報，又稱倫敦時報）。1803年，由其子接任報紙的發行與編輯，將新聞採訪觸角延伸到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為該報在政界與金融界贏得良好口碑。

十九世紀初期，透過在政治、科學、文學以及藝術領域中卓有貢獻的人物，以及前後三任總編輯的努力，建立了《泰晤士報》的聲譽，並大大提升了影響力。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更進一步派遣記者到前線撰寫報導，成為第一份派駐戰地記者的報紙。

1847年，John Walter 三世接掌報社，儘管 Walter 家族在政治立場上漸趨保守，基本上仍能維持報紙言論的獨立性。但在1850年代，因廉價報刊的崛起，受到競爭對手如 *The Daily Telegraph*（每日電訊報）、*The Morning Post*（每日郵

報) 的挑戰。

在十九世紀國內外的重大事件中，該報均表達了支持或反對的觀點。此外，對遠東地區的政局亦有關注，例如報導法國在越南北圻的行動，引發與清廷的爭端等。由於經常能獲得比官方渠道更充分的資訊，十九世紀的《泰晤士報》，也不時接到英國外交部門的詢問，打探歐洲大陸方面的情報。

50、法軍侵臺始末

該書為前述法文著作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的中譯本，由知名法文翻譯家黎烈文所譯。1960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列入臺灣研究叢刊第七十三種，並將原文書名「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改以《法軍侵臺始末》做為書名。

51、L'artillerie de la Marine a Formose.

由清法戰爭的一位遠征軍所記錄有關清法戰爭的內容。

52、法軍侵臺檔補編

根據故宮博物院就清代軍機處檔案先後所輯各種史料中，有關清法戰爭關涉臺灣文件彙選而成，用補前編《法軍侵臺檔》之不足，故稱「補編」。全書包含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選自「清光緒中法交涉史料」，所選補者除少數奏摺外，大多為電寄、電報等件，涵蓋李鴻章、穆圖善、彭玉麟、邵友濂、劉銘傳、何璟、張佩綸、曾國荃等要員的電遞往來文件。

第二部分選自「光緒十年中法交涉電報檔」，原有電文三十九件，選錄其二十九件。第三部分選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清法戰爭期間，日本有接濟法國情事及朝鮮發生甲申之亂，選補其與法軍侵臺有關電報五件。第四部分選自「醇親王奕訢致軍機處尺牘」，原共一百零七件，錄其十之八九，屬於當時樞府運籌決策的記述，史料價值較一般對外發表的文件為高。第五部分則選自「軍機處雜檔中之尺牘」，從五通函件中選錄第一至第四通，為醇親王奕訢致軍機處尺牘，皆關於光緒十年之清法交涉事件。

附件3 清法戰爭臺灣戰場清軍將領資料庫

人名	所屬部隊	個人資料
劉銘傳 (1836-1895)	淮軍	<p>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1854年(咸豐4年)帶領鄉團練參加討伐太平天國戰役，授千總職。1862年(同治元年)率團練隨李鴻章救援江蘇，號銘字營。光緒7年(1881)春西捻平定後，累陞至一等男爵。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奉詔以福建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⁷¹¹劉銘傳抵台後積極整頓軍務，並且於基隆、滬尾(淡水)部屬防線。滬尾由孫開華鎮守、基隆則交由曹志忠、章高元等將領把守。⁷¹²</p> <p>1884年5月至臺北籌劃戰守策略，法軍攻打基隆，劉銘傳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誘敵登陸。⁷¹³8月份，法軍轉向滬尾，準備開創新戰局。劉銘傳因得李彤恩錯誤情報，撤出基隆，移防滬尾。⁷¹⁴雖然8月20日在孫開華奮戰下滬尾戰勝，但基隆卻拱手讓人，因此引來朝廷的撻伐之聲，指責劉銘傳戰守失策，造成劉銘傳領導的危機。此時朝廷甚至懷疑其中可能有湘淮二軍不合的問題，甚至派出欽差大臣楊岳斌往臺灣，⁷¹⁵一來是增援臺灣並查明案情，再者若劉銘傳真的判斷錯誤，也能陣前換將。</p> <p>法軍佔基隆後，再進犯滬尾，由於滬尾為臺北要害，距臺北城又近，考量滬尾若失守，則臺北將不守，於是命令基隆駐軍撤兵，各提督力諫不聽，僅留統領林朝棟守獅球嶺，導致基隆失守。其後法軍攻打滬尾被擊退，左宗棠以基隆失守彈劾之，劉銘傳具疏申辯。</p> <p>1885年(光緒11年2月)，法軍奪下澎湖，劉銘傳又因此受責。⁷¹⁶清法議和之後，清廷決定臺灣建省，劉銘傳奉詔以福建巡撫駐臺灣籌辦善後，提出「設防練兵」、「清查全臺賦稅」、「招撫生番」等三要務，定省會於東大墩，聘德人為工</p>

⁷¹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國史館傳包》，702002821-1號。

⁷¹² 劉銘傳，〈光緒10年6月4日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劉銘傳文集》，頁90-92

⁷¹³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法船併犯臺北基隆滬尾同時危急移師保顧後路並接仗情形由，第129559號，光緒10年8月15日。

⁷¹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39。

⁷¹⁵ 王仁堪，〈光緒通籌臺防敬陳管見摺〉，《清奏疏選彙》，頁83-86。

⁷¹⁶ 劉銘傳，〈光緒11年6月17日澎湖法兵退去查明失守各員分別處分摺〉，《劉銘傳文集》，頁372-374。

		<p>程師，修建基隆、安平、打狗各礮臺。設撫墾局、設番學堂，設招商局於新加坡，置腦務局、煤務局，採取官辦。興殖產、勸工商，鑄新幣，行保甲、創西學堂。因新政推行過激，頗受朝廷掣肘，以病陳請乞罷，回歸故里，1895年(光緒21年11月)去世，享年60歲，獲清廷贈太子太保，諡壯肅，賜卹，建專祠。⁷¹⁷</p>
孫開華 (1840-1893)	湘軍	<p>孫開華字廣堂，湖南慈利人，為湘軍將領，武童出身，少時從軍，跟隨鮑超（1828-1886）征討太平軍，以軍功陞任總兵，⁷¹⁸其初試啼聲於咸豐六年（1856），踏毀小池口城，陣中奮勇當先右膀受抬槍子傷深，記功在案，⁷¹⁹爾後屢立軍功，加提督銜，1866年(同治5年)任漳州鎮總兵。⁷²⁰其後負責募兵勇成立「捷勝軍」，赴臺北蘇澳營辦理開山事務，署陸路提督。</p> <p>1876年(光緒2年)率師渡臺，先駐基隆，後帶領所部抵達後山成廣澳（今臺東縣成功鎮），討伐當地社番告捷，獲朝廷賞黃馬褂。這開啟長達7年的開山工作，與原住民部落發生多次征戰。1878年（光緒4年）又率兵平定加禮宛(噶瑪蘭族)⁷²¹、巾老耶（撒奇萊雅族）的反抗。1883年（光緒9年）回任提督不久，國際情勢生變，法軍在越南與清軍衝突，海上因此戒嚴。此時，孫開華因曾涉及臺灣事務，故授命負責台北防務。⁷²²</p> <p>在《劉壯肅公奏議》當中，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讚孫開華「器宇軒昂，精明強幹」、「該提鎮等於器械操練雖少講求，要皆久著霆軍，飽經戰陣，臣連日接談簡器練兵之法，類皆鼓舞歡欣。如能不畏艱險，於兵事切實講求，皆不負國家干城之選」。⁷²³</p> <p>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開始增派艦隊往滬尾河口，已經顯露進攻之勢。戰爭在即，滬尾通商委員李彤恩卻向劉銘傳匯報，指稱孫開華諸軍無法應戰，滬尾岌岌可危。⁷²⁴此時，提督孫開華督軍，與掛提督銜總兵章高元等前往</p>

⁷¹⁷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205。

⁷¹⁸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史館傳稿》，701007660號。

⁷¹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呈原任福建陸路孫故提督生前詳細出身履歷清冊》。

⁷²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國史館傳包》，第702002773-2號。

⁷²¹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4，頁285-286。光緒4年10月3日廷寄。

⁷²² 何璟等，〈光緒10年1月4日為法信日緊遵旨籌備台防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冊3，頁1500-1503。

⁷²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66。

⁷²⁴ 左宗棠，〈光緒10年10月29日為微臣抵閩詳察臺灣現在情形妥籌赴援恭摺仰祈聖鑒事〉，《左宗棠全集》，冊8，頁526-528

		<p>抵禦，力挫法軍數次，兩軍短兵相接，孫開華率隊直前，於陣中斬殺執旗法將一名並奪其旗，此役擊斃法軍約三百名，法軍敗退至海邊爭相登艦，溺死者無數。⁷²⁵</p> <p>劉銘傳於〈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當中提到：「滬尾英人登山觀戰，拍手狂呼，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餽食物以鳴歡舞。伏念各將士忍饑裹創，野宿山隈。當呻吟疲病之餘，處絕險孤危之地，奮身血戰，以弱摧強，實屬異常勞苦。所有統領擢勝等營署福建陸路提督記名提督漳州鎮總兵孫開華，身先士卒，忠勇善戰，危局獨支，厥功尤偉。該提督歷著戰績，已蒙恩賞穿黃馬褂，並賞給清字勇號，現署福建陸路提督，官職較崇，微臣未敢擅請，可否破格以獎戰功之處，恭候聖裁。」⁷²⁶孫開華獲朝廷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⁷²⁷1893年(光緒19年)去世，諡壯武。</p>
<p>章高元 (1843-1912)</p>	<p>淮軍</p>	<p>章高元字鼎臣，<u>安徽合肥</u>人，為淮軍後起名將，曾跟隨劉銘傳參與鎮壓<u>太平軍</u>、<u>捻軍</u>，累功升至副將。後來他被劉銘傳派任騎旅先鋒，轉戰於山東、安徽，因功擢升總兵，獲朝廷賞「奇勇<u>巴圖魯</u>」勇號。</p> <p>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日軍侵臺，章高元亦奉命隨軍入臺灣，事後撤回大陸，駐<u>江陰</u>。1884年(光緒10年)，法軍入侵臺灣，章高元隨劉銘傳渡海守衛臺灣，⁷²⁸以記名提督擔任臺灣鎮總兵。⁷²⁹當時法軍已占至<u>基隆</u>，他誓死請戰，率部「乘夜蹈入法兵壘，短兵肉搏，鋒利不可當，法兵多死」。當時在海上的法艦以大礮榴彈攻擊章高元所率軍隊，章高元的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因受礮震導致終身失聰。⁷³⁰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章高元亦與提督孫開華等前往抵禦，力挫法軍數次。獲朝廷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個，並交部從優議敘。⁷³¹戰後，他因功升簡署<u>澎湖鎮總兵</u>，賞換</p>

⁷²⁵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頁299。

⁷²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

⁷²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58。

⁷²⁸ 《清季外交史料》，冊2，頁296。

⁷²⁹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楊在元撤署，請以記名提督章高元委令接署臺灣鎮篆務由，128353號，光緒10年06月22日。

⁷³⁰ 徐珂，《清稗類鈔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25-26。

⁷³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8-259。

		<p>「年昌阿巴圖魯」勇號，1885年(光緒11年)調任臺灣鎮總兵。同年3月擔任山東登州鎮總兵官。⁷³²1887年(光緒13年)開山撫番工作，總兵章高元帶領軍隊及石工、民工開鑿從拔社埔(今水里鄉民和村、崁頂村)至丹社嶺的道路，即今所稱的「關門越嶺古道」其中的一段。⁷³³</p> <p>《劉壯肅公奏議》當中對於章高元有這樣的稱讚：「淮軍將名章高元者，位望不逮開華，而勇略與之齊。」、「滬尾之戰，高元功最奇，袒身銳入，敵始退。惟嗜酒，戰畢乃痛飲為豪，醉臥不能起。孫開華獨以首功聞。高元既醒，上言，公已入告矣」。</p>
曹志忠 (1840-1916)	湘軍	<p>曹志忠，字仁祥，湖南湘鄉人。隸屬於鮑超營下，為孫開華舊部。轉戰皖、鄂、江、粵等省，平定太平天國時有戰功。光緒8年授福寧鎮總兵，並由福寧帶兵換防至台北府，分守滬尾與基隆兩地，自大甲以北至新竹滬尾及宜蘭之蘇澳，統歸曹志忠管轄。⁷³⁴</p> <p>福寧鎮總兵曹志忠為湘軍將領，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讚曹志忠「性情樸實，穩慎過人」。光緒8年至光緒11年間，率師渡臺駐防台北基隆一帶。⁷³⁵至光緒9年即被授與記名提督。⁷³⁶當時候其統領慶祥等營之部隊至光緒12年，之後統領凱字等營。⁷³⁷</p> <p>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曹志忠駐守基隆，營雖近海，中隔小山，6月法兵4、5百人前來，約半數在曹志忠營北山上築營，半數約200餘人則直逼曹志忠之壘，曹志忠一面飭守本營，親督王三星等率隊200人出戰，與蘇德勝東、西兩路夾攻，擊敗法軍。其後法軍進犯滬尾，曹志忠、章高元各營及蘇德勝自基隆趕回馳援。10月由於法軍佔據基隆附近之暖暖、深澳、四腳亭、慄魚坑、六堵、七堵、八堵等處，劉銘傳擔心團練防禦力量不足，指示曹志忠派營勇300人屯紮暖暖協助防禦，並添募士勇千人分駐六堵、大武崙一帶。</p>

⁷³²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5，光緒11年3月13日壬子，頁909-2。

⁷³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

⁷³⁴ 岑毓英，〈光緒8年5月29日修理大甲溪及基隆營礮報銷片〉，《岑襄勳公（毓英）遺集》，冊4，頁1907-1909；岑毓英，〈光緒8年5月29日由黔運閩炸礮仍存臺備用片〉，《岑襄勳公（毓英）遺集》，冊4，頁1911。

⁷³⁵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39-240。

⁷³⁶ 《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恭報到任日期事，408012050號，光緒11年09月30日。

⁷³⁷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頁239-240。

		<p>12月法軍再從獅球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曹志忠率領6營與林朝棟、劉朝祐共同抵禦，擊敗法軍。本次戰役自12月初，法軍百餘人於暖暖附近的大武崙探路時，被團勇擊退。曹志忠考量當地兵少難守，即撥王三星、陳士貴兩營前往助防。法軍進攻月眉山時，林朝棟與桂占彪等分途截擊，營官張仁貴也率勇200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經林朝棟馳援，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助張仁貴殺出重圍。兩軍血戰過程由於下著大雨，曹志忠與林朝棟皆跣足督戰泥淖中，於月眉山保衛戰獲得勝仗。⁷³⁸</p> <p>爾後陸續署理福建陸路提督、⁷³⁹署漳州鎮總兵官，⁷⁴⁰至光緒30年擔任福建水師提督，⁷⁴¹之後調任湖南提督。</p>
<p>劉朝祐 (1846-1888)</p>	<p>淮軍</p>	<p>總兵劉朝祐是淮軍將領，福建巡撫劉銘傳的姪兒，原駐守於江蘇省江陰，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之際，劉銘傳奏請朝廷將「銘武淮勇四營交劉朝祐統帶赴臺」，8月初劉朝祐即奉派帶兵600人搭乘所僱英商輪前來臺灣協防，⁷⁴²期間亦帶來不少軍械武器。⁷⁴³</p> <p>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隨同提督孫開華、章高元等前往抵禦。當時「章高元、劉朝祐各率營官朱煥明等伏北臺山後」、「劉朝祐所部百餘人，原助孫開華守滬，敵船連攻兩日，孫開華、劉朝祐伏軍海岸，屢遏敵鋒。」⁷⁴⁴福建巡撫劉銘傳於奏捷報的〈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當中提到：「章高元前於基隆獲勝案已邀獎勵，劉朝祐係臣姪孫，均未敢隨摺上請。」軍機處最後還是一體加恩。⁷⁴⁵劉朝祐獲朝廷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鏢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個，並賞加提督銜。⁷⁴⁶為有效防衛臺北府城，劉銘傳於10月「調劉朝祐率所部並江陰新到勇八百人聊資守禦」。11月再調「劉朝祐所部淮勇千人，分赴暖暖、六堵間協戰」。其後法軍襲月眉山，曹志</p>

⁷³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76、166-170、175、181、184、191-192。

⁷³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408012068號。

⁷⁴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157652號。

⁷⁴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第159015號。

⁷⁴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48、194。

⁷⁴³ 《清季外交史料》，冊2，頁318、334。

⁷⁴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3-176。

⁷⁴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8。

⁷⁴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8-259。

		<p>忠、劉朝祐共派七百人堅守戲臺山，劉朝祐、廖得勝因勇丁死傷甚多，乃退至山下。⁷⁴⁷</p> <p>1885年(光緒11年)提督劉朝祐負責開闢通往宜蘭的山道，次年(1886年)率兵討伐大崙崁原住民，其後因染瘴疾而返。⁷⁴⁸ 1888年(光緒14年7月)，統領銘字中軍記名提督劉朝祐病沒軍營。</p>
楊岳斌 (1822-1890)	湘軍	<p>楊岳斌初名載福，字厚菴，湖南善化人。出身行伍，有軍功，受曾國藩提拔，與彭玉麟共治長江水軍。同治年間陞任陝甘總督。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奉命幫辦福建軍務。同年秋天在湖南招募鄉勇成軍，12月24日抵達福建福州。⁷⁴⁹楊岳斌在接到委任時，起初以母親年老有病而不願擔當此任。且有官員認為，派楊岳斌來台不見得對局勢是好。因為楊岳斌最高職務為陝甘總督，與劉銘傳幾乎是不分上下。他們若能合作，則對臺灣是好，但若是不能合作，只會引起另一次爭論。⁷⁵⁰</p> <p>但是清軍自8月撤守基隆以來，雖然保住滬尾，然而曹志忠等部與紳民募集的土勇，一直與法軍周旋於暖暖山區。雙方你來我往，戰局陷入膠著。因此，清廷強迫並催促楊岳斌前往臺灣支援。</p> <p>1885年(光緒11年)正月渡臺，繞往東海岸，於卑南登岸，⁷⁵¹再由陸路前往府城。但此時，楊岳斌所帶之兵均未到臺灣，故而難以發揮支援的戰力。雖然此時清廷冀望楊岳斌的軍力可以協防滬尾與克復基隆，但兵力未到之時，甚難發揮作用。同時，法國也想透過新戰果來壓迫清廷，於是同年2月12日，法軍對澎湖展開攻擊，並於15日攻陷澎湖。爾後，楊岳斌部屬度台更為困難，法軍曾於海上扣押增援臺灣兵勇，造成一陣喧騰。⁷⁵²不過，楊岳斌至六堵一帶視察軍情時，發現防禦工事相當堅固，因此稍微放心。⁷⁵³</p>

⁷⁴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3、192-194。

⁷⁴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

⁷⁴⁹ 楊岳斌撰，《楊岳斌集》，〈行抵福週籌定各情形折〉(湖南：岳麓書社，2012)，頁464。

⁷⁵⁰ 王仁堪，〈光緒通籌臺防敬陳管見摺〉，《清奏疏選彙》，頁83-86。

⁷⁵¹ 楊岳斌，〈光緒11年2月28日為微臣謹遵電寄諭旨迅赴臺北會勦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6-37。

⁷⁵² 《中法越南交涉檔》，冊5，頁2973-2974。光緒11年4月28日

⁷⁵³ 楊岳斌，〈光緒11年2月12日為恭報微臣抵臺日期及現在籌辦大概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3-36；楊岳斌，〈光緒11年3月28日為恭報微臣馳抵臺北專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37-39；楊岳斌，〈光緒11年3月29日為陳明行抵基隆六堵前敵大營情形事〉，《楊勇愨公奏議》，頁42-43

		但爾後楊岳斌以母親老病為由，請朝廷先准其撤兵。8月份，楊岳斌獲准先行離台回籍。 ⁷⁵⁴ 光緒16年病逝。 ⁷⁵⁵ 其生平重要奏議收錄於《楊勇愨公奏議》。
蘇得勝 (?~1890)	淮軍	<p>蘇得勝為安徽合肥人，從劉銘傳的銘軍參與討伐捻亂，為記名提督。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跟隨劉銘傳駐守臺北，法軍於基隆登陸後，蘇得勝、林朝棟等土勇五營，分紮暖暖、六堵一帶。與章高元所帶領元毅軍勇500人共同抵禦法軍。法軍進攻月眉山，蘇得勝帶領2營土勇防守六堵。月眉山退守之後，與鄭洪勝扼守大水窟、八堵尖等處要隘，扼守前鋒，與敵對壘，屢次接仗。法軍進攻滬尾，蘇得勝與曹志忠、章高元等共率奮勇數百人，馳救滬尾。</p> <p>法軍自滬尾敗後，蘇得勝新募士勇千人駐防水返腳，以資策應。蘇得勝與章高元同獲朝廷褒賞，均著遇有海疆總兵缺出，即行簡放。蘇得勝並賞換西林巴圖魯名號。⁷⁵⁶其後補建甯總兵，仍留防滬尾。⁷⁵⁷清法議成，法提督李士卑斯曾派專差送信至蘇得勝駐紮的港仔口營，約請蘇得勝親到基隆面交被擄華人，將被擄船戶百餘名，放交蘇得勝等帶回。⁷⁵⁸</p> <p>蘇得勝後來派駐於宜蘭，1886年(光緒12年)帶兵勦服溪頭三十餘社，1890年(光緒16年)剿平南澳番，後因感染瘴癘，積勞成疾，1890年(光緒16年8月19日)病逝。獲朝廷從優議卹，准於臺北府城建立專祠，入祀原籍並立功省分昭忠祠，生平戰績，宣付史館立傳。伊妻徐氏，以死殉夫，准其旌表。</p>
龔占鰲	湘軍	右營官候補總兵龔占鰲是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以臺灣地廣兵單，向朝廷呈請添調「擢勝左、右、後三營營官閩浙補用總兵孫得友、龔占鰲、羅啟明」 ⁷⁵⁹ 等數營前來臺灣駐紮的部隊之一。法軍於光緒10年(1884)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孫開華等晝夜率軍分伏海濱，二十日清晨，法船忽散，孫開華決其必登岸，親督龔占鰲等設伏各

⁷⁵⁴ 楊岳斌，〈光緒11年5月6日為臺防解嚴請先撤微臣所部乾軍十二營衛隊三百名以節餉需並瀝陳母病垂危苦情籲懇天恩賞假終養恭摺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43-45；楊岳斌，〈光緒11年7月9日為微臣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楊勇愨公奏議》，頁52

⁷⁵⁵ 卞寶第，〈光緒18年1月22日為遵查原任陝甘總督楊岳斌生平事蹟謹繕節略恭呈御覽請飭史館立傳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7，頁923-924

⁷⁵⁶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68、171、175、182、187、193、194、381。

⁷⁵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09、170。

⁷⁵⁸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45-46。

⁷⁵⁹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668。

		處。」 ⁷⁶⁰ 提督孫開華令龔占鰲率右營伏於淺港， ⁷⁶¹ 此役右營官龔占鰲參與抵禦，沖鋒陷陣，戰功卓著，獲朝廷賞穿黃馬褂。
李定明	湘軍	中營官李定明是跟隨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鎮守滬尾的營官，福建巡撫劉銘傳稱許「統帶滬尾防軍記名提督李定明，勇於任事，臨敵身先，文事粗通，槍能命中」 ⁷⁶²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孫開華令李定明率中營伏於油車， ⁷⁶³ 此役中營官提督銜記名總兵健勇巴圖魯李定明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以提督記名，賞換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並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各省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
朱煥明	淮軍	<p>朱煥明，安徽合肥人，字燦堂。從軍追隨劉銘傳征伐太平軍，又轉戰征伐捻軍，積功勝志總兵。1874年(同治13年)，因牡丹社事件引起臺灣騷動，朱隨軍來台備戰。沈葆楨理台之時，朱煥明參與招撫番社，並對竹坑山、內外獅頭等處部落用兵。⁷⁶⁴</p> <p>營官記名提督朱煥明是駐防滬尾的將領。⁷⁶⁵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提督朱煥明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各省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⁷⁶⁶</p> <p>1886年(光緒12年)，臺灣中路原住民騷動，劉銘傳調集澎湖與滬尾之軍隊，集中彰化進行鎮壓。朱煥明即由滬尾帶領軍事移駐彰化。光緒14年6月間因劉銘傳開山撫番、清賦政策引起民怨。傳言嘉義有械鬥發生，劉銘傳憂心亂事將起，於是調度軍士往嘉義預防。命令發出後，提督朱煥明即帶兵勇三百，由彰化往嘉義預防事端。此番調度，彰化地區布防反顯空虛。8月底，傳出鹿港鹽館被搶，匪徒滋事的消息，並且在九月初一時切斷彰化城與外界的聯繫。這就是光緒時期的施九緞反清事件。⁷⁶⁷</p>

⁷⁶⁰ 陳衍，《臺灣通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12。

⁷⁶¹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6。

⁷⁶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39。

⁷⁶³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6。

⁷⁶⁴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1，頁875。光緒1年10月16日上諭。

⁷⁶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7、210。

⁷⁶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⁷⁶⁷ 劉銘傳，〈光緒13年11月3日為中北兩路化番滋事派兵先後剿復謹陳剿撫情形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117，頁166-169。

		朱煥明得知消息後，立即帶領部隊回到彰化。 ⁷⁶⁸ 然而，反清勢力已然預防，施九緞等圍攻彰化縣城時遭李碰殺害身亡。
王三星		總兵銜儘先副將王三星，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6月進犯基隆，王三星隨同福建巡撫劉銘傳率隊200人出戰，12月法軍進犯暖暖，王三星與陳士貴兩營奉派前往助防。獲朝廷恩賞以總兵記名簡放，並賞給額騰依巴圖魯名號。
陳士貴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暖暖時，陳士貴與王三星兩營奉派前往助防，其後法軍再犯大武崙，陳士貴與林則榮率隊奮擊，擊退法軍。
林則榮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基隆大武崙時，20日法軍進攻大武崙， ⁷⁶⁹ 林則榮與陳士貴率隊奮擊，擊退法軍。
廖得勝	湘軍	廖得勝為曹志忠所部營官，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500餘人分兩路自深澳坑、月眉山潛襲進犯，經廖得勝探知，得以及早準備應戰。法軍進犯月眉山情勢危時，廖得勝、葉友勝各帶楚勇三百人奮力夾攻，並與張仁貴等奮力仰攻，槍斃山上敵兵十數人，血戰一日，始奪踞其巔。 ⁷⁷⁰ 1885年(光緒11年6月)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
桂占彪	湘軍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500餘人分兩路自深澳坑、月眉山潛襲進犯，桂占彪與林朝棟等分途截擊，戰役後，尤為出力之將官桂占彪與廖得勝獲朝廷准許彙案請獎， ⁷⁷¹ 1885年(光緒11年6月)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 ⁷⁷² 1886年(光緒12年)管帶鎮海前軍右營總兵桂占彪因減發燒埋銀兩及扣發故勇存餉等情，遭革職提訊。
唐仁元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總兵唐仁元參與抵禦，1885年(光緒11年6月)獲朝廷賞給一品封典。 ⁷⁷³ 1886年(光緒12年)提督唐仁元帶領淡水銘軍三營參與生番剿撫工作，進紮南雅、義興一帶。唐仁元因輔番有功，著以提督交軍機處記

⁷⁶⁸ 劉銘傳，〈光緒14年9月24日為彰化土匪搶劫鹽囤圍攻城池先後派兵勦平謹將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119，頁208-21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冊6，頁276；劉銘傳，〈光緒14年10月仰懇天恩俯准飭部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0，頁491；《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冊14，頁346。光緒14年10月17日上諭。

⁷⁶⁹ 《臺灣通紀》，頁216。

⁷⁷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84、191-192。

⁷⁷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03，光緒11年2月7日丁丑，頁885-1。

⁷⁷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1-193、376。

⁷⁷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376。

		名，並遇有總兵缺出，先行請旨簡放。 ⁷⁷⁴ 唐仁元至義興後，積勞病沒。獲朝廷交兵部照立功後在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
葉友勝	湘軍	葉友勝為曹志忠所部營官總兵銜副將，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月眉山情勢危時，葉友勝與廖得勝各帶楚勇三百人奮力夾攻，與龍惠南因不能力戰，遭撤去營官，革職留營效力，以示懲戒。
龍惠南	湘軍	龍惠南為曹志忠所部營官總兵銜副將，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灣，12月法軍進犯月眉山，與葉友勝因不能力戰，遭撤去營官，革職留營效力，以示懲戒。
梁秉成		記名總兵梁秉成是駐守滬尾的營官，法軍於光緒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記名總兵梁秉成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除了賞給克勇巴圖魯名號，並賞加提督銜。 ⁷⁷⁵
畢長和	湘軍	副將畢長和為恪靖營營官，1875年(光緒元年)實施開山撫番時，帶兵參與討伐南部內外獅頭社之役。 ⁷⁷⁶ 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發生時，法軍於8月初進攻基隆時，畢長和帶領百餘人接戰。 ⁷⁷⁷ 與副將陳永隆共帶300餘人抵禦，使法軍無法前進。 ⁷⁷⁸ 法軍於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副將畢長和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副將陳永隆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
陳永隆	湘軍	陳永隆為恪靖巡緝營管帶，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副將陳永隆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副將畢長和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之際，總兵陳永隆駐滬尾，
鄧長安		鄧長安為為記名提督建甯總兵蘇得勝的營官，身份為已革游擊，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於基隆登陸後，進攻暖暖，蘇得勝命鄧長安以土勇300人加上練兵百餘人參與血戰，獲朝廷恩賞，讓已革游擊鄧長安開復原官。
范惠意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遊擊范惠意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賞給額騰依巴圖魯名號，與遊擊孔光治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閩、浙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 ⁷⁷⁹

⁷⁷⁴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28，光緒12年5月8日庚子，頁74-1。

⁷⁷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⁷⁷⁶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42。

⁷⁷⁷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74。

⁷⁷⁸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415。

⁷⁷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孔光治		法軍於 1884 年(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進攻滬尾時，遊擊孔光治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遊擊范惠意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閩、浙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
蕭定邦		法軍於 1884 年(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進攻滬尾時，藍翎儘先都司滬尾營守備蕭定邦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著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
聶士成	淮軍	記名提督聶士成是 1884 年(光緒 10 年)清法戰爭時李鴻章派遣帶領淮勇 850 人支援臺灣防務的將領，由於臺灣已遭法軍封鎖，運兵船遠道至東臺灣，於 12 月 13 日自卑南登陸。 ⁷⁸⁰ 法軍進犯月眉山，聶士成帶領所部 400 人隨同劉銘傳馳赴六堵支援。提督聶士成，著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海疆總兵缺出，請旨簡放。 ⁷⁸¹ 聶士成後來擔任太原鎮總兵，1894 年(光緒 20 年)甲午戰爭發生時，奉派與直隸提督葉志超帶兵東援，屯駐於牙山縣。日軍佔據朝鮮後，聶士成駐守於虎山。
柳泰和	湘軍	柳泰和為湘軍記名提督總兵，1884 年(光緒 10 年)法軍侵臺時，柳泰和帶領楚勇一營駐守滬尾南岸觀音山一帶。滬尾告捷後，將周有基所募土勇四百餘人派歸柳泰和節制。1885 年(光緒 11 年)總兵柳泰和帶領楚勇三營駐守彰化。1886 年(光緒 12 年)提督柳泰和參與新竹大湖一帶生番剿撫工作。 ⁷⁸² 因勦滅生番有功，總兵柳泰和，著賞給健勇巴圖魯名號。 ⁷⁸³ 光緒 12 年 10 月以記名為甘肅肅州鎮總兵官。 ⁷⁸⁴ 然而，其以營伍廢弛為由，被遣戍新疆， ⁷⁸⁵ 晚景淒涼。
劉天雲		副將劉天雲於 1884 年(光緒 10 年)法軍侵臺時參與抵禦，清法議成，法提督李士卑斯曾派專差送信至蘇得勝駐紮的港仔口營，約請蘇得勝親到基隆面交被擄華人，福建巡撫劉銘傳派總兵劉天雲與蘇得勝同赴基隆，帶回被擄船戶百餘名。 ⁷⁸⁶ 其後獲朝廷恩賞，交部從優議敘。
劉見榮		劉見榮為威營營官記名提督，1884 年(光緒 10 年)清法戰爭，法軍進犯月眉山時，威營營官劉見榮與良營營官易玉林攻襲月眉山尾，後獲朝廷恩賞，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

⁷⁸⁰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 192、194。

⁷⁸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 376。

⁷⁸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 142、182、200、376。

⁷⁸³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228，光緒 12 年 5 月 8 日庚子，頁 74-1。

⁷⁸⁴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233，光緒 12 年 10 月 23 日壬午，頁 151-1。

⁷⁸⁵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 239，光緒 13 年 2 月 14 日壬午，頁 222-2。

⁷⁸⁶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 45-46。

易玉林		易玉林為良營營官記名總兵，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法軍進犯月眉山時，良營營官易玉林與威營營官劉見榮攻襲月眉山尾，後獲朝廷恩賞，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
談發祥		副將談發祥為黑旗管帶，於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以總兵記名簡放。
王詩正	湘軍	前江蘇候補道王詩正， ⁷⁸⁷ 光緒8年2月派至江南為左宗棠調用。 ⁷⁸⁸ 光緒8年8月，王詩正總辦兩江營務處，舉措輕率，意氣驕矜，行事不檢，致招物議，實屬不知自愛，著即行革職，勒令回籍。 ⁷⁸⁹ 然而王詩正要來臺灣並不順利，左宗棠言，已檄飭前江蘇題奏道王詩正統領恪靖親軍三營，陸續開赴泉州蚶江一帶；先派楊在元馳往該處準備漁船多隻，俟王詩正兵勇取齊，扮作漁人黑夜偷渡，由笨港、鹿港、梧棲港等處分起上岸。 ⁷⁹⁰ 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左宗棠派遣帶領湘軍恪靖五營援臺之將領，1885年(光緒11年正月15日)抵達臺北。王詩正統經檄派統營渡臺，著歸劉銘傳節制調遣，左宗棠即咨明該撫，隨時察看，如不得力，即行撤回。 ⁷⁹¹ 帶領恪靖五營至五堵支援，法軍進犯月眉山時，王詩正與曹志忠率各營血戰抵拒，雖然所率部隊曾經臨敵失利，其後仍獲朝廷賞給五品頂戴。
陳鳴志	淮軍	江蘇候補道陳鳴志於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時，招募恪靖士勇兩營渡臺參與抵禦。法軍進犯月眉山，陳鳴志親將土勇千人，與蘇得勝營相輔，防守火炭坑、馬陵坑一帶。 ⁷⁹² 陳鳴志擔任臺灣道時，1886年(光緒12年)會同副將張兆連、陶茂森陸續招撫後山鳳山170餘社。1888年(光緒14年)以參與臺灣清賦有功，獲朝廷賞給三代一品封典。
徐延旭 (?-1884)		清末將領，山東臨清人，字曉山，咸豐10年進士，出知廣西容縣。因參與鎮壓潯州農民起義有功，累晉知府，在任時以善治盜著稱。他在擔任太平知府時，曾奉命接待越南貢使和勘查邊境卡隘及道路，事後撰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在當時

⁷⁸⁷ 楊岳斌，《楊勇愨公奏議》(臺北：大通，1968)，頁61。

⁷⁸⁸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43，光緒8年2月9日乙丑，頁20-1。

⁷⁸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50，光緒8年8月8日辛酉，頁121-1。

⁷⁹⁰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派員援臺並會籌一切情形摺，頁49。

⁷⁹¹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9，光緒10年12月13日癸未，頁836-1。

⁷⁹²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3-196。

	<p>算是最了解越南情況的官員。在任梧州知府時，曾資助過時在廣西做官的鹿傳霖，光緒8年正月，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極力推薦徐延旭任廣西邊事，清政府納奏，並任徐延旭為廣西布政使，但還沒上任就因李維業攻下河內，越南情勢危急，而清朝官員又輪番上奏，舉荐徐延旭知兵，可勝任援越抗法重任。如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和張佩綸聯名上奏，建議讓徐延旭急引粵西現軍出關，分別剿撫諸土匪，借以牽制法兵。而在4月20日，山西巡撫張之洞兩次上奏舉荐徐延旭，清政府納奏，並讓徐延旭成為廣西邊軍的統帥，但徐延旭的軍事才幹從他的言論可看出端倪，山西戰前它函告總理衙門，認為法國陸軍也無甚可怕，並在筆談時一本正經地告訴一位越南官員說：“洋人炮雖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槍一砲可容數十子，是一砲可敵旗數十砲矣，顧抬槍得力，其法與放鳥槍同”，可知徐延旭對熱兵器的戰爭是何等無知，北寧之戰戰敗後，遭判斬監候，後被發配到新疆。</p>
<p>唐景崧 (1841— 1903)</p>	<p>字維卿，廣西省桂林府灌陽縣人。1865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三年，散館後授七品庶吉士。15年後始晉升一階，為吏部六品主事，還要候補，尚非實職。⁷⁹³他在光緒8年7月19日上奏清政府，提出他對法越情勢的看法和援越抗法的辦法，但清廷怕因為怕其前往越南會影響對法國的交涉，所以只是在八月初五日，下了一道意思含糊的諭旨，讓他前往雲南，交給岑毓英差遣，而他入越後透過跟越南官員交談，發現越南政府對劉永福很猜忌，並更堅定他抗法的決心，並向清朝報告劉永福的愛國忠貞，並希望清政府能夠盡快資助劉永福。而後在三月初八日唐景崧與劉永福會見，堅定了劉永福抗法的決心，並促使黑旗軍和清軍的聯繫漸漸正常，且爭取到滇、貴兩省的餉銀軍火支持，有利於兩軍的聯合作戰。⁷⁹⁴</p> <p>清法戰爭過後，賞花翎，賜號霍伽春巴圖魯，晉二品秩，除福建臺灣道。光緒20年署理臺灣巡撫。⁷⁹⁵甲午戰爭過後，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民眾群情激憤，推唐景崧為臺灣民主國總統。日軍攻陷基隆之後，唐景崧逃至滬尾（今淡水區）的德商忌利士洋行，後來乘德國籍輪船鴨打號棄職逃亡至廈門。</p>

⁷⁹³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頁398-399。

⁷⁹⁴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頁137-165。

⁷⁹⁵ 《清代職官年表》第2冊，頁1734-1735。

張達斌	湘軍	<p>湖南沅陵人，1879年（光緒5年）投靠陸路提督孫開華之營，受到孫開華重用。後隨孫開華來臺駐守兩年之久，後又隨軍回到福建。光緒十年清法戰爭爆發，臺灣受到法軍威脅，張達斌又隨孫開華部隊前來臺灣，駐守於台北。當法軍進攻滬尾時，張達斌督率兵勇，衝鋒陷陣。被法軍擊中雙腿，左腳傷勢嚴重，骨頭斷裂，傷癒後亦成跛行。是故，往後升遷時，免其騎射考驗。⁷⁹⁶光緒19年出任臺灣嘉義營斗六門都司。⁷⁹⁷光緒27年，率領湘軍戍守馬尾砲台，舊疾復發身亡。</p>
林朝棟 (1851-1904)	勇營	<p>林朝棟字蔭堂、號又密，彰化阿罩霧(今臺中市霧峰區)人，以世職襲騎者尉，循例納費，敘兵部郎中。1884年(光緒10年)參與抵禦法軍犯臺，經福建巡撫劉銘傳保舉，獲朝廷賞加二品道銜、頂戴花翎。1885年劉銘傳巡撫臺灣，委辦中路營務，開撫墾局，擔任撫墾局長。1888年(光緒14年)彰化縣施九緞以清丈不公圍城，林朝棟自北馳援，事平之後獲賞穿黃馬褂。1888年(光緒15年)自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之馬鞍領至埔裏社(今南投縣埔里鎮)之大坪頂，約90里開闢官道，成立棟字隘勇營保護腦丁。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攜眷內渡，於申江去世，得年54歲。⁷⁹⁸</p> <p>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林朝棟募民勇500人、備糧餉兩個月協助抵禦，駐紮於暖暖、六堵一帶。法軍先佔領基隆，其後進攻滬尾失利，12月從獅球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林朝棟與曹志忠、劉朝祐共同抵禦，擊敗法軍。當法軍進攻月眉山時，林朝棟與桂占彪等分途截擊，營官張仁貴也率勇200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經林朝棟馳援，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助張仁貴殺出重圍。兩軍血戰過程由於下著大雨，曹志忠與林朝棟皆跣足督戰泥淖中，於月眉山保衛戰獲得勝仗。其後，林朝棟帶領團練助防臺北。劉銘傳本來不太信任地方團練，但是對於林朝棟則另眼相看，《劉壯肅公奏議》當中提到「獨見郎中林朝棟生長將家，負地望，則令統鄉練佐之。故戰法之後，勦匪撫番，恆得其死力，而團練亦無尾大難制之憂。凡此皆危難可法者」。</p>

⁷⁹⁶ 楊昌濬，〈光緒13年仰懇天恩俯准將副將蔣葆齡劉萬順游擊張達斌援照軍營打仗受傷成廢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0，頁400-401

⁷⁹⁷ 譚鍾麟，〈光緒19年5月28日為選員請補海外陸路都司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朝硃批奏摺》，冊43，頁373。

⁷⁹⁸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頁193。

蘇樹森 (1827-?)	勇營	候選員外郎蘇樹森為林朝棟所率之民勇，擔任營官，1884年(光緒10年)參與抵禦法軍犯臺。蘇樹森土勇一營隸屬於蘇得勝，蘇得勝命營官鄧長安以土勇300合練兵百餘人助之。 ⁷⁹⁹ 法軍進攻月眉山，蘇樹森據四腳亭抵禦，遭法軍兩面夾擊，林朝棟、劉朝祐抵拒長牆敵兵，救出蘇樹森土勇，合同奪圍而出。其後蘇樹森奉派以土勇往守趙水坑，經福建巡撫劉銘傳保舉，獲朝廷賞加四品頂戴。
張仁貴	勇營	義勇營官張仁貴本為宜蘭巨盜，經福寧鎮總兵曹志忠設法招致來營。 ⁸⁰⁰ 1884年(光緒10年)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其後進攻滬尾失利，12月從獅球嶺往深澳坑、月眉山來襲，營官張仁貴率兵通200餘人衝入山下竹林中與法軍拒戰一天，遭法軍圍困。次日經林朝棟馳往援救，以及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也各帶楚勇300人奮力夾攻，張仁貴始出重圍。法軍隨後又增兵千餘前來接戰，以百人奪踞月眉山。廖得勝、張仁貴等奮力仰攻，槍斃山上敵兵十數人，血戰一日，始奪回月眉山巔。 ⁸⁰¹ 其後法軍再進犯暖暖村月眉山一帶，張仁貴於是役陣亡。
張李成 (1842-1894)	勇營	別字炳南，臺北木柵人。道光22年(1842)八月生。性強毅，好武，有膂力，時與人角勝為樂。 ⁸⁰² 軍功張李成本為臺灣北部小刀會首，經臺北知府李彤恩向福建巡撫劉銘傳推薦成為臺勇，《劉壯肅公奏議》記載：「張李成者，臺灣人，任俠，喜結交死士，人未之奇也，彤恩獨知之，言於公，使募士勇500人」。 ⁸⁰³ 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軍功張李成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著以守備儘先補用， ⁸⁰⁴ 並賞戴花翎、賞加都司銜。 ⁸⁰⁵ 《劉壯肅公奏議》記載其戰蹟：「敵攻滬尾，謀臺北。大將孫開華、章高元禦之。張李成以奇兵五百人夾擊，大破之，法兵死者千餘人」。
陳振泰	勇營	軍功陳振泰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1884年(光緒10年8月20日)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黃國添、蔡國樑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

⁷⁹⁹ 《臺灣通紀》，頁215。

⁸⁰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北：大通，1984)，頁161。

⁸⁰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1。

⁸⁰²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代(台北：國家圖書館，1993)，頁421-422。

⁸⁰³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75。

⁸⁰⁴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庚申，頁747-1。

⁸⁰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法軍侵臺檔(下)》，頁259。

		拔補，並賞加五品藍翎。
黃國添	勇營	軍功黃國添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 1884 年 (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 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陳振泰、蔡國樑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拔補， ⁸⁰⁶ 並賞加五品藍翎。
蔡國樑	勇營	軍功蔡國樑是臺勇領導者之一，法軍於 1884 年 (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 進攻滬尾時，參與抵禦，獲朝廷恩賞，與陳振泰、黃國添等人均著以千總儘先拔補， ⁸⁰⁷ 並賞加五品藍翎。
王廷理	勇營	王廷理為暖暖一帶的紳董， ⁸⁰⁸ 為當地之武舉人。 ⁸⁰⁹ 1884 年 (光緒 10 年 8 月 20 日) 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練董武舉王廷理與周玉謙等捐資募勇三百人，與深澳等處各董練丁扼守，每處或數十百人，憑險堵禦。
周玉謙	勇營	1884 年 (光緒 10 年) 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練董武舉周玉謙與王廷理等捐資募勇 300 人， ⁸¹⁰ 與深澳等處各董練丁扼守，每處或數十百人，憑險堵禦。
劉廷玉	勇營	1884 年 (光緒 10 年) 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劉廷玉、陳維樂等，皆捐資募勇，數月來苦守血戰，力抗法軍。 ⁸¹¹ 1895 年，日軍來臺，紳士劉廷玉、陳儒林等、洋商李春生請歐美人英德商先迎日軍安民。
陳維樂	勇營	1884 年 (光緒 10 年) 法軍侵臺，先佔領基隆，進犯暖暖，陳維樂、劉廷玉等，皆捐資募勇，數月來苦守血戰，力抗法軍。
簡玉發	勇營	係福建臺灣省臺北府淡水縣人，因清法戰爭有功，被授與五品藍翎儘先拔補外委，故年三十五歲，充當健勇營勇丁，於滬尾與法國陸戰獲勝，陣斬法兵首級案內，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賞給五品頂戴。光緒 10 年 8 月 26 日，奉到功牌執憑。嗣於福建臺灣基滬獲勝案內，又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咨保請獎軍功簡玉發以外委儘先拔補等因。光緒 14 年 2 月 24 日，奉准兵部咨復。又於臺灣勦辦叛番土匪並歷年勦撫各路番社併案請獎案內，蒙前福建臺灣巡撫部院劉咨保外委簡玉發准戴五品藍翎。光緒 17 年 6 月初 5 日，奉准兵部咨復各在案。光緒 17 年 10 月 17 日，奉統帶

⁸⁰⁶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庚申，頁747-1。

⁸⁰⁷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94，光緒10年9月19日庚申，頁747-1。

⁸⁰⁸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5。

⁸⁰⁹ 《臺灣通紀》，頁213。

⁸¹⁰ 《臺灣通紀》，頁213。

⁸¹¹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頁190。

		臺北隘軍勁勇等營鄭札委充當勁勇營左哨哨弁。11月14日，隨同大軍攻勦哈叻；督軍行抵唵哮被番圍困；是日16早，督軍衝出重圍，殿後陣亡，須至履歷者。 ⁸¹² 簡玉發因勦平大崙崁番不幸陣亡，因而從優撫恤。
黃宗河	勇營	<p>黃宗河為深坑地區士紳，自行募兵參與清法戰爭。法軍進攻滬尾時，黃宗河與自行招募之鄉勇與張李成部共同擊退法軍。⁸¹³其父親黃重殊，原籍福建泉州府安溪縣科名鄉，1835年來台，在拳山堡萬順寮和石碇一帶墾殖，經營大菁、茶葉及樟腦生意，獲利甚豐，後遷居深坑。黃宗河為長子，七歲已能代父計帳，並管理各種帳目，九歲入學讀書，最喜兵書。長大後繼承父業，更進而於台北大稻埕設「興記」經營，並加入「茶郊」。⁸¹⁴</p> <p>臺灣開山撫番之後，黃宗河跟隨劉銘傳進行撫番。黃宗河所轄之兩營由西路入，陸陳謙、黃希文各率土勇二十人前驅闢道。是夜二鼓，番目流明姑篤率番百餘人前來劫營，當經唐仁元率隊擊敗。初五日，兩軍除道，並集貓裏翁社，踞山開礮，各社懼而奔逃。⁸¹⁵此後擔任守備一職的黃宗河管帶隘勇前營左哨駐石牛一帶，計十二堡。⁸¹⁶日軍來台時黃宗河擔任都司一職，鎮守淡水。</p>

⁸¹² 《臺灣通志》〈勦平大崙崁內山番社獎卹案〉，頁919。

⁸¹³ 《新竹縣志稿》，兵燹，頁215。

⁸¹⁴ 許雪姬，《武翼都尉黃宗河傳—由德興黃氏祖譜及故宮檔案談起》（高雄：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編印，1986），頁481—491。

⁸¹⁵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頁，頁202。

⁸¹⁶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頁56。

附件4 清法戰爭檔案史料資料庫

清法戰爭檔案史料資料庫					
書名	作者	出版時間	出版社	語文別	內容摘要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Jean L. 著，鄭順德譯	200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籌備處	中、法	<p>本書由 Jean L. 所著，作者是清法戰爭的其中一名成員，書中並沒有說明其是誰，但依照內容來看，應該是參與清法戰爭中的一名成員。其將所看的事情記錄下來，並無特別體例，以隨看隨記的方式進行，據譯者說明，原書作者的文筆較差故原文較不容易閱讀。內部主要描述 1884 年的清法戰爭之經過之外，也添加作者對一般事務及對英國人及德國人之看法。本書作者喜歡使用菜肴來形容事情，思路又時常有脫續現象，也使用了許多的十九世界口語。另外中譯本除了中法文對照之外，也將法文版的照片全部放入譯本中，而譯本作者也至法國的相關博物館找出清法戰爭之相關圖片放入本書中。</p> <p>本書的記錄從進攻福州城開啟，對福州之戰有清楚的描述。第二部分描寫基隆之戰，以及對於法國政治轉變情況些許說明。第三部分描述淡水之役，對於淡水之役的狀況及死傷人數有清楚的說明。第四部分說明過程中的疾病傳染情況。第五部分說明作戰期間的物質生活。第六部分說明中國人的野</p>

					蠻，喜歡獵人頭。第七部分講到北洋水師的五艘救援船如何與法軍作戰之情況。第八部分講中越邊境的涼山之役情況，不過內容較少。第九部分說明涌江之役，但沒有太多戰爭過程之描述。第十部分講澎湖之役，內容記錄甚為詳細，是所以部分中內容最多的。第十一部分記錄孤拔去逝。
北台封鎖 記: 茶商 陶德筆下 的清法戰 爭	陶德著 /陳政 三譯	2002	原 民 文 化	中	<p>本書作者陶德是當時後在滬尾和大稻埕經營臺灣烏龍茶的茶商，其在淡水亦有住宅，位於今淡水捷運站前。本書為當時極少的第一手資料之一，內容記錄外商與本地居民對於參戰官兵或是民間土勇的種種看法，文章內容很多是他個人對於戰爭的臆測。內容雖然部分是陶德親眼所見，但許多部分亦是經由他人口傳，因此相關的內容有必要再查證。然此書記錄的時間為 1884 年 8 月至 1885 年 7 月，亦為法軍第一次攻臺至其從澎湖撤退為主。</p> <p>此書為雖為中譯本，但譯者陳政三為了提高此書之閱讀性，特別在本書有疑誤之部分也補充了相關史料，進行了考證與詳細說明，確立了陶德書中之說法是否正確，這對於我們理解清法戰爭之狀況與史料之正確性有相當大之助益。這也是從在地外國人的視野來記錄此次事件之狀況。</p> <p>本書分成基隆砲戰、淡水砲戰、封鎖臺灣、解除</p>

					封鎖，重見天日，每個章節主要是以時間順序來記事，內容的呈現方式即像是日記的書寫方式，並沒有特別的格式。很多不是作者親眼所見之事，會以據說方面呈現，如後文撰寫時發現前文有務，作者亦會補充說明。
巡臺退思錄	劉璈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巡臺退思錄是劉璈分巡臺灣時各項公牘的彙錄，共計一百十四篇(每篇依次編號，凡一百十四號；以下引用原文，只記號數，不錄篇名)。其中只有「開山撫番條陳」作於同治十三年秋；因為年代較早，所以列為全書的第一篇；但本書非劉璈巡臺任內的文字。除此以外，其餘一百十三篇，都是他做臺灣道臺任內的文稿。這些文件所載的年月，始於光緒七年九月，迄於光緒十年八月，計共三年。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劉璈傳，璈為劉銘傳所劾，奉旨革職、查辦、定罪，係在光緒十一年夏間。然則自光緒十年秋到次年夏，還有半年多的案卷沒有編入退思錄。</p> <p>這部退思錄都是原始的文件，其在史料上的價值自然不是任何轉手的敘述所可比擬的。就這些資料的內容來說，有關於「開山撫番」的，有關於「匪亂械鬥」的，有關於「稅釐煤務」的，有關於「軍事海防」的，還有關於文教和外交的。為時雖只三年，然而我們從這些資料上卻可以窺見臺灣在建省之前的一切情況。三年間</p>

					關於臺灣開撫、煤務、海防和外交四方面的概況。因為這些事項較為重要。
左文襄公奏牘	左宗棠	1997	臺灣省 文獻 委員會	中	<p>為左宗棠之奏摺及相關文件資料之收錄。左宗棠為湘軍領導人之一，清法戰爭期間，左宗棠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當時台灣的駐軍為湘軍和淮軍，但湘軍和淮軍時常無法和睦相處，乃至時常爭權。</p> <p>清法戰爭時，台灣道隸屬於湘軍的劉璈指揮，但隸屬於淮軍的劉銘傳突如其來，造成指揮系統之混亂，原本在淡水的指揮官孫開華亦屬於湘軍，但劉銘傳來了之後重用淮軍將領，使得雙方心存芥蒂。在戰爭過程中，劉銘傳難免在奏摺中以淮軍為美言重心，亦多有偏袒。因此從左宗棠的奏摺中亦可補充相關資料之不足之處。</p> <p>雖然清法戰爭期間，左宗棠並沒有來到台灣，但卻能掌握相當之狀況進而向朝廷奏報，這些資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清軍之情況。</p> <p>本書計一百二十八本；原書除卷首外，分為奏稿六十四卷、謝摺二卷、文集五卷（附詩集、聯語、說帖）、書牘二十六卷、批札七卷（附咨札、告示），附有「張大司馬奏稿」四卷、「駱文忠公奏稿」十卷、年譜十卷（湘潭羅正鈞纂）。本書節取其「奏稿」及「書牘」中與臺灣有關各篇，合而輯為「奏牘」並附錄著者的</p>

					<p>「國史本傳」及「神道碑」(二文於書末。</p> <p>奏讀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為同治2年至5年(一八七六一七九)，初則專意兩浙，繼則勤辦「粵賊」，較少顧及關於臺灣的治理。後一時期為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一八八四一八五)，時值法兵侵臺，專為督辦援臺軍務赴閩。</p> <p>書牘部分，一在閩浙總督駐浙之時，與閩撫徐宗幹及臺灣道丁曰健等討論戴潮春事變有關事宜；二在調任陝甘總督之後，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欽派總理船政巡視臺灣防務大臣沈葆楨等咨商與甲戌日兵侵臺防有關問題。</p>
劉壯肅公奏議	劉銘傳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本書共分十卷，劉銘傳撰。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任俠；清咸豐間太平軍之役，隨李鴻章以「銘軍」所向克捷，授直隸提督。又以平捻功，封一等男。清光緒十年中法戰起，詔任督辦臺灣事務大臣，屢拒法兵；尋授福建巡撫，仍駐臺督辦防務。明年，和約成，專籌善後；迨建省議定，改任臺灣巡撫。在臺竭力經營，舉凡清賦理財、開礦築路、撫番設防，次第舉行。清代臺灣之積極建設，實始於此。至十七年四月，由於政府每多掣肘、輿論又譏過激，半途以去。逾四年乙未，正面竟淪於日本殖民地，銘傳亦於是冬卒。所遺奏議，凡二十四卷；後由桐城陳</p>

					<p>澹然重加釐訂，別為出處、謨議、保臺、撫番、設防、建省、清賦、理財、獎賢、懲暴十略（略各為卷）；各撰小序，以括其端。其中除卷一「出處略」「督師陝西請訓摺」年十四篇及卷二「謨議略」「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摺」等二篇係在蒞臺之前者外，餘均關係臺灣之章奏。書首除陳澹然序一及各略序十外，並附載劉銘傳傳狀碑銘等多篇。</p> <p>此外，臺灣省立博物館藏有用劉氏撫臺期間及其後恒春、彰化兩縣部分檔案，另行整理刊行，題曰「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參見第二七六種篇。</p>
劉銘傳文集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1997	黃山書社印行出版	中	<p>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於1995年整理劉銘傳遺著，收錄《劉壯肅公奏議》、《大潛山房詩鈔》與《盤亭小錄》，並增補劉銘傳散佚的詩文，以及孫家鼐撰寫的劉銘傳行狀，共約三十萬字。</p> <p>因為是文集形式出版，出版者另對一些歷史事件、地名、方言等加以註釋，點校完成後，列入「安徽古籍叢書」，1997年由黃山書社印行出版。</p> <p>本書可補充《劉壯肅公奏議》及《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內容不足之處，雖然此三本書內容有部分雷同，但如能掌握相關內容，將對於了解清法戰事之樣況有極大助益。</p>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臺灣本身留存的清代檔案並不多見，目前得知只有兩種，此書為其中之一（另一為淡新檔案），本書係據原臺灣省立博物館所藏清季光緒年間恆春、彰化兩縣部分檔案整理刊行。該檔案一般通稱「劉銘傳撫臺檔案」，但實際上雖以劉銘傳撫臺期間之光緒十一年至十七年的文件居多，卻不僅只於此，亦涵蓋了光緒二年至二十一年的文件，因此改題名為《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p> <p>原藏檔案分類整理編目，該書改按各官署發文日序排比，共一百六十個文件，大體為臺灣（南）府（或道）轉行辦理或知照各案。其內容以設防、撫番、建省、人事等案為多，清賦、理財、郵電、礦務、洋務等次之，樟腦、鴉片及風化等又次之。書末附錄收入「皇朝道咸同光奏議」中與劉銘傳有關之臺灣摺片五件，以及沈葆楨、何璟、裴蔭森之摺片各一件，共計八件。</p> <p>本檔案部分內容亦記錄了清法戰爭之前後之情形，因此得以與《劉壯肅公奏議》及《劉銘傳文集》進行資料整理，將可梳理完成有關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基隆之役，以及澎湖之役的歷史記錄。</p>
-----------	-------------	------	----------	---	--

潤于集	張佩綸	1966	文海出版社	中	<p>作者張佩綸，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光緒年間官侍講學士，署左都副御史。與李鴻藻、潘祖蔭、張之洞、陳寶琛、寶廷等同為「清流」，以糾彈大臣、振肅政紀名聞朝野。其學問淵博，致力於研究《管子》，擅長奏議；清、法爭端初起時，多次上奏力諫朝廷主戰，強調清與越南唇齒相依，越亡，清廷必受其害。光緒十年，受命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但因對以商船示人停泊在馬尾港的法軍艦不加戒備，以致福建水師在馬尾海戰中覆滅，兵敗而被褫職遣戍。</p> <p>曾入李鴻章幕，並在第三次婚姻中娶李鴻章之女李菊藕。其有三子一女，二子張志潛（元配所生）於1907年在憲政編查館總務科科員任職期間，從檔案中收集其父的奏議，編成《潤于集》，內含奏議六卷。</p> <p>張佩綸在清法戰爭期間被認命為福建地區防務的欽差大臣，然因張佩綸並無主動攻擊法軍之權力，只能用被動的方式監視著法軍。這在戰陣上已經失去先機，因此當法國軍艦對清國砲台和軍艦進行攻擊時，清軍根本反應不及，無法應對，最後導致全軍覆滅。本書著錄當時運籌帷幄之狀況，以及和中央進行溝通之始末。</p>
-----	-----	------	-------	---	--

法軍侵臺檔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法軍侵臺檔》一書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依照編「中法越南交涉檔」(據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外務部所有關於越南部分「清檔」影印)選輯而成；不分卷，按年編次，並編列「大事年表」。按清光緒十年因安南(今越南)問題而引起中法戰爭，閩海成為海上主要戰場。法國在閩海作戰之目的係在「據地為質」，進而向清廷索賠兵費之要求；臺灣之基隆，遂成為法國奪取之首要目標。始自法軍提督孤拔(Courbet)攻陷基隆，繼而封鎖臺灣西海岸，並於隔年佔領澎湖。至清法雙方和約簽訂，始撤兵解嚴。而本書取材，以法軍侵臺為中心；起始於光緒九年十月間諭令南、北洋及沿海各省籌防，結束於十一年澎湖收復以及稍後有關臺、澎善後事宜，共錄二百六十七件檔案。因此以「法軍侵臺」為中心，取名為「法軍侵臺檔」。</p> <p>同時第二〇四種《法軍侵臺檔補編》分五部分，依據故宮博物院先後就清代軍機處檔案所輯各種史料有關中法戰爭關涉臺灣文件彙選而成，目的為補前編《法軍侵臺檔》之不足。《法軍侵臺檔補編》第一部分，選自「清光緒中法交涉史料」一書。除少數奏摺外，大部分均為電寄、電報等件；第二部分，選自「光緒十年中法交涉電報檔」；第三部分，</p>
-------	-------------	------	----------	---	---

					選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一書。中法戰爭期間，日本有接濟法國情事及朝鮮發生「甲申之亂」，收錄與法軍侵臺有關之電報。第四部分，則為「醇親王奕譞致軍機處尺牘」；第五部分，則為「軍機處雜檔中之尺牘」。
中法越南交涉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	20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p>中法越南交涉檔共七冊，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後出版。本檔案收集之內容自光緒元年（1875），迄於宣統三年（1911），原為總理衙門清檔 135 冊，約 10,300 頁。文件形式與性質，有詔諭、奏疏、咨文、函札、電報、稟文與批示、告示、條約、合同、照會、談話紀錄、新聞消息等。其中除缺光緒三年與十四年外，其餘均大致完整而有系統。</p> <p>本檔案起自光緒元年（1875），迄於宣統三年（1911）止。其內容有詔諭、奏疏、咨文、函札、電報、稟文與批示、告示、條約、合同、照會、談話紀錄、新聞消息等。其中除缺光緒三年與十四年外，其餘均大致完整而有系統。</p> <p>檔案內容一共分為 15 大類，分別為北圻剿匪、法越糾紛、中法交涉、籌防、北圻之戰(一)、李福簡約及撤兵爭議、各國態度及調停、閩浙台之戰、北圻之戰(二)、和議、善後、界務、商務、會剿與對汛、其他。與清法戰爭臺</p>

					灣有關之內容主要在閩浙台之戰的部分。
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何內•科邦 (Rene Coppin) / 季茱莉主譯	2013	臺灣歷史博物館	中法	<p>作者何內•科邦 (Rene Coppin) 係清法戰爭期間法軍的隨軍醫官。他在隨軍期間手寫的日記和書信，匯集了紛雜細微的訊息，記錄下周遭海員親歷戰爭現場的見聞與攝影師獵奇目光的經驗，以好奇、激情的口述筆調，呈現歐洲人窺探「遠東」的姿態和應對。對照同時期的戰爭紀行文本，雖然不能與其他參戰大員的回憶錄相提並論，但科邦的記錄不僅是十九世紀末法國海軍醫療員之執業狀況與艦船生活的珍貴側寫，透過書信隨機和不經意的載錄，也暴露出戰爭的本質，有助於重新了解清法戰爭的歷史。</p> <p>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將館藏 1884 至 1885 年科邦的日記、書信手稿進行輯錄、翻譯，以中文、法文對照的方式予以出版；從法國人的角度，記述了對清法戰爭的實際體驗與觀察。</p>
清佛海戰紀略	日本海軍參謀本部編撰科	1888	日本海軍省	日	<p>該史料的收錄主要是由東鄉平八郎等人，由日本搭乘天城號至臺灣海域觀察清法戰爭之情況。資料藏於日本海軍省，該文件內容有電報譯稿、地圖、戰報內容著錄、說明雙方布署之情況，松村少將上呈法國攻取雞籠及攻擊淡水報告書、法國軍艦砲擊淡水之情況、淡水外僑居民動態、清軍動態、當地百姓之狀況、法國軍艦砲擊</p>

					<p>淡水之情況等方面的記錄。</p> <p>在第十號的文件中，對於法軍在淡水的沙崙登陸作戰有詳細說明，內容載，天城艦經過雞籠淡水，昨日抵達廈門，10號，600名法國水軍登陸攻擊淡水，午後3點法國軍隊撤退，死傷65名，中國軍隊死傷30名，法軍以少擊多，以快速攻擊為戰略。</p> <p>本史料亦少數以外國人旁觀者的角色為出發點的觀察記錄，有別於法方、中方及淡水地區之觀點。當時東鄉平八郎擔任日海軍天城號少校艦長，跟隨著法國艦隊，在臺灣及福建等地海域觀摩作戰方略。法國占領基隆之後，東鄉平八郎獲得孤拔提督允許進入基隆觀察狀況，了解基隆一戰之情況。</p>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北平故宮博物院編	1967	文海出版社	中	<p>該史料原是在193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從軍機處所存上諭、電寄、洋務、錄副奏摺諸檔中選出有關清法戰爭的檔案而編成，出版了二十二卷。收入光緒元年正月至光緒十年六月的檔案計一千零七十六件，另有附件二百六十二件，依收文時間先後依次編排，並於每件標題下註明收文及發文日期。</p> <p>卷一所輯光緒元年至光緒五年的文件，主要內容有四川等地的民教爭訟案件，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曾紀澤等的交接事宜及一般交涉事件。卷二以下為光緒七年至光緒十年</p>

					<p>六月期間有關法國侵略越南和清法戰爭的文件，反映了清廷主戰、主和兩派官員之間的矛盾和爭執，以及慈禧、奕訢、李鴻章等推行妥協退讓政策及其危害，是史料價值極高的第一手檔案。1968年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系列，由文海出版社重新出版。</p>
李鴻章全集	顧廷龍 戴逸	2008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	<p>2008年出版之新編《李鴻章全集》，共三十九卷、二千八百餘萬字，全面收錄奏摺、附片、咨劄、批牘、問答節略、題本、電報、信函、家書、詩文等文獻史料，廣泛涉及晚清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面向。其中包含大量未刊資料，例如由李鴻章親筆擬定，涉及邊防軍事、人員保薦、對外交涉等密摺，以及可看出李鴻章真實想法的數百封家書，是目前內容最完備的一部李鴻章著作彙編。</p> <p>對比吳汝綸編纂的《李文忠公全集》（光緒三十一年刊刻），《李鴻章全集》納入許多不見於吳編版之關係軍國大計的奏摺，牽涉到清法戰爭、甲午戰爭、伊犁條約、八國聯軍等重大事件，李鴻章的態度和清廷政策的前後變化等皆十分重要。而在清法戰爭時期的對外交涉中，李鴻章先後與法國代表簽訂了李寶協議、李福協議、李巴條約等，對戰爭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亦可藉由這部書的資料進</p>

					行研究。
東溟奏稿	姚瑩	1997	臺灣省 文獻委 員會	中	<p>全書分為四卷，近十一萬字。作者姚瑩為嘉慶十三年進士。嘉慶二十四年任臺灣知縣，旋兼理海防同知。道光元年移署噶瑪蘭通判，興利除弊，士民稱善，卻因遭忌而罷職。道光三年，方傳燧調任臺灣府，復應邀渡臺襄助。道光十八年擢臺灣道，以臺灣民情浮動，外阻大海，內逼悍番，收養遊民以兵法部署之，又訓練士卒、為戰守計。鴉片戰爭期間，道光二十一年英軍先後進犯雞籠與大安港，其與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數次擊退英軍攻擊，立下戰功。</p> <p>姚瑩在臺十餘年，對臺灣的地勢民情有深刻了解，文章亦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著作《東槎紀略》、《東溟奏稿》並為關係臺灣的重要史料，《東溟奏稿》即其在臺灣道時會同達洪阿所為，幾以辦理「夷務」為中心。卷一有〈籌剿三路匪徒奏〉等五件，卷二有〈會商臺灣夷務奏〉等十一件，卷三有〈遵旨籌備覆奏〉等六件，卷四有〈謝賞恩奏〉等十一件。</p>

李文忠公奏稿	李鴻章	19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p>為李鴻章的奏摺檔案節錄內容，其中清法戰爭的相關奏摺皆有收入。奏摺內容記錄之事項相當廣泛，如對於清法交涉的內容記要、清廷對於清法戰爭的決策略、對於軍隊與指揮官的調派情況、戰情的回報、賞罰之情況，物質的支援與補給情況。這些奏摺內容有助於了解中央決策之情況。</p> <p>有關於臺灣戰場內容之記錄，如調派部隊來臺支援的情形，武器、彈藥的補充與運送情況。臺灣軍隊的布置情況、戰情的內容節錄、臺灣防務的規劃與進行、勇營的招募與指揮系統的運作等。皆可在其奏摺內容中爬梳重要事項，有助於了解清法戰爭的後勤補給情況。</p>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	Loir, Maurice	2013	Hachette Livre BNF	法	<p>本書由 Loir, Maurice 撰寫，內容為記錄孤拔司令的海軍中隊之行動，亦是 1883 年後，法國任命孤拔擔任遠東海軍司令開始記錄。因此內容將涵蓋清法戰爭的所有記錄。此書共 372 頁，全部由法文書寫，以時間順序做為寫作原則。內容以描述為主，並輔以相關圖片，如有基隆地形圖、淡水清軍布防圖、澎湖地形圖等。圖中已將清軍的防守陣地之情況完整的記錄下來，圖中並有標示出各陣地之名稱以及防衛之狀況。</p> <p>本書也是一個筆記和回憶錄，用比較寫實的方式進行闡述清法戰爭之情況，有關臺灣部分的記錄</p>

					相當完整。如封鎖臺灣、攻擊基隆、淡水和澎湖。對於孤拔生病死亡至撤退出臺灣戰場亦有詳細之探討。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Pierre Loti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法	<p>法國小說家 Pierre Loti，曾服役於海軍，到過近東和遠東，因此創作不少富有異國色彩的作品。清法戰爭期間，Loti 以海軍上尉的身分，參與法軍的攻臺行動。他在 "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 (孤拔海軍上將的死亡) 一文，記載福爾摩沙島的戰事，法國士兵歷經了風暴、嚴寒、酷熱、痢疾、熱病等各種苦難；即使沒有吃飯、沒有休息，身上衣服又被基隆不間斷的雨水淋透，一旦總司令孤拔下令，就必須開赴前線。</p> <p>Loti 除了描述戰爭過程的殘酷，也寫到孤拔人性化的一面：孤拔以嚴厲且不屈不饒的態度指揮作戰，但在戰事結束後，就立刻變成一個溫和的人，掛著恰到好處、悲傷的笑容探視傷員，即便是地位卑微的人，也與他們一一握手，為傷者帶來了些許快樂和慰藉。</p> <p>然而，儘管身為軍人的孤拔，極力想為法國爭取在遠東的利益，卻受到國內政客的牽絆，最後坐困澎湖，部下病死近千人，自己終究也沒有逃過病魔的侵襲，於 1885 年 6 月 11 日撒手歸天。當時在 Triomphante 號上的 Loti，替孤拔寫下了輓詞，提及士兵對孤拔的愛戴，「我不</p>

					曾看過執槍的水兵哭泣，但此刻所有儀隊的水兵，卻靜靜地流著眼淚」，以及在澎湖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式。
L'INTRANSIGEANT	亨利·羅什福爾創辦	1880年7月創刊		法	<p>中文譯名有「果敢報」、「強勢報」、「強硬報」、「不妥協者」等。由金融家 Eugène Mayer 出資，記者兼政治評論家 Henri Rochefort 擔任主編，於 1880 年 7 月在法國巴黎所創辦，一共四頁，發行七萬份。最初是一份立場偏向左派的社會主義報紙，但在 1886 年以布朗熱將軍 (G. Boulanger) 為首掀起的民族沙文主義運動中，漸次向右傾斜；又在 1894 年的屈里弗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中，呈現反猶太主義的立場。</p> <p>在 1884 至 1885 年法國入侵越南、與清廷作戰的期間，在該報上可見部隊增援方面的報導。1905 年，民族主義傾向鮮明的 Léon Bailby 加入該報，在他的主導下，發行人量達到四十萬份，成為主要的右派報紙。1931 年，Bailby 因生病和經濟拮据，逐漸失去對報紙的控制權，1932 年 12 月徹底離開，將報社出讓給 Louis-Dreyfus 集團。不過，1940 年 6 月，該報因德國入侵法國而停刊。二次大戰結束後，1947 年曾短暫以 <i>L'Intransigeant-Journal de Paris</i> 的名稱復刊，旋後與 <i>France Soir</i> (法蘭西晚報)、<i>Paris Presse</i> (巴黎新聞報) 合併，納入 Societe</p>

					Franpar (法蘭帕報業公司) 旗下。
清德宗實錄		1964	華文書局	中	<p>實錄為歷朝皇帝統治時期的大事紀，調取上諭、朱批奏摺、起居註等檔案，由纂修官按時間順序和纂修凡例加以編輯，為編年體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及自然現象等方面。</p> <p>《清德宗實錄》是《大清歷朝實錄》的一部分，由世續、陸潤庠等人負責纂修，記述愛新覺羅·載湉—清德宗光緒皇帝朝實錄，計五百九十七卷。</p> <p>華文書局於1964年分八冊出版《清德宗實錄》，時間自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載錄了清朝最後一位有正式諡號、廟號的皇帝，其內外交迫的朝章國政。</p> <p>清德宗實錄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很多重要事蹟都被節錄於實錄當中，因此查閱實錄可以很快的掌握內容大要。然實錄的內容主要是摘錄，因此記載之內容並不完整，仍需查閱奏摺和檔案資料，如此才能掌握第一手訊息。</p> <p>實錄為編年體，因此可以運用實錄的編年情況為主軸，來進行大事紀的撰寫，如此得以節省時間，很快的掌握清法戰爭之要事。</p>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	崑岡	1976	新文豐出版公司	中	<p>《大清會典》是清朝官修典章制度的彙編，詳細纂輯中央文武衙門的編制、職掌、官員品級、統屬關係以及各項辦事制度，以供治國施政中遵循</p>

					<p>而行。清代的會典共有五部，分別編修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與光緒朝。從乾隆朝第三次編修起，將原附在會典之後的事例與會典分編，即另編專載具體歷史事件的一書，名為《大清會典則例》；按時間順序，以事例形式記載各項典章制度的變遷，彙集歷年頒布的各種法令規範。嘉慶朝第四次編修，改稱《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五修，沿用其名。</p> <p>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共計六十四函三百八十四冊，包括首二冊八卷，正文三百八十二冊一千二百二十卷。由崑岡等人編撰，詳載清入關前直至光緒二十二年朝廷各衙門的事例，堪稱是最完整的一部，足以反映有清一代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p> <p>大清會典雖未節錄清法戰爭內容，但對於相關的典章制度，如官員獎懲、調任、職責、功能。官員的頂戴、服務樣式。軍事制度的記錄和轉變情況等等，皆有詳細說明。</p>
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	崑岡	19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p>會典圖的編修起於嘉慶朝，除會典外，別編事例，並附圖說，各自為卷，互資考證，主要是對會典關於祀典、祭器、禮服、樂器、樂舞、鹵簿、儀駕、甲冑、槍炮、器械、幄纛、天文、算術、輿地等的附圖說明。</p> <p>光緒十二年續修會典，由崑岡等奉敕編撰。</p>

					<p>在圖說方面，將嘉慶朝的一百五十七幅會典圖，擴編為三百三十三幅，更為完備。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圖》共計七十三冊，包括首一冊卷首一，正文七十二冊二百七十卷；分為禮、樂、冠服、輿衛、武備、天文、輿地七門，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p> <p>如欲了解綠營軍、八旗軍、團練、湘勇的武器、盔甲等配備，皆有詳細說明，並有圖像可以提供參考。圖像旁的圖說，則有助於了解圖像之功能和結構等。清法戰爭的相關人員及武器資料可在大清會典圖中收集。</p>
水師輯要	陳良弼	19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p>由陳良弼編撰的一本兵書，作者擔任過水師提督，對於海上事務相當熟稔，因此編輯成此書。書中內容介紹中國沿海形勢，將沿海地區的關城、砲台進行詳細介紹。另外亦介紹沿海船舶之種類情況，沿革，以及武器配等等。對於清代海防的相關問題亦詳細介紹，如水師會哨問題、水師的任用情況、水師的訓練，水師所具備之技術等等。另外對於水師的招募、水師之薪俸亦多有紀錄。</p>
甲戌公牘鈔存	王元穉所輯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由王元穉所輯。其於光緒二年由丁日昌汲引，隨營渡臺；光緒三年入臺灣道夏獻綸幕，七年奉委署鳳山縣學教諭，十年署臺灣府學訓導。藉任職道署之便，將同治十三年日本藉口琉球難民被臺灣原</p>

					<p>住民殺害事件而出兵臺灣之相關公牘錄存副本，輯編成書。其中以委員周有基探報十二件、華廷錫與袁聞柝探報二件、鄭秉機探報十七件暨地方文武如枋寮巡檢玉懋功、千總郭占鰲、遊擊玉開俊、鳳山知縣李瑛、孫繼祖等稟報二十五件以及未具職銜姓名「另紙探報」二十件，幾乎將日人在臺舉動逐日查明記錄。另有地方官吏與日本帶兵官辦理交涉之談話記錄。</p> <p>全書共載一百七十九件文牘，除二十件奏章及十七件上諭與《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所載相同外，其餘多為原始材料。而《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的內容以日兵侵臺事件實地發展情況為主要，該書則重在清廷辦理此一事件的經過。</p>
欽定軍器則例	董誥	19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p>由董誥編輯而成，是一本官方出版，專門介紹大清帝國所有武器定例之書。軍器則例為記錄清朝軍事武器的官方資料。內容有各種軍事武器的介紹，如陸師武器，包含一般的傳統武器，火藥製成之武器。針對武器之功能、武器之保養、武器的規格、武器的使用狀況皆有詳細紀錄。此外亦針對武器使用之情況進行紀錄。</p> <p>軍器則例之介紹按照年代順序編年書寫，將每個軍器之背景、製作及使用、保養、拆造時間皆有詳細說明，對於了解清代的武器裝況甚有幫助。</p>

淡水廳志	陳培桂 纂輯	196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	<p>由淡水同知陳培桂於同治九年開局纂輯，同治十年五月正式刊行。在此之前，道光年間中期，為纂修《福建通志》之需，淡水同知李嗣艱命鄭用錫設局采訪完成《廳志》二卷，但未刊行，僅留下抄稿；同治六年，時任同知嚴金清有鑑於淡水廳設治一百四十餘年卻無志書，乃聘金門舉人林豪纂修廳志十五卷，卻因嚴去職而未能刊行。直到陳培桂任內重新開局采訪，延請侯官舉人楊浚代為草創，以「嚴稿」為藍本，亦參酌「鄭稿」，新搜資料與實地勘查而重修，後經陳培桂與臺灣兵備道提督學政黎兆棠的刪訂，成定本十六卷，是為《淡水廳志》。</p> <p>該志分為圖、志、表、傳、考五類，圖詳山川，志覈政事，表括職官、選舉，傳紀人物、行實，考繫俗尚、物產、古蹟、祥異，而附以文徵。除了收錄不少時人著作，圖繪數量也有一定篇幅，包含淡水廳全圖、分圖、沿山各隘圖、沿海礁砂形勢圖、廳治圖、廳署圖、學署圖、書院圖、倉署圖、義倉圖、育嬰堂圖及淡水八景圖；對於研究當時的八景、行政區域與村舍聚落，是重要的參考史料。</p>
------	-----------	------	-----------	---	---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二)	洪安全	1999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	由洪安全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本書選自本院所藏夷務始末全書共四冊，第二冊內容部分與清法戰爭有關。本書為清代自強運動已來所著錄的相關資料，包含奏摺、官書、文集、檔案資料等等，其中節錄內容以臺灣相關的史料紀錄為主。包含武器製作、洋務的推動情況、與其他國家之交涉、戰事的紀錄等等。本書亦記錄清法戰爭前後在臺灣所發生之事情之奏摺、檔案資料的收錄。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五)		19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臺灣文獻	中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選輯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之清代《奏摺檔》及《議覆奏摺檔》中與臺灣相關之史料。《奏摺檔》為清代時軍機處用於抄錄遵旨議奏或查奏事件的記錄簿；《議覆奏摺檔》則為軍機處抄錄遵旨議覆事件的記錄簿；除抄錄奏摺外，尚抄有咨文、函啟、照會、清單等文書及譯漢奏摺等。 其中第五集收錄清法戰爭時期有關臺灣戰的奏摺資料，收集之奏摺以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的奏摺和軍機處檔為主。
清稗類鈔選錄	徐珂	196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	作者徐珂於清末民初年間，仿照《宋稗類鈔》、《明稗類鈔》體裁，分門別類，按事情性質與年代先後，事類相從，匯輯野史和當時新聞報刊中有關清代的朝野遺聞，以及社會經濟、學術、文化等事蹟，編撰成《清稗類鈔》。共分九十二類，一萬三千

					<p>五百餘條，約三百萬字，時間上起順治、下至宣統。</p> <p>《清稗類鈔選錄》係據 1928 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清稗類鈔》，錄其有關南明或臺灣者一百零七則。其中搜錄〈天地會〉、〈三合會〉、〈哥老會〉之會黨類記載，較為少見。此外，〈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李世鴻與法日戰〉等數則與清法戰爭相關，亦可資參考。</p>
楊岳斌集	楊岳斌	2012	岳麓書社	中	<p>楊岳斌，原名楊載福，行伍出身，以軍功累擢至陝甘總督，卒謚勇愨。其生涯跨越道、咸、同、光四朝，親歷諸多重大事件。清法戰爭時，雖已是遲暮之年，仍被朝廷啟用，幫辦福建軍務，光緒十一年率部赴援臺灣。</p> <p>從咸豐七年十一月始，至光緒十二年四月止，其撰寫了大量奏摺。光緒年間，楊岳斌的奏摺被編纂成《楊勇愨公遺集》，共十六卷，首一卷；全書按奏摺先後順序排列，卷首為其相關傳記文獻。該書係以光緒二十一年問竹軒刻本《楊勇愨公遺集》為底本校點排印，更名為《楊岳斌集》，2012 年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是了解晚清社會的重要文獻。</p>

楊勇愨公 奏議	楊岳斌 撰	1997	臺灣省 文獻委 員會	中	<p>本書（一冊六九面四一、四百字）不分卷，楊岳斌撰。岳斌初名載福，字厚菴；湖南善化人。由行伍，有軍功，受知於曾國藩，與彭玉麟共治長江水軍。清同治間，歷升至陝甘總督。光緒十年法軍侵臺灣，命幫辦福建軍務。乃於是年秋在湘募勇成軍，十二月至閩，翌年正月渡臺，繞往東海岸埤南登岸，至三月下旬始抵臺北；時已停戰，旋即和成，遣撤募勇同籍。後卒，謚「勇愨」。本書「奏議」凡四十一件，均為赴援臺灣前後之摺片。按「楊勇愨公奏議」全帙不止此數，此祇取其中十五、十六兩卷，並錄原書卷首「國史本傳」及「楊勇愨公神道碑銘」兩文列於正文之前。</p>
寄鶴齋選 集	洪棄生	1984	大通書 局	中	<p>作者洪棄生為清末鹿港秀才，臺灣割日後即絕意仕進，潛心於詩詞、古文。一生撰述宏富，著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詩話》、《瀛海偕亡記》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考量其詩文各集篇幅至鉅，無法全刊，就其子洪炎秋提供的家藏遺稿選編後，冠以「寄鶴齋」之名，於1972年出版《寄鶴齋選集》。</p> <p>該書分為文選、詩選及專著三編。文選包括古文、駢文、書札、詩話。詩選包括詩（分上、中、下三目）、詞，另附〈八州詩草〉。專著有兩種，分別</p>

					是以上、下兩卷記述清法戰爭的〈中西戰紀〉，與言及甲午戰爭的〈中東戰紀〉，此兩戰役對臺灣均影響深遠。而在〈中西戰紀〉中，可看出洪棄生對劉銘傳棄守雞籠、堅守滬尾的戰略有所指摘。
福建臺灣 奏摺	沈葆楨	1997	臺灣省 文獻委 員會	中	<p>本書（一冊九三面五五、八百字）正文為「沈文肅公政書」卷五「福建臺灣奏摺」全卷，而以「政書」卷六、卷七「兩江總督任內奏摺」中有關臺灣摺片選作「附錄」。作者沈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初由進士，歷官至江西巡撫。清同治六年，奉旨充總理福建船政大臣。十三年，日兵侵臺，命巡視臺灣兼辦各國通商事務。初請閩撫移駐臺灣，實施南北兩路「開山撫番」；繼奏設臺北府，移駐理番同知——南路駐卑南、北路駐水沙連。他如請建明延平王祠，以勵風俗、正人心；議購外洋開煤機器，計劃開坑採礦：均屬臺灣開創事宜。至五年十一月，卒於兩江總督任，謚「文肅」。在臺所上「福建臺灣奏摺」共五十九摺片，即為本書正文全卷。</p> <p>此外，另有前未經見之摺片八件，後收於第二七六種「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中。</p>

清代官員履歷冊		未出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	<p>為記錄清代所有官員履歷資料的文件。是一手抄本文獻，以草書書寫，除了針對官員的出生履歷作介紹以外，亦記錄該官員生涯之所有獎罰情況。本書並未出版，需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室借閱。</p>
清季外交史料選輯	王彥威、王亮始編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該史料始編於王彥威、王亮父子。王彥威於光緒十二年補軍機章京，利用入值之便，得睹軍機處所藏外交錄副檔案，遂抄錄光緒元年至三十年四月有關外交之上諭、奏摺、函電、照會、條約等文件，篩選刪削，編成《光緒朝籌辦洋務始末記》。其子王亮復搜集光緒三十年五月至宣統三年之涉外文件，按年順序編次，賡續成書，1934年刊行《清季外交史料》。</p> <p>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則從《清季外交史料》當中選編臺灣相關文獻，1964年出版《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該書所選，以清法戰爭、甲午戰爭兩役與臺灣關涉之史事為主，此外零星資料如同治十三年日兵侵臺事件善後事項、光緒初年西班牙船在臺灣洋面失事事件等。而光緒十年法兵事起，以電牘、電奏、電旨為多。書末，節錄原書所附〈清季外交年鑑〉光緒元年至二十一年的部分內容，做為附錄。</p>

福建通志	陳壽祺 總纂	1968	華文書 局	中	<p>清代四次纂修《福建通志》，依序刊於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與同治十年。第四次纂修起於道光九年，以建築福州貢院的餘款設立福建通志局，重修《福建通志》，由翰林院編修陳壽祺總纂，立義例，自撰〈形勢〉、〈山川〉及〈儒林〉、〈文苑〉後傳；道光十四年完稿，因梁章鉅聯合士紳反對，志稿遭封存審查。道光十九年由魏敬中等將原稿的四百卷刪補為二百七十八卷、首六卷、附一卷，卻再遭到梁章鉅抵制，遲至同治十年方付梓完成。</p> <p>該志又稱《重纂福建通志》，包含〈省府州縣沿革表〉、〈山川〉、〈水利〉、〈經籍〉、〈職官〉、〈宦績〉、〈人物〉等，經籍皆考訂精審，足可呈現福建之地方歷史與人文地理。</p>
臺灣日記 與稟啟	胡傳	1960	臺灣省 文獻委 員會	中	<p>作者胡傳於光緒十七年奉旨調往臺灣，次年二月抵臺，充任全臺營務處總巡，親赴全臺三十一營、二十八哨、二隊，考察防務設施及訓練情形，其後辦理臺南鹽務。光緒十九年五月，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一職，旋兼統鎮海後軍，大力掃除軍中鴉片，加強後山防務，迄至臺灣割日。</p> <p>胡傳在臺三年五個月，留有「日記」及「臺灣稟啟存稿」，1951年曾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合題《臺灣紀錄兩種》。後其子胡適接受方豪教授建</p>

					<p>議，將日記與稟啟按照時日合編，定名為《臺灣日記與稟啟》，1960年印行。該書分為三卷，卷一自光緒十八年正月至八月，記渡海並巡閱全臺防營；卷二自同年九月至十九年四月，記提調臺南鹽務；卷三自十九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五月，記赴臺東州任至在任上預立遺囑止；卷後附有遺稿〈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並書後〉。內容雖為地方官的日常生活與公事記錄，但由此可知臺灣在割地之前若干措施與東部情況，反映清末政治和軍事的部份情形。</p>
述報法軍侵台紀事殘輯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中	<p>「述報」是種一小型報紙，於清光緒十年創刊於廣州，至翌年二月宣告「停派」三天；此後有無續刊，不得而知。因此刊行於中法戰爭期的述報，其所錄存這場戰爭的史料，擁有極高研究價值。而在「述報緣起」附列的章程提到：『中外時事，隨時訪探，擇要登報。如近日法、越有事，則於法、越確耗，格外加意採錄。倘事有未確，縱經他報紛傳，本報亦不敢隨聲附和；務必探其實據，然後登報。又多閱法國西字日報，以求知其國中一切要事』。其注重採錄中法戰爭事宜，由此可見。選輯其中法兵侵臺的記述，當可成為一種研究臺灣史事的有用文獻。</p> <p>國立臺灣圖書館藏有此報刊行將近一年的殘帙</p>

					<p>六卷，但不見其全。惜選自「述報」殘帙之記載，祇見其部分而已。因此，本書題為『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p> <p>「述報」殘帙已由臺灣學生書局攝製印行，本書即為選輯。其中凡有缺字的部分，印刷本均留白處理，可能為存報破損所致。至於間有文字似通未通之處，極為原文本身的樣子。</p> <p>同時於《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本書末，另外收入了不署編者所輯「中法戰爭資料」中佚名著「澎湖考略」、羅惇勳著「中法兵事本末」、池仲祐著「甲申戰事記」、唐景崧著「請纓日記」(節錄)及李光漢諸人著「後海疆」等詩文若干篇，作為附錄。</p>
中法簡明條約		2015	新知識出版社	中	介紹中法雙法所簽訂之條約內容情況，包含清法戰爭的相關條約內容。
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	ROUIL CHRIS TOPHE	2001	信鴿 PI-GEON-NIER	法	<p><i>Formose, des Batailles Presque Oubliées</i> (被遺忘的清法戰爭) 一書，填補了十九世紀臺灣與法國的歷史空白，敘述了雙方之間一個被淡忘的事件，也就是清法戰爭中在臺灣的戰役。法國希望藉由占領基隆的煤礦來逼迫清廷，在臺灣北部進行了多場艱苦的攻防戰；福爾摩沙悍然防衛自己的領土，法軍卻因水土不服，為霍亂、傷寒等疾病所苦。作者根據 1884、1885 年期間在基隆、淡水、澎湖的戰事中所累積的資料，介紹當時的裝備、戰略與作戰人員</p>

					<p>等，反映了 19 世紀末歐洲強權在亞洲發動砲艦外交的歷史。</p> <p>書中特別記載了孤拔帶兵進攻基隆時，法軍所增援的非洲外籍兵團也加入了戰場，使其在法國的殖民征戰中占有一席之地。再者，可以閱讀到參戰軍官包括 Garnot、Lange、孤拔的私人記錄。此外，亦收錄 1885 年 6 月 9 日法國與清廷為結束戰爭所簽訂的和約內容。</p> <p>在這本書的尾聲，講述了基隆的法國公墓、澎湖馬公的孤拔紀念碑由來，透過這些紀念物，觸發對歷史戰役的緬懷。同時，作者也提出引人省思的問題：法國與臺灣應如何建構歷史記憶，以及紀念那些因國際衝突而犧牲的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擁有豐富的插圖，除了地圖，還有關於法國軍艦、戰役、紀念碑、當地景物的照片和圖畫，更有助於讀者認識這段歷史。</p>
馬偕日記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偕叡理 編 / 王榮昌、王鏡玲、何畫瑰、林昌華、陳志榮、劉亞蘭 譯	2012	玉山社	中	<p>加拿大長老教會牧師 George Leslie MacKay，於十九世紀末來臺宣教。馬偕日記，記錄了他從 1871 年 11 月至 1901 年 2 月在臺灣的生活與見聞，內容包括宣教、教育、醫療事業，以及當時臺灣的社會、自然、族群與人文樣貌。除了 1880 年 1 月 1 日到 1881 年 12 月 19 日，與 1893 年 9 月 6 日到 1895 年 11 月 19 日這兩段返回加拿大述職的時間之外，其餘</p>

				<p>書寫都與臺灣相關。</p> <p>馬偕在臺期間經歷了清法戰爭，日記中亦有提及。如光緒十年八月法軍砲擊雞籠，其為受傷士兵進行手術；同年九月，看到劉銘傳下令鑿沉石頭封鎖淡水河口以防止法軍登陸等。戰役結束後，面對被毀壞的房舍、遭劫掠的信徒，以及殘破的禮拜堂，馬偕在日記的字裡行間中，也吐露了對這場戰爭的不滿。全書共三冊，為馬偕日記的完整漢譯版。</p>
點石齋畫報	美查 (Ernest Major) 創辦	1884	點石齋石印書局	<p>為光緒年間上海發行的旬刊畫報，每冊八頁九圖，隨《申報》附送。由英國旅滬商人美查 (Ernest Major) 創辦於光緒十年五月八日，光緒二十四年停刊，前後發行十四年共四千六百餘幅。因由點石齋石印書局印刷，故得名。</p> <p>《點石齋畫報》的產生與清法戰爭有著密切關係。光緒九年劉永福率軍赴越南與法軍對戰，有人將戰事繪成圖畫，「市井購觀，恣為談助」，美查因而仿效並創辦畫報。此後陸續刊出清法戰爭的新聞圖畫二十餘幅，重要戰役如〈基隆懲寇〉、〈甬江戰事〉、〈法犯馬江〉，李鴻章與法人談判的〈和議畫押〉等。其後又歷經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前，畫報以刊登社會新聞畫和戰事新聞畫為主，從中外戰事、朝廷要聞至各行各業、奇人奇聞，均有觸及，成為反映晚清社會的</p>

					重要材料。
LE FIGARO		1825年創刊	沙克報業集團	法	<p>該報前身是查理十世統治時期，詩人 Maurice Alhoy 與作家兼政治家 Étienne Arago 於 1826 年在巴黎創辦的一本諷刺性周刊，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報刊，每期印刷四頁，以小尺寸紙張刊行。報名取自法國劇作家 Pierre Beaumarchais 的政治喜劇《費加洛的婚禮》(Le Mariage de Figaro) 中的主人翁 Figaro，其報頭和座右銘亦摘自 Figaro 在最後一幕的獨白：倘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亦無意義。</p> <p>由於內容帶有濃厚的諷刺性，屢遭遇阻力，發行時而中斷並幾經轉手，直到 1854 年由 Hippolyte de Villemessant 接手，重新開始，奠定了以巴黎文化為主的基調，以巴黎的知識階層為目標讀者。1856 年提高發行頻率，於每周四、日發行兩次。1866 年 11 月 16 日更轉型成日報，且擁有第一批在法國或海外進行現場報導的記者，見證了十九世紀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優質的報導內容很快獲得肯定，售出五萬六千份，包括一萬五千名訂戶，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報紙。</p> <p>Belle Époque (美好年代) 也是法國媒體界的黃金時代，受益於印刷機的技術發展與法國識字人口的增加，記者成為文字工作者追求的職業，有大量新血加入。在 1879 至 1895 年間，該報的印刷量超過</p>

					八萬份，是為當時的主流媒體，直至今日。在政治光譜上，採取中間偏右立場，吸引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的認同，被歸類為法國中產階級的代言者。
L'Expediti 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Eugène Germai n Garnot	1894		法	<p><i>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i> (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 出版於 1894 年。作者 Eugène Germain Garnot 是清法戰爭時的參戰軍官，對法軍在北部淡水、基隆及澎湖的軍事行動有頗為詳盡的描述，是目前所見西文書籍中描寫法軍攻臺最為詳盡的一本，呈現了法人觀點下的清法戰爭及十九世紀軍方文書資訊。今臺南市存有此書的手稿，並於 2013 年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號登錄為重要古物。</p> <p>該書手稿附有福爾摩沙北部一帶的十張手繪彩色地圖，用色、線條精細，呈現十九世紀地圖學工藝技術。印行成書出版時，附上了當時法國國防部發給 Garnot 之同意信函，另一份信函上也有 Garnot 的簽名；由此推斷，這份手稿應是 Garnot 呈給國防部的出版前手稿，因內容牽涉到當時法國軍方內部資料的對外公開，須徵得國防部的同意方能出版，具圖書版本學史上的研究價值，具有相當的珍稀性。</p> <p>1932 年，臺灣總督府臺灣時報發行所出版了此書的日文譯本《仏軍台湾遠征史：1884 年・1885</p>

					年》。1960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則出版中文譯本，定名為《法軍侵臺始末》。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origines de la guerre de 1914: publication officielle des telegrammes	法國外交部		Sous la direction de Charléty 1871-1914	法	記錄法國的外交文件。清法戰爭相關資料等亦收錄。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84-1885	英國國會			英	英國國會文件，收錄有關清法戰爭的相關資料。
Le Temps		1861年4月25日創刊		法	<p><i>Le Temps</i>（時報）是今法國第二大報 <i>Le Monde</i>（世界報）的前身，1861年4月25日由 Auguste Nefftzer 所創辦並擔任總編輯十年。該報最初受到自由主義的啟發，但經營維艱，所幸得到工業界友人的金援，方能繼續刊行。1872年 Adrien Hébrard 買下股權，強力主導報紙經營將近42年。</p> <p>由於報導內容認真、嚴肅而客觀，逐漸受到讀者肯定。特別是從1870年起，實行以匿名方式撰寫政治議題，相對於巴黎其他主要報紙 <i>Le Figaro</i> 和 <i>Journal des débats</i>，此舉讓該報得以保持獨立性並具有權威性。此外，報紙也豐富了包括科學、文學、歷史在內的知識性內容。在各種努力之下，發行量</p>

					<p>從 1861 年的三千份，提高到 1880 年的二萬二千份，是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重要的報紙之一，也成為精英份子主要的參考刊物。</p> <p>Adrien Hébrard 於 1914 年去世後，由其子繼承報業，1929 年轉手給律師暨前巴黎市議員 Louis Mill。1940 年德軍侵入法國，該報與 <i>Le Figaro</i>、<i>Paris-Soir</i> 等報皆受到影響。1944 年 12 月，在戴高樂的促成下，法國著名的抵抗運動記者 Hubert Beuve-Méry 接收 <i>Le Temps</i> 在二戰期間被查封的產業，並沿用其版型和字體，以 <i>Le Monde</i> 之名重新問世。</p>
Le Journal des débats		1789 年創刊		法	<p>中譯名有《辯論報》、《論辯日報》等。最初以 <i>Journal des Débats et des Décrets</i> 為名，由律師暨政治家 Gaultier de Biauzat 所催生，1789 年法國三級會議舉行之後創辦於巴黎，不久即爆發法國大革命。該報旨在如實報導國民議會上的論爭，以及刊載議會發布的各種法令，為民眾提供確切消息。1789 至 1799 年間，報紙為印刷出版商 François-Jean Baudouin 所持有；1799 年起，轉由 Bertin 家族經營經營將近四十年。</p> <p>1804 年法蘭西第一帝國建立時，該報站在反對拿破崙的立場，並改稱 <i>Journal de l'Empire</i>。1813 至 1814 年第一次波旁王朝復辟時，又以 <i>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i> 為名。在第二次復辟時，採取了保</p>

				<p>守路線。查理十世在位期間，1827至1829年則聲援自由派的立場。</p> <p>1830年七月革命發生後，《辯論報》超越 <i>La Presse</i>（新聞報）與 <i>Le Petit Journal</i>（小日報），成為當時最多人閱讀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三千份。1844年8月至1846年1月曾斷續連載大仲馬創作的小說 <i>Le Comte de Monte-Cristo</i>（基督山恩仇記），廣受讀者歡迎。該報對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文學及文化發展，有著重大影響。</p> <p>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初期，《辯論報》為鼓吹法國對外殖民的刊物之一。1893年發行權易主，後由記者 Étienne Bandy de Nalèche 主導。直至二次大戰，在法國被德國占領下的維琪政府時期仍持續出刊，但在1944年盟軍解放巴黎後停刊。</p>
The Times		1785年創刊，1788更名	英	<p>1785年，出版商 John Walter 在英國倫敦創辦 <i>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i>，並擔任總編。1788年，正式更名為 <i>The Times</i>（泰晤士報，又稱倫敦時報）。1803年，由其子接任報紙的發行與編輯，將新聞採訪觸角延伸到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為該報在政界與金融界贏得良好口碑。</p> <p>十九世紀初期，透過在政治、科學、文學以及藝術領域中卓有貢獻的人物，以及前後三任總編輯的努力，建立了《泰晤士</p>

					<p>報》的聲譽，並大大提升了影響力。在 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更進一步派遣記者到前線撰寫報導，成為第一份派駐戰地記者的報紙。</p> <p>1847 年，John Walter 三世接掌報社，儘管 Walter 家族在政治立場上漸趨保守，基本上仍能維持報紙言論的獨立性。但在 1850 年代，因廉價報刊的崛起，受到競爭對手如 <i>The Daily Telegraph</i> (每日電訊報)、<i>The Morning Post</i> (每日郵報) 的挑戰。</p> <p>在十九世紀國內外的重大事件中，該報均表達了支持或反對的觀點。此外，對遠東地區的政局亦有關注，例如報導法國在越南北圻的行動，引發與清廷的爭端等。由於經常能獲得比官方渠道更充分的資訊，十九世紀的《泰晤士報》，也不時接到英國外交部門的詢問，打探歐洲大陸方面的情報。</p>
法軍侵臺始末	黎烈文譯	1960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	<p>該書為前述法文著作 <i>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i> 的中譯本，由知名法文翻譯家黎烈文所譯。1960 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列入臺灣研究叢刊第七十三種，並將原文書名「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改以《法軍侵臺始末》做為書名。</p>
L'artillerie de la Marine a Formose		1888	H. de Poyen-Bellisle	法	<p>由清法戰爭的一位遠征軍所記錄有關清法戰爭的內容。</p>

<p>法軍侵臺 檔補編</p>		<p>1997</p>	<p>臺灣省 文獻委 員會</p>	<p>中</p>	<p>根據故宮博物院就清代軍機處檔案先後所輯各種史料中，有關清法戰爭關涉臺灣文件彙選而成，用補前編《法軍侵臺檔》之不足，故稱「補編」。全書包含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選自「清光緒中法交涉史料」，所選補者除少數奏摺外，大多為電寄、電報等件，涵蓋李鴻章、穆圖善、彭玉麟、邵友濂、劉銘傳、何璟、張佩綸、曾國荃等要員的電遞往來文件。</p> <p>第二部分選自「光緒十年中法交涉電報檔」，原有電文三十九件，選錄其二十九件。第三部分選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清法戰爭期間，日本有接濟法國情事及朝鮮發生甲申之亂，選補其與法軍侵臺有關電報五件。第四部分選自「醇親王奕訢致軍機處尺牘」，原共一百零七件，錄其十之八九，屬於當時樞府運籌決策的記述，史料價值較一般對外發表的文件為高。第五部分則選自「軍機處雜檔中之尺牘」，從五通函件中選錄第一至第四通，為醇親王奕訢致軍機處尺牘，皆關於光緒十年之清法交涉事件。</p>
---------------------	--	-------------	---------------------------	----------	--

附件5 期初審查會議紀錄

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期初廠商服務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8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地點：本館行政中心4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組長宣蘋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蘇玲君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報告

（一）本案辦理情形：

1. 本案於107年7月17日決標予廠商「淡江大學」，決標金額為新臺幣198萬元整。
2. 依契約書規定，廠商於決標日起15日曆天內(107年8月1日前)完成簽約手續及提交服務計畫書3份（依採購評選決議事項修正服務內容）。
3. 本案共分三期給付契約價金；於期初服務計畫書審核通過後撥付第1期款，為契約總額之30%，計新臺幣59萬4,000元整。

七、廠商簡報：詳如簡報及服務計畫書。

八、委員意見

（一）王委員宣蘋：

1. 有關十個角色模擬圖像，請補充說明角色規劃及模擬應用。
2. 本案之場景模擬後續需以視覺化應用，故請以圖片、照片或手繪稿等方式提出。

（二）陳委員宗仁：

1. 文獻資料搜集範圍雖以淡水為主，但亦宜包含雞籠與清法戰爭前後經過。

2. 清軍介紹是否以湘、淮軍為主，綠營似乎較為次要。
3. 摘要規定每件 500 字以上，似可改為以 500 字為原則。
4. 資料庫係以文獻為主，特別是中文、外文見聞錄。
5. 十九世紀淡水聚落的模擬可能亦宜考量。

(三) 李委員文良：

1. 計畫執行目標，主要是從主持人的研究興趣出發，以靜態的軍事制度史重見為主，距離文化部之規劃「歷史場域重現計畫」似乎尚遠。如何接近，請考慮。
2. 「史料蒐集」部分，完成每件 500 字的摘要，但一般的資料大都已有摘要。是重新摘要還是以原作者之摘要為主？
3. 經由計畫執行所蒐得之資料，應交給博物館備份。

(四) 沈委員綦：

1. 所提送之資料，有關法國將領部分，多是引用維基百科，後續撰寫時可再加入其他史籍之資料，並列明出處。
2. 內文有部份錯字，如滬尾礮臺之「礮」，同時出現「礮」、「砲」等用法，建請完成報告書後仔細校對。
3. 清代武器形制方面，部分援引史籍原文並加以改寫之武器說明，斷句可再斟酌，並非一定要使用原典斷句，但有時斷句不同會導致解讀差異，敬請審慎。

九、會議決議：本案期初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請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服務計畫書內容，並請於文到 7 日內函送修正版本。

十、散會：107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2 時 30 分。

附件6 期初審查回覆對照表

委員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編碼
王委員宣蘋	有關十個角色模擬圖像，請補充說明角色規劃及模擬應用。	謝謝委員。已將模擬角色的可能圖像進行補充，亦將模擬應用方式進行說明。	頁52-53
	本案之場景模擬後續需以視覺化應用，故請以圖片、照片或手繪稿等方式提出。	謝謝委員提醒。會陸續於期中報告後逐一呈現。以圖和照片為主，手繪資料為輔，力求忠於史實。	
陳委員宗仁	文獻資料搜集範圍雖以淡水為主，但亦宜包含雞籠與清法戰爭前後經過。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淡水為主。第二章將會闡述清法戰爭緣由和經過。	
	清軍介紹是否以湘、淮軍為主，綠營似乎較為次要。	謝謝委員提醒，此時清軍以湘、淮軍及土勇為主要，將增加此部分之論述。	
	摘要規定每件500字以上，似可改為以500字為原則。	謝謝委員建議。摘要說明將以500字為原則。	
	資料庫係以文獻為主，特別是中文、外文見聞錄。	謝謝委員。相關的中、外資料皆會逐一蒐羅。	
	十九世紀淡水聚落的模擬可能亦宜考量。	謝謝委員建議。已納入考量。	頁55
李委員文良	計畫執行目標，主要是從主持人的研究興趣出發，以靜態的軍事制度史重見為主，距離文化部之規劃「歷史場域重現計畫」似乎尚遠。如何接近，請考慮。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為第一年第一期計畫，委託單位委託之內容主要以歷史文獻資料收集和場域模擬等方向論題為主。故屬於較靜態的軍事史範疇。第二期計畫或第二年後之計畫委託單位將有規劃較多之場域重現之計畫，如虛擬實境等等。然本計畫為第一年第一期，故將盡可能提供「歷史場域重現計畫」的相關建議及想法作為往後之參考。	

	「史料蒐集」部分，完成每件500字的摘要，但一般的資料大都已有摘要。是重新摘要還是以原作者之摘要為主？	謝謝委員建議。如該資料已有摘要即以原摘要為主，並註明摘自該作者。如無摘要再撰寫500字摘要。	
	經由計畫執行所蒐得之資料，應交給博物館備份。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所有蒐集之內容都將呈報委託單位存查。	
沈委員 蓁	所提送之資料，有關法國將領部分，多是引用維基百科，後續撰寫時可再加入其他史籍之資料，並列明出處。	謝謝委員提醒。因本計畫尚在調查中，相關資料尚未解讀完成及整理。未來計畫內容將運用已出版的資料或未出版之文獻為主。但如維基百科內容已交代資料來源，亦得以參考。	
	內文有部份錯字，如滬尾礮臺之「礮」，同時出現「礮」、「砲」等用法，建請完成報告書後仔細校對。	謝謝委員校正。內容確實有疏漏之處，已修正完成。行文之砲臺，以「砲」字為主。史料、時人著作，則忠於原字使用。	
	清代武器形制方面，部分援引史籍原文並加以改寫之武器說明，斷句可再斟酌，並非一定要使用原典斷句，但有時斷句不同會導致解讀差異，敬請審慎。	謝謝委員提醒。在史料運用斷句方面，將以自行斷句為主。如有必要，將提供原文比對參考。自行斷句部分，則符合文篇自負之原則。	

附件7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12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時

二、地點：本館行政中心4樓會議室

三、主席：張秘書鳳冠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蘇玲君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報告

(一)本案辦理情形:

1. 本案廠商於107年12月17日決標於廠商「淡江大學」,決標金額為新台幣198萬元整;並於期初服務計畫書審核通過後撥付第1期款,為契約總額之30%,計新台幣59萬4,000元整。

2. 依本案契約書工作說書工作之第五條計畫期程規定,廠商於107年11月30日提送期中報告書(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史料蒐集、初步研究成果等資料),符合契約期中審查規範。

七. 廠商簡報:詳如簡報及服務計畫書。

八. 委員意見

(一)李委員文良:

1. 標案名稱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但目前完成的期中報告卻比較集中在清朝通論性的軍事制度,應調整集中在滬尾戰役。

2. 同上,第二第三節「臺灣戰場之役」過於簡略。

3. 第三章第五節淡水居民,強調淡水居民之服飾和帝國其他地依樣,然後就以一般常見的服飾來呈現,這部分宜改進。

4. 目前所附圖像主要為富貴人家,非「淡水居民」。

5. 史料摘要及資料庫分類散亂,且大多數為二手研究非史料。

(二)陳委員宗仁:

1. 本案之戰役發生於1880年代,清朝軍隊已逐漸使用西方武器、船隻,目前之報告偏重傳統武器裝備。

2. 本次報告內容主要以論文、史料摘要為主,加入清朝軍事將領傳記,對於武器服裝的搜集不足。

3. 本案資料未必須設置資料庫,而是以專題網頁呈現即可。

4. 搜集之論文摘要宜改寫,不宜引用全文,以免侵犯著作權。

(三) 張委員鳳冠

1. 本案論述架構未見淡水的聯結及影響,請補充。
2. 調查內容清法戰爭對於滬尾的影響,及重要建築概況及關聯性資料,請再補充。

(四) 王委員宣蘋:

1. 有關滬尾之役的介紹與影響尚未見於本案,請補充介紹,尤其針對沈船塞港、沙崙登陸戰等。
2. 滬尾礙台甬道內軍旅生活之展現請補充。
3. 有關五個地點各三個場景之模擬,尚未見情節描述或圖像模擬,請補充。

九. 會議決議:本案期中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請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內容,並請於12月28日前函送修正版本至館。

十. 散會:107年12月11日下午12時00分。

附件8 期中審查回覆對照表

委員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編碼
李委員文良	標案名稱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但目前完成的期中報告卻比較集中在清朝通論性的軍事制度,應調整集中在滬尾戰役。	謝謝委員建議。已陸續將滬尾之役相關內容進行撰寫、添加,在期末報告時將呈現。	
	同上,第二第三節「臺灣戰場之役」過於簡略。	謝謝委員提醒。已將第二章分成三節,第一節闡述清越邊界情況,第二節闡述基隆與澎湖情況。第三節專論滬尾之役情況。將比重進行調整,以滬尾之役內容為主,其他為輔。	
	第三章第五節淡水居民,強調淡水居民之服飾和帝國其他地依樣,然後就以一般常見的服飾來呈現,這部分宜改進。	謝謝委員指正。已再搜羅淡水居民服裝,爾後再繼續收集以淡水地區為主的服務資料。	
	目前所附圖像主要為富貴人家,非「淡水居民」。	謝謝委員意見。已補充相關圖片。	
	史料摘要及資料庫分類散亂,且大多數為二手研究非史料。	參考書目將依照史學格式編列。史料摘要尚未全面完成,目前已完成50多則,並再增加幾則史料介紹,期末報告將全數完成。	
陳委員宗仁	本案之戰役發生於1880年代,清朝軍隊已逐漸使用西方武器、船隻,目前之報告偏重傳統武器裝備。	謝謝委員建議。已陸續收集資料,但尚未整理完成。將陸續增加新式武器介紹。	
	本次報告內容主要以論文、史料摘要為主,加入清朝軍事將領傳記,對於武器服裝的搜集不足。	謝謝委員提醒,武器介紹部分將再繼續收集整理。服裝部分已增補數張圖片,將陸續增加。	

	本案資料未必須設置資料庫,而是以專題網頁呈現即可。	謝謝委員建議。將再與委託單位討論,可以使用網頁方面呈現。	
	搜集之論文摘要宜改寫,不宜引用全文,以免侵犯著作權。	謝謝委員建議。這部分將在期末報告統一修正完成,避免侵犯著作權。	
張委員鳳冠	本案論述架構未見淡水的聯結及影響,請補充。	謝謝委員指正,已將章節做部分調整。因文章撰寫前後之因,已陸續撰寫淡水之部分,將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調查內容清法戰爭對於滬尾的影響,及重要建築概況及關聯性資料,請再補充。	謝謝委員指正,有關於重要建築概況部分,將於爬梳相關資料後再進行田野調查後確認各建築物之狀況。	
王委員宣蘋	有關滬尾之役的介紹與影響尚未見於本案,請補充介紹,尤其針對沈船塞港、沙崙登陸戰等。	謝謝委員指正,已將此部分編入第二章第三節撰寫,並已撰寫部分內容。完整內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滬尾礙台甬道內軍旅生活之展現請補充。	謝謝委員指正,因期中前之資料收集並未找到相關訊息。將陸續將收集內容擴大,或至相關砲臺進行田野調查,補充本部分之不足。	
	有關五個地點各三個場景之模擬,尚未見情節描述或圖像模擬,請補充。	謝謝委員指正,因前期作業尚未完成。因此尚未有較符合史實之畫面,近期與畫師進行討論,將陸續完成模擬圖。	

附件9 期中審查第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1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地點：本館行政中心4樓會議室

三、主席：張祕書鳳冠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王筠喬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報告

（一）本案辦理情形：

1. 本案廠商於107年12月17日決標廠商「淡江大學」，決標金額為新臺幣198萬元整；並於期初服務計畫書審核通過後撥付第1期款，為契約總額之30%，計新臺幣59萬4,000元整。
2. 依本案依107年12月11日會議紀錄決議，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內容，於12月28日前函送修正版本至館，符合規定。

七、廠商簡報：如本案期中報告書(修正版)。

八、委員意見

（一）李委員文良：

1. 本案件名稱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重點理應在於「滬尾之役」的調查研究。但就廠商目前繳交「期中報告（修正版）」看來，不管是章節架構或內容，都沒有集中或凸顯「滬尾之役」。例如，第2至6章，滬尾之役、淡水居民及臺灣土勇，都只是各章的最後一小節。即使從去年7月招標案一開始，審查委員即一再提醒，廠商卻仍未就此進行調整。
2. 整體上，廠商不只沒有將架構主軸放在「滬尾之役」。其內容其實也沒有做到「調查研究」應有的基本要求。例如，第3到6章，主要都是制度史，這些在《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圖》等政書，或是現有淮軍、湘軍研究，簡單就可以找到現有報告書上的資料。
3. 案件既然名為「調查研究」，就不應只是摘述、羅列資料而已。應該

針對文字或圖像材料，參酌現有研究成果（清法戰爭及臺灣之役已有不少學位及期刊論文），整理出應有的論述。例如，上次期中審查會已經提出當時的槍枝已是後膛槍，這些武器的變化會影響軍隊的組成、戰術運用及防衛（壕溝挖掘）。

4. 「淡水居民」的章節也是如此。這次修正雖然多添加了幾張照片。但依然未做「調查研究」。例如，報告書主張「淡水居民所穿著的服飾與大清帝國其他地區相同，並沒有特別之處」、「在服飾的穿著上，南部與北部應該是相同或差距不大」。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從各種文獻與研究成果考證，而不是自我想像。例如，作者使用「大清帝國」，若是涵蓋東北、蒙古與苗疆，怎麼可能一樣？即使是內地十八行省，應該也會不一樣；即使臺灣夏天跟冬天，應該不一樣。更何況作者還說「淡水居民之祖籍來源甚廣，包括的範圍除了閩南、客家、粵人為大宗之外，還有其他省分之住民，還有臺灣在地的原住民」。
5. 報告書添附的圖片應註名詳細的出處、編上序號。（頁 16 僅提「英國國家檔案館」）
6. 附件三「清法戰爭史料摘要」有幾個問題。(1).名為「史料摘要」，所選錄者大都為二手研究？(2).編號 15 收錄許雪姬的博論？（頁 152）但該書已經出版，何不用近史所版？此事上次已經提過，卻尚未改過來。(3).編號 11 及 29 重複了，一為林君成的博論，一為博論出版品。(4).編號 34 宜使用整本論文集，而非單篇文章。(5).編號 37，何以特別選《淡新檔案》第 7 冊？(6)編號 40 居然選《淡水廳志》？淡水廳志不是在講淡水，也早在清法戰爭前出版(7).就筆者管見，至少有兩份與清法戰爭有關更為重要的史料（季茱莉翻譯《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以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中法戰爭》史料集），並未收錄。(8).延續上述問題，附件三的 54 份文獻，如何決定？標準為何？宜做說明。
7. 本計畫案之最終之目的在於，作為委託單位為執行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基礎。但廠商執行半年後所繳交的報告書看來，其實很難作為有效的參考。

8. 計畫主持人是國內難得的清代軍事史專家，也在淡水地區的大學長期任教。委託單位及審查委員，皆對其執行本計畫之能力與成果，有相當高的期待。
9. 報告書所附之歷史人物，頁 57-70，頁 80-89，大都直接抄自既有的研究成果，如《劉壯肅公奏議》、《重修臺灣省通志、人物志》、《中法海戰》等。
10. 口頭報告說明中，比較多是法華(海華)之文件、照片，這是因為法華的研究較多，但清法戰爭在滬尾並無海戰。

(二) 戴委員寶村：(書審)

1. 研究架構大致完整，但因針對博物館，部分主題可參考「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rtifications and Military Heritage)簡稱 ICOFORT 的分類:構造物(Structures)景觀(Landscapes)文化紀念物(Cultural monuments)的架構。
2. 重要史料似未提 1884-1885 季茉莉中譯《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史博 2013；另英國海關及領事報告書亦有資料可參佐。
3. 戰爭過程清軍屢有誇大戰果情形，可藉此研究清法雙方資料蒐集較齊全，作為辨明清楚的對照。
4. 臺灣民軍尚有黃宗河之參與。
5. 部分圖像不盡符合淡水狀況，如頁 25、26。
6. 清軍制度方面的敘述頗詳實，但宜著重當時淡北地區軍備之實況。
7. 孫開華的角色重要可多著墨。
8. 第六章敘述清代戰船與武器，但清法滬尾之役是以法海軍登陸戰與清軍反登陸戰為主，船艦介紹還是以在臺灣地區有接戰或參與後勤軍務者為主。
9. 法國自 1834 開始殖民阿爾及利亞至 1962 年，法國軍人當中的黑人大多是阿爾及利亞人，清法戰爭中亦有參與其中。
10. 可酌增補在地或庶民史觀點的資料。如當地諺語歌謠:
 - (1) 西仔來打咱臺灣 大家合齊來打番
 - (2) 淡水有出孫軍門，就叫李高公(李恩彤)來談論，議論港口 真無穩，

就叫紀清源買破船，滬尾填(thun)到八里坌，不驚法國鐵甲船。

- (3) 西仔攻咱淡水鎮，臺灣百姓攏無驚，刀槍砲火甲伊拚，天頂出有斷尾星，天地反亂真奇怪，是咱君王有福氣，西仔無采了憨錢。

(三) 張委員鳳冠

1. 清法戰爭對淡水的影響及戰後居民生活的變異未見資料。
2. 在地居民參與戰爭論述。

(四) 王委員宣蘋：

整體架構請調整以「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為主，並說明各類別在滬尾之役重要性，以利館方了解及後續各項子計畫應用。

九、會議決議：本案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過，請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內容，並請於 2 月 12 日前函送第 2 次期中審查之委員意見修正表等相關修正資料至本館。

十、散會：108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2 時 00 分。

附件10 期中審查第2次回覆對照表

委員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編碼
李委員文良	<p>1. 本案件名稱為「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重點理應在於「滬尾之役」的調查研究。但就廠商目前繳交「期中報告（修正版）」看來，不管是章節架構或內容，都沒有集中或凸顯「滬尾之役」。例如，第2至6章，滬尾之役、淡水居民及臺灣土勇，都只是各章的最後一小節。即使從去年7月招標案一開始，審查委員即一再提醒，廠商卻仍未就此進行調整。</p>	<p>謝謝委員建議。已將章節重新調整，符合委員建議。清法戰爭滬尾戰役以外的部分，以概要方式書寫，重點聚焦滬尾。</p>	
	<p>整體上，廠商不只沒有將架構主軸放在「滬尾之役」。其內容其實也沒有做到「調查研究」應有的基本要求。例如，第3到6章，主要都是制度史，這些在《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圖》等政書，或是現有淮軍、湘軍研究，簡單就可以找到現有報告書上的資料。</p>	<p>謝謝委員指正。因為這是一個清代軍事制度史的演變，清法戰爭已經是清代軍事制度演變的最末端。因此在行文間必須兼顧制度之演變。雖然相關政書都有記載該組織結構，但卻沒有紀錄之前或之後的變化，還是須進行整理。因資料收集和書寫方式之因，沒有達到委員要求，將盡速補充，於期末報告呈現。</p>	
	<p>案件既然名為「調查研究」，就不應只是摘述、羅列資料而已。應該針對文字或圖像材料，參酌現有研究成果（清法戰爭及臺灣之役已有不少</p>	<p>謝謝委員指正，將依照委員建議修正。相關資料皆已收錄，唯閱讀後需要時間整理。將在期末報告補齊相關內容。</p>	

	<p>學位及期刊論文)，整理出應有的論述。例如，上次期中審查會已經提出當時的槍枝已是後膛槍，這些武器的變化會影響軍隊的組成、戰術運用及防衛（壕溝挖掘）。</p>		
	<p>「淡水居民」的章節也是如此。這次修正雖然多添加了幾張照片。但依然未做「調查研究」。例如，報告書主張「淡水居民所穿著的服飾與大清帝國其他地區相同，並沒有特別之處」、「在服飾的穿著上，南部與北部應該是相同或差距不大」。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從各種文獻與研究成果考證，而不是自我想像。例如，作者使用「大清帝國」，若是涵蓋東北、蒙古與苗疆，怎麼可能一樣？即使是內地十八行省，應該也會不一樣；即使臺灣夏天跟冬天，應該不一樣。更何況作者還說「淡水居民之祖籍來源甚廣，包括的範圍除了閩南、客家、粵人為大宗之外，還有其他省分之住民，還有臺灣在地的原住民」。</p>	<p>謝謝委員意見。清代在滬尾的居民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原住民屬於凱達格蘭族，然至目前為止，學界也無法得知凱達格蘭族的服飾如何，坊間所論也都是猜測。如從相關史料(荷、西至清代)來看，都是不穿上衣，下半身說法各異。如從當時照片來看，在照片中的原住民也都不穿上衣，但無法了解其是否為凱達格蘭族。閩南人與客家人之服飾將依照當時狀況進行說明。原住民部分也將繼續收集史料，期盼有個完整論述，符合委員要求。</p>	
	<p>報告書添附的圖片應註名詳細的出處、編上序號。(頁16僅提「英國國家檔案館」)</p>	<p>謝謝委員指正。因期中書寫找片陸續有增減，待期末大致完成後，將依照史學格式編撰。</p>	

	<p>附件三「清法戰爭史料摘要」有幾個問題。(1).名為「史料摘要」，所選錄者大都為二手研究？(2).編號15收錄許雪姬的博論？（頁152）但該書已經出版，何不用近史所版？此事上次已經提過，卻尚未改過來。(3).編號11及29重複了，一為林君成的博論，一為博論出版品。(4).編號34宜使用整本論文集，而非單篇文章。(5).編號37，何以特別選《淡新檔案》第7冊？(6)編號40居然選《淡水廳志》？淡水廳志不是在講淡水，也早在清法戰爭前出版(7).就筆者管見，至少有兩份與清法戰爭有關更為重要的史料（季茱莉翻譯《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以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中法戰爭》史料集），並未收錄。(8).延續上述問題，附件三的54份文獻，如何決定？標準為何？宜做說明。</p>	<p>謝謝委員提共意見。</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經過期中第2次審查，將以史料作為摘要之選樣。 (2) 編號15部分，確因以專書為主，期末將修改。 (3) 將再進行校搞，避免有重覆。因著重史料，本論文將不再重編摘要。 (4) 因是論文集，因此將刪除，不編寫摘要。 (5) 《淡新檔案》的部分將重新考慮是否摘錄，如摘錄，將以整個檔案進行說明，而非單冊。 (6) 《淡水廳志》雖不講清法戰爭，但記錄清法戰爭前之事，如軍事、宗教、地方要聞等。是否列入摘要書目，亦將再評估。 (7) 這兩本書皆已閱讀，但未閱讀完成，將會收錄於史料摘要。 (8) 依照第2次期中審查意見，將由主持人依照專業判斷至少選錄50則以上史料摘要。 	
	<p>本計畫案之最終之目的在於，作為委託單位為執行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基礎。但廠商執行半年後所繳交的報告書看來，其實很難作為有效的參考。</p>	<p>謝謝委員指正。本案需處理的部分較多，在撰寫過程中，初期因注重資料收集，故未完成主要的內容重點，相關內容將於期末報告中呈現。</p>	

	計畫主持人是國內難得的清代軍事史專家，也在淡水地區的大學長期任教。委託單位及審查委員，皆對其執行本計畫之能力與成果，有相當高的期待。	謝謝委員肯定，定當繼續努力。	
	報告書所附之歷史人物，頁57-70，頁80-89，大都直接抄自既有的研究成果，如《劉壯肅公奏議》、《重修臺灣省通志、人物志》、《中法海戰》等。	謝謝委員意見。本部分主要以人物之介紹為主，除了目前所列之主要參考資料外，也會蒐集其他材料整理後撰述。	
	口頭報告說明中，比較多是法華(海華)之文件、照片，這是因為法華的研究較多，但清法戰爭在滬尾並無海戰。	謝謝委員指正。雖然清法戰爭的海戰主要不是在淡水，但對於了解清法之間的船舶武力亦是往後原景重現之重點，故針對船舶方面亦作相關之說明。	
戴委員寶村	研究架構大致完整，但因針對博物館，部分主題可參考「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rtifications and Military Heritage)簡稱ICOFORT的分類:構造物(Structures)景觀(Landscapes)文化紀念物(Cultural monuments)的架構。	謝謝委員建議。將參閱「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之架構編寫方式，進行修飾。	
	重要史料似未提1884-1885季茉莉中譯《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台史博2013；另英國海關及領事報告書亦有資料可參佐。	謝謝委員建議。本書正閱讀中，期中報告尚未來得及相關資料截錄，將於期末報告時引用本書資料。	
	戰爭過程清軍屢有誇	謝謝委員意見。端看清方	

	<p>大戰果情形，可藉此研究清法雙方資料蒐集較齊全，作為辨明清楚的對照。</p>	<p>資料，確實有誇大戰功之實。歷史研究重視事實呈現，故將參閱清代以外的資料進行比對、驗證，再論述書寫。</p>	
	<p>臺灣民軍尚有黃宗河之參與。</p>	<p>謝謝委員建議。有關黃宗河部分，將再進行補充說明。</p>	
	<p>部分圖像不盡符合淡水狀況，如頁 25、26。</p>	<p>謝謝委員指正。將以符合淡水狀況的圖像呈現。</p>	
	<p>清軍制度方面的敘述頗詳實，但宜著重當時淡北地區軍備之實況。</p>	<p>謝謝委員建議。將再補充當時淡北地區軍備實況。</p>	
	<p>孫開華的角色重要可多著墨。</p>	<p>謝謝委員建議。將會再補充有關孫開華相關資料。</p>	
	<p>第六章敘述清代戰船與武器，但清法滬尾之役是以法海軍登陸戰與清軍反登陸戰為主，船艦介紹還是以在臺灣地區有接戰或參與後勤軍務者為主。</p>	<p>謝謝委員建議。期末內容將以參與戰爭之船舶為論述主軸。</p>	
	<p>法國自1834開始殖民阿爾及利亞至1962年，法國軍人當中的黑人大多是阿爾及利亞人，清法戰爭中亦有參與其中。</p>	<p>謝謝委員意見。阿爾及利亞黑人確實參與清法戰爭，但是否參與滬尾之役，將在閱讀相關資料後確認。</p>	
	<p>可酌增補在地或庶民史觀點的資料。如當地諺語歌謠： (1) 西仔來打咱臺灣 大家合齊來打番 (2) 淡水有出孫軍門，就叫李高公(李恩彤)來談論，議論港口真無穩，就叫紀清源買破船，滬尾填(thun)到八里坌，不驚法國鐵甲船。 (3) 西仔攻咱淡水</p>	<p>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諺語部分，亦將收集摘錄。</p>	

	鎮，臺灣百姓攏無 驚，刀槍砲火甲伊 拚，天頂出有斷尾 星，天地反亂真奇 怪，是咱君王有福 氣，西仔無采了憨 錢。		
張委員鳳冠	清法戰爭對淡水的影 響及戰後居民生活的 變異未見資料。	謝謝委員指正。這部分內 容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在地居民參與戰爭論 述。	謝謝委員指正。將再補充 在地居民參與的部分內 容。	
王委員宣蘋	整體架構請調整以 「清法戰爭滬尾之 役」為主，並說明各 類別在滬尾之役重要 性，以利館方了解及 後續各項子計畫應 用。	謝謝委員指正。將針對館 方之建築，配合清法戰爭 進行論述，符合館方後續 計畫應用。	

附件11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5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時

二、地點：本館行政中心4樓會議室

三、主席：張鳳冠委員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王筠喬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報告

（一）本案辦理情形：

1. 本案廠商於107年12月17日決標廠商「淡江大學」，決標金額為新臺幣198萬元整；並已撥付第二期款，為契約總額之30%，計新臺幣59萬4,000元整。

2. 依本案依第2次期中會議紀錄決議，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內容，於108年4月30日前函送修正版本至館，符合規定。

（二）業務說明：如簡報(略)。

七、廠商簡報：如本案期中報告書(修正版)。

八、委員意見

（一）戴寶村委員：

1. 內容增補甚多，軍制、武器、船艦、服裝等尤其詳細，但要聚焦「滬尾之役」再造歷史現場之應用。

2. 要掌握調研要旨，(1)時間從戰前、戰時、滬尾登陸戰之後，法軍封鎖主簽和約的階段要顧及。(2)空間場所要注意更細

的部份，如清兵、民軍駐地、砲台配置、河口佈雷、沉船封港、沙崙戰場、市街區、丘崗區等。(4)不同的人：a.清方(清軍、民軍)、b.法軍、c.洋人(英領事館、外商、馬偕)、d.民眾、e.日方(如東鄉)等角度、場景等。

3. 清法軍備對照之外，也可列雙方傷亡記錄的對比，藉此呈現史料的對照性。

4. 史料可增馬偕《北台灣宣教報告》，亦提及滬尾之役。另本報告提及2001之小說，另研究案所蒐Lise Boehm (1906)、Thurlon Fraser (1914)的小說也可增列，使研究計劃成果共享。

5. 展示主題、材料及適合展示地點，可盡量契合歷史現場感。

（二）翁佳音委員 (Augkam)：

1. 砲彈/砲管/射程之計算單位，若能統一(如 meter/yard)最佳，以及砲艦名稱、

法國船漢譯/原文儘量並存寫上，軍階、職務

亦然。

2. 仍有歷史敘述可能得調整，如淡水居民有客、粵是大宗，泉州三邑為多，漳州、安溪次之，用語不精確。

3. 參戰相關人物，若能更清楚，指出是台灣哪裡人，更佳。

4. 其餘，於會議現場有提及，請參考。

5. 參與戰後機關工作之台灣士紳，除林朝棟有交待是「哪裡人」外，其餘缺，甚是可惜，有不少人應可指出是北部重要家族，建議處理此項，用以表示當時戰後的參與擴大面。

6. 錯字，如報告頁 203 CouBet，請修正。

(三) 張鳳冠委員

1. P163 第七行、P166 「德」忌利士洋行，請依新北市政府紀念性建築名稱「得」忌利士洋行修正。

2. P192 提出五個景點

3 個場景部份仍請提出滬尾之役對應現今淡水點位。

3. P167 滬尾礮臺部份請補充甬道內空間圖。

(四) 王宣蘋委員：

1. 相較期中報告已提出本研究具體內容，可供後續子計畫具體應用。

2. 有關本案要求，提出滬尾之役對應於現今淡水區域內至少 5 個景點各 3 個場景，尚未見於報告書內，請補充。

3. 有關本案要求，滬尾礮臺甬道內空間配置及駐軍生活模擬圖，請補充已收集之內容，國內外可參考之案例。

4. 工作說明書第 6 頁要求審查文稿圖面須以彩色列印，且須提交圖片所有人之授權書，請補充。

5. 報告書內未見本案顧問群對於研究成果內容之意見與貢獻，請補述並附親筆簽名意見表為佳。

6. 報告內容錯別字頗多，請整體校對。

九、會議決議：本案審查結果為同意修正後通過審查，請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修改內容，並依約於 6 月 30 日前函送結案報告書及相關資料(本案顧問同意書、受訪者親筆簽署同意書及圖片授權同意書等資料正本)至本館，以利辦理後續事宜。

十、散會：108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2 時 10 分。

附件12 期末審查回覆對照表

委員	委員意見	回覆意見	編碼
戴委員寶村	1. 內容增補甚多，軍制、武器、船艦、服裝等尤其詳細，但要聚焦「滬尾之役」再造歷史現場之應用。	謝謝委員，內容將盡力詳實。	
	2. 要掌握調研要旨，(1)時間從戰前、戰時、滬尾登陸戰之後，法軍封鎖主簽和約的階段要顧及。(2)空間場所要注意更細的部份，如清兵、民軍駐地、砲台配置、河口佈雷、沉船封港、沙崙戰場、市街區、丘崗區等。(4)不同的人：a.清方(清軍、民軍)、b.法軍、c.洋人(英領事館、外商、馬偕)、d.民眾、e.日方(如東鄉)等角度、場景等。	謝謝委員建議。已按照委員意見增補。	
	3. 清法軍備對照之外，也可列雙方傷亡記錄的對比，藉此呈現史料的對照性。	謝謝委員建議，已進行表格編撰，將可清楚了解清法雙方人員損傷情況。	頁10-11
	4. 史料可增馬偕《北台灣宣教報告》，亦提及滬尾之役。另本報告提及2001之小說，另研究案所蒐Lise Boehm (1906)、Thurlon Fraser (1914)的小說也可增列，使研究計劃成果共享。	謝謝委員建議。已增補馬偕《北台灣宣教報告》、Lise Boehm 等文章摘錄。	
	5. 展示主題、材料及適合展示地點，可盡量契合歷史現場感。	依照館方規定之地點，配合展覽內容之提出。	
	1. 砲彈/砲管/射程之	謝謝委員建議。已統一為	

翁委員佳音	計算單位，若能統一(如 meter/yard)最佳，以及砲艦名稱、法國船漢譯/原文儘量並存寫上，軍階、職務亦然。	公尺進行距離標示。相關翻譯內容皆放置原文於旁提供參考。	
	2. 仍有歷史敘述可能得調整，如淡水居民有客、粵是大宗，泉州三邑為多，漳州、安溪次之，用語不精確。	謝謝委員建議。已進行調整。	
	3. 參戰相關人物，若能更清楚，指出是台灣哪裡人，更佳。	謝謝委員意見。已添補相關內容。將可提供後續之研究。	
	4. 其餘，於會議現場有提及，請參考。	謝謝委員建議。已盡力按照委員意見添補。	
	5. 參與戰後機關工作之台灣士紳，除林朝棟有交待是「哪裡人」外，其餘缺，甚是可惜，有不少人應可指出是北部重要家族，建議處理此項，用以表示當時戰後的參與擴大面。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人員已盡力處理完成。部分人員資料較少，尚不能完全辨別。	
	6. 錯字，如報告頁203 CouBet，請修正。	謝謝委員，已修改。	
張委員鳳冠	1. P163 第七行、P166「德」忌利士洋行，請依新北市政府紀念性建築名稱「得」忌利士洋行修正。	謝謝委員建議。已全部修改完成。	
	2. P192 提出五個景點3 個場景部份仍請提出滬尾之役對應現今淡水點位。	謝謝委員。已添補完成。	頁186
	3. P167 滬尾礮臺部份請補充甬道內空間圖。	謝謝委員意見。已添補完成。	頁194

王委員宣蘋	1. 相較期中報告已提出本研究具體內容，可供後續子計畫具體應用。	謝謝委員。	
	2. 有關本案要求，提出滬尾之役對應於現今淡水區域內至少 5 個景點各 3 個場景，尚未見於報告書內，請補充。	謝謝委員。已將內容添補完成。	頁186
	3. 有關本案要求，滬尾礮臺甬道內空間配置及駐軍生活模擬圖，請補充已收集之內容，國內外可參考之案例。	謝謝委員。已將內容添補完成。	頁193
	4. 工作說明書第 6 頁要求審查文稿圖面須以彩色列印，且須提交圖片所有人之授權書，請補充。	謝謝委員。將補充相關資料，符合館方要求。	
	5. 報告書內未見本案顧問群對於研究成果內容之意見與貢獻，請補述並附親筆簽名意見表為佳。	謝謝委員。將補充相關資料，符合館方要求。	
	6. 報告內容錯別字頗多，請整體校對。	謝謝委員。已加強校稿，卑使錯字減少到最低。	

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

指導單位 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審稿委員 戴寶村、翁佳音

顧問 陳國棟、周宗賢

發行人 侯友宜

總編輯 蔡佳芬

主編 柏麗梅

企劃編輯 王宣蘋

執行編輯 王筠喬

受託單位 淡江大學

主持人 李其霖

共同主持人 林嘉琪

研究人員 邱正略、張繼瑩、陳嘉伶、簡伶容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